

玉燕姻缘全传77回

尝观人之各有所好者，性之近也。或以吟咏夸于一时，或以著述传于天下，或寄情于楚馆秦楼，或啸傲于花天酒地，或以抱才不遇困厄频年，以锦心绣口之才、定国安邦之志无由发泄，借野史稗官以畅其志者有之。是以《镜花缘》者，旷其见闻之伙；《红楼梦》者，运其笔意之深，事虽不同，各逞其胸中抱负而有所发泄也。若以后园赠金、公子落难印定阅者耳目，无所取也。

坊友某携《玉燕金钗》秘本至，略一翻阅，似胜别本弹词。纵观至尾，觉文虽未能免俗，而意则迥不犹人。其写朋友之谊，直言规谏；义士扶危，一腔热血；均有真情至理寓乎其中，绝非任意架词。其写私情之永成好合，犹是人情恒事，尚非始乱之而终弃之也，阅者不必以此微辞而累之。至恶者难逃国法，善者咸沐皇恩，以见善恶报施，无道不爽，洵足以垂鉴戒。茶余酒后，独对一编，亦足以消除俗虑。不意小说之中，亦有此可取之书焉！是为序如此。

光绪二十年岁在甲午冬十二月沪北俗子识于容膝居，鸳湖梅花居士呵冻于海上寄庐

第一回 喜豪华起造园亭 三篋骗计哄吕昆

词曰：

不喜皇都帝里，只爱山野村居。说什么绣户珠帟，怎比俺团瓢竹篱；说什么高车驷马，怎比俺藤床竹几；说什么金貂玉佩，怎比俺麻鞋草履；说什么美姬俊仆，怎比俺稚子山妻；说什么珍馐百味，怎比俺淡饭黄齏。醒来时下局棋，闷来时做首诗。喜的是海棠带雨，爱的是出水芙蓉。正逢着菊绽东篱，又不自觉寒梅雪里。不管是和非，不论兴亡事。任他去争名夺利图荣贵，怎比俺水秀山青隐士居！

这一首闲诗按下不讲。

且说这《玉燕姻缘》小说的故事，出于大宋神宗天子年间。江南苏州府吴县阊门内有宦家，姓侯名筌，字伯鱼；夫人仇氏，所生一位公子，名韬，字闻略。他父亲现为三边总制之职。因边关乃险要之地，所以不便携带家眷上任，将夫人、公子留在家中，只也不在话下。

且说侯大爷自他父亲到任之后，眼前少了一个管头。俗语道：富贵生骄奢。若论家资，却算苏州首富。每日三朋四友，日日饮宴，夜夜笙歌。结交的尽（情）是一班三教九流，好闲子弟。府中有几个篋客：一个姓黄，名子方；一个姓李，名连义。二人原是在庠生员，因惯代人刀笔，出入衙门，如同儿戏；学院按临考试，访得他二人招摇撞骗，劣迹多端，所以学院行文，将他二人头巾革去；无以为生，目下在侯府做了个篋客。内中还有一人，姓莫，名乐本，是江南人氏，一向买卖营生。这个人名与号到不出名，惟有个绰号，人人皆

知，俱唤他叫“六头”。你道那六头？骑马在前头，走路在后头，坐席是横头，吃的是骨头，用的是搭头，赌钱场上赚的是非头。只因上年办了些京货买卖，慕这苏州乃天下第一个马头，来至苏州。不上半年光景，把些本钱花费的干干净净。目下也落在侯府，做了个帮闲蔑客。

且讲这侯大爷，本来生性不好读书，贪恋酒色。若讲“读书”二字，就头昏脑闷。每日同这三个蔑客非嫖即赌，问柳寻花，也算得个风月领袖。俗云：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却被三个蔑客弄得来昏天黑地，把读书二字付于流水。

一日，莫六头在侯大爷面前说道：“大爷府中偌大家资，若不寻个乐境，终是一个俗人。尝闻古人秉烛夜游，惟恐光阴易过。何不在城外起造一座花园？栽种名花古树，跑马射箭，可供终日之乐。不知大爷意下若何？”侯大爷心中久有此意，只因当时他父亲在家，畏惧尊人，不敢自专；今他父亲离家甚远，虽有夫人，却管他不下。侯大爷听了六头几句言语，甚是喜欢。道：“就是我家爷爷回来，那时也起造成工。自古道：成工不毁。就是将来倒下运来，也还落得一块产业转卖他人。常言说得好：千年田地，八百主人。生死成败乃寻常之事，不用多疑。”立定了主意。

即命莫六头在城外买了一块空地，请了工匠，丈量周围十余里。画了图形，起造亭台数十余座。即命黄子方、李连义采买砖瓦、木料，又托六头管工。选了吉日动工，定限三个月完备。取名南凹小桃园。果然曲水流通，参差树木，实在齐整。本来这三个蔑客也会办事，各处亭台摆设，无一处不好，所以侯韬一看，十分赞美。

自造这所花园之后，一时哄动苏郡。不论远近，来游小桃园，即士大夫、乡绅人家俱来借园游赏。车马盈门，日夜不息，颇极一时之胜。

时逢天气融和，花明柳媚，侯大爷在家纳闷，欲要到园中散散心怀，遂吩咐备了抬盒、一切器皿，都发至园内等候不提。

一会工夫，黄，李、莫三人已到，见府门外扛抬不息。莫六头问道：“你家大爷今日何往？”有人说：“大爷到园看花。三位相公难道不知么？”李连义道：“大叔有所不知：我们昨晚被大爷多灌了几杯酒，却吃醉了，并没有晓得大爷到园中去的话。”那人又道：“莫不是三位相公酒后忘却了？”大凡做蔑骗的人是要方就方，要圆就圆，生怕得罪侯府中人。黄子方连连说道：“是昨晚我们吃醉了。”一头说，一头从外面进来。只见卷棚下拴着许多的牲口，鞭辔备得现现成成。有人说道：“三位相公，大爷等候多时，三位相公请快走一步。”

三人来至花厅，只见侯韬衣冠齐楚，专等黄、李、莫三人一齐动身。三人

抢一步当先，说道：“晚生等因昨晚多吃了几杯，故尔来迟。望勿见罪。”侯韬看他三人眼斜目瞪，[想]来他三人因昨晚饮酒太过，[不]免回去又干些风流好[事]，所以宿酒未醒，有些痴头呆脑。侯韬大笑道：“你三人如此大量，日后可以戒酒。”莫、李二人听见戒酒，就像杀了他家的父母一般，说道：“晚生等沟渠之量，何能比上大爷江海？日后少吃些罢。”侯韬笑道：“今日也备了酒肴，发至园中，畅饮一乐。尔等何必故推？”六头道：“既大爷如此，晚生怎敢不舍命陪君子！”言毕，四人出了花厅，来到大门外，上了马。侯韬骑了一匹紫骝，黄子方骑了一匹黄骠，李连义骑了一匹乌骓，莫六头骑了一匹青骢。余者俱是家人奴仆。

离了府门，不一会工夫，到了园中，众人下了马。一边有人飞报道：“大爷来了！你们的茶可曾齐备？”书童道：“水已开了。立刻就献上茶。”再讲黄、李、莫三人陪了他，来至薜萝轩坐下。家人送茶。茶毕，侯韬并无一言，只是闷闷不乐。难道三个篋客陪着一位东君，却没有一句话说么？只因先把些话都说完了，连打发勾死鬼的话也没有一句；况又是仲春天气，侯韬坐下，只是打盹。真正是：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闷向愁肠瞌睡多。

黄子方见侯韬心下不乐，暗想道：“不是来看花散闷的，却是到此处想心事的。”只得来至侯韬面前，说道：“大爷精神困倦，何不射他两支箭，醒一醒瞌睡如何？”侯韬勉强起身，命家人将靶子插在箭道上，将弓箭摆得齐齐整整。侯韬便望着黄、李二人道：“你们教莫六头先射一支与我看看。”黄、李二人此时就对六头道：“大爷吩咐，教你先射一支与大爷观看。”六头回道：“岂有此理！还是大爷先请。”侯韬道：“如此得罪了。”言毕，家人递弓箭上来。侯韬左手推弓，右手搭箭，只听得一声响亮，弓翻弦落。却向耳门一下。<原文下缺>

第二回 侯公子游园请柳氏 三篋骗计较唤吕昆

词曰：

离了高官位儿，跳出是非窝儿，清闲了老人家心儿，消磨了英雄性儿。寻一块无人地儿，起两间矮矮屋儿，打几扇稀稀窗儿，栽几棵小小树儿。山上有草牧羊儿，池中有水养鱼儿。到春来赏花儿，到夏来乘凉儿，到秋来观菊儿，到冬来踏雪儿。一年四季，收些五谷杂粮儿，做几缸浑浑的酒儿，宰几个鸡儿，煮几个鱼儿。请几个知心朋友，猜拳儿，行令儿，唱曲儿，直饮到三更斜月儿。怀中抱孩儿，脚头踏妻儿。只才是：无忧无虑快活村庄一个老头儿！

闲词按下。

再言侯韬翻弓，打了四脚朝天，黄、李、莫三人忙忙扶起，道：“大爷可

曾打坏了么？”侯韬道：“别处还可，只是耳朵内好似摇铃擂鼓一般。”黄子方好没意思，命人将弓箭、靶子取过一边，着人将侯大爷搀扶到薛萝轩来。大家坐下，说道：“大爷受惊了！”侯韬道：“都是你这三个狗头！好好的坐在这里罢，射什么箭！打得七死八活，[眼]睛里面犹如火萤虫儿乱飞，险些儿性命不保。”黄、李二人见他说得实在真切，连忙陪小心道：“都是晚生们之罪！大爷不须见责，下次晚生们谨戒就是了。”六头道：“好好的来看花饮酒，你们要去射什么箭！假若一下打死了大爷，怎得回去见侯老夫人？如今且命人摆酒，与大爷压惊便了。”忙向侯府家人道：“酒宴可曾齐备？”家人回说：“俱已齐备。请问相公：还是摆在薛萝轩？还是摆在别处？”侯韬道：“摆在百花厅上。”家人答应下去。

且说这百花厅，却与众不同，里面可摆得二三十席。本来落地宽大，周围一带栽了许多的桃花，开得十分烂[漫]，犹如一架锦屏风。家人把酒席摆下，请大爷入席。侯韬同莫、李、黄三人来至百花厅。只见窗明几净，翰墨淋漓，两旁挂的尽是名人古画。真是：

天上神仙府，人间富贵家。

又见流莺飞舞，蝴蝶穿花。四人来至厅上，正中摆着一席。上面是镶银杯、牙箸，旁边摆着一张螺甸十仙桌，上面放了笙、箫、管、笛俱全。四人上席。上酒的上酒，上肴的上肴。这才是：

上火煮就人间禄，五味调来世上珍。

虽然四人在此饮酒，侯韬到底不乐。六头见他闷闷不乐，连忙开口道：“大爷既然纳闷，何不将那柳卿云接到此处一乐，如何？”

你道这柳卿云是何人呢？却是当地凤乐院中一个有名妓女，乃扬州江都县人柳德禄之女。当初其父在日，曾为浙江通判，因解粮失事，督抚题参；后因赔补军需，奈无出处；不期又病变而亡。其时六亲无靠，其母只得将卿云卖银赔补。谁知误入烟花，无奈接客，原思择人而嫁。本与侯韬梳梳过的；往常见侯韬并不习上攻书，心中不悦，每每劝侯韬立志成人。又说道：“烟花寨内，不宜久到。独不闻‘长安虽好，亦非久恋之乡’？”这柳姑娘要他奋志读书，名题雁塔，以为将来从良之计。这个女子要算好的。从来这等人，教做早间送出无钱客，晚间又接有缘人。那怕腰缠万贯，不了不休，毕竟要弄得你干干净净，方才死心。这柳姑娘只因自己一身落在火坑，无边苦海，难了难休，所以在侯韬跟前屡屡相劝。谁知良药苦口，忠言逆耳，侯韬反劝成仇隙。目下往来断绝。

那里晓得他两下番，六头今日将柳姑娘题起，不觉动了侯韬心事，忙开口道：“老莫，你再休提这贱人！数月前，我大爷往他院中，不过是要修好他

，谁知案个贱人说道：‘要我从却也不难，若大爷才貌与五花街风月才子吕昆一样，方能依。’自古道：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大爷生来案副脸嘴，教我怎么改得来？只好将我大爷案一颗[头]颅割下来，换个好脸嘴，做个活切头方可去得。我想那人心上既有风月才子吕昆，那里还看得上我！正是心去意难留，留下结冤仇。既与他失散多时，不必题他，罢了！纵然接得他来，是勉强，何必作此无益之事？又道是：虽将美语和他说，未必他心似我心。”李连义道：“案件事不堆。若说吕昆，黄子方是认得的。”黄子方道：“好胡说！你在大爷跟前献勤，反驼个老虎来害人。既然我认得吕昆，难道你反不认得他？”六头道：“你们也不必伤和气。总是吃的大爷的饭，有事殷勤去办，何必推辞？只要大爷吩咐，他二人也不敢不去。”

这侯韬是个有勇无谋的匹夫，随风乱倒。听见六头之言，便望黄、李二人道：“你俩若请得姓吕的来，我大爷将来格外重用；倘若是请不来，不许进我大爷的门。”黄子方道：“非是晚生不会，怎奈姓吕的性情高傲，虽然晚生们与他同学，一向并不往来。且他有个母舅鲍龙光，时刻与他起坐不离。上年曾到吕家请他会文，被那老头儿讥诮了几句，说我们两个是包人穷，[穷]自到，如今再也不上他的门。若要会他，只好路上撞见方可。这等看来，岂不是一着死结棋？教晚生那里下起！”六头望着黄、李二人道：“有钱的事你们就上前去做，如今大爷打你们白差一次儿，却也不教做伤天害理。我如今先打发人去请柳姑娘，你们去请吕昆便了。”侯韬道：“且慢着！那姓吕的不来，柳氏先到，却也无味。必须先请了吕昆，然后再请那柳氏。”六头道：“这个不难，我同他二人一齐前去。”黄、李二人被他挤住了，却推辞不得，只得别了侯韬，一同前去。正所谓：

眼观旌旗捷，耳听好消息。

三人离了百花厅，一路出园来。黄子方一把抓住了六头，动手就打，口里骂道：“你这个狗头，在大爷跟前挑得好事！一个挤盆把我二人挤得紧紧的。”口里骂着，手里就打。六头连连叫道：“放下，放下！有话好好的说，何必动手，失了斯文体面！”李连义道：“却也难怪黄兄，总是你不该多嘴。”六头回道：“吕昆原系你们说认得，与我何干？既是大爷吩咐，当同心努力去请。姓吕的或推二兄金面，必然前来。况且柳姑娘素常想他，若是这姓吕的有几两银子家业，趁此机关把柳姑娘与他一见，将来我们又多了一家走动走动，那里不撰他几两银子？何必与钱争气！”黄子方暗想道：“六头这几句话却也说得有理。”连连开口道：“只是一件：姓吕的并不在风月行中走动，怎么去引他？”六头道：“又来了！那个生来就走这条路呢？”李连义道：“姓吕的颇有巨万家资。只是他母亲管得紧。”六头听了，大笑道：“那家父母管儿子不

紧？只怕他不来！古人说道：‘安邦难顾伤天理，定国何愁折子孙？’”

六头道：“我进胥门去接柳姑娘，你二人进阊门去请吕昆，六头路去不凑头。”但这苏州城地方却大，故两下分头而去。恐一进胥门不表。且说黄子方向李连义说道：“我们在大爷跟前多此一事，只怕他母舅鲍老先生知道，好说勾引人家子弟运荡烟花，是怎么处？”李连义道：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吕昆要在家便好；如不在家，一定〔在〕他朋友张寅家。本来是的好友，我们且前去。”正是：

计就月中偷玉兔，谋成日里捉金乌。

二人〔计〕议已定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风月子无心落套 赛玄坛闯入花园

词曰：

合欢杯，谁不饮？切莫贪杯醉不醒。一饮一啄莫强求，行也稳来坐也稳。嫩娇花枝谁不羨？切莫贪淫苦苦恋。鸳鸯枕上动干戈，恩爱多时反成怨。世间财，谁不爱？公道取之无人怪。莫将巧计弄将来，来得快时去得快。英雄气，谁肯让？惜保身家休放荡。人来寻我且由他，我若放时天不放。饮酒不醉最为高，见色不乱是英豪，无义之财君莫取，忍气饶人祸自消。

这一首闲词不表。

话说黄、李二人离了园中，走至阊门吊桥，刚刚遇见一人从城里出来：方巾直摆，绫袜朱履；飘飘然有子建之风，浩浩然若潘安之貌。此人非别，恰恰就是吕昆。你说天下那里有这样凑巧的事！原来吕相公有个母舅，姓鲍名辉，表字龙光，乃是个饱学生员，又是宦家风范。只因吕相公的父亲静书老爷在日，每月总有月支薪米银二十两，却是按月送去。后吕老爷病重垂危，吩咐吕昆，遗言：总要照常行事，不可有违父命。这鲍舅爷却住在城外，一连有一个月不曾进城。只因那日在人家恭喜还福，吃了些公鸡、鲤鱼大发之物，把一个痔疮吃发了。连日坐在家中，甚觉不能行动。家里上下人等共有一二十口吃饭。连日家里绝粮，昨日曾命人进城催付月支。故尔吕相公奉夫人之命，来送月支。二则看看舅老爷痔疮，带着书童，打城里出（出里城）来。

刚刚走到吊桥，这黄子方与李连义看得明白，随即抢上一步，向前深深一躬，道：“美篇兄，许久违教！来得极好，所谓：我欲人，斯人至矣！看兄行色匆匆，意欲何往？”原来吕昆却一向相认，不大与他们来往。这两个贼暗暗的心花都开了：可谓天无绝人之路。彼此说了几句话，吕昆脚并不停步。况这吊桥上乃险要之地，来往拥挤，不便站下，黄、李二人见他步不停留，赶近跟前：“兄怎如此公冗？弟等今日幸会，言语未完，何其匆忙至此？”吕昆只得站定脚步，道：“实不相瞒二兄，小弟因奉母命，送薪水之费，到家母舅处一

走。不知二兄有何见谕？”黄、李二人一齐开言道：“不敢蒙混老兄。只因南京到了一位姓文的，是当时文天祥一家，却是我辈朋友，为人真正风雅，才学渊源，胸藏锦绣。我等前日备了个菲酌，代他接风。席间谈起一篇时文，真乃济世之才，古今无匹。那一日在席，却有几位敝友，无不钦敬；但内中并无一人敢应对。”吕昆道：“二兄乃姑苏名流，何不即时以对，使那文兄也知我们苏州才名不薄？”李连义道：“那年学院按临，弟等之事，想老兄尽知。自从那年之后，把文章一道都荒疏了，那里还对得来！纵然有几篇文字，也难入那文兄的眼也。曾在文兄跟前道及兄的佳作。文兄的意思，立刻要请一会。奈前日一来夜暮不便，二则难会兄的金面。今日一见，我辈为幸。何不同去一走？”吕昆道：“母命不敢有违。等弟事办毕，当得前去领教。”黄、李二人听他这句话，是要打离身拳，生怕他溜了，连连一把抓住吕昆的衣服，道：“[兄]有所不知：今日是那文兄复席，借在侯总兵园中，委小弟二人特来奉请。务要周全脸面，使那姓文的也见识见识我们苏州的人物不少。”你道那里有什么来的南京姓文的？都是他二人鬼话。吕相公最重的斯文。只认做是句真话，连连开口道：“所言侯总兵园子，莫非就是新造的南凹小桃园么？”二人说道：“正是！”原来侯家的园子，吕相[公]没有进去过，来去无非一过而已，心下久有此意，要去游玩。因侯韬为人粗鲁，趁此机关，正好前去。只得说：“既是南京文兄见爱，二兄见召，小弟自当附骥。”黄、李二人听得此言，暗暗欢喜道：只才是：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三人携手相搀（穆），带着书童，离了吊桥。吕昆道：“小弟有事在身，不得久陪。见了文兄，即要告别。”李连义道：“自古才人惜才人。兄到园中，会了文兄，水酒一杯，并不耽阁。”三人途中谈些闲话，不一会，已到园门首。黄子方先进来报知，侯韬命人将残肴收去，重摆酒筵不题。

再讲吕昆同着李连义打外面进来，只见：园门外一方白玉石，镌着“南凹小桃园”五个大字，都是大青填写；进得门来，是一带花瓦墙；转湾去，是一过道，黑漆油栏杆；天井里，满架紫藤，旁边拴着一群牲口。吕相公拂柳分花，一路进来，果然这园子造得十分精巧。怎见得好处？但见那：

墙垣高耸，画栋玲珑，古木苍松，碧梧翠竹。四时有不谢之花，八节布长春之景。东西杨柳巷，南北管弦楼。眼底看花惟（准）识乐，何须跨鹤上瀛洲！

吕相公一见，心下十分畅快，随口作歌道：
隔岸春光映碧波，风吹柳絮若丝萝。
莫扫落花为锦褥，休惊啼鸟作笙歌。

吕相公暗喜道：“果然这花园造得齐整，可称姑苏名园！”同李连义一直进来。

走至桃花坞中，隔着一层树林，影影的看见对面来了二人。打头一人，戴的是纱帽头的儒巾，身穿折枝梅直摆，脚登的是方头靴；[后]面跟的就是黄子方。吕相公远远看见前面走来一人，心下暗想道：“这人就是文兄。”见他招风耳，鹰鼻子，一脸的麻子，所以三学朋友送他一首打油诗：

羨君尊面好文章，笔点连圈不记行。

入馔可称羊肚菜，当杯桃核不曾镶。

洗来坑塹依然现，抹去高低仔细详。

等闲不敢阶前立，尤恐虻蜂认作房。

吕相公暗想：“若论此人的才，不该面貌如此之陋。”侯韬到跟前打了一躬，把吕昆请到百花厅上，见礼，分宾坐下。献茶已毕，吕相公指着侯韬问道：“此位莫非就是文先生么？”李连义道：“只敝东侯大爷闻略兄。南京来的文兄，有人请去，少刻即到。”吕昆已知入了圈套。等了一会，不见动静，正欲起身要走，忽见莫六头来说：“柳姑娘来了。”吕相公因慕柳卿云的名，依然坐下。侯韬命人摆酒，添了杯箸。刚刚柳姑娘下轿，到得跟前。先见了侯韬，侯韬说：“只就是风月才子吕相公，你过来见了。”柳姑娘于是回眸顾盼，见了吕公子，深深万福，寒暄数语。<“寒暄”下原有“见了”二字，似是衍文>入席饮酒不言。

再讲外面忽然来了一人，身高九尺，背阔三停，面如紫玉，颔下一部短髯胡须；头戴一顶随风倒，身穿青布箭衣，腰间佩一口利刀，脚下一双水旱靴儿。这英雄乃是北京人氏，姓万名傲，表字飞雄。这个名字，因他母亲怀孕在身，分娩之时，夜梦飞熊入帐，因此故取此为名。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，两膊有千斤膂力；顿餐斗米，量饮千钟，江湖上有个绰号，唤做“赛玄坛”。因访个朋友，打此路过，见园门大开，步入进来。有人拦住道：“你往（弗）那里走？”英雄并不回答，往里面直闯。才走到搭棚底下，只见拴了许多牲口，有人从后面赶来，骂道：“瞎服的狗头，还不出去！往那里走？我们这里是侯总兵侯大爷的花园，今日系我家大爷在此请客，还不快快出去！若是迟走些，回了我家大爷，将你这狗头送到吴县去，打三十个板子，一面大枷，看你走往那里去！”这英雄被他们骂了几句，又听得是侯总兵侯府家的花园，公子在内请客，越心不忿。雄纠纠，气昂昂往前直走，脚步并不停留。不知与侯韬有甚仇寇？未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娇娘幸会风月子<原作“风流子”，今从目录改之> 英雄怒打宦家奴

词曰：

不登冰雪堂，不想风[云]路；不参丞相府，不羨帝王都。快哉草为庐，乐也是村居。门外多栽树，池塘尽养鱼。闲来时，与白鹭为邻；快活时，赖黄花作主。这才是：荣辱无我分，牛马任他呼。到可称得一个隐逸之儒。

按下闲词，言归正传。

话表侯韬家人赶（趁）到了术香亭前。这英雄见后面来得甚是凶猛，只得站定脚步，一声喝道：“俺又不是个江洋大盗，你们何用[如]此追赶（趁）！”众人到了跟前，道：“我只说你跑上天去的，你却也站出来！”言毕，众人都推推拥拥。那晓得这位英雄站在此地，这班人那里推得动他？有一个骂道：“这狗头好，好像生了根一般！你就长下了根，也要拔你起来！”大家就尽力一推，并无丝毫活动；谁知这班人反跌的跌，爬的爬，连连起来骂道：“这个狗头难道会撮戏法？他却不动，我们跌倒了。”内中有几个毛手毛脚的，因侯韬请了几个教习，在家传授拳棒，他们这干人平常服侍教习，故在旁边学得几着。他们这等拳棒，也只好打些夯汉。教做：麻雀虽多，怎抵得大鹏展翅？这干人英雄那里放在心上？这里也有脱衣服的，也有拔鞋子的，也有紧紧腰的；一个个摩拳擦掌，来奔万傲；总被万傲一拳一脚，打得落花流水，好似乱滚西瓜。这干人爬起来骂道：“狗头打得好！闯入人家园子，还要如此行凶！”速速着人去寻那些家人来帮打。四边一望，并不见人。原来侯韬在里边饮酒，不过只用得几个在旁边伺候，余者的人都散去顽耍了。有的坐在亭子上吃茶的，有的躲在假山洞里赌钱的，亦有各处看花的。跟来的人却也不少，眼前并不见一个在此，这且不表。

就中单讲有一人，乃系伏侍侯韬贴身小使，姓张名旺。一向与这看园子的妻子常常油嘴打话，捏手捏脚，怎奈总不能上手：不是随着主人不得离身，就是遇着这妇人的丈夫。今日因侯韬到园子里来，恐怕主人说他懒惰，请几个做工的人，着他们在各处浇灌花木，收拾剪扎。本来花园又大，花木又多，有半天不能回去。况且这园丁就住在望旁边一顺三间头小屋面前，隔着一层竹林，虽然远，却只得一条小路，一直打从百花厅一路出来。

张旺这个狗头晓得他丈夫在各处澄灌花木，赶着这个空，从百花厅一路进去。走一步，回头看一看，走两步，左右望（权）一望，生怕有人看见了。他躲躲藏藏、遮遮掩掩，看来好似鼠窃食物一般。溜到门首，看见门开在此间，却鬼头鬼脑，往里面一溜。妇人看他来，说道：“我说外面好像有个人走路，原来是你！你不在大爷跟前去伺候，到我这里来做什么？”张旺道：“我特来看看你的。”这妇人把眼睛一睃，道：“问你要个香袋儿，就没有得送我，那个要你来走！”妇人口里虽然说着话，脸儿却是通红。张旺这狗头走近前

，轻轻捏了一把。妇人见他如此光景，连连道：“稳重些！恐人来看见不雅。”这个狗头那里怕什么人！自古道：

色胆洋洋大似天，那管身心烈火燃。

从来一刻千金价，偷得须臾却是仙。连连把外面门掩上，同着妇人进了房来。妇人见他强逼不过，只得半推半就，将计就计，解带宽裳，同赴阳台好梦。在这里并无别的人家，只得他夫妻两个，况且张旺这狗头又是侯大爷贴身用的人，再者品貌又好。妇人想一想自己的丈夫，看看张旺的相貌。自古道：常将两物比，[必]有一物高。妇人平昔本来与他有意，今日才得成其美事。这才是：

宿缘亦是前生定，一般也有赤绳牵。

这也是前缘注定。他两人正在此间取乐不题。

再说外面的英雄与众人交手，那里是他对手！实在利害，故着人来里面寻人帮打。方走到望梅亭，连连叫道：“你们快些来帮我拿人！”只一声喊叫却不要紧，那里晓得张旺与那妇人只唬得：

魂飞楚岫三千里，魄绕巫山十二峰。

妇人道：“冤家，还不快走！我这条性命活活的送在你手里！”张旺同着妇人慌慌张张穿好衣服，出来把门开了，胆颤心惊，往外一溜，唬得魂不附体。妇人在[里]头浑身乱战，过了一会，不[见]动静，才放心。俗云：偷鸡猫，打不改，自然与张旺两下还要私自来往，只且不必交代。

再言张旺赶进前来，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那人道：“外面来了个长大汉子，真真利害，将我们的人总打倒了。故尔我来寻你们去帮打。”一个时辰，传齐了二三十人，都到木香亭这里来。众人一看道：“果然这个狗头好条大汉！”大家一齐向前来奔万傲。这万傲并不惊慌，站在此间等候，笑道：“这班狗头敢是来拿我？”道言未了，众人一声暗号，分在两旁，望着这英雄道：“你这狗头有多大的胆？敢在这里撒野！可知我家大爷的利害？只用二指大的一个帖子，将你送到县里，打你三十板，解回原籍。你还不快走！”言毕一齐动手。这些人那里打得过万傲？总被万傲一拳一个打翻在地。内中有几个怕死的，站在一旁，见他腰间挂着一口利刀，故尔不敢近前。有道：“你们都是袖手旁观，还不着实打这狗头！”有一个气冲冲抢上前来，这英雄站在高阜之地，喝了一声道：“狗男女，来得正好！”跷起腿来，夹面门就是一腿，只打得那人满脸皆是血染，却得被靴尖踢破了面门。那些打坏之人转身就走。万傲后面赶来。有人飞风赶到百花厅来报。

再讲侯韬在此陪众人饮酒，向着吕昆杯杯相劝，盏盏照干。吕相公道：“小弟量浅。蒙兄见召，当得奉陪。只是求缓着些。”这柳姑娘虽坐在席间

陪酒，眼梢不住望着吕昆。见他目秀眉清，唇红齿白，又况是冀门秀士，果然算是个风流才子，心中暗想到：“今日天缘凑合，偶尔相逢。将来若得从良，与他做成夫妻，却也了我平生之愿。”黄子方道：“吕兄既然不会用酒，现成乐器在此，何不请教柳姑娘的妙音一曲，赏鉴赏鉴？”吕相公道：“弟与柳姑娘初次相见，怎么就好请教？决不敢放肆！”李连义道：“饮酒高歌，最是雅事。况且柳姑娘平素久慕大名。今日之会，岂有不清教之理？”侯韬心下正要与吕昆联熟联熟，即命家人移过椅儿，都在旁厢坐定。螺甸桌上摆的现成乐器，侯韬掌着鼓板，黄子方吹笙，李连义弹的弦子，莫六头吹笛，柳姑娘微启朱唇，调动清音，果然是：

词出佳人口，莺声絮画 [堂]，送去短墙尤有韵，收来窗下自悠扬。

正在此间唱得高兴，有人来报道：“禀大爷：不好了！外面来了个大汉子，不知何故，将小的们都打坏了。”侯韬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何不代我拿下那人？”回道：“禀大爷：那汉子身带兵器，小的们擅敢拿他？”侯韬听得大怒：“这厮如此凶猛，在我这里撒野，动手伤人！”传齐人众，团团围住，吩咐放箭。只才是：

安摆地网来擒兽，准备窝弓打大虫。

未知这英雄性命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风月子花园解围 青楼女金桥赠燕

词曰：

慢说勇难当，将军楚霸王，拔山曾举鼎，八千子弟强。只因一着错，遭韩信九里山埋伏，十面动刀枪，杀得霸王无出路，自刎在乌江。正是钝铁锤石易碎，利刀劈水难分。<原作“钝铁垂石水易碎利刀劈难分”，据文义改>软弱终无后患，刚强难免灾侵。

这首闲词按下。

话言侯府家人领了大爷之命，一个个忙取弓箭在手。吕相公道：“列位大叔不须如此。想这汉子闯入园来，必有缘故，须要问他个明白，那时拿他送官处治，问他为何无故伤人。不然，倘射死了，岂不要抵命？”莫六头与黄子方道：“这厮无礼，自应当射。兄 [何] 必管他！”吕相公道：“二位兄言差矣！擅用弓箭伤人，如私藏兵器一般，与造反一例。故虽侯兄令尊职列总兵，也不能倚官行势。倘将此人射死，罪将谁归？凡事三思而行，再思可矣！”侯家家家人也有打伤的，也有没伤的，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先，总要来射这万傲。吕昆见势头不好，心下暗想道：“今日被黄子方等这几个 [狗] 才哄来此地，少停弄出祸来岂不是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只便如何是好？”吕昆为人，最是胆小，便向侯韬道：“吩咐尊督不必出去动手，待小弟亲自问那人个明白。书云

：以力服人者。非心服也；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悦而诚服也。倘若果是凶暴，斯人定难宽恕！”侯韬道：“小弟与兄一同前去。”吕昆道：“不须劳动大驾，待小弟一人，自有道理。”侯韬是个火鬼，吕昆怕他出去多事，故尔不让他去。

吕相公离了百花厅出来，那黄、李、莫三人暗笑道：“吕昆这痨病鬼，此去凑那狗头滚热的钉心，却也当不起那人一抓。所谓：‘天作孽，犹可违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’我们不要管他闲事！”侯韬将人们总叫在里面不讲。

再言吕昆移步出来，将到牡丹亭跟前，见这英雄劈面赶来，吕相公这里擎拳拱手道：“壮士请了！”英雄见对面这人拱手答话，再看吕昆风流儒雅，并不是个坏人，只得也就站定下来，道：“相公请了！敢问尊姓大名？。相公把自己名姓道过一遍，说：“请教壮士尊姓大名，仙乡何处？”万傲道：“在下姓万名傲，小字飞雄，乃系北京顺天府宛平县人。是在下有个胞兄，离家日久；因在贵郡跟随官长，连年音信全无，在下与嫂嫂放心不下，前来寻访兄长。到贵处耽阁两月有余，盘费用得干干净净。欲要回家，奈盘费无出。要将腰间这口利刀卖几两银子，以作路费，归家见俺嫂嫂才好。因从此路过，见这花园门开在此间，故尔进来散散闲。不想这干狗男女开口就骂，动手就打，故此赶上他们，要与他们评理。”相公道：“壮士不必动气，看小弟面上。”又道：“君子有容人之量。况是一班小人，可以怒他无知。”万傲听得此言，沉吟暗想道：“此人言语宛转，仪貌端方，后来定为皇家贵客。”连连向吕相公道：“既是相公说了，看相公金面，饶他这干狗头，便宜他们了！”言毕就走。

吕相公唤道：“壮士去之何速？”英雄只得转身站住，道：“相公还有何言？”吕相公[道]：“适才听得壮士欲卖腰间之刀，我想这刀，壮士伴身之物，不可轻易卖了。弟看壮士彪躯凛凛，志气昂昂，后来当有好处。自古说：好汉不妨常守困，英雄那怕出身低。无时守身待运。今日与壮士萍水相逢，应当请到舍一饭，奈此刻留我用宴，抽身不能；欲要奉请里面坐，恐有不便。有屈（届）壮士在此等候片时，小弟少停即至。”言毕就走。英雄见他转身，暗暗的道：“好朋友！好朋友！不知回来有甚话说。只得在此等他。”

不言万傲。再讲吕昆来至百花厅，将万傲的话细细言了一遍，欲望侯韬代他生色生色。谁知众人并不理会。柳姑娘听得，心下动了一番慷慨之意，取出两个银锭，放在桌上，道：“烦吕相公送与他人，叫他早些去罢！”吕昆道：“当得领命！”莫六头见吕昆说了，柳姑娘就出银送与那人，连慌道：“你姑娘到是个大老官！辛苦撰钱乐处用，留在身边买些东西吃吃也好。”柳姑娘道：“莫相公此言差矣！常言道：缓急相济，人（入）所时有。想他也是个中途落难，独不闻，积德何须人见，阴功自有天知。”吕相公道：“此言不谬

！”忙忙取了银锭出来，望万傲道：“这是我们敝地凤乐院中柳卿云姑娘送壮士的。”自己一锭，道：“这是小弟菲薄之敬，送与壮士途中作一餐之费，休得弃嫌。”万傲道：“在下与相公一面之交，何敢受此！”再三不肯收。吕昆道：“壮士何出此言！”正是：

一叶浮萍归大海，人生何处不相逢。

万傲只得收了：“多谢相公！再烦相公传言柳姑娘，只说万傲不得面谢，只好后来补报便了。”言毕，叩了个头，转身而去。

吕相公依然来至百花厅。黄、李、莫三人道：“那狗头去了么？”吕昆道：“是。小弟几句言语，打发他去了。”侯韬道：“便宜只狗头了！”又命人取暖酒来，大家饮酒谈心不题。

再说那柳姑娘从袖中取出一柄扇儿，[上]面画着个墨笔美人。侯韬接来一看，道：“可惜没有题咏！趁吕相公的大才在此，何不托他一挥？”柳姑娘：“我们烟花之辈，出身卑贱。吕相公乃堂堂尚书公子，况且名列宫墙，那里肯代我们这样挥写？岂不有污他的贵人的手！”柳姑娘口里说着，眼睛不住的望着吕昆。他二人在席间，眉目传情，两心眷恋。彼此皆是慕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吕相公方才因柳姑娘这两句话说得不重意，本待不便周旋。因侯韬在坐，不好意思，只得要替他写。命人取过笔、砚，[一]挥而就，诗曰：

束发香云挽髻边，弓鞋绫袜步金莲。

慢道世人浑不识，蓬莱瑶岛女中仙。

写毕，细细一看：写画不足为奇，只是上面挂的一个扇器，却是一个玉燕儿，油光水滑，包浆透过了几层，实在可爱。连连赞道：“玉器虽小，其情可爱！”靠在脸上擦擦闻闻，仍旧递与柳姑娘收好。

侯韬心下甚有醋意，自觉闷闷不乐，命取酒。并不招呼一声。连吃个几杯，有些闷席，将身伏在桌上，隐几而卧。黄、李、莫三人见柳姑娘与吕昆两下有心。古人云：识时务者呼为俊杰，知进退者才是高人。且喜侯韬睡去，等二人谈谈说说，将来姓吕的看上了柳姑娘，又道是：万丈高楼从地起。我们到是一桩买卖。故这些人逃席的逃席，小解的小解。侯韬是睡去不题，只剩下柳姑娘与吕昆在此。吕相公生来乖巧，怕人看见不雅。虽然柳氏是个妓女，到底厚薄不同，只得也就小解起身。转过了弯，望六秋亭来闲步。

走过六秋亭，旁边有一座桥，名唤小金桥，里面活水潺湲，养着许多金鱼。吕相公步下桥来看鱼。正看得高兴，不想后面有一人，在吕相公肩上用扇子轻轻打了一下，道：“吕相公逃席么？”吕昆回头一看，却是柳姑娘，连连作揖道：“小生适才席间，奈因人多，故此少敬。敢问贤卿来此何干？”柳氏道

：“多蒙相公题赠粗扇，无以润笔，特以玉燕赠君。妾身不敢作笔墨之谢，无非表意，相公休要弃嫌。”忙把玉燕解下，递与吕昆。相公只得收于袖内，连连的道：“小生何德何能？敢荣贤卿厚赠！愧领不当。”旋将袖内金钗一支还赠卿云，道：“小生无以为敬。此钗乃小生家藏之物，盖因鲍家舅母欲打金钗，喜我家钗式甚好，暂借一枝，以为款样。今家母着小生送月支与鲍舅家去，故将此钗取了一枝，顺带与舅母，好付银匠为式。今遇贤卿相赠，敢不回达？但这（者）钗望卿收好，不可失落。此乃一枝雌钗，小生家藏还有一枝雄钗。日后有缘，雌雄相配，岂不成为佳话？”柳姑娘接过，谢而又谢，道：“君家若不弃嫌败柳残花，另日请到舍下一茶，还有要事相商。”

二人正在绸缪，忽听得一声喊叫道：“吕相公呢？！”吕昆一吓，翻身跌下。正所谓：

从空吊下无情剑，斩断人间美事情。

不知吕相公跌于何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吕昆探病看鲍公 张寅好语劝良朋

词曰：

试问水归何处？无休，彻夜东流，滔滔不管古今愁。浪花如喷雪，新月似银钩。暗想当年富贵，挂锦帆直至扬州。风流人去几千秋。两行金线柳，依旧缆扁舟。

这一首闲词按下。

且言吕相公与柳姑娘正在此叙谈衷曲，不觉侯韬那里〔醒〕来，看见众人各散，便问家人道：“吕相公与柳姑娘都往那里去了？”有人回说：“在各处亭台上闲步。”侯韬道：“如此，快去请来！”谁知吕相公与柳姑娘在小金桥边谈心。到底柳姑娘是侯韬的人，吕相公有些胆怯，忽听一声喊叫，吕相公失了一足，往底下一滑。喜得有株柳树抓住，未曾落水，吓了一跳。连连过来入席。柳姑娘与黄、李、莫三人随后到了，备人俱次坐下。

吩咐取暖酒，又饮了几杯。先打发人〔送〕柳姑娘回去。吕昆意欲告别，六头道：“天气尚早，何不再用几杯？”吕昆见柳姑娘已去，心下却不快乐，遂开言道：“小弟本来量浅，不能多饮，况且要往家母舅处一走。另日当得前来奉陪。”言毕，起身要走。侯韬一把拦住，道：“兄休得过谦！饮酒谈心，自是文雅之事。一向难会尊驾，今日偶尔相逢，三生有幸，何必故推？”要知：才子佳人，谁个不爱？侯韬虽然是个粗人，见吕相公才如子建，貌似潘安，心中亦极羡慕，故又命人取酒，换大杯，苦苦相劝，吕相公没奈何，只得勉强又用了两杯，起身作别。带着书童，至舅老爷家，将月支送与鲍舅老爷，辞别回家。

才到门首，有人回道：“张相公在书房中等候多时。”吕昆先入内见了夫人。夫人道：“我儿，你母舅连日可曾好些？”吕昆道：“不过吃了些发物，无碍大事。连日请医调治，自然无妨。[母]舅多多致意母亲。”夫人道：“张家贤侄在书房等你，不知有何话说。快去见他。”

吕相公来到书房，张寅道：“贤弟，令母舅大人连日贵恙如何？为什么担阁多时，此刻才回？”吕昆道：“兄请坐下，有一件新文事，与兄谈谈。”二人坐下。巡茶已毕，吕相公道：“今日小弟奉母命去看家母舅，不意选遇黄子方、李连义二人。他道南京有个什么文兄来了，也是我辈人物，借在侯总兵家南凹小桃园设宴相请；那文兄约弟前去赴宴，得亲教益。谁想侯总兵的令郎侯韬兄在坐，小弟前去坐了一会，并不见什么南京来的文兄。不知黄、李二人弄的什么鬼！小弟故尔扰了他几杯，只得告辞方回。不知兄的驾到，有失迎迓，望勿见罪！”

吕昆只将会侯韬用宴的话细言一遍，并没有题起那柳姑娘小金桥赠燕的话。原来吕昆与张寅垂发相知，又是同里进的生员，兼以通家至好，吕昆每每有疑难事情，务必请教张寅的主意。张寅却比吕昆年纪大得两岁，作事多能，才情敏捷。吕昆每每有些畏惧他，所以把会柳卿云只节事按下不题。一则柳姑娘乃烟花妓女；二来恐他母亲知觉，故尔在张寅跟前并不题起。所谓：

共程对面，隔心千里。

张寅道：“贤弟，愚兄此来非为别事。只因本学刘老师奉军门大人特提，升了知县。今日就要动身上任。愚兄前来，特与贤弟商量，同备一分程仪，前去送他，一来恭喜老师高升，二则聊表门生之意。不知贤弟意下如何？”吕昆道：“既然如此，理当送礼。”吩咐家人：备一分礼，拿我名帖送到刘老爷衙门去；只说敝上人因公事在身，不得亲自前来候送，务要照单全收。家人奉命，备了海参、鱼翅、瓜酒、火腿四色礼，取了名帖、礼单送去。张寅也吩咐家人回去备帖送礼不题。

再言张、吕二人谈至黄昏，命人摆酒，饮了几杯。忽然想起道：“愚兄有句肺腑之言，不知贤弟可听否？”吕昆道：“弟与兄长非一日之交，有话自当领教。”张寅道：“所说侯韬并非贤良之辈，皆系眼见，并非耳闻，一向在那些秦楼楚馆走动，结交的都是九流三教；况且那黄、李二人现奉学台笞革在案，干的俱是些谋为不轨之事。贤弟与这干人为伍，将来必有后患。凡事是日近日亲，愈远愈疏。自愚兄看来，这干人宜远而不宜近。贤弟当从此与他们断绝往来，避凶趋吉，岂不为美？愚兄一片诚[意]。又道：忠言拂耳[利]于心，良药苦口利于病。吾弟大才，请自细想。”张寅这句言语，说得吕昆满口衔冰难吐水，惟有沉吟暗点头，连连道：“兄乃金石之言，小弟敢不遵命！只是

侯韬明朝不着黄、李二人来寻我便罢，倘若再来，如何回他？”张寅道：“贤弟不必忧虑。明日黄、李二人不来相请便罢，倘若再到尊府相请，可着门上的人如此如此回他，想他们见贤弟不在家内，必到舍下探听，愚兄自有道理，管教他：周郎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”吕相公道：“兄长此计甚妙！”即忙〔把〕张寅的话吩咐家人：必将此话依计而行。言毕，又饮了几杯，送到大门外，一躬而别。

张寅回到家下，命书童掌灯到书房。又取了一壶暖茶，放在旁边。沉吟暗想道：“方才与吕贤弟所说之言。若是黄、李二人将来知道，岂不怨恨于我？”又想道：〔这〕也是为人招尤。朋友之间，谁人肯这般苦苦相劝？皆因是昔日同窗相好。倘若吕贤弟依旧与他们往来，我自今以后：

闭门不管窗前月，吩咐梅香自主张。

按下张寅。再讲侯韬与莫、黄、李四人在园中，看见吕昆与柳卿云已去，一场扫兴。吩咐收了酒具残肴，准备牲口回家。有下人将牲口拴到槽头，撒和草料不题。

单表侯韬在园中不曾饮得畅快，吩咐从新摆酒。直至半酣，说道：“我大爷看小吕品貌非凡，甚是风月。但不知明日可能再请他来亲近亲近？”六头道：“原人开原锁。还是李、黄二人前去为是。”黄、李二人听得六头这句话，有些眉皱，心下暗愁道：“今日原是路遇，若是到他家下相请，定然不来。况且侯大爷早间又有语言：若是请他不来，毋许上门。这便如何是好？”只得开口，望着侯大爷道：“晚生等因见吕昆与柳姑娘席间眉目传情，自然他两下有心。明日我二人只说柳姑娘在大爷府中，他定然肯来。”侯韬大喜，随命人换大杯，连敬三杯。李连义道：“掌在晚生身上！”黄、李二人以为深得其计，孰不知：

万事不由人计较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

当下酒后各散回家，准备次日清早来请吕昆。但不知请得来是请不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二篋客痴心请友 张天佩捉弄奸人

词曰：

得岁月，延岁月，得欢悦，且欢悦。万事谋成总在天，何必劳苦千万劫。放心宽，莫胆怯。金谷繁华眼底尘，功名富贵春天雪。时来瓦缶有光辉，运退黄金变成铁。逍遥且读圣贤书，到此方知滋味别。粗衣淡饭足家常，养得浮生休作孽。

这一首闲词按下。

话讲黄子方与李连义当日在侯府用了晚饭，各散回家安歇。到了次日清早

，李连义到黄子方这里来，相约一同前去，谁知黄子方把门锁上已先去。李连义道：“这才是：莫道君行早，更有早行人。”只得赶到吕昆家府门首来。见黄子方贴在石鼓傍边，李连义道：“黄子方来得好早！”黄子方道：“寻人不早来，便待何时？”二人等了一会，忽听得开门响亮，走出一位老人家，道：“二位相公到此何干？”二人抢步当先，道：“你家相公呢？”门公道：“我家相公昨日在南凹侯府园中饮酒，来家甚迟。有江西下来的刑部张大老爷进京，船泊虎丘马头来拜。因说今日就要开船，我家相公昨晚去回拜，被张大老爷留在舟中，一夜并未回家。不知二位相公有何话说？吩咐下来，待家主回来道及就是。”李连义听得，沉吟暗想道：“刑部张大老爷既是江西人，为何不走长江直下，到走苏州而来？这定是句谎言！”李连义即开言道：“张大老爷与你家相公还是朋友，还是亲戚？”吕府门公道：“这张大老爷乃是昔日南廡吏部尚书张惟善大人的本家，与我家先老爷同年。”门公这一番话都是昨晚张相公教就了的，总是一片谎词，那里有什么江西来的张刑部！只说得他二人将信将疑，抓拿不定。黄子方向李连义道：“此人既是南廡张大人的本家，再无不去拜他令郎张天佩。我等且往南廡问个确信，便知分晓。”

二人正奔南廡大路，远远望见张寅带着书童而来。本是要往五花街去的。张寅看黄、李二人，连连欠背躬身道：“二兄行色匆匆，意欲何往？”黄子方道：“适在吕美兄府上寻他说话，有人回道：昨晚未回，有什么江西下来的张同年留在舟中过宿。此言难以相信。又说这张刑部乃是兄的本家。想他江西下来，长江甚便，何不由南京直下，反绕道走苏州，是何缘故？”黄、李二人之言，无非驳他的谎。那晓得张寅昨夜早知他二人今日必来，预先想定计策等候。张寅连连道：“二兄有所不知。此人乃先君昔日在刑部同寅，认为一家。他素性怕走长江，恐风波之险，故尔由广信府走长玉山，此系两条内河，方免长江风浪。说在虎丘，昨晚把吕贤弟留在他舟中。今日小弟备了菲酌，请他游灵岩、玄墓，已打发人把吕昆留住陪他。”黄子方冷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兄今日是地主，为何不去陪他呢？”张寅道：“有了吕贤弟陪他，就是一样。小弟还有俗事未完，一刻即去。”黄、李二人始终不肯听信，再三盘问。

张寅见他二人只管搜根寻蒂，越加古怪可疑，心下沉吟，暗想道：“他若不问便罢，倘要再问他，我把个暗苦与他们吃吃。”张寅口中虽然与他二人说话，脚下并不停留。二人赶近前道：“天佩兄何如此匆匆？往那里去公干？”张寅道：“只因舍本家委托小弟代买几件古玩与那些妆花缎匹，带到京都送礼。小弟并不在行，难得途遇二兄，意欲屈驾一走。不知二兄可否？”黄子方听得，暗暗点头：“我正要开口，不想他到托我！这桩上门的买卖，不可错过。”忙向张寅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小弟在侯府走动，与连义兄常常在那些古玩

里讲究，虽然眼力不好，也还认得几件。既蒙见爱，小弟与连义兄当得奉陪。但不知兄是那家主顾？”张寅道：“缎店是有经折取货；古玩并无主顾，要求二兄法眼。”言毕，带着书童往胥门城脚而来。

此地疏疏落落，都是些茅房草舍。隔城河有一坐大大的酒馆，早、中、晚三市，果然热闹。只见两搭下挂着个金字招牌，上写“野楼”二个大字。张寅走近跟前，见来人拥挤，因作歌曰：

路旁酒肆已多年，茅舍参差古道边。

隔岸黄莺啼绿野，林中杜宇唤晴烟。

酒肴精致烹调美，清浊难分笑语喧。

更有一番奇幻处，粉墙涂画酒中仙。

黄、李二人道：“天佩兄佳作甚妙！既是爱这酒肆，何不进去一乐？小弟二人会东，如何？”张寅知道他二人清早出门，大概是空心饿肚，要想吃面，连连开口道：“待弟买了玩器回来，就在此地奉请便了。”黄、李二人闻得喷香的，不知咽了多少吐沫。只得跟着又走了一会。

上了胥门大街，李连义望张寅道：“小弟有个相熟的古玩店，叫做博古斋，就在前面贤剪街，何不就照顾他去？熟人熟事，定然格外便宜。”张寅只得同着他二人进了贤剪街。只见朝南一带门面，却也气象不同，上挂着个楠木招牌，上青填写“博古斋”三字，用的是朱红柜栏，里面六扇小格，却是蓝纱糊就，旁边明瓦卷棚，下面小小客座，摆着一张四仙桌子，六张椅子。李连义先进来，对店家捣了鬼，随后黄子方与张寅进来。

店主人指着张寅道：“此位莫非就是天官张大人的公子么？”张寅道：“不敢！小弟就是。”各人打躬施礼，通名道姓，请在客坐用茶，李连义望张寅道：“你可晓得店家有一座内书厅，培植得甚妙？何不请在里面去坐下，好看玩器。”张寅道：“愿借一观。”店主人忙去将锁匙取去，开了门，引着三人进来。只见三间小厅，摆着植梨桌椅；旁边一间小小厢[房]，摆着几盆素心兰，挂的都是名人山水古画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对面是一层竹林，里韶影影约约，露出些桃花，却也令人可爱。正是：

莫言草舍无人到，也有朱门贵客来，

一会有人烹了香茗来。用毕，店家搬了无数的玩器，摆在桌上，也有锦袱包的，也有匣子盛的，都打将开来。还有些软片山水人物，总取在此间。张相公取起一件玩器，乃系汉玉洗就的一匹玉马，玲珑剔透，油滑光润，连连问那店家道：“这件东西请价若干？”李连义见他问价，望着店家挤挤跟儿。店主人默会其意：一则张寅是吏部尚书公子，自然是出得价钱的；二来又是他引荐，想当然一定要他的回礼。店主人已打算在心，忙向张寅道：“这件东西原是

人家寄卖的，其价要一千两左右。上年布政司李大老爷曾还过六百两，尚且未卖。既是张相公要买，不须问价，何不取回赏鉴，这又何妨？”张寅暗想道：“为人那里慷慨至此？千金之物，岂能让人取回！”遂望店主人道：“千金之多，可能让得些么？”店家道：“货真价实。相公请自酌量。”黄子方道：“自古漫（瞒）天说价，着地连钱。天佩兄就是一百五十还个价钱，却也无碍。”张寅今日并不诚心要买，原是捉弄这两个贼的，沉吟一会，道：“只件东西多也不值。”用手一指：“连那一幅董其昌的马，共与你六百两银子，如何？”李连义听这两句话，把个舌头一伸，望着张寅道：“这件玉马，布政司李老爷已还过他六百两了，尚且未卖；况又添了这幅纸马，还是一样价钱，却也未必做得来。古来添钱买爱物。东西既好，何不添上些买了？开帐与贵本家，也是一样。”张寅道：“岂不闻‘代人办事，最难讨好’？不过五百、六百金之数买去，还可以对他；若是要多，只好再看。”言毕，转身便走。李连义赶近前来，道：“依弟说，走三家不如买一家。就是别处去，也是一样。”张寅那里听他的，往外便走。书童见主人出来，也就跟着主人同行。再言黄、李二人见张寅已去，没奈何，也就跟出来走。

一连又走了几家。张寅见书童年小，恐他肚中饥饿，吩咐如此如此，命他回去。只言黄、李二人跟到齐门，此刻日已将中，欲要上馆用饭，腰内并无钱钞，饿得眼睛里金苍蝇乱迸。只得将裤带收紧些又走。这两个贼见张寅并不肯出价，到底还不死心，又领到一家店内坐下。刚刚正命人搬取玩器观看，忽然有骑飞马前来，马上坐着一个公差打扮，见黄、李二人在此，离鞍下马，口

<此处缺一字，疑为“走”字>进店来。不知何[事]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莫六头侯府谤友 黄子方酒债无偿

词曰：

远望高山一庙，不知是何神道；近看原来是个土地祠，千年万载无人到。东廊又败，西廊又倒；判官无头，小鬼无脑；娘娘背后长筒蒿，香炉里面长青草。有个乡里老儿来还愿，捧上个猪头还嫌小。判官伸手望外推。娘娘但愿天天有得也罢了。

这首闲词按下。

且说那人到得店门首，下马离鞍，拴扣丝缰，望着张寅道：“家老爷多多致意相公。昨日托买古董、缎匹，敝上人说不必代买，待到都中再去备办。早问敝上人同吕相公去游玄墓、灵岩，此刻已回船。要将吕相公带在京中，去老爷衙门里做幕宾。少刻就要开船，故此命小人赶相公回去，有要紧话说。恐相公步行有一会，因此备马前来请相公；相公就将小人此马骑了，快些回去，不可迟误。”张寅只得望着黄、李二人道：“非是小弟得罪二兄，无奈舍本家急

欲开船，吕昆又要同去，自然有话回言。得罪二兄，改日登门便了。”那人将丝缰解下，张寅别过黄、李二人，踏蹬上马，家人随后。直走到闾门五花街吕府而来。

你道这请张相公的是那个？就是张相公先命书童回去，吩咐书童命家人扮作[差]官，教他如此如此，我在某处，都是做成圈套，前来假报军情。此刻到了吕府门首，离鞍下马，打外面进来。

吕相公正在内室与太夫人谈心，张寅一会入内，见了老太太道：“小侄张寅拜揖！”鲍氏夫人见张寅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，忙开口问道：“贤侄如何只般光景？”张寅道：“小侄方才在齐门骑马来的，被那马掂掂播播，走快了些，所以如此。”吕相公道：“兄请坐下，小弟有话相谈。”张寅坐下，家人送了一巡茶。此刻天色渐晚，鲍夫人吩咐备晚饭不言。

再讲吕相公望张寅道：“兄可知黄子方与李连义早间曾来请我？蒙兄所教之言，门上的人已（一）回他去了。”张寅听得，微微笑道：“可知愚兄有先见之明。这两个贼自在贤弟这里一去，随即赶到南廡。不意路中相遇，是我心生一计，假作要买玩器、缎匹为由，只两个贼要想于中剥（驳）削，不料他二人信以为真，跟着愚兄。是我先到胥门，后至齐门，也曾走了几家。他认愚兄当真要买什么妆花、玩器，也无非是句戏话。他二人出得门甚早，并没有用饮食。我将书童打发回去，命家下人扮作差官模样，骑了马，赶至古玩店门首。说古董、妆花在京中去备办；又说贤弟要与张刑部一同进京，即刻开船，有要话商量。故尔愚兄方才脱身。只饿得他们二人眼花撩乱，苦口难言。贤弟，愚兄此计做得如何？”吕相公深深一躬，道：“多蒙长兄一片婆心，小弟无不感仰。”鲍夫人道：“只也是贤侄为你兄弟一片美意，我儿日后不可与他们来往，拂了你兄长的婆心。”张寅道：“此等小人，却要十分远他。只是小侄结仇与他，未免背后暗恨。贤弟也少在外面行走，自然无妨。一切小心为上。”鲍氏夫人道：“我的儿，你兄长这些言语须要紧记！”吩咐摆下了晚饭，留张相公饮酒不题。

再言黄子方与李连义此刻见张寅匆匆而去，黄子方道：“这才是：一着不到处，满盘都是空。昨晚要将吕昆留在侯府，今日侯大爷却也不致如此。”李连义道：“天色已晚，我们还不回去，等待何时？”二人暗暗的心中痛恨。正所谓：

寒天吃冷水，点点在心头。

只得别了店家。二人奔闾门而来，一头走，一头恨。黄子方望李连义道：“我此刻肚子里好像虾蟆乱叫一样。”连义道：“黄兄，再不要说起！我眼睛里好像金苍蝇在此乱飞。”李连义裤带子都吊下来了。黄子方道：“李兄

，我有句话同你商量。此刻腰里若是要钱，一个却也没有，只有身上这件青绸外盖，我想脱下来拿去当几钱银子，且在那个馆里吃他一顿饭，有话再讲。”李连义道：“这个如何使得！当了衣服，如何回去见人？”黄子方道：“独不闻‘杀人可恕，饥饿难当’？如今头疼且顾头。”李连义道：“黄兄不必如此。你我目下虽然革了功名，到底还有些脸面。人道：门风虽破，骨格犹存。在那当铺门首脱衣服，被人看见，岂不笑话？如今且去用顿酒饭，我自有道理。”

黄子方只得跟他转湾抹角，到了一座酒馆里面坐下。走堂的来问道：“二位相公还是用酒？还是用饭？”黄子方道：“我们先吃饭，后用酒。”走堂的取过水牌道：“二位相公用什么菜？请点。”黄子方推李连义，李连义推黄子方，二人谦逊了一会，点了双碗醋溜东坡肉、文思豆腐，其余都是些小吃。一会都摆将上来。二人用过了饭，随即取上暖酒，自筛自饮。黄子方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今日找不着吕昆，只怕侯家的大门有些难进。我看张寅这番行事，想必都是做成的圈套，为那吕昆断绝我们的往来。好生可恨！”李连义道：“黄兄，此言不差。昨日我们在园中曾约过他，今日务必前来。定是回去会见张寅，道及园中之事，自然张寅说侯家不是一班好人，所以这等做法。我们与他将来狭路相逢，此仇必报。但是侯大爷府中怎生回去相见？”黄子方道：“事已如此，又道：丑媳妇免不得见公婆面。纵然被他打骂，也是要去的。”二人共商量计较不题。

拨转文词，再言侯韬在家下等至午饭时候，并不见黄子方、李连义到来，命人先往黄子方家里探信。原来黄子方一向却有家眷。只因上年妻子亡过，并没有续弦，故尔家下并无亲族、用人。早间侯府里饮食，晚间回来安歇。此刻门已锁上，并无一人。就是李连义也是借在朋友人家居住。有人前去问信，那家回道：“李相公清早出去，尚未归来。”家人回来回道：“二位相公不知何往。”侯韬大怒道：“受人之托，必当终人之事。他二人用我许多银子，没有一事能办。这等可恶！怪不得一领头巾也保不住。”莫六头在旁边听了这一句话，暗暗想道：“每每做事，总是他二人向前出头。趁此大爷心中不乐，何不借此说上几句？等大爷打发他走路，永远不许上门，日后有事，自然大爷托我去办，到是一场好买卖。请教一碗饭还是一个人吃的好？还是两个人吃的好？”想定主意，忙向侯韬道：“此时日已将午，还不见他二人回来。晚生想他二人不是好人，将来有了吕昆，未必还来趋奉大爷。此想必弃楚投汉，定然将大爷不好处一〔一〕说与吕昆得知，岂不是卖国求荣？大爷何不趁此拒绝，不许上门？”六头这几句话不要紧，侯韬回过味来，望着六头道：“此言说得有理！他昨日见吕昆送那人的银子，不过一面之交，如此慷慨，定说姓吕的

是个大老官，那里将来还有我在眼内！”忙吩咐家里人道：“黄、李二人若是同姓吕的来便罢，若是没有姓吕的，他二人不许他进门，我自有道理。”正所谓：

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。

不言侯韬动怒。再讲黄、李二人在酒馆中用酒，吃到下午，李连义向黄子方道：“你在此等我一等，我到个朋友家，借他几钱银子来会帐便了。”言毕，下了酒楼就走。一连借了几家，不是不在家，就是不凑手。李连义急得拍腿道：“黄子方在那酒馆里怎么出门？”正在疑难之际，忽然遇见侯府家人道：“李相公为何在此？大爷命你请那姓吕的在那里？”李连义望着侯府家人，道及请吕昆的原由，说了一遍。那人道：“原来如此！适才太爷吩咐：没有姓吕的，不许上门。只便怎么？此刻你相公往那里去？”李连义道：“打点去借几钱银子，来会饭钱。无奈走了几处，总是没有。”那人说道：“我们住在阊门，路远。与这里的人不熟；又没有带得银包，只便怎处？”李连义道：“你请去公干，我自有道理。”言毕，那人回去，自回阊门，将见李连义的话细说与侯韬。

再言李连义听了这番话，不能去见侯韬，又没有钱去会帐，将黄子方留在酒馆中做了个活当包。未知黄子方怎么出得酒馆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两箴骗断绝宦府 吕公子再会卿云<原作“青乡”，今从目录改>

词曰：

为有青山日倚楼，白云红树两悠悠。人生不乐也徒然，野草闲花且去留。百年三万六千日，莫负光阴白了头；举头吴越佳人辈，瞥眼红颜尽变态。居世尽皆慌里老，何人肯向少年回？天荒地老又谁是？满眼蓬蒿共一坏。

这一首闲词按下。

话言黄子方坐在馆中等李连义，等了好一会，天色渐渐黑暗，并不见李连义到来，心下甚是着急，道：时运不好，凡事打岔。再见馆中又掌上了灯，吃酒的人走的走，散的散，心下甚不过意。此刻当铺门又关了，只得依旧将身上这件青绸衫脱下，当在馆中。算清了账，次日来赎。离了馆中，赶至家中安歇。

次日清早，往李连义这里来，顶面遇着，不由分说，抓住就打。李连义明知自己不是，慌慌赔罪道：“是我不是。昨日一连借了几家，皆因那些朋友不凑手，思欲回家作法。不想途中遇见侯大爷的管家，如此如此说法，唬得我不敢去见侯大爷。本待要到馆里来送个信与你，只为借不出钱来会账，故尔回来了。”黄子方听罢，忙开口道：“原来如此！你为何将我丢下做个活当包？要不是脱下衣服押在那里，怎么出门？”李连义道：“兄不必忧虑，我自有道理

。”当下李连义又借了银子，同黄子方到齐门酒馆里，赎了衣服。二人心中暗恨道：只才是：

万事不由人计较，一生俱是命安排。

黄、李二人因此不能上侯府的门，与张寅、吕昆结下了冤仇不言。

再讲柳姑娘自南凹园会见吕昆之后，不觉光阴易过，日月如梭。每每在楼中想那吕昆，终日残妆怕整，懒挠乌云，抓起头来，不茶不饭，整日在院中思想。那院内有几个女子，那里比得上只柳氏？妈儿爱他，犹如珍宝，见他恹恹瘦损，不知何故。也曾代他请医调治，只是不灵，妈儿万分着急。

一日，柳氏睡至午后起身，对着镜子一照，不觉忽然一阵心酸，登时吊下几点眼泪，叹了一口气，口里叫着吕相公的名字，道：“吕昆、吕昆，你何失信至（致）此！那日一别，音信全无。奴家痴情缱恋，害得我病恹恹，只指望将身付托，谁知郎君薄情如此！要看你那副容貌，实系风流儒雅；况且语言敦厚，出口成章，并不像那负心之辈。真可谓：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”

叹了一口气，取了一幅花笺，摆在桌上。磨起松烟，提起兔毫，作诗一首，以叹此生命薄之苦：

雕栏凭倚怨苍天：玉貌如何不保全？

既是命如云影薄，不应色比月华鲜。

闷思旧事真堪恨，细读新诗更可怜。

谁道男儿多好色？岂知风雨锁婵娟！

吟毕诗，将稿细细赏于诗情，自恨心高似天，怎奈命薄如纸。忽然又叹道：“天呀！我这柳氏福薄至此！有何罪孽，获罪于天，使我落在火坑，终身无托？”

柳氏正在那里叹息，忽有妈儿上楼道：“我儿，外面有五花街来的一位什么吕相公，你可会与不会？”柳氏只听得“吕相公”三字，洗去愁容，慌开笑口，连连整衣，下楼迎接。正是：

正思可爱风流客，蓦地相逢意欲狂。

二人接见，喜不自胜。吕相公道：“自南凹桃园一别至今，昼夜渴想。奈何舍间俗事不能分身。今日特来拜望，不知尊容如何憔悴至此？却是为何？”柳氏道：“此地非谈话之所。相公何不请在后边楼上坐？”吕昆道：“假使侯府有人来，便怎么处？”柳氏道：“相公休得惊讶，妾身自有计较。”忙吩咐楼下人：“如有侯府一切人等，不可使他上楼。”众人领命不题。

只言柳氏在后楼饮酒谈心，彼此高兴。正是：

知己客来茶不厌，合心人至话偏长。

二人正饮至情浓欢畅，意气相投，忽然侯家的蔑骗莫六头到此。亦未知吉凶若何？再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使讹诈<原作“索诈”，从目录改>硬行借贷 因怀恨暗起奸心

词曰：

万事皆由天定，人生自有安排。善恶到底有兴衰，参透还须等待。草木虽枯有本，将春自有时来。一朝运至上瑶台，也得清闲自在。守分安常最乐，行奸使诈招灾。为我愚拙又痴呆，却到无荣无害。

按下闲词，言归正传。

且说莫六头因今日侯家无事，瞒着侯韬到凤乐院中走走，正打外面进来。妈儿道：“莫相公，连日不见，是那边风吹来？外面请坐。”六头暗暗想道：“平日我到这里来，前后听走，并不阻拦；今日叫我在外面坐，必然这楼上有人，怕有我在只里听见。”忙向妈儿道：“闻得你令爱柳姑娘有贵恙，因此前来看他。”言毕，即推开屏门，举步登楼。妈儿心下着慌，又不敢明说，只得暗中打个照会，高高喊了一声道：“我儿，莫相公上楼来了！”这一句话，乃是叫吕昆避他一避。不意六头已上楼来，却也避他不及。

六头这贼闻见酒味，连连进了房门。见桌上摆了杯盘碗碟，同着吕昆饮酒，心下不悦。暗暗的道：“这狗头好大胆！难道不知柳姑娘是侯大爷的人？擅敢两下私自来往！我想趁此机会，同他们借几两银子。他若依我便罢；如若不然，只怕眼前：

虽然善财难易舍，只恐好事不坚牢（劳）。柳氏与吕昆见他怒容满面，连忙邀他入座；又命添了副杯箸，请他用酒。柳氏与吕昆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好暗暗恨在心下。正所谓：

满堂僧不厌，一个俗人多。

六头一连饮了几杯，先将柳氏做一个引头，忙开口道：“柳姑娘可知：我连日被人逼得要寻死？上年借了那人二百两银子，乃是九折加一利息，一个月一转，算到日下，共该他本利五百余金。无计可施，只得要姑娘借些衣服、手饰与我，当得多少算多少；余不足数，请吕美兄看破些，代我添补添补。难得你两下相好，请帮助帮助我。莫六头也是极好说话之人，将来自然加利奉还，决不失信。”吕相公听得他来的言语来得古怪，暗暗心中甚是着急道：“今日此来，原是桩私事；况且蒙张天兄再三苦劝，叫我日后不可同他们往来；再者黄、李二人为我，侯韬已经断了他的往来，今日遇着这贼，必有干戈。古云：甕口易闭，人嘴难缝。将来传到我母亲知道，只便如何是好？况这厮开口，其心不善。”正是：

要知心下藏好歹（友），尽在开言谈笑中。

只厮双眼望着吕昆、柳氏不住的只是翻，二人越发生疑。到是柳氏随机应变，向六头道：“适才相公此言差矣。我纵有些衣服、手饰，不便借；况且总系侯大爷所办之物，桩桩件件都有细账，每月一次下来查点。非我担难不肯，只要你相公担当得下，在侯大爷面前说明系某人借用，那时听取如何？想人生在世，谁不助人暂时缓急？”六头听得这番说，将舌头伸了几伸，暗暗的想道：“好张利嘴！算得个女中丈夫！既是不肯就罢，何必推在别人身上？”忙向吕相公道：“才说的话，你吕兄谅已尽知。既是柳姑娘囊中不便，求你帮衬帮衬。你我将来相与的日子长，不可照柳姑娘的见识。”吕昆想道：“些微三、五十金，可以商议。这厮开口太多，明倚势压人，那个惧他！”连连开言道：“我今日到此，不过偶然；况且没有带得银子，兄只可别处商量。”六头道：“只要兄情愿出手，不在迟早。若是无处撮借，何不先写一纸借约，我代兄借，却也做得来。”柳氏听得这句话，忙向吕昆道：“空头欠券动也动不得。宁可做不来，也是一恼；不可留个祸根，到后来淘气。”六头怒目而视道：“你既不肯，还要于中打坝！”柳氏道：“并非我在内作梗。要人家先写券帖，岂非挟诈乎？”六头道：“可与不可，何心下这等利害！”眼睁睁心中恨道：有目无珠的小畜生，岂不知我老莫是侯府的细作，在侯大爷跟前也还说得几句话？你在面前这等放肆，只叫你：

龙遭铁网难伸爪，虎落围场怎使威？

望着吕昆怒目圆睁，口里胡言乱语。吕相公道：“这厮如此可恶！便是侯韬势力过人，小生也不惧他！你将这些大话压势谁人？此地乃秦楼楚馆，人俱可到，你岂能拒挡我不来？便不借贷与你，却怎奈何！”当下二人一场口角。柳氏再三劝解，六头这厮假出大恭为由，笑喜喜的道：“我若不架一筹，你们好〔说〕我逃席。”连连架了一筹，转身下楼。

妈儿道：“相公往哪里去？”六头道：“外面去大解。”妈儿道：“里边现成毛厕，何〔不〕在家里大便，到反出去费事？”六头道：“平生最喜的是吃家饭，厕野屎。”

言毕，来到门口，恰恰遇见黄、李二人，意欲躲避，却被他二人一把抓住，道：“你这厮干得好事！在侯大爷面前挑我二人是非，将我们衣食饭碗送掉（吊）。又道：夺人生意，如杀人父母。”不由分说就打。六头道：“二公不须动气，我有一言奉告：此刻吕昆已在院中后楼与柳氏饮酒，你二人来得正好，只要你进去，将吕昆看定了，我到侯大爷府中去送信，将来你二人还是一样与侯大爷相好往来，岂不是好？”黄子方道：“这句话却也不信。想那柳姑娘是侯大爷的人，吕昆却也不敢到此。”六头道：“我怎好撒谎！只要兄二人速速进去看守着他，包管你二人仍然复回。”黄、李二人听他言语真切，望六头道

：“你快往侯府中报信，我二人进去看着吕昆便了。”当下三人分别而去。黄、李二人进院，看着吕昆。不知吕昆怎样脱身，且听〔下〕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吕相公雪洞藏身 侯公子入院搜楼

词曰：

滚滚龙争虎斗，匆匆兔走乌飞。席间花影坐中移，百岁光阴有几？说谈古今治乱，兴王霸业根基。要知成败是和非，总在渔樵话里。

这一首闲词按下。

话言黄、李、莫三人在门外商议，主意已定。六头赶奔阊门侯府送信〔不〕讲。

再表柳姑娘见六头下楼，等了一会，心内暗想：这个贼此去，并非出恭，定是往阊门送信与侯大爷，前来吵闹。自古道：事不关心，关心者乱。再见吕相公神色惶惶，毫无摆布，连连的道：“相公且自宽心，妾身自有道理。”二人出了房来，到得楼厅里面，命人将香几掀开，把上边的条画卷起。原来条画背后有个雪洞，柳氏去取了锁匙，将雪洞塞板上的锁开了，推开塞板，望着吕相公道：“相公请在里面略躲一躲。少停，侯韬不来，再请相公出来。”吕相公无奈，只得走近跟前，取了张板凳，接脚上去，躲在里面。

柳氏依旧将塞板关好，用锁锁上，把板凳取（去）过一边，香几、条画依然摆得好好的，转身到房中。望桌上观看：方才是三人用酒，摆的是三付杯箸。此刻取去一付，只摆两付，准备侯韬前来。正所谓：

莫信直中直，须防仁不仁。

柳氏乃是个停当女子，晓得六头一向不轨（究），所以防他不测。若是天晴不走路，直待雨淋头，那时（是）追悔便迟了。柳姑娘收拾已毕，坐在房中，闷闷无言。要想些话在此，等待侯韬前来应对，这且不题。

再讲黄、李二人得着此信，正是：

欢从额角眉梢出，喜向腮边笑脸生。

打外面进来。妈儿看见，心内不住的乱跳，却也十分害怕，忙忙开口道：“二位相公请坐。”命人倒茶。黄、李二人并不理会，随即举步登接，柳氏一见，暗暗心中道：若不早防，险些儿做〔出〕事来。忙请二人入座，添了杯箸，命人取酒。忙问黄、李二人道：“两位相公只些时可曾到侯大爷府中走走？一向在何处发财？”黄、李二人道：“再不要题起！自从园中别后，大爷即命我次日去请吕昆。不想被张天佩这厮暗中使计，将他藏起。我二人目下离了侯府已久，那里有财可发？只好在些赌场上打浑而已。”柳氏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一向何不到此谈谈？今日前来，有何见谕？”

李连义一面饮酒，一面想着心事，暗暗的道：“适才遇着六头，他说三人

在此饮酒，论理该有三副杯箸在此。为何等我们来，方添一副杯箸？事有古怪。难道这狗头只是说谎不成？”忙忙向柳姑娘道：“有人说你是非，你知道么？”柳氏假意吃惊道：“于心无愧，可与霹雳同居。但不知是何人道我不是？”黄子方道：“我二人打门首经过，遇着六头，他道你将吕昆藏在此间用酒，可有得的么？”柳姑娘道：“若是别人说我，恐怕有之；六头之言，二位相公不必听信。这厮一偏之词，分明是所欲不遂，衔血喷人。何也？他才进门，只因我在楼中有恙，母亲怕他楼上骚扰，请他楼下用茶。这厮务必不依，闯上了楼，口内胡言乱语，令人难受，只得备了一席请他。酒席之间，又问我索借衣服、首饰。你二位相公是明白的，我虽有些东西，那里能借与他？因此需索不遂，故尔暗中使箭。二位相公不须听信。”黄子方听得这些话，暗暗的道：原来如此！这个贼上年将我二人撮弄出门，今番又用此毒计害人，可恨可恨！我与他世不干休！黄、李二人此刻怕的是侯韬到此，况且又用了几杯酒，站起身就要走。柳氏道：“二位相公来得，去不得了。这厮去，必往侯府搬弄是非。少刻侯大爷前来，要二位相公代我做个明府，以知他设计坑人。”黄、李二人也是该应倒运，只得在此等候不题。

再言六头到了闾门，心中暗想道：

此去全凭三寸舌，从今翻出是非来。

来至侯府，见侯韬在此陪客谈心。等了一会，侯韬将客送出门，来至书房。六头随后赶来，望着侯韬笑喜喜的道：“大爷上年命黄子方、李连义请那吕昆，一向并未见面。今日却被晚生无意之中寻着了。”侯韬道：“你在何处遇着他呢？”六头道：“晚生因柳姑娘有恙，便道经过，进去看他一看。才走进里面，妈儿叫晚生楼下坐。那时晚生心下疑惑：往常间并不拦阻，今日想必楼上有人。不听妈儿的话，随即上楼。那晓得是吕昆同着柳姑娘对面饮酒！故此晚生前来送信。才出大门，恰恰遇着黄、李二人，是晚生命他们上楼看守着他。大爷请快些去，不必延挨。走到那里，轻轻抓住，以报上年之气。想那时大爷命人请他，尚且不到。今日瞒着大爷，与柳姑娘往来，岂不是欺了大爷么！”侯韬听得此言，不觉：

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。

忙向六头道：“我大爷此去，不知那厮可在院中？”六头道：“若是走了去，犹恐天色晚了。大爷，现成牲口，何不乘骑而去？”侯韬道：“此言甚是有理！”

即忙吩咐备下牲口，带了二十名家人，同着六头一齐赶至盘门而来。到得凤乐[院]下马，拴扣牲口，众人一齐进来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侯公子入院搜楼 莫六头弄巧反拙

词曰：

天上乌飞兔走，人间古往今来。沉吟屈指数英才。多少是非成败。富贵当年歌舞，凄凉几处荒台。万般回首化尘埃，只有青山不改。

按下闲词，言归正传。

话讲侯韬到了院中，妈儿连忙前来迎接。未及开言，侯韬举手就是一个嘴巴，口中骂道：“你这虔婆干得好事！”众女子与鸨儿唬得魂不附体，不知为着何事。侯韬着人将前后门围了；一声说围门，众人去了一半，余者跟着侯韬上楼，六头也就跟随在后。

柳姑娘与黄子方、李连义正在楼上说话，只听得楼下嘈号，连连要下楼迎接，侯韬与六头已经到了楼上。也等不得柳姑娘开口，举手也是一个嘴巴。你说侯韬这双手，犹如十个胡萝卜一样，只打得他满面通红。柳姑娘只样皮肤，那里当得他只一下！只打得他：

海棠无雨头光坠，芙蓉有泪暗偷垂。

站在旁边，喉咙里暗暗啼哭，却又不肯哭出声来。只见二目通红，泪如雨下。再看看两旁家人，一个个狠如太岁，恶似天神，心下却也害怕，只得说道：<下当有脱文>

黄，李二人近前，深深一躬，道：‘大爷暂息雷霆，少止虎威，容晚生二人一言奉告。晚生二人适才在此路过，偶遇六头，向晚生二人道吕昆在此，叫我们上楼来看守。我二人只说他是句真话；及至我们上楼，并不见吕昆形迹。我们随即到柳姑[娘]房里，只见摆着两副杯箸。若是有吕昆在此，理该有三副杯箸才是，为何等我二人来，再命人取添杯箸？大爷若是不信，请到房中一看，便知明白。’侯韬进得房来，见杯盘狼藉，并不问青红皂白，将桌子一掀，打得干干净净。鸨母、黄子方道：“这都[是]六头多出来的事！那里有什么吕昆在此？大爷且请息怒，老妈、晚生有一言奉告。六头这厮先进院，百搬担难，柳姑娘只得备酒请他。六头这贼倚酒撒泼，向柳姑娘借贷当头，柳姑娘回他：万万不能。六头这厮怀恨在心头，故尔使此坏计，好等大爷与柳姑娘吵闹。依晚生看来，大爷不必听他也罢。”

六头听得这番话说。暗暗的想道：明明白白的交与他们二人看守，为何倒反说出了这样话来？定然是他二人得钱卖放！忙向侯韬道：“大爷，适才（辨）我在门首遇着黄子方、李连义，原托他二人看着些，不要放走了他，我与大爷少刻就到。那知我从此地走到大爷府上，一个回往，就不见了。定然是我不在跟前，他二人商议计较，得了银钱，将吕昆放了去，也未可知。不然，吕昆往那里去了？”侯韬暗想：这话却也不假。要听六头之言，句句是真；依黄、李二人之言，全无影响。又道：“苍蝇不叮无缝鸭蛋”，必定此话有因。又问

黄、李二人道：“你们上楼，到底可曾看见，是没有看见？”黄子方道：“晚生是误入，并不曾看见个什么吕昆在此。昔日蒙爷雅爱，至今耿耿不忘！况且吕昆与我们又是个淡交。请问大爷：晚生们还是为吕昆？还是为大爷？晚生们却也巴不得将那吕昆交与大爷，才见于中无弊。今日却实在没有看见。”

六头站在一边，混身抖抖的颤，心里说道：“不好了，难道今日我见了鬼不成？除非吕昆生了翅膀，飞掉（吊）了。”李连义道：“我说六头的话难信！此是一计害三贤，到把我二人也挂在此地。”又向六头道：“你使得好毒心也！想柳姑娘待你的情却也不薄，还是那件事不周到？务必如此苦苦害他！刻下你将大爷请到此间，看你没有姓吕的怎生处！”六头道：“不过打上一顿，将我送在吴县去，枷号两个月开放，打三十，难道有个杀头的罪么？”柳姑娘听得，暗暗的笑（哭）道：“你要想害人，那里知道，我柳氏预备在此等你！”只才是：

金风未动蝉先觉，暗送无常死不知。

侯韬向六头道：“我好端端往郊外射猎，你将我弄到此间。如今那姓吕的在何处？你好好交出来与我便罢；如若不然，你休想性命！”言罢，举手就打。

六头道：“大爷且请息怒，是晚生该死，不该（多）事。他们二人推得干干净净，我也无言可辨。要是吕昆在此，料他插翅也难飞。依我要搜一搜。若是搜得着便好；倘若搜不着，晚生自然认罪。”柳姑娘听得要搜，心下却也着急，提心吊胆，生怕搜到雪洞跟前，如何是好？侯韬听得六头之言，即命家人伺候。家丁说：“禀大爷：还是先搜楼上？还是先搜楼下？”侯韬道：“各处总要仔细搜寻，将前后门看好。”家人领命，先在楼下前〔前〕后后搜寻。房屋却也甚多，把那些姑娘请在外面，他们到房内，床上床下俱已寻到。有的说只怕躲在锅堂里边，要去看看；有的说定然在毛厕上，也要寻寻。众人无处不搜，无处不寻，并无踪影。有人回了，侯韬一场扫兴。

六头始终不肯认错，又着人在对面房细细找寻，那里有得！忽然一想道：去年在此赏雪，此地有个雪洞，就在这条画背后，也是要搜的。慌向柳氏要钥匙。柳姑娘听得：

魂飞海外三千里，魄绕巫山十二峰。

心惊胆颤，说不出口。心儿里暗暗的道：此番奴命休矣！没奈何，只得进房取了钥匙，交与六头。侯韬命人先将香几抬过一边，把上面条画扯下。六头手取钥匙，走近前来，得意昂昂；量他也没处飞，定在这里面！正要开锁，黄子方问六头道：“你的话也说足了，凡事留些余地。若是雪洞里再没得，便怎么？”六头道：“这事那里依得你！”手拿钥匙，即来开锁。不知吕昆性命如

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风月子误入佳境<原作“风流子误入佳镜”，从目录改> 青楼女无奈逃京

词曰：

红尘白浪两茫茫，忍弱柔和是妙方。到处随缘延岁月，终身安分度时光。休将自己心肠昧，莫把他人过失扬。谨慎应酬宽一着，耐烦作事好商量。

接下闲词。

话表莫六头取了钥匙，开了雪洞，并不见吕昆在内，一场扫兴。柳姑娘先是提心吊胆，此刻见雪洞里面无人，又惊又喜。惊的是，跌将下去，性命难保；喜的是，未曾搜得出来。暗暗的心中想道：一场美事，被这个贼生生的打脱了。正所谓：

月明却被云遮掩，花正开时遇雨倾。

不讲柳氏担心。

再言侯韬见搜不出人来，心下大怒，举手将六头一掌打下楼梯。此刻楼下刚刚有侯府老家人侯安上楼。你道他为着何来？只因侯韬为人不正，终年在家俱是做的不端之事，有人传说到他父亲侯总兵任所，故尔侯总兵写了书信，差人前来责备夫人教子不严。仇氏夫人看见家书，心下着气，所以命侯安到院中，令侯韬回去观看家书。刚打底下〔上〕楼，不想六头被侯韬一掌打下去，将侯安一并跌在楼下。众人一起（暨）嘈号道：“侯老爹跌下来了！”众人一齐下楼。侯韬看见是老家人侯安跌倒在地，头开脑裂，鲜血淋淋，登时一命丧去。侯韬大怒，将六头交与院中的人看守，先命人买了棺木收尸入殓，抬去掩埋。黄、李二人见事不好，悄悄先已溜去。

再说侯韬气冲冲带着家人回府，不敢将此事告诉夫人，暗中瞒将下来，少不得久后总要知道。且言仇氏夫人见了侯韬，道：“你这畜生！作事不端，带累我为娘的受气！你父亲任所差人进书前来，责备为娘的不是。难道是我叫你胡作胡为不成！又道说，强妻逆子，无法可制。”命人将书子取与侯韬看。此刻侯韬那有心肠看信！只因院中跌死侯安，不知日后怎生发落；又要打算暗中将六头送官，又恐夫人知觉，闷闷不乐。只且不题。再言院中，六头着人看守。妈儿道：“这才是：害人不入己，不如不害人。想必明日定送你到官抵命。”六头道：“大爷将我送官，连你却也难得干净。我只用在官府跟前一嘴，管教你这碗饭吃不成。”妈儿听了，吃了一惊，连连的道：“依你便怎么处？”六头道：“趁此刻侯府的人不在这里，你把些细软〔衣〕衫打上包袱，我去顾下一号小舡，逃往京都。那时再开下一所行（街）院，结交几个大老，还怕他怎的？”妈儿道：“我们是些没脚蟹，怎么能去？况且这些女子一时没有

下落，只便如何是好？”六头道：“只要如此如此，包管无事。”

妈儿将众女子命到跟前，道：“我今日遭此不幸，你们各自逃生去罢。”众女子谢过了妈儿，各人收拾行李衣服，总打了包袱，轿子各人叫下。也有回娘家去的，也有回亲眷家去的，亦有跟着鶯儿走的。这干女子总是买在院中做这个（行）当的，此刻还那里能够追他们的身价？总打发他们去了。只留下贴身服伺两个。

六头悄悄到城外顾了一号马溜子船，先将定钱付他，命他放在小马头等候。又叫了两顶小轿，却是城外的轿夫，付与他轿钱，等黄昏时候到院中来迎接不题。

再言妈儿上楼，望着柳姑娘道：“我儿，还不趁早收拾？此刻船已雇在马头上面，等待黄昏，我们与莫相公一齐动身。”柳姑娘道：“往那里去？”“我儿有所不知，方才我把楼下那干姊妹都已打发去了，只留下你一人，同六头一直逃往京中，再作道理。”可怜柳姑娘听得这番言语，清滴滴眼泪流下来，道：“吕相公呀，实望你：

欲订百年同永日，谁知顷刻两分张。

含泪倚楼频怅恨，默语低头盼吕郎。

好好的一桩美事，被这个贼平地风波，害得我们两下分离四散。想吕相公此刻凶多吉少，定然性命难保。妈儿这时又叫我随他进京，又有六头这厮同去，这便如何是好？若是不去，又恐官司拖累，出乖露丑；若是同去，又恐途中有变。再者吕相公不知下落。”左思右想，进退两难，连连叫道：“吕相公呀吕相公！这等看来，到是妾身坑陷了你！我与你名虽夫妇，实非夫妇。月老空题你我名，棒打鸳鸯两地分。从今拆散同心结，未知何日再相亲。”站在雪[洞]跟前，泪眼盈盈。欲要喊叫几声，又恐六头知道。望了一会，心中暗想：不知跌在虚处，跌在实处？又不知可得脱身？不得脱身？又无一个男子到洞外探个信儿。正在猜疑之际，又被妈儿催逼甚急，只得硬着心肠，转身到房中，将细软衣衫、头面首饰打上了包裹，令人携至楼下，姑娘随后也就下楼。

一会工夫，只见红日西沉，天色渐晚。先将大门里面上了大闩，意欲准备晚饭。忽听后门响亮，六头心下惊慌，只说是侯府中人到了，连连开门，原来是城外来的两顶小轿。分付打在里边，掩上了门，将包裹放在轿儿底下。六头等柳姑娘与妈儿上了轿，开了后门出来，将门锁上。院中还有许多东西，带不去的桌椅条台，自然次日侯韬差人前来捉拿六头，见这院中前后紧闭，回去报知侯韬；侯韬亲来打开院门，见人已逃走，定然查点家伙，命人发回，将门封锁，不必细言。

只讲六头跟着轿子出城，并不敢掌灯火，悄悄的上了船，连夜开船，逃往

京中，下回自有交代。

再言吕昆藏在雪洞里边，听得侯韬到此搜捡，唬得往下一滚，跌将下去，刚刚跌在隔壁人家天沟里边。你道这隔壁人家是谁？乃是兵部侍郎安府住宅。吕昆从天沟里站起身一看，只见高粱屋舍，心下惊慌。回头望着雪洞喊了几声，并不见有人答应，仰天长叹了几声，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想我母亲家下，见我此刻不回，自然着人四处寻找，谁知落此地！”想到其间，泪如涌泉。前后左右一望，并无去路。不知吕昆怎生逃走，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吕昆逾墙遇佳人 临妆唤猫逢秀士

词曰：

从来硬弩弦先断，每见刚刀刃易伤。惹祸尽因闲口舌，招灾多为热心肠。是非不必争你我，好语何须论短长。吃些亏，应无害，让他一步有何妨？

这一首闲词按下。

话言吕相公在天沟里边，等待天色已晚，方才站起身来，望着雪洞里喊了几声，并无人答应。此刻玉兔东升，金乌西坠，心下十分着急。只见前后左右都是一带高耸墙垣，并无去路。心下暗想：“此处不知是谁家的住宅？只等到黄昏时候，倘被人家拿住，当贼而论，那时送到官府衙门，不分皂白，革去头巾，也还是小；只怕这个名色难当。”连连爬到屋脊上边坐将下来一看：只见昏昏残月，几点疏星，对面隐隐的一带楼房，却也看得不明不白。

停了一会，风清月朗，玉宇无尘。只见这人家楼房，却是明三暗五，里面点着灯，纸糊窗格，却闭在此，并不听见有人说话。只得过了屋脊（脊），探至檐口跟前，坐下一看：上空下陡（斗），并无出路；左首墙垣连着花园，右边是一座月台相接。吕相公没奈何，探近月台，意欲要跨将过去。无〔奈〕旁厢又有半截（戳）花墙挡住。原来这人家月台上面，摆了四个磁绣墩。靠着大楼旁边，又是一带厢房，却也点得有灯，有里面的格扇拦住。此刻吕相公并不知是什么人家的住宅，只得爬近花墙跟前，站起一望，却不叫十分甚高。心下暗想道：明知不是路，事急且相随。连连撩着墙头，将脚跨在墙洞里边，好比做：

西厢月下传书信，勾引张郎跳粉墙。

轻轻的爬上墙头，先将右脚站在绣墩上面，转身爬过墙来，心下欢喜道：且喜被我爬墙来了！不知可能下这楼去？

说话之间，忽闻得异香扑鼻，兰麝氤氲，一派琴声响亮。吕相公坐在此间，侧耳细听，并不甚远。原来这人家有一位千金小姐，生得温柔美貌，体态端庄，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；描龙绣凤、书画琴棋，无一不晓。只是美中不足，目下年已及笄，未曾出阁。常言道：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只因未

曾得一个才貌双全的郎君，未免伤怀感叹。迹日用过晚膳，辞了太天，上楼命丫环高烧红烛，沉香频添，将琴摆在跟前，抚操一曲，无非弹的是自己心事。本来指法活动，抚得又好，真真令人可爱。吕相公只听得清音宛转，哀怨可人，已越听越佳，愈抚愈妙。吕昆暗道：听得他高山流水，声韵悠扬，可称得个名手；但不知这人家姓甚名谁，如何有这等高雅的女眷？只是可恨这一带窗门关闭，不见他一面。正是：

空教清音帘下转，谁想窗外有知人。

不一会，只听得琴声歇了，一条清脆（翠）喉音低低叫道：“临妆，你可晓得那金狮挑在何处？快些代我唤他上楼来。”你道这金狮挑是什么东西？原来是个猫儿名字。只因小姐适间操琴，忽然有个耗子在小书架上咬书，故尔吩咐临妆唤他上楼来捕鼠。临妆乃是小姐跟前一位书记丫环，听得小姐吩咐，取着一碗灯儿，从小姐房里出来。

吕相公见有人来了，躲在窗前脚下。临妆到了楼厅，放下灯儿碗箸，将格扇推开，并不知窗脚下躲了个人。吕昆只见他秋波滴沥，绿发轻挑，年纪只在十七、八岁；本来又是春和天气，身上穿了一件秋葵色黄袄，外面套一件玉色绫背心，却委实打扮得干净；生来天姿，并不涂一些脂粉。吕昆躲在此间，看得明白，心下想道：“适才里面呼唤临妆，想必就是此位姐姐。看他这副品貌，不知底下踢士如何？若是一双大脚，成为半截观音，那时便好也不值钱了。”

不讲吕昆偷看，再言临妆望着对面屋上，目不转睛，并不知金狮挑往那里去了。取着牙筷，将碗当唧唧一敲，口中唤着猫儿。吕昆听他声音可爱，从底下站将起来。临妆本来胆小，况且并未防备，被他一唬，将碗打得粉碎，连身跌在楼上，忙忙站起身来。此刻吕相公躲避不及。临妆只见月台上一人，片玉方巾，身穿直摆，好像一个秀才模样，连连问道：“你还是个人？还是个鬼？”吕昆道：“姐姐休得害怕！小生有影有形，并不是鬼。”慌整衣冠，走近前说道：“姐姐在上，小生拜揖。”临妆在月台之上，细细一看：有影有形，并非鬼；再见他出言婉转，文质彬彬，适才被他一唬，本有许多话要骂他，却被吕昆这一恭，临妆遍身都软了半边下去，乃忙忙问道：“你这相公姓甚名谁？因何到此？快些说来！”吕昆道：“姐姐，小生乃是本都人，是姓吕名昆，表字美篇。适在隔壁凤乐院中避难到此。望姐姐开一点恻隐之心，放我出去。不知姐姐意下如何？”临妆听得是吕昆二字，忙忙问道：“可是阊门五花街礼部尚书静书老爷的公子么？”

你道临妆为何晓得？只因当初看过他进学文章，再者又有风月才子之名。自古道：名重好题诗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说什么：

吟风弄月张君瑞，折柳攀花沈玉春。

再见他这等品貌，真正是才如子建，貌若潘安，心下十分爱惜。忙向吕相公道：“你可知我们这里姓甚名谁？”吕昆道：“小生不知。”临妆道：“你相公好大胆！我家老爷姓安名国治，现任兵部左侍郎；此地就是我家瑞云小姐的卧室。还不快快回去！”吕昆听得这番言语，只唬得：

魂飞楚岫三千里，魄绕巫山十二峰。

临妆道：“我家老爷冰心铁面，赤胆丹心，处家治国，那个不知？况且此地乃我千金小姐的住楼，闺阁重地，快些出去，迟恐未便。”吕昆连连打恭道：“望姐姐开门，快放我出去，感恩不浅。”临妆道：“相公有所不知，我家太夫人最是小心的，未晚先将门户到处下锁。况且房子甚多，此刻也有更余时分，钥匙收在太夫人跟前。相公既会飞墙走壁，何不早早回去？”吕昆心下着急，道：“小生此来，好似乍入芦苇，不知深浅。若教我屋上回去，由如登天之难，岂不要活活的跌死了！”临妆见他哀怜，并非有意留他。无奈钥匙实实不敢去领，恐防老夫人多疑。

他二人在此答话，小姐上房并不曾知道。只听碗声打碎响亮之声，连连呼唤。临妆无奈，只得关了窗儿，取着灯儿，回小姐那边上房里去了。

再言吕相公见他关门而去，无计可施。只见厢房里面点得有灯，近前一看：转过湾，旁厢有扇小门在此，半开半掩，吕相公推门而进。原来此处就是临妆的卧房，上面一张小小的八铺凉床，罗帏绣褥；房首摆着两张书案，四张厨柜；对面挂的挑山画，摆设香几、梳桌、文具；两旁贴的是名人书画，翰墨淋漓。说什么：

金屋阿娇藏美地，瑶台月窟住婵娟。

未知吕昆如何出楼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美书生暗进兰房 俏佳人<原为“梅香”，从目录改>私行方便
词曰：

自古为人要见机，见机终后得便宜。人非知己休全托，事若亏心切莫为。得胜胜时饶一着，用乖乖里放些痴。聪明反被（致）聪明误，又道卢医不自医。

话表吕昆先在临妆房内坐了一会，闻得氤氲扑鼻，兰麝飘香，阵阵从上飘来。吕相公近前观看：有个楠木锡胎香盒，放在床上，只见一个枕头薰得香喷喷的，和些雀粉、头油气。

此刻，临妆在小姐房中伺候小姐安歇，并不知自己房中有人。遂往楼梯口跟前，将水亮取至上房，与小姐净面、洗手，去了残妆。小姐解宽衣带，上床就寝。临妆将小姐的幔帐放下。正是：

红颜自快冰纱帐，银缸朗照玉芙蓉。

心中暗想道：我家小姐如此姿容，雅淡体态，虽不能算个文章魁首，亦可谓个士女班头；将来也不知便宜了那个有福才子！想我家老爷年年由那京都里的秀才择婿，杳杳无期，那知道才子到底还出苏州。若是早些回来，将小姐匹配月台上那人，这才是郎才女貌。锦绣鸳鸯。我临妆陪小姐过去，早晚伺候，也得沾他雨露。但不知我这薄福女子，可有如此造化？只怕是：

蓝桥隔断人难渡，空教相思两地牵。

想了一会，忙将铜盆放在楼板上。把灯台放在盆内，又添上油与灯草。但凡（烦）千金小姐房中，量必总要点个夜灯。

临妆收拾已毕，望着小姐床跟前禀道：“婢子去了。”左手取着烛台，右手提着水亮，转身出来，将房门顶上了闩。

你道这是何故？却不是为吕昆在此，有心闩了小姐的房门，与他两下相约。只因临妆在厢房安歇，每天总要先伺候小姐睡了，方才回自己房内，每日总是如此。难道小姐楼中只有临妆一人不成？却有个原故：一则喜的是他，二来爱他洁净。一切楼下闲人，不许他们无事上楼。就是三尺小童，非呼唤，并不敢到，却也算得个闺间严谨。正是：

香闺门掩牢栓锁，帘幕低垂院宇深。

等闲窗下无人到，寂寂兰房自守贞。

就是临妆，却也并无外念，每日随着小姐看书习字，刺凤描龙，所以小姐并不疑惑。

此刻临妆取了烛台、水亮，回到了自己房门首。先将门帘揭起，推门进来，放下烛台、水亮。抬头只见有一人坐在厨柜旁边联凳上面，吃了一惊，转身往房外一跑。心下想道：好生奇怪！难道我的房中躲了个人不成？站在外面，不敢喊叫，犹恐惊了小姐；心下有些害怕，战战兢兢，却又不肯进去。只得把门帘轻轻揭起半边，仔细往里一看：原来就是他。却也好生无礼！为何躲在我的房内？我的房门紧闭，打从那里进来？仔细思想，道：“不好了，是我的不是，月台上厢楼腰门未曾闭上，想必是那边进来的。”心下欲待要喊叫，又怕小姐那边听见；欲待不言，又无此理。只落得：

满胸思想全无策，此刻才教进退难。

吕相公见他进来晃了一晃，复反转身出去，想他必定自要进来，坐在房中并不动身。临妆在外面站了一会，只听得火巷里打更，心下暗想道：只个呆子，也好没趣！人家住房有什么好坐？待我说几句利害言语，打发他出去。主意想定，进得房来，正言令色道：“我知你是读[书]君子，原来却是个无礼小人！既读诗书，该知大道。独不闻男女授受不亲？夤夜闯入人家内室，该当何

罪？你道我们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上房乃小姐的卧房，此处乃奴家寝室，还不快走出去！倘若被夫人、小姐知道，那时休要见怪！”吕相公道：“小生并非斗胆，只因旁厢腰门未闭，无意进来，多有唐突。还望姐姐行些方便，放我出去，免得姐姐名节攸关。”临妆道：“先已说过，钥匙在太夫人楼下，此刻不便去领。你何不就在外面月台上暂坐一宵？等候天明，指点你悄悄的出去。你为何坐在此间？”相公道：“月台外面乃是露天之下。自古道：一夜抵千年。叫我怎能坐一夜？”临妆见他如此，心内又怜又怕，命他在楼厅板上坐一夜，又恐惊动小姐的住房不便，只得请他在联凳上和衣而睡。吕相公无奈何，只得坐在此间。临妆意欲取水洗脚，有吕昆在此，不好意思，只净了手、脸，除下钗环，掩上房门。此刻是：

含羞归绣幙，带笑灭银灯。

吕昆见他要吹灯，连连哀求道：“姐姐何薄情至此？你将灯儿吹灭，教我独自一人，岂不骇怕？何不做个人情，留这盏灯儿与我作伴，意下如何？”临妆道：“非奴无情，由恐火烛。”吕相公道：“不妨，自有小生照应。”临妆只得点着油灯，吹灭蜡烛。先将帐子放下，上床脱衣宽带，换了睡鞋，把一双大红满帮花鞋轻轻放在脚搭上面，提心吊胆而睡。你道他为何不在床下宽衣？只因有外人在此，不好意思。

此刻他二人一个在床上安眠，一个在联凳上打盹。好比做：

织女专在银河等，牛郎不近鹊桥边。

到底吕昆有些体统，不敢乱为。停了一会，实坐不住了，只得将身睡下去，口中唧唧啾啾，恨声不止道：小生自生以来，何曾连衣睡过一夜？今晚虽蒙这位姐姐美意，也只得将就而已。站起身，将灯添了一添，依然坐下。只见寂寂长夜，口吟几句道：

良夜无高枕，孤凄独对灯。

更残深漏滴，合眼又销魂。

只听得打了三鼓，权眠不眠，似睡非睡，对着这半窗残月，一盏孤灯，想起院中柳卿云的话，心下甚觉惨然。只才是：好事多磨，浮云易散。

临妆此刻在床上，翻来复去，却也没有睡着。虽然隔了帐子，却看得清白。见他睡卧不宁，数长道短，心下暗想道：自然联凳不好翻身。遂叫：“相公，你在塔板上睡睡（浓浓）罢。”吕相公因而走到床边下坐定，取起他的大红满帮花鞋仔细一看，实在做得干净。临妆道：“鞋子有何趣味？还不早些安歇，如此取厌！”吕相公道：“虽蒙姐姐美意，命我在这塔板上边。然垫盖俱无，如何睡法？”临妆道：“你好不知时务！莫不然我将这床相让你罢！”这才是：

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世界犹如狼捕蝉。

临妆却是无心之言，不过是打趣他的话。吕昆此刻以假作真，将计就计，站起身来，将帐幔分开，欲要上床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吕公子奇逢佳偶 临妆女匣内藏人

词曰：

人生处世细思量，切莫粗心自主张。鱼为思饵钩上死，鸟因贪食网中亡。颜回陋巷声名远，饿死夷齐姓字香。安贫乐道无苟且，男儿须要重纲常。

按下闲言。

话表吕相公走近床前，临妆不敢喊叫，只得把被将头朦在里边，道：“相公还不安睡，是何道理？”吕昆连慌伸手，在被窝里去摸了一摸，看临妆如何。谁知临妆虽然是个处女，人到了十七八岁，也知道有此风流之事，故将身子囤在一堆，口中并不出言。相公忙解衣衫，身归绣幔。此时临妆春心已动，只是有些害怕，伸伸缩缩，掩掩遮遮。

一个是娇花未曾经风雨，一个是游蜂初赏牡丹心。

临妆双锁蛾眉，半推半就，一会间颠鸾倒凤，云雨已毕。不觉漏下四鼓，二人共枕谈心。吕昆道：“小生今日与姐姐侥幸如此，不知那世缘分？”临妆说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却是三生有幸，后来不可忘奴今日之情。想我今晚既然失节于你，焉肯将来再嫁他人？倘明日相公出去，见着那些朋友，切不可将这一层话说将出来，关乎小姐与奴的声名节操。自古道：

撕破纸窗容易补，损人名节再难全。

只要你相公回府谨言，不弃奴家是下贱之辈，就中相请媒人，前来说合，聘定我家小姐；那时定然是我临妆陪嫁前来，与相公早晚同居，岂不两全其美？”吕相公道：“小生并非寡情薄意之辈。只是一件，闻得你家小姐乃苏州有名的才女，虽蒙姐姐见怜，一宵恩爱，定不忘情。不知我吕昆将来与你家小姐可有百年之分？令人难测。”临妆道：“相公何出此言？如古道：朝里无人莫做官。我家小姐虽则千清万道，一尘不染，如今有了我这桩事儿，可以写得包揽。”吕相公道：“如此拜托！”两人恩来义往，言语缪绸，不觉更残漏尽，斗柄参横，已是五鼓。

一会天色大亮，日上纱窗。此刻吕昆微微有鼻息之声，临妆正要陪他再睡一觉，尤恐小姐上房醒了呼唤，只得抽身起来。穿了衣服，下了床榻，开了房门，移[步]走到梳桌跟前，揭去镜袱一照，只见自己容颜比往时大不相同：双眉已散，两鬓棚松。对着镜子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

面似桃花两鬓斜，看来羞处也难遮。

昨宵嫩薄经风雨，镜里蛾眉不相他。

心下越思越想，愈恼愈闷：只因昨晚错了一念，今日就不像个女儿家的样子。又想道：女儿家一千岁也免〔不〕得这事，悔他却也无益。连连梳起了头，到楼跟前梯儿旁边一看，只见茶水也有人送了上楼，只得把水取进房中净面。

随后吕昆也抽身起来，净面漱口，当着临妆道：“昨晚言语，一一在心，小生决不负义！”言毕，即要告辞。临妆道：“此刻楼下众人都已起来，未免那里不遇着他们。先慢出去，我自自有道理。”梳洗已毕，把间壁房门轻轻开了，慌把吕昆请来，心下细想，道：“本待将你相公留在我房中，只恐小姐不时到我房中走动。如今只有间壁房中，有个围屏匣子空在此间，且将你相公藏在里面，再作道理。”商议已定，揭开围屏匣子，遂请吕相公睡下，慌慌盖将起来，道：“相公在内，不可言语。恐小姐听见，那时了当不得。”

言毕，转回房，取水亮到小姐这边，开了房门进来。却不知小姐久已起来，坐在此间，只得取水与小姐净面。正是：

云鬓未梳就对镜，罗衣欲换更添香。

小姐在梳头桌跟前梳头，并不知临妆坐在旁边打睡。忽闻临妆口中自言自语，说道：“吕相公，你住在五花街，那一阵风儿吹到此间，好生奇怪！”正在此说梦话，不妨小姐一梳子将他打惊回来，惊得他满身冷汗，遍体生津。小姐道：“你适才说些什么？岂不害羞！”临妆道：“婢子睡去，朦胧梦见风月才子吕昆，所以失口说出。小姐不必见疑。”小姐道：“女儿家好不小心！即是梦话，怎么说出口来？被人听见。岂不笑话？已后不可如此！”小姐认临妆是句真话，所以不朝下问。

梳洗已毕，用了点心。临妆将用下来的点心收在一边，陪着小姐下楼。问过夫人早安。刻不留停，转上楼。到小姐房中将那吃下来的点心取将出来，配成两样点心，两盘果子，携至自己房中。

此刻点心已经冷了，意欲送下楼去蒸蒸，又恐费事，只得将就些儿。取了热茶，到下两杯。将吕昆请出围屏匣子，到房中坐下，望着吕昆道：“不过几个粗点心，请相公老实用几个。”吕相公昨日一天并没有用饮食，此刻正在饥渴之时；再者昨晚“成亲”，未免又费了一番精力，此刻正用得着，一连吃了几个。见临妆旁坐在此，满面通红。你道是何缘故？他们昨晚虽然成了夫妇，到底看得不明不白，今日阳光朗照，觉得有羞愧之意；再者又怕小姐一时上楼看见，所以如此。吕昆见他并不动手用个点心，连连的道：“姐姐何必拘礼？常言道：主不吃，客不饮。必须陪我用几个方好。”言毕，用牙筷取了一个包儿，送在临妆口边，道：“恭喜姐姐早生贵子！”临妆粉面通红，道：“休

得取笑！”吕昆道：“昨晚之言，小生谨记。只是一件：府上千金小姐倘得与小生匹配，那时偏（遣）房料然无人可荐。姐姐须在小姐最前探他口气，便知明白。”

他们正在此谈心，忽听得嘈号之声，楼梯响亮，唬得他二人魂不附体，措手不及。也不知何人上楼？吕昆可能躲避、不能躲避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安老爷京报高升 吕秀士香闺出丑<原为“兰房出魂”，从目录改>

词曰：

龟因壳硬兔因毫，獐为脐香鸟为毛；花为色娇遭蝶采，雀因声巧被笼牢。人因多能偏有害，马为能行反受劳。当场莫如推不会，一生安乐最为高。

按下闲词。

话表临妆正在房中与吕昆调情，相敬点心，忽听得楼梯响亮嘈号之声，他二人唬得魂不附体。欲把吕昆依旧藏在围屏匣里，又怕人来撞破，只得命吕相公躲在屏门后马子巷内避一避。临妆离了房中，先到楼门口探探信儿，看是何人上楼。

只见有个（了）姐姐站在楼梯上，手里取着一根竹竿。口中嘈号，赶的是那金狮猫儿。你道赶他怎的？只因小姐有几盆素心兰，摆在楼底下小书房香几上面，半段窗子开在那里，金狮猫在里面啃那素心兰的叶了。只位姐姐看见，恐怕咬了兰花，故尔取了个竹竿，站在楼梯上赶这猫儿。临妆见并不是小姐，方才放心。自然那个姐姐将猫儿赶走，依旧下楼不题。

只言临妆转身进房，将吕相公请出了马子巷，道：“相公，适才并不是小姐。有人在楼上赶猫儿。”吕相公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却吃了我一惊。”临妆道：“相公不须害怕，若是小姐上楼，我自自有道理。”言毕，仍然坐下，斟茶与相公用点心。彼此谈些闲话，情如鱼水，恩爱如山。正是：

夫妻一夜恩如海，两情义重似如山。

他们在楼上谈心不题。再言小姐在楼下请过了安，只见谈氏夫人双眉紧蹙，面带忧容，小姐道：“母亲为何只等光景？”再见旁边有付牙牌，摆在桌上，忙忙问道：“早晨母亲就看牌么？”谈氏夫人道：“我儿有所未知。做娘的昨夜梦见你爹爹到我跟前，遍身穿的是白，头生了一角，不知主何吉凶。故尔为娘的不放心，今早起个牙牌数儿。”小姐道：“[数]里如何断法？爹爹几时回来？讲个明白与孩子细听。”谈氏夫人道：“求签问卜，不过决人心上之疑，那里有一定之理？若依这数里边，空空洞洞，全无定准。”小姐道：“孩儿看母亲此梦，孩儿到有个详法。俗云：详梦要反详。白者为吉，红者为凶；但凡所梦宜白不宜红。头生角乃大吉之兆。想爹爹虽然官居侍郎，到底是个

佐贰之权，头生角主加官进爵。”

母子正在此详梦，忽有家人禀道：“京报提塘差人在外。恭喜老爷加升兵部大堂。有家书投递。”家人将书呈入。谈氏夫人拆书观看，上面写道：

自别夫人，已经半载，不觉寒又更暑矣。想必家内阖宅均安，不待言问。予思勤劳王事，早晚殷殷，都被名缰利锁所牵，未免难得暮年之乐。今蒙恩渥，擢用兵曹正印。切思身为人臣，应当报效皇家。但所虑者，幼女瑞云应为此时择配，庶不至有漂梅之叹。老夫日夜忧心，每于各省会试之期，用心暗选，大都才品兼优者甚少。意在到任之后，告假回苏，再为定夺。书此代面，余不尽言。

夫人将书子看过，递与小姐观看。小姐看毕，见他父亲升了兵部尚书，喜不自胜。然虽他父亲做个这样大官，小姐到底是女生外向，与他无干，亦暗暗心中自叹道：

爹娘荣耀非为贵，儿夫身显乃真荣。

不说小姐想他的心事。再言谈氏夫人吩咐：把京报提塘打发回去。命人将府门外贴了报单。众家人道喜不题。

再言小姐在夫人房中坐了一会，要打点回后边楼上去。忽然想起件东西，望着老夫人道：“孩儿问母亲要的那凤穿牡丹的床围花样，不知母亲可曾寻出来是没有？”夫人道：“花样匣子在第四张柜内抽屉里。你可自取便了。”小姐起身开了厨门，取出一大包花样，放在桌上，打开细细的找了一会，并没有得，夫人道：“我儿，目今天气困倦，何不歇歇？每日起来做他怎的？”只教做父母有爱子忘。＜原文如此＞小姐道：“喜得目下天气甚长，正好做些针黹。等待到了五、六月，天气炎热，汗淋淋的，那里还得做他？纵然〔做〕出来的东西，却也不得好看。”夫人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记得正月里，刘矮子的妻子到我家拜年，见他有个鸳鸯戏荷的样子，是我描了一个下来。不知收在那里，且待我寻一寻看。”言毕，开了第四张厨子，取出个拜盒打开，连连的道：“我儿，在这里了。”小姐取了观看，却也画得不坏，忙把一幅大红缎子上了棚子，将花样千在上面，放过一边，意思要命临妆取上楼去，好用粉画。见他不在跟前，随即回后面，走至楼梯口，叫了几声临妆。

临妆听见小姐来，忙忙将吕昆依旧藏在围屏匣子内。小姐上楼道：“太太房中有个棚子，快去取来！”临妆不敢推辞，望着小姐打客打客，只得在板上敲敲打打，口中言道：“我是下楼去取棚子去了！”临妆不敢明说，只好暗中递个信儿。

今小姐见他下楼，到他房中一看：只见摆了两个杯儿，心下生疑道：“这贱人是何道理？今日看他神思恍惚，言语颠倒；一人摆了两付杯箸，好生奇怪

！”就在临妆房内到处搜寻，连马子巷内都已寻到，并无踪影。小姐却也信服得过：三尺之童，不得擅入，那里有这等事？并没人藏于楼上。只得离了临妆的房，意欲回自己房中。

打从临妆房间壁这间空房门首经过。见这扇房门大开。只因适才小姐上楼，临妆着了忙，不及关门。小姐站在外面看得仔细，见那围屏匣内有只衣服角拖在外面。小姐只认做是临妆换下来的衣服，放在里面。小姐走进房中，揭开匣。开匣盖这一看，有分较：书生出丑，使女遭刑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安小姐闺房责婢 吕夫人得病思儿

词曰：

大暑方才退去，秋风阵阵生凉，桂花香里菊花黄，盈砌海棠正放。蟹壮虾肥酒熟，开怀畅饮何妨？兴来斜倚读书窗，谱曲新词歌唱。

按下闲言。

话表安瑞云小姐去到围屏匣子跟前，口中并不言语，用手轻轻抓起衣服角，望外一拖。吕昆只说是临妆来了，两手托起那匣盖，倒在半边，将身朝起一坐。好象十僵尸鬼模样；只见小姐单凤当头，才知道不是临妆。小姐吓得：

唇如蠶叶，面若黄金。

退了几步，站在板壁跟前，脚都唬软了，好像两个钉定住了的一般，要想走动，真真不能。只见吕昆在围屏匣中爬下，心里越加害怕，连连叫道：“有鬼呀、有鬼！”吕昆忙整[衣]，深深一揖，道：“小生并不是鬼，小姐休要害怕。”小姐见他口说人言，方知不是鬼怪。再见他品格端方，风流儒雅，又惊又喜，道：“你这人好生无礼！当此光天化日之下，国典皇皇，为何躲在人家内室？岂非贼盗！”安小姐只认他是个贼，细细追究他的缘由。吕昆并非窃匪，乃说道：‘小生乃五花街吕吏部尚书之子吕昆。只因间壁避难而来，昨晚更余时逾墙至此，再四哀求尊府临妆侍女姐姐放我出去。他道：各处门户俱已下锁，不便。命我就在这房内过了一宿。今日意欲出去，奈尊府重门深院，一时难以脱逃，只得躲在此间，不想小姐到此。多是小生该死不是，望勿见罪。’小姐听得他这番言语，气得浑身抖抖的乱颤，心下想道：“怪不得过贱人神思恍惚，言语颠倒，原来这贱人瞒着我，与他做出这样事来！”

小姐正欲回房。此刻临妆提心吊胆，恐怕露出马脚，在楼下并不担搁，取了棚子，即刻上楼。走到房门，看见小姐倚在这里。心下唬得害怕；在外面望里一张，看见吕昆站在外边，只惊得他：

浑身冷汗如秋雨，半晌无言不出声。

陡生一计，指着吕昆道：“你这个人好大胆！我们小姐内室，焉敢到此！”吕相公道：“姐姐，何用隐瞒？我已把情由禀过小姐了。”临妆见事不好

，登时将身跪下，满面含羞，低头不语，脸上犹如带桃花一般相似。吕昆见他跪下，他也挨肩而跪。小姐骂声：“贱人！你干的好事！随我上房里去。”吕昆见他们去了，只得回临[妆]房内候信。

再言临妆到小姐房中，将棚子放下。小姐命他跪在旁边，百般羞骂说：“贱人，你胆大如天！既是那人有此来历，昨晚何不说与我知？那时下楼禀过太夫人甚美。岂许你这贱人留他过宿！独不闻妇道人家以名节为重，廉耻为先？”又说道：“家人犯法，罪归家主。你这贱人自己做坏了事，倘或太夫人知道，那时教我：

浑身是口难分辨，遍体排牙说不清。”

临妆道：“婢子与他并无别（无）事，不过昨晚在奴房中住了一夜，那个不行些方便？”小姐说：“贱人呀，你还要强辩！你既留他在房过宿，清白难分，抵死还赖！”言毕，取了界方，每手把他打了十余下。只打得他火烧火辣，两泪汪汪，心中暗恨道：怪不得说男子没良心，私下事都对人说出来！这才是：

逢人只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

小姐骂道：“我也不管你这贱人的闲事，只要你做得干净。你的梦却灵验，梦了来必须要梦了去，若还片刻迟延，禀过太夫人，那时活活的将这贱人处死，不要怪我无情。”临妆受了一番凌辱，恨不能有地洞也钻将下去。只得带着泪痕回房。

吕昆晓得他被屈，再三陪罪说：“是我的不是，带累姐姐。”临妆道：“却是你的嘴不稳，连累了我，到拂了我的好意。”吕昆无奈，只得说些疼热话儿暖他的心，连连跪下道：“姐姐还看小生薄面。”临妆一把扶起，拭干眼泪。

一会儿有了中饭，又去伏侍中饭。小姐剩下来的肴馔，收到自己房中，陪着吕昆用了。只等到下午，小姐又问道：“可曾送那人出去？”临妆回道：“人多眼众，出入不便。”

你道安瑞云为何不禀知夫人，叫他出去？只因自己是个女儿家，楼上走出个少年后生，恐怕被人谈论；若教他依旧屋上去，又恐怕坏了他的性命。亦想楼下无人，悄悄送他出去。那里知道临妆与他新婚燕尔，难舍难离，就是楼下无人，也不放他出去。正教做：

无心休爱无心辈，有情人恋有情人。

到了晚间，还在楼上。小姐一连催了几次，临妆就如回债的一样，一天朝下，一天酌留。

自今以后，小姐并不把临妆作人，每日怒目相视。临妆脸已老了，并不觉

得。每月无事，在房内与吕昆谈心讲话，不是下棋，就是做诗，日间共食，晚上同寝。临妆每每将吕昆做的诗稿送与小姐观看。小姐一目不览，千贞万素，总骗他不回。临妆见得这等光景，暗说道：小姐、小姐，你真可谓：

垂帘不管窗前月，紧掩朱扉不出门。

小姐从此并不管闲事，只不许姓吕的到他跟前。临妆与吕昆就像结发夫妻一样，终日谈笑取乐，两下开心，一连过了几天。

不想吕相公的母亲鲍氏夫人只因吕昆出门之后，终日望子，得了思儿之病，连日如醉如痴，似梦非梦，就像呆了的一般，连茶饭都不想吃。忽有鲍舅老爷同着吏部尚书的公子张寅前来看病。二人进了内室，鲍舅老爷说道：“请医调治，可曾好些？”吕老夫人流泪道：“兄弟不要说起！求神问卜不灵，服药不效，看将起来，这条老命却也难保了！”鲍舅老爷说：“姐姐不必如此流泪。兄弟闻得外面人说：福建来了卖甘蔗的船，拐了多少人去。想必外甥也在其内。”鲍舅老爷为人粗卤，说话有些不大中节。外面即（却）有这个新文，此刻也不该在他姐姐跟前来说。只会（为）做火上浇油。夫人听得此言，两泪交流。这才是：

中途失子无依靠，后事将来倚甚人？

张寅见鲍氏夫人啼哭不止，连连的道：“老伯母不须如此忧心伤感。想吕昆兄弟也不过出去几天。想他有经天纬地之才，又非孩子家，那拐子那里能拐得他去？”众家人站在旁边道：“毕竟张相公的话说得有理！”把个鲍舅爷羞得满面通红，自知出言毫失了。这且不言。

再讲张寅道：“依我小侄，到有个主见。必须要写招贴，命人六门三关、城里城外各路找寻才是。”鲍氏夫人说道：“贤侄也非外人，与我小儿自幼相好。贤侄念老身寡居之人，若将你兄弟找寻回来，老身自当登门奉谢。”张寅道：“伯母说那里话！小侄当得遵命。”言毕，命人取了文房四宝过来。

未知怎样出招寻找吕昆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鲍舅出招寻宅相 张寅避雨遇娇娘

词曰：

霸王乌江血未干，长林丰草朔风寒。千年杰士埋金谷，几辈狂夫老玉关。
玄鸟高飞云漠漠，野花无意水潺潺。韶光一去无踪迹，留得虚名纸上看。

按下闲词。

言归正传。话讲张寅命人取文房四宝，又吩咐拿了十数张工草纸，摆在跟前，磨得墨浓，添得笔饱。张相公向鲍舅老爷道：“请教伯父，这招帖如何写法？还是用那个名字？请教酌量。”鲍舅老爷道：“贤侄大才，何用老夫指教？听凭高才就是。”张寅提起笔，沉吟暗想：我与吕昆不过年谊相好，鲍伯伯

乃他嫡亲母舅，必竟他出名。想定主意，下笔一挥而就，一连写了十数张。鲍舅老爷取过一看，上写着：

出访人鲍龙光，今有外甥吕昆，世称风月才子，于本月十三日前出去，至今不知去向。细查临出门之时，头戴片玉方巾，身穿玉色绫直摆，脚下朱履绫袜。身胖、面白、无须。倘有四方收留者，送银二百两；报信者，谢银五十两，揭帖至五花街吕府领谢，决不食言。立此招帖为据。

鲍舅老爷看毕，连连赞道：“果然写得妥当！”命人将些招帖用面糊糊在竹竿上面，吩咐他们道：“你等将招帖取去，用小锣一面，六门三关分路找寻。倘若将相公寻得回来，重重有赏。”众人道：“小的们蒙老爷恩典，无以答报。常言道：养军千日，用在一朝。小的们当得前去〔找〕寻。”言毕，众〔人〕转身就走。张相公连连命他们回来，众人道：“张相公有何吩咐？”张寅道：“朝廷不差饿兵。况且苏州城广阔，此去那里不用钱吃茶吃水？”随向吕夫人取出几串大钱，每人一串，带在身边。张相公道：“你们用心找寻，不可懈怠。”众人将钱取在手中，拿了招帖小锣，出了府门。也有往阊门去的，也有往齐门去的，也有往胥门去的，也有往盘门去的：城里城外，分路而去。再言张相公与鲍舅老爷告别了吕夫人，各自回家。

单言张相公来到家中，又命自己家人帮着他们打探。连连找了数日，并无消息。张寅在家心下愁思道：“吕昆乃苏郡名才。也不想他干出这等事来。书云：‘父母在，不远游。游必有方。’既是你有公干出去，理该留个信儿，焉有一去不回之理？想你令尊静书老伯只有你一人，尚且未曾婚娶，并无后嗣；可怜你令堂伯母年近桑榆，一似草上之霜，风中之烛，目下恹恹卧榻，病入膏肓，将来有些差迟，披麻执杖，所靠何人？岂非衣冠禽兽，名教罪人！且我外日苦口良言，教你断绝侯韬往来。我目下得罪了黄、李二人，亦皆因你与他们缠绕。殊不知你乃狼心狗肺，口是心非，空费了我张寅满腔热血，一片婆心。”这才是：

交友莫交无义辈，识人要识有心人。

张寅仔细思想道：“虽然有人四路找寻，到底他们不能进人家内室去。此事必要我亲自一走，未免侥幸遇见，亦未可知。”想定主意，欲要前去，不料一病缠身，担阁了两月。

此时正值初夏天气，看看病已全愈，并不带一书童，一人离了家下。心内暗想：“昔日我与吕昆二人在富门前钱小山兄处盘桓几天。那人朋情甚厚，想必吕兄被他留住，亦未可知。”一路上正从富门而来，到得钱小山门首，只见一个老人家坐在门凳上打盹，张相公近前道：“老管家，你相公可在府上？”那人被他唤醒，愁眉擦眼，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原来是张相公！敝上人在家

下。”张寅道：“相烦通报，只说我张寅要见。”那人到里面禀知，钱小山迎接出来：“张大兄，许久不见。今日到此，有失远迎。”张寅道：“特来有话动问。”二人携手相搀，到书房见礼，分宾坐下，吩咐巡茶。

小山道：“兄来有何见谕？望乞吩咐。”张寅道：“弟非为别事。只因外日同来的吕昆兄，不知何故而出，已经找寻多日，并无下落。弟奉他令堂见委，故尔特至兄处动问一声，不知可曾遇着否？”钱小山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弟与吕兄还是上回一别，至今尚未会面。看吕美兄为人，却也不该如此。无故而出，实有跷蹊。且不知他家令堂目下如何（此）光景？”张寅道：“再休题起！近来他的令堂思儿，甚是病重。我故代他到处寻访。既是兄处不在，弟当告别。”言毕就走。小山挽住张寅手，道：“兄何弃弟如此？一向未得会面，今日何不在弟舍下小酌一杯，以叙阔怀？”命摆酒在花圃内。

原来钱小山也是个旧家子弟，书房间壁有座花圃，平生最爱的荷花，故尔取名“荷圃”。有人开了花圃，二人进去。张寅一看，只见荷圃内清香扑鼻，正是：

满池荷叶青钱点，花开十丈藕如船。

钱小山邀请张寅入座，吩咐取酒，一连吃了几杯。道：“因忝交好，小弟并未敢作套。”此时正在初暑，天气炎热，张寅酒后恐怕误事，望着钱小山道：“小弟本来量浅，再者还要往别处走走。惟恐多饮不便。”钱小山道：“如此，弟不敢深劝。改日还要屈驾过我。”言毕，张寅告别而去。连又问了几家，并无影像。此刻微微<下原衍“酒”字>脚下有些不稳。忽见狂风陡起，掣电轰雷，霎时间倾盆大雨。本来夏天多雨水（势），一刻工夫，云散雨收，满街都是水。张寅只得奔南廐大街而走，意欲赶回家下。不想街上皆水，难以前进，见前面一条巷内有个人家，大门开在此间，张寅只得走将进来，暂且歇脚。

只见里面屏门关着，张寅在门缝里一看，见天井里面摆着许多花盆，又有满天井架花，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栽花种竹。不知这人家姓甚名谁？张寅在外边观看，忽听里面娇声细语叫道：“小桃，快将花剪取来与我。”言未了，只见里面有个丫环从堂屋走到天井前来。小桃原是那妇人的使女，取了花剪，迎着这妇人。张寅在外面，看得这妇人明白，只见：

素服旧衫笼雪体，淡黄罗袜衬弓鞋。云发轻挑，秋波滴沥。淡扫蛾眉，如一轮新月；金莲嫩小，似出水红菱。

张寅看见只个妇人风情澹（谈）荡，体态娇娆，痴痴的正看到情浓之处，不觉的脚下溺滑，将那身子朝着屏门上忽一撞，惊动了里边的人。问道：“是什么人在此大胆乱敲门户？”原来问门的就是小桃丫环，口中便骂，连

连欲要开门。不知与张寅如何样吵（抄）闹。下回再讲。

第二十回 邓氏开门识旧侣 张寅回家梦二娘

词曰：

三更鼓角四更鸡，曙色高升月色低。时过残冬春又夏，舟船南北更东西。镜中次第人颜面，世上参差事不齐。若向静中寻稳便，一壶浊酒一餐羹。

按下闲词，言归正传。

话说小桃听得外面门响，走来开门。要骂，妇人道：“且慢。适才门响，并不是人打门；想必是适才大雨，过路之人借我们这里躲雨，不要乱得罪人，惹得招怪。”小桃道：“不是撞门，分明打得门响。平昔间有这等下贱之人，每每打我家的门。待我去开门，骂这烂手的狗头。惹起我的呆气，将龟爪子打断他的下来。”妇人道：“你这小贱人，如此放肆，开口骂人！我想的不过是前后邻居家姑娘、小官，这又何妨？”又说道：“交必择友，居必择邻。你骂他却不要紧，倘若邻居人家知道，岂不是淘气？你小小年纪。出口伤人。独不闻‘甜言美语三冬暖，一语伤人六月寒？’”

妇人道罢，走进跟前，把屏门开了。望外观看，道：“我说是那个，原来是张相公！好贵客，许久不见，今日因何到此？”你道这妇人怎么认得张寅？他家一向原来有个往来，只因目下间阔多年。妇人又向小桃连连骂道：“小贱人，如何？我教你不可轻口骂人！幸喜是张相公。望相公看我的薄面，不要见罪。大人不记小事。”张寅道：“小生撞了尊府的门，原该骂的。”妇人道：“相公说那里话！我的丫环得罪相公，请到里面，待奴烹茶陪罪，如何？”张寅道：“小生贱步不敢造府。适才误撞得尊府的门，也是无意。明日清晨前来告罪。”妇人将脸一沉，望着张寅道：“敢是我家落地蜗居，相公贵人不落贱地，恐怕灰星玷（点）污了相公衣服，故尔如此推托！”张寅见他言说乖巧，带怪不怪，只得进去，妇人忙将屏门关了。

张寅进得门来，四下观看：前不过住的三间两厢房子；只见屏门旁边有间披屋，里面一半堆了柴草，一半设着马槽；堂屋上面供着家神，旁边供着祖先；对面两间房，左边房门锁在此间，里面不过堆了些家伙，右旁挂昔门帘，只怕就是这妇人的卧房，再见壁间挂着两付弓箭、撒袋，心下狐疑。慌与这妇人见礼，分宾坐下。

妇人命小桃取茶，小桃取了一个肮脏杯儿，妇人心下看不过意，到自己房中将砂壶取出，又拿一个好干净茶杯，倒下一杯茶，望着张寅道：“相公请茶。”张寅见他是个杯儿取在手中，并不放下，这一双雪白的手却也可爱，张寅心下略知他的意思，遂用双手将他茶杯接过。口里吃茶，眼睛不住的望着这妇人，觉得此茶津津有味。你道此是为何？正是：

情牵一滴黄河水，胜似金波（渡）琥珀浓。

一连用了几杯。

妇人见张寅身上衣服被雨打得透湿，连连道：“何不脱下来晾一晾呢？”张寅将衣服脱下，妇人接过，晾在格子上边。到堂屋坐下，与张寅谈心。连连开言道：“张相公今日那里而来？奴与相公相别日久，尊翁、尊堂自然纳福，不知可曾取得令正夫人否？”张寅道：“家君、家母去世多年。因家〔中〕各事无人照管，所以娶亲一事尚未。但我与小娘子记得在那里会过，好生面善，一时想不起来。”妇人道：“我家当日住在尊府对门，难道相公就忘记了么？”张寅想了一会，并想不起。妇人道：“若说起奴的先君，相公是相认的呢。”张寅道：“你家令尊姓甚名谁？”妇人道：“奴的先父姓邓名开山，昔日开张木行生理。只因逐日惯好结交大老，将家私花得干干净净。当初与尊府不时往来，难道相公记不得了么？”张寅暗想：“昔日原有个邓老员外住在对门，平昔惯喜的人趋奉，顶几个花盆儿，在些大老官门下走动。他令尊当日与我的父亲果有往来，彼此契厚。”那时邓氏年纪却小，与张寅两下仿佛，三天你来到我家走走，五日我来到你家顽顽，及至到了十余岁，两下俱已长成，又道：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有几个相好的亦来为媒。其时张老爷满口应承。内中刘氏太太不肯，见得虽是爱亲做亲，就是开木行的女儿，却也无妨；但是邓员外无子息，好说想他绝分家私。故尔这头亲回断了。此刻张寅一见邓氏，心下好不懊悔。正是：

姻缘本自前生定，岂是为人可强求？

张寅道：“请问二姑娘：当日令尊大人因何与这人家结亲？令夫君姓甚名谁？作何生理？”邓氏道：“若问起当日之事，却也话长。奴的拙夫姓祁名中，原是放印子钱的买卖。只因家父、家母去世得早，所有家私总抵了人家债户，将奴托在奶公家下抚养。况且我这奶公又是个穷汉，他借了我丈夫祁中的银子百十余金。三年本利不归，我丈夫每每催讨，并无准折。况奴又无门房亲戚照应，那时奶公、奶娘只得将奴许婚，与他做了妻子，以抵了前番的债负。”张寅听得明白，暗暗点头，眼睛不转，望着邓氏；就是那邓氏，也不住眼的望着张寅，心下想道：“我丈夫何等样人？张相公何等品貌？奴若得此人同欢，方遂平生之愿。”自古道：常将两物比，必有一物高。此刻看着张寅，想着自己的丈〔夫〕，心中怨恨。正是：

俊马常驮蠢汉走，巧妻偏伴拙夫眠。

张寅道：“祁二兄目今做何生理？”邓氏道：“前年将几两银子在本衙门买了个捕快门户，如今奉批前往山东，捕盗未回。”

张寅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尊府只些花草，想必是姑娘亲手栽的？”邓氏道

：“没有什么好花，不过无事省目而已。”张寅道：“小生今日是无意遇见。明日清晨前来奉谒，还欲求赐一枝名花回家，未知小娘子尊意若何？倘蒙金诺，小生决不忘恩！”邓氏道：“既蒙雅爱，敢不奉献？深恐相公得后，弃之不顾，有负此花，将若之何？”张寅道：“小生既爱此花，自当加意保护，决不使此花冷落。”邓氏道：“敢不如命！”张寅此时明知已通关节，起身将衣裳穿好。邓氏忙忙开了屏门，道：“简慢相公，休得见怪！明日来时，不可失信。”张寅连连答应。[口]里虽然说话，眼睛望着张寅，一连丢了几个眼色，送至大门外。张寅见他临去秋波一转，禁不住神魂飘荡。邓氏回身关上了门，定然一夜胡思乱想，这且不言。

单表张寅出了邓氏的门，十步九回头，有恋恋不舍之意。此刻天色渐晚，急急赶至家中，将脚下鞋袜换了，坐在书房里，竟如痴子一般。有个书童走来一看，暗暗的说道：“早间出去，就到此刻回来。天热巴巴的，这是何苦！”用手在张寅肩上一推，道：“相公请起来用晚膳罢。”张寅醒来，两手朝空一抱，道：“二娘，你来了么？”书童站在旁边笑道：“二娘往那里来？小弟是三娘来了。”张寅醒来口干作渴，命书童倒茶来吃。书童倒了一杯茶，递与张寅。张寅茶杯未曾到口，连茶杯都打得粉碎，道：“狗才！这种茶，那像人家茶，清心解渴！”书童道：“想必相公吃了别人家茶，投了口了。故尔将自己的杯儿都打碎了。”连连取了晚饭。张寅勉强用了一碗，命书童取水，沐浴乘凉，准备安歇。张寅上得床来，天气又热，又有蚊虫，翻来覆去，那里睡得觉？欲知明日如何，且看下回接讲。

第二十一回 张寅邓氏两交欢 祁中<原为“初中”，从目录改>缴批归故宅
词曰：

燕子来时春云消，几家留得旧窝巢？风流王、谢今何在？剩水残山似六朝。时吟杜牧孤鸿句，泪落雍门一调高。老去深藏经济手，归乡应悔此心劳。残篇话到兴亡处，郁闷之间读屈《骚》。

这首闲词按下。

话讲张寅离了家下，并不走旧路，惟恐旁人瞧见，捉风捕影，反为不美。比往日多走了两、三倍的路，左走右走，一路转湾抹角而来。才到邓氏门首，将门儿轻轻扣了两下，邓氏亲来开了门儿，道：“张相公为何来得甚早？”张寅道：“原要早些才好。”邓氏说：“张相公，请里面坐。”张寅进得门来，邓氏即将门儿关上。

张寅见邓氏满头珠翠，遍体绫罗。你道邓氏今日为何这等打扮？他却有个主见。当初原有人替张寅做过媒的，只因他的令堂太太不允，想人家只有剩茶剩饭，那有个剩儿剩女？一般样如今也嫁了丈夫，决不致做一世的老女儿。邓

氏今日打扮得如花似玉，不过是气一气张寅，看他心下想也不想。张寅此刻一见魂飘，手足酥麻，拴不住心猿意马。邓氏却又在他面前卖俏妆娇，移步往前行走。却被那架花枝儿抓住一股顶簪，张寅在后面看见，伸手取下来，放在袖中。张寅到得堂屋里，向邓氏说道：“昨日承茶，又唐突推门，多多得罪。”言毕，打了一躬。邓氏慌慌还礼。礼毕，二人坐下。

张寅望着邓氏，不住的只是笑。邓氏见他笑得蹊跷，慌慌问道：“张相公所笑为何？莫非看见奴身上有什么毛病来么？”张寅道：“二姑娘打扮得只等富丽，那里还有什么毛病？只是可惜少戴了一股顶簪，就差了一着。”邓氏见他说话有因，心下暗想：戴是戴在头上，穿是穿在身上，何得独少戴了一股顶簪？却也不信。见他笑声不绝，将信将疑，探手在头上一摸，果然不在。随即往二门口找寻，那里有得？望着张寅说：“莫非是你偷了去了？”张寅道：“岂有此理！二姑娘府上只等好鲜花我并不偷，独偷了这股钗儿？诬良为盗，却使不得。”邓氏见他如此口语，或者是早间梳头遗失，未曾插戴，也未可知。忙忙进房去寻。

张寅见他进房，随后也跟将进去。见他开了厨柜，将梳具取出，四下翻寻，那里有得！回头见张寅在房内，故意沉下脸来，说：“快些出去。人家内室，岂可穿房入户乱走！倘使被丫环进来看见不雅。快快出去！”张寅笑嘻嘻道：“小桃姐姐那里去了？”邓氏道：“早间叫他去买点心，犹恐相公前来。”张寅听见小桃不在家，越发胆大，走近前来，道：“二姑娘，簪子不用找寻了，在我此间。”邓氏道：“休得胡说！”张寅在袖中取出；邓氏见了，几个悄步，走近前来，道：“原来你是个贼！”伸手来抢。张寅趁势接住他的粉颈，将簪子戴在头上，两手搂抱，吻唇嗅脸。此刻邓氏欲火难禁，心中乱跳，低低说道：“休得无礼！快快放手。”早被张寅把邓氏抱之床前，按倒香躯，邓氏虽然左撑右支，张寅那里肯放？竟将小衣扯去，钮扣尽解。邓氏只得半推半就。张寅口口口口口口口口，一抽一提，迎送起来。那邓氏星眸微起，将酥胸紧贴，小足高举，一任张寅扇扇。邓氏气喘吁吁，被他口得面如火发。正是：

棋逢敌手难招架，恨无韩信与张良。一个是败柳残桃，花底不愁蜂蝶急；一个是初沾雨露，情深堪比小登科。一个是吁吁气喘，一个是香汗淋漓。

原来祁中与邓氏做了半年夫妻，并无风流趣味，怎比得张寅纵擒如意。直有半个时辰，灵犀直透。正是：

情浓深处情难舍，缘分来时缘更添。

二人一度已毕，下了床榻。邓氏重整残妆，从施脂粉，望着张寅道：“妾身已属君家，不能自爱。今日之欢，人前切不可说。倘使走漏风情，莫怪妾从此与君永绝！”张寅道：“此话不须卿言，小生决不敢与外人道及。此中风味

，只可你知我知。”此刻二人挽手而出。你看我爱，恨不得再整旗鼓，重兴云雨，巴不能俱各吞入肚内。

忽闻得外面叩门声响，张寅只得走至花间，假意看花。邓氏忙来开，见是小桃买了点心回来。邓氏怒道：“为何去了半日，到此刻才来？”小桃道：“新开铺子十分慌乱，故此来迟。”遂关上门儿。见张寅立在花间，望着邓氏说道：“张相公来得甚早。”邓氏恐怕露出机关，又道：人小心不小，恐怕将来告诉祁中，只得回道：“张相公是才来的。”忙取出点心，排在桌上，倒了一杯茶，陪着张寅用了几个点心，命小桃收去。又向张寅说道：“无事可来这里谈谈。只是简慢得紧。”张寅用毕点心，见此刻天色尚早，不好坐在此间，只得起身作别。邓氏送至二门，低低说道：“晚间有杯酒，可早到。”张寅告别邓氏回家不题。

再言邓氏等至下午。命小桃买了酒肴，收拾晚膳。等至红轮西坠，玉兔东升，天色渐晚，邓氏命小桃快吃了晚饭，早早安睡。邓氏将〔酒〕肴摆在房内。一会儿，听得门响，忙忙前来开门。心下怕的是丈夫早晚回来，喜的是情人今夜相会。随即开门迎入，携手入房，说道：“相公请坐，待奴奉敬一杯。但是水酒无肴，十分简慢。”二人说说谈谈，开怀畅饮，直到更深，收拾安寝。被窝中素体（里）相挨，酥胸紧贴。张寅抽泄之后，遍体（里）酥麻，精神顿减；而邓氏淫情未足，还不住口口口口口口口口，叫道：“心肝，我一心要在你身上睡一睡。”一面扒伏在张寅身上，搂着颈子，只顾揉搓。教张寅两手板住他的腰，板的紧紧的，他便在上极力揉搓。口口口口口口口口，口口口口口口。那邓氏一举一坐，十分高兴。抽彻至首，复送至根，口中不住声的叫“亲哥”。直至天明，口口口口，方再搂抱而睡。红日上窗，方再起身梳洗，相别而去。

以后二人如夫若妇，渐渐不避小桃；小桃亦不敢说将出来。况且张寅在小桃身上点掇，却是没得说的。每每小桃要一不二，屡在他身上尽情，无非是买他的心。一连也过了两个月。

那一天，张寅却和邓氏过宿，也是合当有事，到得二更时分，外面来了一人，身高高大，背阔腰粗，黑漆漆两道浓眉，一双暴目，海下一部揸腮髭髯；戴一顶随风倒，身上穿了一件青布箭衣，腰束鸾带，挂了一口腰刀，左手掌着苏州府正堂的灯球，右手牵着马匹。你道此人是谁？就是邓氏的丈夫祁中，从山东捕盗回来，更余时分，在府衙门里缴了批文，将那一干强盗候柳太爷过堂下狱。柳太爷见他办事有功，赏他的酒饭；又有同班的人代他接风洗尘，只吃得酩酊大醉。别了众班朋友，举步回家。走了不多一会，早到自家门首。祁中用手敲门。

邓氏正与张寅情浓之处，忽听得外面扣门，是他丈夫声音，二人慌忙起身，唬得魂不附体。正是：

从来好事多磨折，须知乐极必生悲。

不知邓氏将张寅怎样藏躲？下回接讲。

第二十二回 祁二娘房中骗夫主 张秀才桶内失真魂

词曰：

关圣贤千古英豪，华容道曾败奸曹，弃金印府库仓廩，保皇嫂匹马单刀，霸陵桥曹公钱别，送征袍许褚、张辽。圣贤稳坐雕鞍会孟德，刀尖挑起绛红袍。

这首闲词按下。

话言邓氏同张寅唬得筛糠抖战，并没有后门，急得无处奔逃。只见床横头摆着一只米桶，你道因何放在房内？当日原放在堂屋旁边，只因有个打杂的妇人手脚不大干净，邓氏闲暇在邻居人家听书、看牌，那一日回来，恰恰遇着一个妇人在此偷米，又不好与他淘气，只得将米桶移在房内。后来将这个老妈寻他不是，打发去了。又寻下一个姓李的，此刻不在家下，因常常害病，告假回去调治。少不得这李氏大娘后书自有交代，这且按下不表。

单言邓氏想了一会，并无所在，只得将张寅躲藏在这米桶内。忙忙将门盖除了，望着张寅道：“且躲在这里边避一避，再作道理。”张寅战战兢兢，道：“倘他知道，便怎么处？”邓氏说：“你在里面不可响动，我自有道理。”张寅没奈，只得跨进米桶，蹬在里面，两个肱膝头儿拱着了一张嘴，犹如活孙蟠桃一般。此一刻是：

三魂七魄都飘荡，冷汗淋漓湿透身。

本来张寅和邓氏却也胆大了些。自从躲雨之后，两下朝夕往来，并无忌惮。却没有打点他丈夫今日回来。这才是：

指望长久为夫妇，谁知命绝在须臾。

张寅躲进米桶，邓氏慌慌张张将门盖上好了。提心吊胆取了灯，前来开门。

才接下门儿，祁中打外面跌跌踉踉，酒气冲冲。带着马匹进来，邓氏说：“官人回来了么？”祁中说：“马在后面，看仔细。”邓氏闪过一旁。祁中将马牵进，拴在槽头，将鞍辔扎起。只见槽头并[无]草料，望着那马道：“我的儿，今夜深了，不及去备草料，只好将就些儿；明日清晨撒和草料便了。”那马却也能通人性（信），是马有三分龙骨，只是不能言语，望着祁中一声嘶叫：见得明早和草料也罢。祁中拴好了马，取了灯球，四下观看。你道他是何缘故？适才开门，恐怕有人掩将进来。只教做：朝朝防火，夜夜防贼。

他虽然如此小心，那里晓得有个奸夫躲在家内？只得取着灯球，在堂屋里面坐下。

邓氏将门上了拴，转身过来，见祁中坐在此间，酒气喷人，忙忙问道：“官人此番回来，为何如此大醉？不知公事可曾完毕？”祁中道：“娘子，今日回来甚早。一路上与那几十强盗打饥荒，到得更余时分才进城中。又候太爷坐堂，照批点名下盗，赏了我的酒饭；又蒙同班的那些朋友公分代我接风，多饮了几杯，故尔家来迟了。”邓氏听他说用过了晚膳，将灯球吹息，请他进房安歇。等他早早睡，[好]放张寅。

祁中立起身来，尚未进房，一手揭开门帘，望里一看。只见桌儿上盘碗未收，摆着两付杯箸，心下动疑，来到房中坐下：“娘子，有谁在此饮酒？一人如何用着两付杯箸，是何原故？”此刻却也不怪祁中生疑，家下并无三口四口家眷，一人用两付杯箸，岂非有了个当？邓氏见他盘问，忙忙回道：“官人休得生疑！昔日你曾说：‘我在客中凄凉，那一天不想着你。这也是夫妻情分。’又说道：‘夫妻一夜深如海，岂肯轻忘恩爱情？’故尔奴在家下一人饮酒，觉得冷清，所以虚设一席，就像官人在奴跟前一样。今是命小桃陪奴吃了几杯，因他醉了，早早命他去睡。”祁中听毕，说道：“果然好一位贤德娘子！”这狗头五瓣帽子代他戴在头上，现现成成是做个早出晚了，可笑他那里知道？还在这里言长论短。祁中只得站起来，朝床边一坐。

此刻把张寅唬得魂不附体，那知道这米桶一头搭在床板上，一头是砖垫着，有些一边高、一边低，摇的挖搭搭的响。邓氏见米桶乱摇，又不能照会，只得苦在心头。二人此刻好有一比：

命似藕丝悬大秤，头如灯草系高钟。

眼中流泪，暗暗沉吟道：“天那！我与他二人性命今番料不能保。”左思右想，悔在当初。

早知今日遭魔劫，何不当初早割离？但凡偷情的人总是如此：天晴不走路，直待雨淋头。往往弄出事来，悔之无及。这叫做：掉（吊）去疮疤，却忘记疼。此一刻，邓氏泪滔滔，心中想道：“张寅呀，你和奴一点痴心，指望天长地久。谁知他今日回来，将一天好事从此打断。奴的性命却不足惜，但你并无兄弟，只有你一人，要算个独种，倘若有些不测，岂不要绝了你张氏门中的香烟后代？”

言毕，一阵心酸，泪如泉涌。眼下又不能将他的丈夫送到那里去，好放张寅。见祁中坐在床边上打挑，只得走近前来说道：“官人一路辛苦，何不脱了衣服安睡安睡？待奴厨下去取茶你吃。”祁中听得，站起身来，脚下打晃，遂将衣帽靴带，与那一口利刀也除下来。把帽子先放在米桶上，脱了一双靴子

，也放在衣帽一堆。在灯光之下，将那一口刀掣出观看：只见寒光闪闪，冷气嗖嗖。邓氏唬得香汗交流，面目失色，忙忙开口说道：“官人，茶前酒后，不是儿戏的！”祁中于是将刀入鞘，邓氏代他挂在壁上。看看[茶]又冷了，只得取了灯，带了茶壶，往厨房前来，引火煮茶。

他难道不会将小桃叫他起来？由恐叫他反有不便，只得自己去取些木炭，将火引着。人在这里引火，心在房中，暗暗的说道：“那个冤家在桶里面不要响动才好。”那里晓得张寅在里面越唬越战，心下暗想道：“我好似笼中之鸟，案上之肉；拿住我如探囊取物，反掌而得。”战得那米桶挖搭搭的乱摇。此刻祁中正不曾睡熟，心下疑猜，好生奇怪，邓氏刚刚烹了茶，走至堂屋，只听得祁中在房里将巴掌一拍，道：“好呀！也被我拿着了！”唬得邓氏将一把砂壶打得粉碎。正是：

乌鸦喜鹊同林噪，未卜今番吉共凶。

不知张寅、邓氏二人性命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 张寅得命逃回第 祁中<原为“初中”>酒醒转生疑

词曰：

一生风月且随缘，迟也悠（优）然，速也悠（优）然。日高三丈我犹眠，不是神仙，谁是神仙？绿杨枝上听鸣蝉，卷起湘帘，放出茶烟。荷花池馆晚凉天，正好弹琴，又好谈玄。

这首闲词按下。

话讲邓氏跌倒在地，唬得魂不附体，心里面说：“不好了！想必这冤家被我丈夫拿住了。”可怜邓氏战战兢兢爬起来，汗如雨下，遍体皆湿。听了一会，并不见房里动静；若是张寅被他捉住，此刻就该见一个分晓，那里能个这等安然无恙？只听得房里面悄悄无声，呼吸不止。

邓氏忙忙走近房门首，轻轻揭开门帘，望里一看：只见祁中身子横倒在床上睡去，却有一只左腿压在米桶上边。邓氏拿着一把的脉走进房来，意思要把张寅放他出去，无奈他丈夫的腿压在米桶上边，并不敢惊动他。只听得鼻息如雷，呼声不止。

原来祁中今日回来，只因走路辛苦，再者多饮了几杯，此一刻倒了头，和衣而睡。自古道：管什么玉兔东升，红轮西坠。

邓氏先看一看桶盖上衣帽、鞋带、腰刀，件件都搁在上面，看他丈夫起初怎么样摆法，将他原样看在肚中。无奈他丈夫这条腿不能移动，心下想了一计，取下一支耳挖，在他丈夫脚上连着袜子用力钻将进去。祁中此刻好象蚊子咬了一口相似，口内一声‘哎呀’，翻身将腿一缩，让过这米桶，邓氏听他依然睡熟，将桶盖上面东西取下来，搁在旁边凳上，慌慌张张开了桶盖。

可怜张寅蹲在里面，连气都唬得没有了。邓氏将手下去摸着他的肩膊，搀出了米桶。见他唇如傅粉，面若涂黄。邓氏在房中并不敢言语，用手指着房外面，将嘴掬了两掬。张寅知道教他逃走，出得房来，站在天井里边。邓氏将衣帽放好，不敢点灯，出房来，忙忙叫道：“冤家在那里？”张寅站在旁边回道：“在这里！二姑娘，快些开门！”邓氏近前说道：“相公呀，想你不该遭劫。从今以后，千万少来行走。性命不是儿戏，倘若适间被我丈夫拿住，此刻我二人是：

双双同做无头鬼，一对冤魂到夜台。

趁此还有月色，快些走罢。”言毕，忙开大门，叫声：“相公，你一路好好走。”张寅离了此地，好一似：

鳌鱼脱却金钩钩，摆尾摇头再不回。

邓氏将张寅放走，自然关起大门回房，按下不题。

再言张寅急急奔逃，一路上好在并无城门栅栏之阻。赶到自家门首，约有三更时分，伸手敲门。此刻里面人都睡尽，只有管门的张璉老人家，有六旬以外，此刻尚未安睡。你道为何？这老人家一向有些痰火病，这两天举发了，不能安睡，衙扛床上等门。此时听得敲门响亮，忙忙吩咐旁边的人道：“相公回来了。你们快些[开]门，快些起来开门！”谁知这些人都睡着了。连连叫了几声，内中有一个人起来，穿好了衣服，取了钥匙、灯儿，才走出房门，只听门外面越发敲得响亮。这个朋友心里边说：天天三更半夜敲门打户，有什么要紧事，这等如此？众人正在好睡，被他都惊醒了，也只得起来，帮着这个朋友前来开门。

才把大门开了半边，张寅打外一个筋斗跌将进来，口中言道：“快些关门！”众人将张寅挽起，启坐在门凳上，关好了大门。只见他望着众人，只是翻白眼，两手在头顶乱摩道：“我的头呢？”有人道：“相公，头在你头上呢！”众人见得这样光景，不解何[故]。命书童起来，取了灯儿，送他回上房安寝。才睡将下去，犹如身在冷水之中一样，从心里冷出来，牙齿抖抖的乱战。命书童取了棉被，盖在身上，到底还冷，一连盖了两、三床被，方才神魂略定。想道：“我却逃脱了，不知此刻邓氏二姑娘是何光景？明日清早定要前去探他的信息。”正是：

无情休恋无情客，有心人遇有心人。

张寅心下害怕，按下不题。

再说外面众人依旧收拾安寝。张璉问道：“适才相公回来，为何这等光景？”众人说：“不知是何原故，向人要头？大概做了混事，着了唬了。”有的人说：“明日自见分晓！”这且不表。

再讲邓氏放走了张寅，方才安佚。回到房中，此刻也是四鼓了。见丈夫倒睡在床，银牙紧锉，恨在心头，暗暗的骂道：“为何不在山东路上遇着那些强盗，将你尸分数块，不得还乡！今日回来，打断我们的好事。祁中呀！我与你：

夫妇分心从此起，莫想真情靠你身。”

邓氏恨了一会，也只得在联凳上面和衣而睡。

只等到天明大亮，祁中醒来一看：难道昨日晚上我大醉了不成？为什么娘子不在床上安寝，睡在联凳上边？起身将他摇醒，道：“娘子，何故睡在此间？”邓氏道：“官人，昨晚你吃得大醉回来，睡了，我若叫醒你回来，怕你舞酒，吐得满床，更深夜晚，那时如何收拾？我故在这凳上和衣而睡。”祁中连连点头说：“好知趣的娘子！卑人此刻腹中饥饿，有酒再炖上一碗，打上两个鸡蛋，与我解酒充饥。”邓氏答应[道]：“要鸡蛋酒却也不难。有句话要问道官人：昨晚我去烹茶，官人在房中大惊小怪，说什么拿住了，我道拿住贼子，唬得我茶壶打得粉碎，是何原故？”祁中满腹思量，想了一会，笑嘻嘻回道：“娘子，昨晚见这米桶有些作怪，疑是耗子偷米吃。卑人将手拍了一下，道：拿住了！这句话是有的。”邓氏[道]：“官人这句话，却也不知多重！三更半夜，大呼小叫，被邻居人家听见，成何体面？况且官人出外的日子多，在家的日子少，惹人听见，好说我要做出什么坏事来。官人呀，独不闻：墙有风，壁有耳。众口（可）哢哢，只怕的耳目要紧。那时：

坏名遍地皆知道，跳下淮河洗不清。”

祁中听得此言，越称赞道：“果然好个贤慧娘子！卑人茶前酒后言语，休得认真。你去准备鸡蛋酒要紧。”邓氏这一番话，在他丈夫跟前撇清，瞒得祁中消息不通。转身到外面，将昨日打碎的砂壶瓦砾扫去，到厨房收拾鸡蛋酒不题。

再言祁中走近米桶前，穿了衣服，带了帽子，束了鞅带，将脚下靴儿穿好，腰刀佩在身旁。猛然想起昨晚的事，揭开米桶观看：只见里面一双脚印，正在米里。怒上心怀，气冲牛斗，欲杀邓氏。不知后事如何？一言难尽……

第二十四回 老管家当面劝主 小梅香背后漏机

词曰：

人生碌碌总徒劳，费尽心机无了。任你巧语花言，只恐阎君查到。瞒心昧己天不饶，祸到临头方晓。世间万恶淫为首，不贪色欲为高。

这首闲词按下不表。

再讲祁中揭开米桶，见得一双脚印齐齐印在米上。气得胡须倒卷，怒耳双睁，暗暗想道：“这好大胆的贱人！原来我不在家，干出这样丧心的事来！适

才还在我面前撇清，说什么五更半夜，大呼小叫。”意欲立刻杀他才是，心里（事）想了一会，到反平心定气，仍将米桶闫盖起来，心中想道：自古说得好：

属垣须有耳，巧里便有人。

是谁到我家中，放俺的上风？想此事定然我家下打杂的妇人李氏与那小桃谅知细底，盘问他二人便知明白。想定主意，暗暗的盘问他二人。这且不言。

再表张寅昨宵回去，直直睡到天亮起来。梳洗已毕，心下想道：“幸得昨宵逃回，真可谓离笼之鸟，漏网之鱼。但是邓二姑娘待我情意甚浓，倘有风声，想他丈夫焉得与他干休！我若不去探问他，何以放心？”慌慌离书房。此刻天色尚早，并不在家下用点心，往外就走。

刚刚走至大厅二门跟前，只听得家下的人众口哏哏，在那里说昨晚的话。有的说：“我们家相公平昔常在外面行走，并不像昨晚回来，好端端问我们要头。不知是何原故！定是走那些邪路，被人家拿住，逃走回来。亏他身上衣服还保得住，没有被人家剥了下去。”那个人道：“你不知道！虽有人要剥他的衣服，相公是个会写字的人，想必是写了个空头借券与人家，才能个放他回来。”此刻众家人纷纷议论，望张璉老人家说道：“老爷也说他几句，谨戒相公的下次。”

你道众家人叫张璉劝他，是何原故？只因张寅的父母去世得早，那时张寅年幼，老爷临终（才）之时，曾将相公托孤与张璉、张序二人，遗言道：“我只此一子。不幸夫人早亡，无人照管；况我家大事，料然不保。但我张氏门中并无亲故，只有你二人是我心腹。倘我去世之后，早晚托你二人照管。等相公成人，替他娶一房妻室，日后接代传宗，那时我在九泉之下，亦当瞑目。”及至老爷亡后，张璉、张序遵了遗言，托媒人代他说亲无数，亲高不成，低不就，所以如此。

张寅才走至屏门跟前，张璉一见，连连的说道：“相公意欲往那里去？”张寅道：“吕府中看鲍老太太的病，带着欲探望吕相公的消息。”张璉说：“那里天天望吕府去！想是相公到别处人家去走动，敢是借看鲍老太太的名色？昨晚回来那等光景，想必是相公在外边做出事来了。”连连劝道：“相公呀相公。非是老奴斗胆。当日蒙先老爷天高地厚之恩，抬举老奴同着张序二人，将相公托付（负）我等。哪一天不把相公放在心上？饥寒饱暖，用尽心血，亦不过不负先老[爷]重托。想府中只有相公一人，理该用心读书，图取功名上进，雁塔题名，蟾宫折桂，那时与祖上增光，名扬四海；娶得一房大奶奶，成家立业，接代传宗。一来不枉先老爷重托，二则老奴与张序脸上也得好看。似相公目下这等游手好闲，不理诗书，在外面寻花问柳，窃玉偷香，倘若遇

着那一班地方光棍，剥去衣裳，成何体面？相公呀，非是老奴絮烦，你全不想：

争名夺利光门闾，专学扳花折柳人。

试看满朝朱紫贵，有谁浪荡得成名？

自古道：忠言逆耳。相公呀，你是侯门后裔，老奴是一介小人？又说道：千岁奴才一岁主。老奴焉敢言相公的不是！又恐临时懊恨，悔之无及。”

张璉这一番言语，却说得都有道理，此刻张寅心下反觉不悦。正所谓：

任他说得天花坠，只当平空乱雪飞。

他却不听张璉之话，出了大门便走。心下闷闷不乐道：“这老狗才如此啰唆，正是老而不死是为贼！”此刻张寅离了家下，一头走，一头想道：“昨晚邓二姑娘放走了我，但不知他此刻在家是怎么光景？”一会，到得邓氏的门首，只见大门已开，里边屏门却掩在此。并不敢扣门，又不见动静，只得走到巷口外面，站在那里呆呆的想。

再言祁中此刻坐在房中，自叹不止。暗暗的道：“都是贪了几杯黄汤！若是昨晚早些回来，那时奸夫怎得逃脱？想这狗男女在我家下与这贱婢往来，非是一日，他们并不打点我昨晚回来。但是放走了这厮，如何是好？”想来想去，这一桩事谅然李大娘与小桃定然知道。正在这里思想，却好小桃起来，到邓氏房中去扫地。才进房来，见祁中坐在房中，连连的叫道：“二爷回来了。”祁中在房中见小桃，来得正好，将他扯在跟前，低低问道：“我的儿，你二爷昨晚来家迟了，并没一点东西带与你吃，只好等到下次罢。”言毕，在腰中取出一个小银锭，递与小桃，道：“我的儿，拿去买花戴。”这锭银子是一剂（挤）毒药，小桃那里晓得？接过来放了。

祁中悄悄问道：“我的儿，我出门之后，家里你奶奶同什么人在家顽耍？”小桃回道：“也不过在这些前后邻居家看牌、听书。”祁中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家里可请些什么人来顽顽？”小桃年轻，只得十一二岁，那里知道人事？连连说道：“并无外人到得我们这里来。只有奶奶当初家下的〔一〕个邻居张相公，常时在这里走动。甚蒙他情，待我好，常常在家下与奶奶把些东西我吃吃顽顽。”祁中道：“可晓得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”小桃道：“只知他姓张，不知他的名字。”祁中又问道：“那李大娘目今往那里去了？”小桃道：“他上日有个旧病发了，回家到有几个月，至今不见他来，也不知他死活。”小桃这些话却是无意，只认做祁中与〔他〕谈家常，也有得的事；再者张寅往来，并无忌惮。那里晓得小桃这几句话儿说出却不要紧，谁知说出泼天的大祸。他说完了话，将房里扫毕，回他厢房里梳头去了。

此时邓氏在厨下，并不知小桃说这一番的话。祁中听了小桃这一番言语

，不由得心头火起。正是：

任他百计施好巧，须防舌底杀人刀。祁中掣刀在手，意欲赶至厨下，来杀邓氏。不知邓氏性命可能保全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 夫恩妇爱皆假意 舍死忘生恋旧情

词曰：

飘飘西风渭水，微微日落高山。英雄回首盼长安，虎斗龙争过眼间。看坝桥风景凄凉，露冷霜寒。断蝉声里倚栏杆，不觉斜阳大晚。

这一首闲词按下。

话表祁中掣刀在手，怒气冲冲，欲要赶至厨下杀他的妻子。忽然想道：“自古捉贼要赃，拿奸要双。如今奸夫放走了，若是杀了邓氏，到官反取罪名。”只得将刀依旧入鞘。

邓氏此刻鸡蛋酒已打现成，取进房中，望着祁中道：“官人请用。”祁中强平心气，只当没有这件事，将鸡蛋酒用毕，出得房来，到槽头扯马。邓氏随赶出来道：“官人此刻带马往那里去？”祁中回道：“带马到栅里去击和草料。”邓氏说：“既如此，早些回来用早饭。”祁中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言毕，带着坐骑，开门而去。

只言邓氏见丈夫去了，走去关上了门，命小桃烧了脸水，自己回房梳洗已毕。将房中昨日的杯盘碗箸取出，收拾的干干净净。又准备了早饭，在此等候祁中，见丈夫一会不来，只得与小桃先用过早饭。坐在堂屋里面，如醉如痴，似梦方醒，呆呆的想着昨夜的光景。可谓昨日今朝事不同。若是不放走了，此刻是翻江绞海，人命关天。虽是他此去，性命可保，只怕三魂七魄都要惊散。恨我这里无人认得他的家下，不然也好打发个人去探望他。这才是：

骆骆从来怜骆骆，猩猩自古惜猩猩。

邓氏在家里想着，那里晓得张寅早已站在巷口跟前探听，就是祁中方才出去，并不相认张寅。

邓氏在家想了一会，忽听得门响，小桃连连将门开了。祁中从外面进来，怀内取出一个银包，交与<下原衍“邓氏”二字>邓氏道：“这银子留在家内，以为柴米之需。倘若缺少零星等件，命小桃到香蜡南货铺中去取，等我回来与他算清帐目，一同还他便了。”邓氏见丈夫这等说，便连连问道：“官人敢是又往那里去么？”祁中道：“适才卑人见府太爷又发了手牌一张，关文一角，命我往山西大同府去投递。此去约没几时担搁。娘子在家好生看守门户。”邓氏道：“我们苏州到山西有多少路程？官人这一去几时回来？到是官〔人〕才办了公，交了差的，怎么又差你出门？这个太爷好不通道理！想同班中人不知多多少少，独着我的人吃苦打差。依奴说，官人不若另托一个人代去便

了。”

你道邓氏为何说这几句话？是用心探他丈夫的口气，几时回来，不过是存心相会张寅地步。若是来得迟，便好与张寅钩搭得长久。此时祁中却也明白，知道邓氏妖媚人心之意，故意回道：“娘子此言差矣！常言：公尔忘私，为国忘家。既做了这个讨饭的买卖，那里顾得路途远近，戴月披霜？无非总为的是家计二字。此去相隔不过二、三千里，若等到彼投递关文，等齐人犯，却算不定几时回来。我想这案事大有些缠手，又道十关九空，不过去办便了，你在家下不必忧虑。”邓氏说：“官人呀，奴同你联姻三、四载，何曾得与官人长效鱼水之乐？亦未曾在家安住一年半载，终担家中事务。不是往东公干，就是向西出差，常常丢得奴一人在家受尽寂寞，好不冷清！虽有小桃相伴，他还顾不得，贪顽好睡，到得夜深人尽，只我一人，要去安眠，心先害怕，为对孤灯，牙床难卧。”正是：

黄昏怕入红罗帐，夜深残灯独一人。

常抛枕上相思泪，滴透绫绡被数层。

祁中道：“却也怪不得娘子受此寂寞惧怕！若是我出了门，家中并无一人依靠，就是卑人在道途村乡，客邸旅舍，也曾经过一番凄凉，有将家计情牵，卧眠之中，未尝不思念娘子。若要图安闲快乐，除非另改别业，方才可以朝欢暮乐，遂得我心。我目今当了这个门户，这也是孽在其中。古语说得好：

观其雁飞不到处，乃知人被利名牵。

娘子若还怕家中寂寞，日间何不请他个瞽目女先生讲个前朝后汉，散一散闷；晚间多用几杯酒，包管你自然一夜好睡。”

他夫妻二人的话，总是你哄我，我骗你。各人怀了各人的鬼招（昭）。邓氏问：“官人还是今日动身，明日前往？想你的行李昨晚没有〔带〕回来，敢是在班房里面？若能担迟一日，命人将行李取了家来，待奴替你浆洗浆洗，与官人带去，以得洁净些儿。俗话说得好：日图三餐，夜图一宿。快命人取来，喜得今日天色好，管你得干。”邓氏这些照应点缀的话，不过是骗他丈夫。不晓得那事祁中已经尽知，他还认丈夫不晓。谁知祁中心内早已明白，正所谓：买干鱼放生，连死活多也不知。祁中听了这番言说，暗暗的恨道：这贱淫妇，终有一天送在我手里！慌慌吩咐小桃道：“你在家好好听你奶奶说话，不可懒惰。”言毕，即欲动身。

邓氏道：“官人呀，奴有数句言语嘱咐。此去，你：

若是逢桥须下马，当知过渡莫争先。

风霜雨露眠宜早，走路登程要看天。

秦楼楚馆休留恋，切忌贪杯爱少年。

妾呈数语君牢记，不可忘奴一片言。”

说毕，故意啼哭，取出汗巾拭泪：“料想官人今日不便担搁，若要钱行，却来不及，只好待官人回来一同接风罢。”祁中暗地里又好气，又好笑，故作悲伤道：“娘子不须啼哭。古人云：

总在乾坤内，何须叹别离（难）？”

你道祁中为何说这两句？无非使的个降螯之计，假意安慰邓氏，这是他做捕快的手段：哄唬诈骗，见机生情。没有这些计策，怎么去捉拿强盗？故今日却也用着这个本事。祁中说：“娘子不须悲伤。卑人不久即回，你好〔好〕保重。”言毕，开了大门而出。只见巷口墙脚下站了一人，方巾直摆，如醉如痴。祁中见此人站在此地，亦不存心，飘然而去不题。

再言邓氏送丈夫至大门首，见他去得远了，心下十分欢喜，立在门首观看街房：南来北往，人烟辏集。邓氏看得眼花，忽然想起冤家，好不闷杀人也！这正是：

懒观街市繁华景，思忆心中可爱郎。

邓氏叹罢，猛然抬头，只见张寅站在巷口，如半空得月一般。欲待要叫他一声，又恐被旁人听见；欲待不叫，怎能当面错过？正在作难，喜得张寅早看见邓氏在门首，两下打了个照会。张寅竖起个指头，邓氏即手招了两下，张寅即走到邓氏跟前，低低问道：“方才出去的，可是你家丈夫么？”邓氏回道：“正是。他于今出门去了。”张寅听见他的丈夫出门去了，大着胆，同着邓氏一同进门。邓氏旋将门儿关上，与张寅并肩坐下。

邓氏道：“你的胆子比天还大！昨晚便宜了一条性命，今日又来，可谓是不知死活也！”张寅说：“昨宵回去，一夜何曾合眼？牵挂着你。今日不来，足见我是无情之人。可怜我却从清晨站到此刻，喜得遇见你端然无恙，我心方安。我问你：到底你丈夫往那里去了？几时回来？”邓氏即将祁中往山西投文事告诉张寅。张寅听了，越加欢喜的了不得，口中说道：

“正怕前途多阻隘，谁知今日又坦然。”

不言张寅心中欢乐。且言邓氏见张寅今日舍死忘生而来，可见他是个多情多义之人，也不枉奴与他来往一场，心下愈加爱惜。便道：“张郎呀，你我好比古语云：

相识满天下，知心能几人？”

邓氏说罢，来至厨房中，忙忙打了两个鸡蛋，盛了一碗，双手（双）递与张寅说：“权当点心。”张寅此时正在饥饿之时，正用得着，口说：“何劳二娘费心！”双手来接了碗儿，坐下正欲要吃，忽听得外面敲门响亮，唬得他目瞪口呆，神魂飞散。邓氏亦唬得胆战心惊，慌慌张张把张寅藏在床儿背后，硬

着胆叫小桃去开门。也不知来者是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 李氏带病见主母 子方说谎诈张寅

词曰：

道罢三皇五帝，讲完禹夏商周，七雄五霸闹春秋，楚汉争锋对手。青史几行名姓，山前无数荒丘。前人留他后人收，说什么龙争虎斗！

这一首闲词按下。

且说邓氏将张寅藏过一边，提心吊胆叫小桃去开门。又想到：“莫非祁中忘记了什么东西，回来取（去）拿不成？”小桃将门儿开了，走进一个人来，并不是祁中，却是原在家中打杂的李氏老妇人。邓氏此刻才放了心。

只见李氏一手挟着行李，一手提了个篮儿，上前叫了声二奶奶。邓氏说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李大娘。你这一向病儿好些么？为何还是只样哼声不止？你快些进来坐下。”叫小桃去关好了门。列位，你道李氏因何今日拖病而来？只因他无儿无女，丈夫又去世的早，丢下两间草房；他将房子卖了，归着他丈夫殡葬之用，余下几两银子，借与邻居人家生息。谁想这些人见他有病，赖他的银子，不容他居住，赶他出来，因此李氏无地安身，原奔靠主人家而来，这且不表。

且言邓氏问李氏：“你这一向病儿可曾好些么？我时常挂念在心，没有个人儿来看你。”李氏说：“多蒙二奶奶抬举，天高地厚之恩，杀身难报。又蒙二奶奶问奴之病，说起令人可怜。乡下人又没有个好医生，又无一个贴心人儿服侍；更遭一班邻居，该我银子不还，反不容我居住，拖病赶我出来。你想我这病怎能得好？我只得来恳求二奶奶，开天地恻隐之心，舍我一碗饭儿活命，虽死也万感不忘。乡下人并无一点人意可敬，只有几个鸡蛋儿，聊表我一点孝心，与二奶奶打个茶儿吃吃罢。”邓氏说：“怎么又好多谢你。”忙将鸡蛋收过。

邓氏见他衣服单薄，忙向房中取了一件红布袄子，转身走出房门，叫了一声：“李大娘，你不要悲苦，我家也还不在你一人饮用，且自放心，将养病儿要紧。这一件红布袄与你遮寒。”李氏接了布袄，千感万谢。邓氏又叫小桃替他行李铺盖搬在厢房里面，里面收拾饭与李氏吃了，命他且到厢房里歇息歇息。李氏谢了又谢，向厢房里面〔去〕不题。

再言邓氏向床背后，将张寅请出来，说道：“适才扣门又是一个虚惊。”张寅问道：“来的是那个？”邓氏说：“是我家用的个妇人李氏。只因有病回去，今日却又拖病而来。可怜他无儿无女，前来哀告于我。我可怜他，收留住下，也是一个功德。”张寅说：“留便留得好，我们之事倘被他知道，如何处治？”邓氏道：“你好呆！俗语说得好：有钱使得鬼推磨。就是他晓得，也

不妨事。道在人为，况奴待他情分不薄，他不来管我闲事。今后在他身上再用些情，岂不是万全之策了？我丈夫又不在家，你正好来往行走。你若来时，我与一个暗号儿，但是门上插了架花，便可进来，包管无事。”

二人谈了一会，渐渐天色晚了，邓氏就将他丈夫丢下的银子取了一块，约有三钱，命小桃买了酒、菜回来。关好了门户，收拾晚饭，将酒、菜取至房中，他同着张寅对酌。邓氏说：“请老实用一杯。今日是太平宴。”张寅举起杯儿，心下暗想道：昨日今朝大不同。却也高兴，一连饮了几杯酒。吃过晚饭，命小桃收拾了盘盏残肴去，他去安歇。邓氏同张寅此刻是：

鱼水交情重复合，凤鸾恩爱更添浓。

有《西江月》一首为证：

体题昨（乍）宵惊怕，今朝又正欢娱。鸾颠倒，气吁吁，说不尽温柔巧语。说前世俗缘未了，今早复解罗裾。情浓不管老天知，舍死忘生一举。

二人情投意合，交枕而眠。到了次日清早，放张寅出去。至此日为始，早去晚来，也非一日。李大娘渐渐也知觉了，只是不敢言说，这且不题。

再言张寅在祁中家走动，胆大包天，全无忌惮。那日清晨，从祁家门里一摇〔一〕摆走将出来，只见墙根之下有一人，蹲在那里出恭。你道此人是谁？就是在侯家做蔑骗的黄子方。只因找不着吕昆，因此将他同李连义一统赶出来，目下无以为业，在赌钱场上吃赌钱的饭了。因赌钱才散，故在此出恭。想来晚上输了夜钱，恨急了，将六颗骰子咽在肚里，此刻疴下来，还么二三么二二三，你道可是行了死局了？一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捣鬼。猛然抬头，只见张寅从祁中门内走出来，心下动疑：此刻天色尚早，为何他在此走出？其中必有些古怪！人说祁中的妻子颇有几分姿色，有然是他丈夫不在家，背地里偷情，厚上张寅这小畜生了。想来一定不差，等我出去吓他一吓，看他怎样！忙忙束（撤）了裤子，径（竟）赶张寅。

却说张寅出门，见墙脚下有人出恭，吓得慌慌张张跑出巷口。不防黄子方识破机关，随后赶来，口中连连叫道：“张寅兄往那里去？”张寅只顾朝前走，并不理会。黄子方见他失虚，越发疑惑，飞风赶上近前，说道：“张寅兄，小弟请教你数声。为何连头也不回？是何意思？适才兄从那个人家门里出来，想必有什么公干。敢是晚衙在那个人家过宿的么？”张寅道：“因昨晚与只个朋友说话，夜深了，不便回去，故尔个今日早回。兄休得多疑。”黄子方这个人鬼计多端，在张寅脸上一闻。原来张寅今日尚未曾净面，夜来的那一团脂粉香气，犹然未散，被黄子方闻出。但觉：

兰麝氤氲香袂，动人春兴味偏长。

黄子方慌向张寅说道：“人赃现获，兄还有何抵赖？非是我姓黄的多事

，外面有多少人道你不是，兄须防备。弟外日在集贤居同着一个小朋友吃酒，内中就有人说你时常在祁家走动。其中之事，外人尽知。”张寅见他说出这句话来，有些蹊跷，连连叫道：“黄兄，途中不是谈心之所，请兄到舍细谈细谈。”二人携手相搀，一路行来。已是张寅门首，此刻也是早饭时候。张寅请黄子方在书房坐下，书童倒茶不题。

却说张璉等众看见黄子方进门，敢怒而不敢言，一个个暗暗的说道：“这姓黄的当日在侯家做篋骗，如今我们相公又同他来往，定然把个家私送在包人穷手里就罢了。正为贤愚不辨，好歹（反）不分。”有的叹道：相公呀，只怕你：

临崖勒马收缰晚，船到江心补漏迟。

按下众人谈论。再表张寅命书童献过了茶，向黄子方道：“兄呀，适才路上说的话，望兄一一指教。”黄子方口称言重，心下暗想道：“要是把话说重了，又恐把一头好买卖弄坏了；欲待要说轻些，又恐压他不住。只可见机而作，随机应变可也。”主意已定，开口尊了一声：“寅兄，外头那些朋友总不过是为着老兄在祁家走动，故耳他们心里要想挤你，那时使你措手不及。难道兄既做这桩事，安有惧哉？但恐脸面相关，有失体统。况他那一干人俱是些无赖之徒，倘被他们一时挤住，岂不伤你我斯文之雅？连弟也不免削色。到是弟一团美意，替兄再三排解，说这姓张的是我的契友，还须看我薄面，待我替诸公道及，少不得尽情，众人方才息念。但此事兄该自谅，他们见迟迟不理睬他，只怕早晚又动干戈，弄出事来，祸恐不小。今日弟不得不言，日后倘有事故，连我姓黄的也不好见兄之面。兄平日亦难会着，今日真是侥幸途遇；又蒙见问，故将这一些话细呈兄听。行与不行，听凭尊意上裁。”

张寅只认他说的一番真话，连连打躬：“谢兄指教，真金石之言，顿开茅塞。这正是：

“与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”

张寅连连起身说：“敢失陪。”回到后面，取出两封银子，俱是白封红签。内有一大封，递与黄子方道：“拜托长兄取去，代弟候那一干朋友，无非是一酌之敬。诸凡事推兄金面，叫他们休要嫌轻。”又将那一封取出来，就向黄子方道：“蒙兄雅爱，本该备个礼而送至尊府，诚恐到反不恭，只得面呈薄敬。恕弟不恭，望兄笑纳。诸事还望照应。”黄子方故意推辞道：“蒙委，当得遵命。但是送弟厚贐，实不敢领。”两下推让了一会，张寅再四不依，黄子方只得收了，放于衣袖之内，口中只说：“权领，权领！但是日后有人说话，都在我身上一力承担。”列位，你道黄子方见了银子不要，是何原故？俱是一团假意，可笑这厮嫌少不怕多，恨〔不〕得将他的家私送他才是。他心事这且不

言，黄子方开口尊了一声：“兄呀，如若今晚往祁家去，可先陇我舍下，有绝妙药酒敬兄两杯，包管那祁二娘与你另添一番恩爱，两情难舍难丢，岂不是一桩快事？”言毕作别。张寅送出大门，道：“兄晚间一定在府，小弟必来，决不失信。”

黄子方才出了张寅大门，不防李连义迎面走来，见黄子方虚张失智，两个衣袖里面沉沉重重的，连连将几句言语打动他。黄子方就把那小些的银包取出来，递与李连义，说道：“别人跟前不必题起，这银子送兄买小菜儿吃。”李连义才接过银包，黄子方就说道：“失陪了。”把手一拱，慌慌张张而去。李连义想道：“这黄子方并不是个善男信女，轻易白把银子送我，其中必有蹊跷。我方才听得张寅约他晚间往他家中去，不知与他所干何事。等待黄昏时候，前往黄子方门首一听，便知端详。”这正是：

求真富贵，须下死功夫。

不知李连义此去这一听，听出什么事？且待下回再讲。

第二十七回 张寅酒醉露真言 子方有意行好事

词曰：

小门深巷巧安排，没有尘埃，却有苍苔。自然潇洒胜蓬莱，山也幽哉，水也幽哉。东风昨夜送春来，才见梅开，又见桃开。十分相称主翁怀，诗是生涯，酒是生涯。

这一首闲词且自按下。

话表李连义得了黄子方的银子，暗暗生疑，一路回至下处，睡至午后，方才起来。你道日间缘何睡觉？只因晚上赌了夜钱，所以如此。起来吃了些饭，等至下午，欲到黄子方门首窃听，这且不表。

再言黄子方回家，买了些酒肴，又带了两枝蜡烛，坐在家中等候。渐渐日色西沉，红轮已落，张寅在家中动了身，来至黄子方门首，天色已晚。谁知被李连义早已看见，躲过一边不题。原来黄子方家房子是一所独门独院三间草房，一间倒坐门楼。张寅用手敲门，黄子方开门迎出，随手掩上了门，请张寅到客座里边坐下。

只见银烛高烧，杯箸摆列。黄子方道声失陪，即起往后面去了。你道他去做什么事？原来黄子方没有家眷，独自一人，家下并无奴仆，自己去到厨下整顿酒肴。不一时，俱已齐备，忙忙捧出来摆下，道：“兄请坐下。”张寅坐了首席，黄子方对坐相陪。子方满斟一杯去敬张寅，说：“兄呀，你真乃信人也，可敬可敬！小弟微敬水酒一杯，不过是市铺中菲肴，望兄恕笑。”张寅道：“承兄雅爱，愧领不当。”二人说些闲话，你敬我一杯，我敬你一盞，俱有了半醉之意。

黄子方斟一杯，敬于张寅，说：“兄呀，弟敬这一杯酒，斗胆要请教你当日怎么与那祁二娘行走起来的？此处并无外人，说说不妨，小弟洗耳恭听。”

张寅道：“兄既动问，学生敢不直言奉禀！只为那鲍氏老伯母命我去找吕昆，不料天降大雨，无意立于祁家门首避雨。谁知一会雨虽住了，街上水汪甚大，不能行走。正在敖遭之时，忽听背后响亮一声，开了两扇屏门，走出一位如花似玉的妇人，莺声历历，启动朱唇，叫了一声：‘相公，请里面坐、用茶。’不瞒兄说，我被他只几句话儿，把学生的魂不知摄到那里去了。那时学生进去，用过了茶，说了几句闲话，谈出一段故事来了。”黄子方道：“兄呀，谈出什么故事？一发要请教了。”张寅道：“子方呀，你道这祁二娘，昔日原曾有人代我为媒；无奈有碍不成。谁知今日又得相亲，岂不是三生有幸、前世姻缘注定？多蒙祁二娘不弃，结成并头连理，叨成枕席欢娱，有两、三月矣。”

黄子方听了这一番话，连将舌头伸了几伸，说：“兄呀，你真胆大也！虽则祁二娘待你恩情颇好，难道只几个月都没有一点动静？他丈夫却往那里去了？此话荒唐，小弟不信。”张寅道：“兄呀，再不要题起他丈夫，说起来令人害怕。有一天，在他家睡到二更时分，谁知他丈夫从山东回来。幸喜吃得大醉而归，我与祁二娘听见敲门，只唬得魂不附体，把条性命几乎丧于他人之手。还亏祁二娘有智量、有胆气，将我藏在床头一只米桶内；他还作平心定气之样，取灯去开了大门，随又关上了门，搀扶他丈夫进房；夫妻们又谈了几句家务，方才伏侍他睡了。只等他丈夫睡熟，此刻也是四鼓了，那时祁二娘才得空放我逃走。托兄洪福，保全了性命。”黄子方听说，称了声：“兄呀，不但当局者魂飞魄散，就是兄此刻说起来，小弟听了也满体汗淋。兄可谓浑身是胆，真胆包身也。我看（着）祁二娘这般真情待你，恩爱相投，也亏兄舍（捨）死忘生，不惧死活，就是他丈夫的那一口青锋剑亦不怕利害！兄真可谓个义气人也！若是我黄子方，不要说是眼见，就是梦中也是怕的没命。险哉，险哉！”张寅说到高兴之处，自夸他偷情之手段，窃玉之能为，有说有笑，一杯又是一杯，一连就是二三十杯。

此刻是张寅酒后真言，那晓得黄子方已放在意中。谁知黄子方这杯酒却是难吃的呢！正是：

认作金波和玉液，乃同人情与砒霜。

黄子方道：“兄呀，既是祁二娘待你这种恩情，这一条孽藤是万难割舍的了。目下兄朝夕往来，一定是祁中出外公干，剩个空儿，才得暮去朝来，任意欢乐；不然倘他丈夫一时回来遇见，便如何是好？岂不又遭惊唬！”张寅道：“兄但替小弟放心，我那人儿也有安排。若遇他丈夫不在家，将一架花枝插在门旁，以为暗号。又叮咛嘱咐：如来，务要看得明白，见得清楚，不可造次

扣门。”黄子方听得这句话儿，拍掌大笑道：“我说祁二娘必有主见！他若不设只个暗号，岂不是鹊桥有阻？故插此花枝，如月老常在门侧耳！妙极（急）妙极（急）！”

他二人在里面说话，不防李连义在外看见张寅进去，看见黄子方关好了门，他一扒扒在芦巴背后，一句一句听得明明白白。暗暗的喜道：原来有这一段故事！早间见他们说话，不料张寅在祁家走动，我闯进去罢！心下又想道：且慢，撞破了他们反不便。只听得里面说：“兄呀，再用几杯，趁早些过去，恐那人等你。”李连义听了此言：我在此等却也无益，何不明早到祁家门首等他便了？”这正是：

暗中密事无人晓，门外偏偏有信通。

李连义回到下处安歇，自然天明在祁家门首等候张寅。这且不表。

再言张寅开口道：“早间兄说有好药酒，到要领教一杯。”黄子方起身到房里，取出一把磁壶，倒下了一杯。张寅吃了一口，觉得甚美，满口馨香，连连称赞道：“好酒、好酒！还要求赐两杯，不知兄可肯不肯？”黄子方道：“说那里话来！当日古人乘肥马、衣轻裘，与朋友共之，何况只两杯酒！”又斟下一杯。张寅道：“酒虽好，不知是何名色？”黄子方道：“你若问此酒，却有来历。是小弟昔日在侯兵部府中，与他令郎相好，他喜寻花问柳，每每临事不济，故请了高明先生秘授此药。内有人参、肉桂、茺萸、狗肾，共有一百余味，都是些珍重之药配成，此酒煎毕一服时，外用苏合油闭瓮，退火四十九日开用。此酒取名为‘闻风醉’。又名‘洞春’，有一夜不辍（辙）之功，推（椎）墙倒壁之力，无论春夏秋冬皆用。所忌者，冷水凉汤即解。当日侯兄费尽若干功夫，小弟取了两瓶来家，已经用去大半，总是相好朋友情分，难以推托。今日祁二娘与兄却正在用他之时，得敬此酒，包管缠绵。”张寅一听，此刻不觉神魂飘荡，似醉如痴，呆呆的想这药酒妙处。又一连吃了几杯，把壶药酒吃了个七、八之数。本来这酒其性大热，再者张寅身子虚弱，又多用了些，自觉按耐不住，潮潮的酒性发作，人事昏溃，一交倒在榻儿上睡去，就和死去一样。

黄子方见张寅已经大醉，呼声不止，他即转身带上了门，急急赶到祁家门首。此刻也变一更时候，果见门外有架花枝插着，心想：张寅之言不差，定然他丈夫不在家下，待我大胆扣门而进。邓氏闻得扣门，即便前来开门，说道：“为何今晚此刻才来？哄我守到这半日。那李妈与小桃都也睡了。”黄子方听他说话，并不回言，往里面直走。邓氏随关了大门，往家里而来。灯光之下，看见天井里站的是个生人，心下着惊道：“你这个人好生无理！黄昏夜晚到此何干？”黄子方道：“祁二娘，你是个明白人。是你那心上的人叫我来的。

”邓氏暗暗的恨道：“张寅呀张寅！我当你是个有情君子，却原来是个无义小人！我与你私下往来，岂可声张外面？”真可谓：

痴心女子千千万，负义郎君万万千。

黄子方与他拉拉扯扯，邓氏那里肯依！忽见那：

灯光闪闪，惨雾迷迷，阴风飒飒，杀气腾腾。

忽然一阵怪风，将灯儿吹息。邓氏到房取火点灯，黄子方悄悄溜进房中，躲在梳桌底下。邓氏并没有看见，忙忙取了火，点起灯来，出外一照，不见踪迹，心下越加害怕。取着灯进房，忽见黄子方坐在床边上面，邓氏说：“你这个贼，好大胆！人家内室，还不快快出去！如若不走，我喊起邻居，只怕你性命难保！”黄子方原是舍命而来，那肯干休？将邓氏扯扯拉拉。正在那里胡缠，忽听得外面扣门之声。

你道外面扣门是谁？却是祁中回来。自从那日醉后回家，见了米桶内脚印形迹，已参透机关，就里用了个降鹜之计；今日回来，专为邓氏之事。此刻已交二鼓，只见门上插一架花枝儿。祁中心下暗恨道：“只个一定是这淫妇与那狗男女做个暗号，今晚必在家中。此刻我看你往那里走！”怒气冲冲，掣刀在手，忙忙慌慌扣门。不知谁来开门？邓氏与黄子方二人性命如何？且听下书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 假冒名贪淫<原为“奸淫”，从目录改>被杀 幸漏网奔走无门
词曰：

世事犹如春梦，人情薄似秋云。不须计较苦劳心，乃事原来有命。幸遇三杯好酒，况逢一朵花新。片时欢笑且相亲，明日阴晴未定。

这首闲词且自按下。

单讲祁中站在门外，手执锋芒利刀，等候开门。守了一会，不见动静，心下想道：“自然是贱婢将奸夫藏过，才来开门。”此刻邓氏与黄子方只唬得魂飞楚岫，[魄]绕巫山。黄子方见事不好，势头紧急，连连哀告邓氏：“快些放我出去！”邓氏说：“我并[不]知你姓张姓李，又非[亲]故，那个叫你来的？此刻我丈夫站在门首，你从那里出去？纵然出去也难逃走！”骂了一声：“丧心的贼！你来做甚？今番我有口难分，奴命休矣！”黄子方唬得口眼歪斜，遍身酥软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忽然想起一句话，向邓氏说：“有张寅曾在米桶里躲过，如今只好照旧而行罢。”邓氏无奈，只得依他。战兢兢开了米桶闷盖，将黄子方藏下，依旧闷盖起米桶。邓氏见势不好，命李大娘起来开门，他却躲避（游）在床儿背后。

李氏从厢房走出，忽然一阵怪风，只刮得：

沙灰荡荡波涛滚，连裂山崩神鬼惊。

李氏才走出房门，好像一双毛手冰冷的往脸上一擦，淅沥一阵旋风，若有人影从对面走来，一阵血腥臭味，令人难闻难受。列位，你道这是什么东西？原来却是个杀神从风而至。李氏那里知道？又听得空中鬼叫老声，李氏一个寒噤，退进房来：“哎呀，好怕人也！老天起了送老的风了！”慌慌将邓氏送他的一件红布袄儿套在身上，只觉得肉跳心惊，毫毛直竖。你道此是为何？只因李氏性命就在顷刻而亡，故有先兆。李氏听得外面扣门甚急，点灯前来开门。祁中在门外听开门响亮，暗骂道：贱婢来了！李氏将门开了，并不言着。也是他该应遭劫，又道：

阎君注定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五更！

此刻天上微微月色，一点亮光透出。李氏才将门开了半边，祁中看见是个穿红的妇人影子，大踏步闯将进来，手起刀落，一刀将妇人杀倒在地，呜呼一命而亡。

可怜却是无辜鬼，负屈含冤向九泉。

李氏尸首倒在一边，祁中手执刚刀，恶恨恨赶进房来，气冲冲骂道：“好贱婢，今日方雪我恨！那狗男女躲在那里？”该应黄子方倒运，在米桶里喊叫：“快、快些救命！”祁中听得，那里还忍耐得住？也不及开那米桶的盖子，将刀一剝两截；盖子揭过一旁，探手进去，将黄子方在米桶里一把抓，连巾儿带头发提在手里，捺在桶边上就是一刀，尸腔乱滚，满地鲜红。这才是：

世事万般皆有命，从来半点不由人。

黄子方白白将一条性命倾了，这也是偷香窃玉之报，可叹，可叹！

祁中杀了二人，将刀上血迹擦净，仍然入鞘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奸夫淫妇都已杀了，方出我胸[中]之气。”邓氏在床背后连舌头都唬短了，并不敢则声。只听祁中说：“我为了这贱人，使我倾家败产。若是明日见了那些朋友，脸面何存？昔日在山东曾遇一位道长，代我看相，说我杀光满面，必致行凶；况且我一身无后，叫我随他修行，了却今生。今日看来，此言不谬。此时不走，等待何时？”慌慌将柜上锁扭去，取出一条被单，铺在地下，将细软衣衫、钗环首饰打一个包袱，背在肩上出来，反手将门带上，飘然而去。这才是：

休贪苦海红尘事，且学修仙了道人。

此刻城门关闭，难以出城，自然借人家暂宿一宵，等待天明，奔至山东，访道而去，以了终身，且自不表。

单言邓氏见丈夫去了，从床背后走出来，只见黄子方头在一处，尸在一处，箱笼俱空，满地血迹，心中暗想道：“这人好比做飞蛾投火，好端端一条性命，送在此间，空有虚名，却无实事。”思前想后，泪如雨下，骂道：“你这丧良心的贼子呀！谁叫你将自己的言语告诉此人，到这里来与我啰嗦呢？我说你

是个多情君子，原来是个无义之徒！今知如此，悔恨当初。到此刻，你是远走高飞，安然无恙。到了明日，街坊邻居知道，一定报官，教奴怎免得出乖露丑？那时三拷六问，贼呀，你想我怎肯饶过了你！想李大娘与这人被我丈夫杀了，总因为你起见。就是他们死在九泉之下，亦未必放你！从古至今，那一个生坏事的没有报应？也不过是来早来迟。奴放你逃走的那一番恩情，你却忘了。到今日反教奴上天入地无路，进退两难。”

含悲自恨，想起来伤心，直哭得泪如泉涌，一人在此数长道短，并无解救之人。想来想去，“谅奴这条性命难保。所喜者并未生下一男半女，无得牵挂。如若等待明朝抛头露面，不如趁此寻个自尽，到是上策。”泪汪汪低头叫声：“小桃呀小桃，我此刻也顾不得你了。”走到柜里取了一条丝绦（纵），拿在手中，清滴滴眼泪流将下来，道：“丝绦（系缝），奴与你有何仇恨？不想奴命送在你身上！”看了一会，想了一回，哭了一场。可怜邓氏那里舍得就死？他又想道：“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于人？总是奴当初错了念头，以至今日自己走上死路。可叹可叹！心下追悔前非，却也万万不能了。”通前彻后，细细想来，并无一丝一毫生路，惟有一死，才得了然。邓氏此刻是刀割柔肠，油煎肺腑，哭哭啼啼骂道：“张寅贼呀！此刻你在那里安闲快乐？可知奴在垂危之际？谁能来救于我！也罢，千死万死，总是一死，不如死了，到得干净。”言毕，将头钻入丝绦圈儿里去。

正是薄命裙钗妇，化作南柯梦里人。

不知邓氏性命死活如何？下回再为接讲。

第二十九回 邓氏避祸潜张宅 李连义人命遭横<原为“横遭”，从目录改>
词曰：

劝君莫结冤，冤深难解结，一日结成冤，千日不得彻。若将恩报冤，有冤都消灭；冤报冤，冤冤几时歇？我见结冤人，尽被冤磨折。

这首闲词不表。

话言邓氏将丝绦（涤）系起，欲寻自尽。且自按下。

单言张寅吃醉在黄子方家内，此刻酒儿散去，渐渐将醒。你道他怎么这样大醉？只因倒在榻儿上面，将头空在一旁。那药性冲将上来，故尔如此。亏他一吐个干干净净，他即撑将起来。见那一盏[灯]儿昏昏惨惨，乍明乍灭；看看桌上盘盏杯箸，尚且未收。见有把砂壶放在旁边，取了些冷茶吃了，渐渐省得人事，方才明白。连连叫了几声“子方兄”，并无一人答应，只得取了残灯，去房里观看。张寅还疑惑黄子方在房里睡觉，那里知道他已（也）作无头之鬼了。张寅掌灯在房内四下一照，并无子方。张寅顿然想起，说：“罢了！我将肺腑之言告诉与他。他这丧心的人，必向祁家去了。”想到此间，方知酒后

失言，悔之不及。这才是：

逢人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

张寅想罢，将那一盏灯儿也不吹灭，放在桌上，带起了大门，追奔祁家而来。

一路跌跌踉踉，不觉到了祁家门首。忽见大门半开半掩，心下越发动疑。只见那架花枝儿仍插在门上，张寅心下暗想：“到他门里，自然明白。若是他丈夫还在家，不应设此暗号；若是不在家，这半夜三更，为何门儿不关？”谁知此门是祁中出去，原将门儿带上，此刻却又被风儿吹开了。张寅却挨身而入，并未曾容心看见门旁有个尸首在地。他一心如箭，急急奔进去；却又不肯进房，站在天井底下。只见房里有灯，暗暗有人啼哭，不知为着何事。张寅连连叫道：“二姑娘，为何啼哭？门也不关，是何原故？”邓氏听得是张寅声音，[只]得退下圈儿，走将出来，恨不能：

一口咬下腮边肉，抓住无情把命拼。

邓氏走到张寅跟前，说道：“丧心人呀！你为何此刻才来？可知我家干出天大的祸事了？”张寅问：“有什么大祸？”邓氏道：“你进门来，曾看见否？如今我房内有一人，你可认得否？”张寅提灯一照，只见满血迹在房，有人头一个滚在地下，吓得他目瞪口呆，远远问道：“是何人杀的？”邓氏将他丈夫杀人的话细说了一遍。张寅认得被杀是黄子方，向邓氏道：“我却在他家饮酒，被他灌醉，失了一着了，干出这样大事来了。这也[是]他欺心报，二者我们不该遭此一劫。但李氏无辜被戮，等事平定，我自然高僧超度于他。如今不必多言，速速将小桃叫他起来，趁此黑夜无人，一同逃走。且先躲在我家，再作道理。”此刻小桃正在好睡，邓氏将他摇醒，说道：“外面杀了人了，快些起来，张相公带我们逃走呢。”小桃朦胧醒来，那里知道就里，连连穿了衣服，同邓氏出了大门。张寅随后出来，将门儿带上。他三人是：

双手劈开生死路，将身跳出是非门。

此刻已交三鼓时分，但见：玉宇无尘，银河泻影；四围寂[静]，万籁无声；街坊一人俱无，正好行走。张寅在前引路，邓氏扯着小桃后行。喜的是没有城门阻隔，一路上就有些栅栏，目下未交冬令，并不禁夜。转湾抹角，走的都是小街小巷。走了一会，已到了张寅门首。邓氏一见隐隐一带粉墙，认得是当年旧居之地，张寅上前扣门。里面众人睡得正浓，鸦鹊无声，只有张珪未曾睡着，喊人起来开门。张寅领着邓氏、小桃进来，仍旧命家人关上了门。

内中有个家人看见张寅带了两个女子进门来时，心下暗暗道：“我家相公渐渐的胆大了，半夜三更把人家妇女拐带来家。明日必有官司之祸！”忙忙来告知张珪。张珪闻言大惊，急急出来一看，只见邓氏秋波滴沥，云鬓轻挑，头

上挽了一个馒头鬓儿，身上穿一件（伴）玉色绫短袄，高高的穿着一条青布裙儿，却也十分好看。张璉开口问道：“这位娘子从那里来的？”张寅并不相瞒，望着张璉，将祁中杀人的话儿言了一遍。张璉听了，魂都吓掉（吊）了，忙忙开口说道：“老奴那一样不曾劝过？相公把老奴的言语只当放屁。如今干出这样大事来，身家性命都不惧了，只便如何是好？”

此刻煞似（杀做）一个雷声天下响，家里的人听见有此奇事，男男女女都起来了。有人掌着灯，在大厅上来。张寅与邓氏、小桃三人俱在大厅，被众人围在一堆观看。有的认得是邓开山的女儿：为何到我府中来？正不知其中就里。有人到里边告知张序。张序今日在南京庄上回来，一路辛苦，正在好睡，听见张寅带了两个妇女来家，吃了一惊。一时，张序来到前面，见邓氏跪在地下，哀求救命，张序忙忙扶住，叫邓氏起来。张璉即将现在情由告知张序。张序开口说道：“你们都不必着忙，我自有道理。”先命人掌灯，将张寅、邓氏、小桃送入后面，吩咐家下男、妇人众，不可走漏风声。众人答应，各皆散去。

惟有张序，那里还能个睡觉？只等得天明，带了五百两银子，赶到吴县儒学的衙门。此刻天气尚早，扣开了门，有人认得是张府的老总管，连连邀他进去请坐，问道：“张老爹，早来有何贵干？”张序道：“有一要事，前来求见老爷。”那人进去禀过老爷。

老爷传张序进见。张序叩头禀道：“家主多多拜上太爷！昨晚如此如此，这般等事。”将祁家的话禀了一遍。“要求太爷将家主人的名字挂一条号，换在游学簿上边，将来还要重报太爷。”忙把带来的银子取出，禀道：“家主本要亲自前来，犹恐外面耳目所关。些须薄敬，故差老奴送与太爷，以为小菜之费。”刘继祖太爷原是个寒士出身，见了银子，焉有不受之理？心中想道：“本是教授，又非有司衙门。不过所管的些举监生员，轻易那有这等美事？若是不准他的游学，又恐伤了前情，我当日蒙张大人保举之恩，尚未报答；若是准他游学，只恐日期不合。”细思了一会，想了一个主意。命人快将游学的号簿拆开，换了一页（员），将张寅名讳填在二月之前，做了个倒填年月之计。吩咐张序道：“你回去多多拜上你家主人。叫他无事休在外面行走，惟恐招摇耳目，与我前程有碍。”正是：

若非万丈深潭计，焉得老龙颌下珠（现）？

张序回去，禀报知张寅；旋即叫（教）了船只，将他主人与邓氏、小桃送到南京庄上潜避不题。再言李连义昨晚在黄子方那里窃听得明白，此刻急急赶来，推门而入。他也却不容心尸倒在地。他从外面进来，叫了几声，无人答应，房内静悄无声。这个狗头也是该应遭劫，走进房，一绊一个大筋斗，跌到在

地。原来天色才有微亮，不大看见，用手在地下摸了一把，闻着有些血腥气。不知何故，心下想道：“我适才进来喊了几声，无人答应，房门又开在此，终不然张寅又比我去得早些不成？我明日再来早些，在门首等他，看他往那里飞去。”又想道：“张寅去了，祁二娘必在床上，待我去与他谈谈，也落得开开心。”遂走至床边，摸着一只米桶，心下想道：“果然张寅的话不差！”伸手去一摸，有个人摸在手下，心中疑疑惑惑：难道张寅还躲在里面不成？及至摸个无头尸首，吓得他跌到在地，连脚都软了，要想起来，不得能够。

此刻有个水夫，名唤高祥，只因邓氏吩咐他井水要早些方得清静，中午前后不要，故尔绝早就来挑水。前脚进门，见地下有颗人头，鲜血满地，将一付水桶跌得粉碎，呼喊起来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 苏州府救火检验 李连义人命缠身

词曰：

富贵从来未许求，几人骑鹤上扬州？人生十事九如梦，何必千番百计谋！到我时来还自乐，顺无心处便无忧。如今识破循环理，只倚栏杆暗点头。

接下闲词，言归正传。

话表高祥从外面喊叫道：“祁二娘，不知是何人杀了你家李大娘在门楼里了，快些起来！”连连又叫小桃，那里有人答应？只听得房里是人喊“救命”二字，高祥道：“里面是何人？”李连义回说：“是我李连义在此，你是那个？快些来救命！”高祥只得走到房门首，望里一张，见满地鲜红，愈加害怕：一定是房里也杀了人在此。再见祁家一人俱无，事有古怪。要知李连义一向并不是个好人，从前高祥为泼了水在他身上，被他打了一个嘴巴子，此刻高祥遇着他，正所谓狭路相逢。高祥到外面拾起扁担、水桶，寄在人家，就在祁家门首高声大叫乱喊道：“李连义在祁家杀了人了！”

前邻后居闻知，齐来观看。众人进得大门，见李氏杀在外面，大家惊讶道：“我们且到里面去看一看！”只见房内又杀了一个。李连义告道：“诸位在此，人并非是我杀的。”众人道：“人既不是你杀的，为何无故走到祁家？来此内室何干？”且将李连义与高祥看押在此，老人去请坊保。

一会儿，坊保齐来，见是马快祁中家下，连连进来问道：“祁二爷可在家么？”有邻居回道：“莫说是祁二爷，连他的家小俱不在家内，不知往那里去了！”坊保也不知细故，取了一条绳儿，将高祥和李连义拴在一堆，即欲带他二人前去报官。高祥说：“为何拴起我来呢？人是李连义杀的，与我何干？”众人说：“能做私盐正犯，不做人命牵连。来是是非者，去是是非人，要想放了你，是万万不能够的。”有人看守祁家门户尸首。

邻居、坊保正带着李连义、高祥前去报官，才出了这条巷子，只听得锣声

响亮，前面走的是些水龙水炮、挠搭水钩。你道来的是何人？却是本府柳太爷救火回来，烧的是黄子方的草房。柳太爷打此经过，只见街坊拥挤，报禀人命。太爷着人查看何处人命，役人禀道：“是做马快祁中家，杀伤两条人命！”太爷怒道：“祁中原是官身，知法犯法，杀伤人命。”吩咐传齐行人件作，住轿验看。

有邻居、坊保前来见过，引着太爷进来验尸。指着禀道：“这就是祁中家下的用人李氏，被杀。”柳太爷一见，却也惨然。此刻行人件作传齐，坊保就在祁家堂屋里设了公案。

柳太爷升了公堂座，吩咐将两个死尸抬至天井底下，叫件作须要仔细验明，倘有致命暗伤，俱要一[一]验明，不可隐漏。你道柳太爷为何说这两句话？惟恐凶手与死者有仇，恐件作有弊，有打伤致命之处不报。件作验明，回禀太爷：“二尸并无致命别伤，俱系杀伤。”柳太爷填明尸格。你道为知府的，为何检验？自古并无此理，只因吴县知县奉总督令箭，着往邻县去会审，故将印信交与柳太爷跟前，若是吊委别县，前来相验，恐怕不及，所以亲自验明。又见邓氏房中箱笼俱开，好像失贼的模样。看了一会，依然坐下。柳太爷想道：“这人命奇了！若论这妇人，年近六旬，与这颗男尸年纪不合，料想非是奸杀人命。想祁中身充马快，遇事当拿。想他公干回来未久，本府并未另差别往，焉有在家杀伤命案，家小并不留存？此事必有别故。”忙问邻居、坊保人等：“可知祁中并他家眷去向？”众人回禀：“祁中家事问小的们，实实不知。只有那水夫高祥，太爷问他，便知明白。”柳太爷命人带过高祥，高祥跪下，连连磕头：“求太爷开恩，念小的是无辜之人，凶手是李连义，与小的无干。”柳太爷听见（起）“李连义”三字，心下略略有些记得：“可是革去头巾的李连义么？”众人答应道：“正是！那被杀的这人，也是他的朋友黄子方。”柳太爷听说黄、李二人，非是善辈良民。吩咐将祁家一应物件变卖，买了两口棺木，收了死尸；将所余的东西开明附卷，封锁了门户，将棺木放在房内。将来日久年深，被风吹雨打，房屋朽坏，自然有人掩埋棺木，且不必言。

单表柳太爷命人将李连义、高祥带回衙门伺候。柳太爷回衙，用毕早饭，与刑名相公议道这件人命公案。你道这刑名相公是那个？这人姓韩名祁凤，表字岐山，原是个两榜出身，做过湖广汉阳县知县，与柳公却是同年。昔日柳公曾为过汉阳知州，两下最是相好。韩祁凤只因漕粮挂误，督抚提参；目下柳公坐到苏州郡首，故尔前来投奔。柳公不忘前情，与他做了一位幕宾，彼此宾主相得，遇事无不请教。此人年纪不过三十六七岁，一表人才，有经天纬地之学，柳公待之如心腹，凡遇疑难案件，必去请教他。正是：

才如子建机谋广，貌过潘安体态清。

柳公见了韩祁凤，道：“年兄，今日早间前去救火，路遇本署马快祁中家下杀伤二命一案，事在疑难。况伊家眷彻夜逃走，不知作何办理？”韩祁凤道：“年兄可曾查他凶手何人？因何故举杀？”柳公连连将高祥扯李连义的话细言了一遍：“现在拘齐二犯听审，故尔前来请教。”祁凤道：“适才年兄所说高祥、李连义，却难算正犯。但马快奔逃，事有可疑；若非本家杀人，何得掣（掣）眷潜藏？必有情弊。年兄上堂，务要追祁中下落，杀人凶手自有着落。”你道他为何这等熟识？他当初做知县时，件件都是自己谋为，凡遇人命事，又常以洗冤对证，所以熟谙。正是：

为官常看洗冤录，地府阴曹无屈魂。

柳公吩咐发梆开门。此刻府门前等看审事人堆山塞海一般。只听得内堂典声响亮升堂，大堂上发道头梆，一会，三梆发完，柳太爷升堂，命将高、李二人带进来。先问高祥，后问李连义，约有一顿饭的工夫。高祥一口咬住李连义，李连义并不招承，并无实供。柳太爷大怒，取了夹棍，先将高祥夹起来，高祥到底前供不改。柳太爷暗想：“看李连义是个书生，却也不像个杀人凶手。但是人命关天，非同小可，若不夹起李连义，难以通详。”又将李连义夹起，仇是不招。高祥说：“你是个凶手，这还有抵赖么！”李连义抵死不肯招。柳太爷想道：这一面之词却也难信。柳太爷又问道：“李连义，你与祁中非亲非友，天才渐晓，你往祁中家下，有何事干？内中必有情由。实实招来，自有本府替你做主。”李连义忽然醒悟了，道：“只因昨晚在黄子方门首，听见张寅在祁家走动，故此今日早来寻他。不意张寅已去，只见尸骸在地。小人正欲出门，遇见高祥，说凶手是小的。凶器何在？求太爷详情！”柳太爷听得明白，遂松了夹棒，忙取大签，标写：立拿张寅，当堂回话；该差毋许迟延一刻。不知张寅可能脱祸？且看下回接讲。

第三十一回 李连义堂供张秀士 柳知府商酌见军门

词曰：

昔日韩侯时运乖，夜宿官亭，日走长街，人人道我是个穷才；我非穷才，多因是时未来运未来。有朝一日身发达，夜宿锦帐，日走金阶。人人道我是个贤才；我非贤才，这正是时也来运也来。时来瓦罐叮当响，运退明珠土内埋。

闲词按下。

话表柳太守标下火签，差了两个人，吩咐前去：“若是得钱卖放，你们抬两口棺木来见我。”二人连连叩头，领了火签，往外边走。暗暗的商议道：“虽是太爷如此吩咐，只要做得干净，却又何妨？自古道：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自从这太爷到任之后，我们饭都没得吃，白白的当差。这个差要算桩美

事。想张府中事体大好，我们前去，必须大大的开一开口，得他几两银子。就是太爷知道，革去我们的门户，也不懊悔。”正是：

雁飞不到处，人被利名牵。

二人想定主意，随即赶到张府门首。只见高大门横，轩昂气象，虽然张大人去世，目下却不教冷清。又道：门风虽陂，骨桩犹存。二人一时不敢进去。内中有个老成（诚）的，说：“我们无事不敢到他府上，如今奉太爷的差，这有何妨？”二人才进来，张珽道：“二位差公有何贵干？”那人说：“奉太爷差遣，来请你家相公。”张珽道：“我家相公个月前告了游学在外，不知何往，至今未见回来。不知太爷有何见谕？”他三人正在外面说话，忽然张序从里面出来，看见两个差人，吃了一惊，连连道：“二位差公里面请坐。”二人道：“老爹，非是我二人多事，只因奉太爷差遣。”张序见话出有因，邀请二人在小客厅坐下，命人巡茶。

张序道：“二位到此，必有公事。还是催取钱粮？还是另有别事？”二人道：“府上钱粮不是我们府役管催。如今是奉太爷的行，请你家相公，有要紧话说。”张序虽老，却也有些见识，不慌不忙的道：“家主人个月前告游学在外。不知去向。太爷有话，只好等他回家，上府面见太爷罢。”差人听得此言，心下暗想道：不见棺材不下泪。连连取了火签，递与张序观看。张序见了火签（些），胆怯道：“我相公家无犯法之男，室无再婚之女，为何用火签拿他？是何道理！”二人道：“这是卑（被）上人的意思，我们二人并不知道。只请相公同去一走。并不耽搁。”张序见机而作，往后面取出一百两银子，却是两封，递与二人道：“家相公并不在（见）家。既是二位差公到此。无水为敬，些须菲仪，买酒不醉，买饭不饱，二位休得嫌轻。”两人做好做歹推了一会，道：“我们太爷最恼的人受钱。蒙老爹的美意，我们并不是嫌轻，但恐太爷知道，不是顽的。”张序道：“但放其心，不过一茶之敬，不是诈赃，请收、请收。”这等人教做：手执无情棍，怀抗滴泪钱。嫌少不怕多，那里不要银子！

张序见他们收了银子，望二人道：“拜托二位前去回了太爷便了。”两个差人正是得了衙口钱，却也不能回风，只得说：“蒙老爹的爱。但是相公虽不在府上，必要着个人同我们去走走才好。”张序说：“既如此，老汉可以去得么？”二人齐道：“极好！”张序于是同着府差到府。正是：

乌鸦喜鹊同林唤，未卜今朝吉与凶。

路上并没有上刑具，到了衙门。此刻差人取了刑具，道：“老爹，非是我们斗胆。如今是要得罪了。”张序道：“原该如此。”连连上了刑具，带到里面，开了锁。

二人禀道：“张相公游学在外，一月前出去，不知下落。小的们带他家人张序来。求太爷收签销差。”柳公大怒道：“本府要他主人，为何拘他的家属？你们二人分明是得钱卖放！每人重责三十大板。”只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漓。张序连忙叩头道：“家主人实系个月前告游学在外，不知何往；适才天差拘小人，不敢不到，求太老爷开恩。”李连义跪在旁边喊叫道：“太老爷，一面之词不要听信，张寅昨晚现在黄子方家下饮酒，求太爷细查便知。”高祥道：“人是你杀的，何必赖别人！”高祥一口咬定李连义，李连义道：“我与你有何仇隙？这等苦苦害我怎的！”柳公道：“高祥，你又不曾亲眼所视，况且又无凶器，想人命关天，凶手、凶器两件俱无，何能断案？本府自有道理。”命人将吴县儒学传到府堂，“教他带了游学号簿前来，自然明白。”

不一时，刘继祖带了门斗，来到府前，下轿进来，朝上三躬道：“太爷传卑职有何见谕？”柳公说：“贵学有个门生张寅，昨晚在马快祁中家内杀死二人，可知道么？”刘老爷暗暗的道：五百两头反潮了，想必这顶纱帽有些难保。只得开言道：“敝门生那个月前告了游学而去，有号簿为凭，求太爷亲验。”柳公将游学簿一看，果然无差，便说道：“只怕贵学张寅与你老爷彼此往来，代他做个倒填年[月]之计，亦未可定。既然如此，将号簿存在此间，还要细看，请回衙理事。倘若本府查出，提参便了。”柳公这几句话却也令人胆怯，刘老爷打了三躬，上轿回衙不题。

再言柳公命张序回家，吩咐高祥、李连义暂且收禁，候详定夺。高祥听得要收禁，连连叩头啼哭道：“求太老爷开恩，小人家下还有六十岁老母，依靠何人养生？清早到此刻，还没有买得半升米回去。求太爷念小人孤儿寡妇，一日不做，一日不食，拖累不起。”柳公恐他扯谎脱逃，思量漏网，命人查问：可有母亲？有他用水的主顾人家，就是祁中本坊邻居，俱具保结，将高祥保了，日后传讯，毋得脱逃。高祥谢恩，与众人退出；李连义暂且收禁。还有几件别的官事，传齐人犯，讯明发落。

退堂，天色渐晚，命人摆酒，同韩师爷谈心。酒席之间，题起杀死人命案，韩祁凤道：“年兄可曾审出凶手是谁？凶器在于何处？”柳公道：“若论高祥硬说李连义，但无凶器可凭，高祥之言亦不足为实。现将高祥发保，以养伊亲。所有李连义，未能擅放，只得暂且收禁，候获到凶手定夺。且今惟虑马快祁中乃弟衙门捕役，伊今挈（掣）眷奔逃，弟不无失察之责。这便如何是好？”韩师爷道：“年兄且请放心！依弟愚见，马快祁中举家隐迹，事有可疑。虽有高祥、李连义，不能以作断案。据弟看来，不若今晚去见军门大人请教，还是即行通详？还是按得几日？想军门阮公必有指示。若能有宛转，求他宽限，一面备详，一面捕获凶手。只求军门两江督院消停提奏，将来不过是外结

；倘若疑案牵连，无非是降级罚俸而已。”二人说到（道）人情去处，又说了几句。正是：

人逢知己千杯少，不是知音不与谈。

二人用毕了晚饭，大堂也是一更三点。柳公换了便服，命人掌着灯球，欲见军门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下回再讲。

第三十二回 知府夤夜上辕门 兵部奉旨归故里

词曰：

每日诸般事，人生不自由。怕贫休放荡，爱富少闲游。好学总成器，勤耕不有收？要得身荣贵，须向苦中求。

这几句闲词按下。

话讲柳太爷别了韩祁凤，来到宅门外，只见灯球火把点在堂口伺候。只用灯笼四名，夜役四名，并不开道。柳公坐了轿，出了衙门，一直到了军门大人衙门，下轿进来。堂官见是本府太爷到，慌慌迎接道：“太爷此刻上辕门，有什么公干？”柳公道：“尊官有所不知：只因本府马快祁中家下杀人一案，祁中掣（掣）眷潜逃，又无凶手可证。为此连夜谒见都爷，请示下，相烦通报。”堂官见事紧急，慌慌到内宅门前击梆。里面问道：“何事传递？”堂官回道：“本府柳太爷有紧急公事禀见。”里面人道：“大人已安寝多时，请柳太爷明日来罢。”堂官回了柳公。柳公那里肯依？命人掌灯到内宅门外，亲自击梆。里面管门的听得本府太爷在此，今夜急于求见，却也不敢停留，慌慌前来禀见。

阮大人此刻在房中观看文卷未安睡，即慌命人开了宅门，点起灯烛，传知府进见。柳公吩咐跟随人等外厢伺候，报门而进，向上打了三躬，道：“夜深有劳大人起居，卑府实系抱愧。”阮公道：“贵府夤夜前来，有何公干？请道其详。”柳公道：“只因卑府有一捕快祁中家下，昨夜杀死二人；祁中携眷逃走，凶手不知何人。细验男尸，系奉革生员黄子方，女尸系祁中家下服役之妇。据水夫高祥供称，李连义所杀。卑府已经夹讯着实，口供并无，且无凶器可证。但祁中又掣（掣）眷而走，事属恍惚。为此前来禀见大人高明详察。”阮大人暗想道：荒郊杀人，岂无地主？“今贵府验得男、妇，有多少年纪？”柳公道：“若论年纪，一老一少，并不相符，此非因奸而杀。卑府一介愚拙，叨蒙大人栽培，敬深感仰。但这一案事在疑难，未能善辨，求大人详察，指示卑府如何办理。高祥水夫已经发保在外，所有李连义现在监禁。卑府求大人恩典，宽限几时，容卑府拿获正犯审明，立即转报请示。”阮大人道：“本部院久知贵府廉洁，小心谨慎。此时马快祁中掣（掣）眷敛迹，大有情弊。贵府今晚回署，明日悬示赏格，速拿祁中到案，鞫问是否杀人？因何逃避？便知明白。

那时本部院移咨督宪大人，另行详夺可也。”说话之时，只听得大堂已转三更。阮公道：“此刻夜已深了，贵府请便罢。”柳太爷向上打了三躬，别了都院，一人步出宅门。有他手下的人掌了灯球，在此伺候。柳公在大堂上别了堂官上轿。

来至本衙门下轿，到了书房。韩相公尚未安睡，接见柳公，开言问道：“年兄辛苦了！谒见都爷，如何计较？”柳公命人取酒过来，与韩祁凤同饮，将见都爷的话细细言了一遍。谈至月色西斜，二人安寝。到了次日早晨，悬示赏格，拿获祁中，且自不题。

再言吕昆落在安兵部千金楼上，已有三、四个月，与临妆成就了夫妻，如鱼似水。小姐虽系同楼，却是一尘不染。忽然那一日，谈夫人与小姐在楼下谈心，只见有个老家人带着平顶罗帽，穿一件元色缎海青，腰间巴掌宽大的鸾带，方头缎靴，打从明巷旁边耳门进来。见了夫人、小姐，抢上一步，向前跪倒在地，说道：“太夫人、小姐见上，老奴安福叩头。”谈氏夫人道：“你不在京中跟随老爷，如何回来了？”安福禀道：“夫人有所不知，老爷告老还乡，船已将顶马头，分付老奴前来道喜。请太夫人的钥匙开后门，好起行李。”谈夫人听得，喜出望外，向着瑞云小姐道：“我的儿，为娘的终日思慕，不想你爹爹今日回来。”正所谓：

金钱卜尽全无效，驿马临宫自得归。

忙忙命人收拾饭赏安福。用毕，取了钥匙，去开后门不讲。

再言瑞云小姐听得他父亲回来，暗暗的心中害怕，骂道：“贱人呀，今日爷爷回来，你将那人藏在楼上。倘爷爷知道，如何言语应答？”慌慌上楼，前来送信。未知临妆是何主见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 香闺内侍女<原作“美女”，从目录改>得信 扮女装书生逃回

富贵五更春梦，功名一片浮云。眼前骨肉也非真，恩爱反成仇恨。休将是非自惹，莫以烦恼缠身，清心寡欲脱凡尘，快乐风光本分。

这首闲词按下。

话表瑞云小姐上得楼来，叫道：“临妆，不好了！贱人呀，此刻祸事降临，还不快来！”临妆正与吕昆在房内着棋，只听得“祸事降临”四个字，唬得他行车走到马上去了，忙忙取起棋盘、棋子，望着吕昆道：“相公不必着惊，待我看看何事就来。”款动金莲，来到小姐房中，问道：“小姐，有何祸事？”瑞云道：“贱人呀，你身居内室，死活不知。适才安福回来，禀知太太，说老爷告老还乡。船已顶了马头，来请钥匙，去开后门上行李。老爷少停就到家了，倘或知道此事，如何是好？那日我原命你送他出去，并非我与他有瓜葛。只因你这贱人贻祸坑奴，祸患不小。趁此老爷未到家时，快快命他早些下

楼，叫他出去。言语之中，留心要紧！”你道瑞云小姐为何说这一句话？亦不过暗藏春色，包罗万象。见得那吕昆自从到我楼上以来，我原命你送他出去，无奈你〔与〕他难解难分，我与他并无苟且。但今日去后，必须要他读书成名，婚姻有分，切不可在人前谈及我家闺阃。虽系临妆不正，到底有关名节。这正是：

再三不用叮咛嘱，尽在低头不语中。

临妆答应道：“小姐请放心，婢子自然把小姐这番言语吩咐于他，叫他谨言要紧。”瑞云小姐不敢在楼上担搁，恐他父亲一时回来，毕竟要去迎接为是，只得下了楼来。

一会工夫，有人禀道：“老爷回来了！”太太同着小姐迎至大厅，只见安老爷坐着八轿，后面跟了几个家丁，打外面进来。有人将屏门开得现现成成，老爷下轿进来，吩咐掩上屏门，笑嘻嘻的道：“夫人！我儿！”太太同小姐接见道：“恭喜相公贺喜爷爷！”母女父子三人见过了礼，分付备酒，晚间接风。众家人也来叩见。

再言老爷同着夫人、小姐回到后边，有人巡过了茶，夫人道：“请问老爷，京中几时动身？因何圣上肯准老爷回来？”安老爷道：“老夫一则离家日久，二来膝下无靠，为了女儿终身大事，日夜焦心。蒙圣上准假回乡，一家团聚。但不知近日女孩儿可曾受过人家的聘否？”谈氏夫人道：“相公再不要说起！为这件事费尽了心机，眼前说的那些人家，也曾发了许多庚帖，不是无才，就是无貌，再不然就是人穷，因此并未定局。相公今日回来，正好商议。在我的意思，人家寒些到也不妨，只要女婿人品出众，或者招赘在家下，却也可以〔使〕得。”安老爷道：“婚姻大事，不可造次，宜慢慢图之，且自从缓。况且我们苏州地方是人文之地，何愁一婿难求？夫人放心！但不知今岁苏州可有什么新文？”夫人闻得老爷问新文，连连的又道：“我们是女道之家，那里去管闲事？若说新文，没有别的，今年春间听得家下人说：五花街当日吕静书老爷的公子，名唤吕昆，不知为着何事出去，音信全无；他家太太都想出病来了。不知目下可曾回家。”小姐坐在旁边，暗暗心中好笑，又言不出口。安老爷道：“想吕静兄只有一子，若是找寻不着，将来接代传宗，倚着何人？”安老爷想到这只句话上，打动机关，看一看自己的胡须，不觉两目已红：“见得吕年兄有子，尚且不能传宗；我安家将来宗支永绝。”正所谓：

国家有难思良将，人到中年想子孙。

安老正是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。夫妻父女谈些家常，天色渐晚，自然夫人命人摆酒，代老爷接风。老爷次日出门拜客不题。

且言临妆得了这个信，慌慌报与吕昆知道：“老爷今日在京中回来了，小

姐叫我送你出去。我想今日万不能够再留你住几了。”一头哭着，一头说道：“依你是去与不去？”吕昆道：“姐姐说那里话？既是尊府老爷回来了，小生当得趁此机会出去，保全小姐与姐姐的名节。理该如此，何必下泪？我们后会有期。”

临妆见他方巾直摆，难（虽）以下楼，恐人观之不雅。却好有个卖花妇人，有个花篮寄在楼上，取将出来。把吕昆的方巾直摆命他脱下来，并将鞋袜都收在里面。自己取出衣服，先将他头梳起个馒头髻儿，戴了两股金钗，左右耳上将一对金圈箱将起来，搽烟抹粉，里面穿一件茄花色夹袄，加上件玉色绫背心。下衬件洒花绸裙，悄悄下楼。不知偷了那个姐姐一双半大花鞋，却也合脚。吕昆装扮起来，在镜子里面一看，正是：

无奈蟾宫折桂客，到做调油弄粉人。

吕昆浑身俱是妇人装扮，只有一件不像：走路还是男子形藏。临妆速速教他几步，也会做作起来。临妆见吕昆这双脚，又好笑，又好恼，连开口道：“我有粗词一首奉送。”因口占《黄莺儿》一曲：

元褊阔胖尖，步香闺一溜烟。罗裙低系羞人见，恨当初少年，爱宽松懒缠。花容月貌因他欠，最堪怜；洞房花烛，压损俏郎肩。

吕昆明知是打趣他的，笑了一笑，道：“姐姐有何言语，吩咐几句，小生要告别了。”临妆道：“我家小姐说你去外面，紧紧记着‘有关名节’四字，人前须要谨言。小姐这句话是包罗万象，有多少情节说不出来。你此去，必须要：

早图连里成佳偶，免得红颜叹白头。”

吕昆道：“自然央媒前来说合，姐姐但请放心。”取着花篮就要动身。

临妆道：“你在路上必须要拣个僻静之处，将身上衣服换了，方可回府。见了太夫人，切不可言及。还有一言奉告：自适君之后，个月以来，至此时身不自由，月水不通，乌云懒整，茶饭少思，想是六甲成胎。这便如何是好？”吕昆听了，吃惊道：“姐姐何不早说？直到今番措手不及，怎么样处？”临妆道：“相公不必害怕，事已至此，只好听天由命罢了。”二人谈心，各各伤感。此刻金乌西坠，天色已晚，慌慌取着花篮，相送下楼，开旁厢腰门，走明巷。好在此刻〔那〕些丫环妇女听见老爷回来，都到前边伺候。他二人来到明巷，只见外面灯球火把往来，俱是扛抬行李之人。众人也不敢查问。送至后门，临妆泪滴滴道：“相公好生走！言语在心，不可忘却。”吕昆道：“姐姐请回罢。”临妆送了他出门，方才放心。自然报与小姐不题。

再言吕昆离了安府，趁此黄昏月下，正好回家。无奈身上穿了女服，意欲换了服色，才好回去。走了二、三里之地，有一人家，开着门在此。吕昆进来

，才放下花篮，里面走出一人，将吕昆拦腰一把抱住。不知吕昆如何脱身回去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 香闺内侍女<原作“美女”，从目录改>得信 扮女装书生逃回
富贵五更春梦，功名一片浮云。眼前骨肉也非真，恩爱反成仇恨。休将是非自惹，莫以烦恼缠身，清心寡欲脱凡尘，快乐风光本分。

这首闲词按下。

话表瑞云小姐上得楼来，叫道：“临妆，不好了！贱人呀，此刻祸事降临，还不快来！”临妆正与吕昆在房内着棋，只听得“祸事降临”四个字，唬得他行车走到马上去了，忙忙取起棋盘、棋子，望着吕昆道：“相公不必着惊，待我看看何事就来。”款动金莲，来到小姐房中，问道：“小姐，有何祸事？”瑞云道：“贱人呀，你身居内室，死活不知。适才安福回来，禀知太太，说老爷告老还乡。船已顶了马头，来请钥匙，去开后门上行李。老爷少停就到家了，倘或知道此事，如何是好？那日我原命你送他出去，并非我与他有瓜葛。只因你这贱人贻祸坑奴，祸患不小。趁此老爷未到家时，快快命他早些下楼，叫他出去。言语之中，留心要紧！”你道瑞云小姐为何说这一句话？亦不过暗藏春色，包罗万象。见得那吕昆自从到我楼上以来，我原命你送他出去，无奈你〔与〕他难解难分，我与他并无苟且。但今日去后，必须要他读书成名，婚姻有分，切不可在人前谈及我家闺闼。虽系临妆不正，到底有关名节。这正是：

再三不用叮咛嘱，尽在低头不语中。

临妆答应道：“小姐请放心，婢子自然把小姐这番言语吩咐于他，叫他谨言要紧。”瑞云小姐不敢在楼上担搁，恐他父亲一时回来，毕竟要去迎接为是，只得下了楼来。

一会工夫，有人禀道：“老爷回来了！”太太同着小姐迎至大厅，只见安老爷坐着八轿，后面跟了几个家丁，打外面进来。有人将屏门开得现现成成，老爷下轿进来，吩咐掩上屏门，笑嘻嘻的道：“夫人！我儿！”太太同小姐接见道：“恭喜相公贺喜爷爷！”母女父子三人见过了礼，分付备酒，晚间接风。众家人也来叩见。

再言老爷同着夫人、小姐回到后边，有人巡过了茶，夫人道：“请问老爷，京中几时动身？因何圣上肯准老爷回来？”安老爷道：“老夫一则离家日久，二来膝下无靠，为了女儿终身大事，日夜焦心。蒙圣上准假回乡，一家团聚。但不知近日女孩儿可曾受过人家的聘否？”谈氏夫人道：“相公再不要说起！为这件事费尽了心机，眼前说的那些人家，也曾发了许多庚帖，不是无才，就是无貌，再不然就是人穷，因此并未定局。相公今日回来，正好商议。在

我的意思，人家寒些到也不妨，只要女婿人品出众，或者招赘在家下，却也可以〔使〕得。”安老爷道：“婚姻大事，不可造次，宜慢慢图之，且自从缓。况且我们苏州地方是人文之地，何愁一婿难求？夫人放心！但不知今岁苏州可有什么新文？”夫人闻得老爷问新文，连连的回到：“我们是女道之家，那里去管闲事？若说新文，没有别的，今年春间听得家下人说：五花街当日吕静书老爷的公子，名唤吕昆，不知为着何事出去，音信全无；他家太太都想出病来了。不知目下可曾回家。”小姐坐在旁边，暗暗心中好笑，又言不出口。安老爷道：“想吕静兄只有一子，若是找寻不着，将来接代传宗，倚着何人？”安老爷想到这只句话上，打动机关，看一看自己的胡须，不觉两目已红：“见得吕年兄有子，尚且不能传宗；我安家将来宗支永绝。”正所谓：

国家有难思良将，人到中年想子孙。

安老正是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。夫妻父女谈些家常，天色渐晚，自然夫人命人摆酒，代老爷接风。老爷次日出门拜客不题。

且言临妆得了这个信，慌慌报与吕昆知道：“老爷今日在京中回来了，小姐叫我送你出去。我想今日万不能够再留你住几日了。”一头哭着，一头说道：“依你是去与不去？”吕昆道：“姐姐说那里话？既是尊府老爷回来了，小生当得趁此机会出去，保全小姐与姐姐的名节。理该如此，何必下泪？我们后会有期。”

临妆见他方巾直摆，难（虽）以下楼，恐人观之不雅。却好有个卖花妇人，有个花篮寄在楼上，取将出来。把吕昆的方巾直摆命他脱下来，并将鞋袜都收在里面。自己取出衣服，先将他头梳起个馒头髻儿，戴了两股金钗，左右耳上将一对金圈箱将起来，搽烟抹粉，里面穿一件茄花色夹袄，加上件玉色绫背心。下衬件洒花绸裙，悄悄下楼。不知偷了那个姐姐一双半大花鞋，却也合脚。吕昆装扮起来，在镜子里面一看，正是：

无奈蟾宫折桂客，到做调油弄粉人。

吕昆浑身俱是妇人装扮，只有一件不像：走路还是男子形藏。临妆速速教他几步，也会做作起来。临妆见吕昆这双脚，又好笑，又好恼，连开口道：“我有粗词一首奉送。”因口占《黄莺儿》一曲：

元褊阔胖尖，步香闺一溜烟。罗裙低系羞人见，恨当初少年，爱宽松懒缠。花容月貌因他欠，最堪怜；洞房花烛，压损俏郎肩。

吕昆明知是打趣他的，笑了一笑，道：“姐姐有何言语，吩咐几句，小生要告别了。”临妆道：“我家小姐说你去外面，紧紧记着‘有关名节’四字，人前须要谨言。小姐这句话是包罗万象，有多少情节说不出来。你此去，必须要：

早图连里成佳偶，免得红颜叹白头。”

吕昆道：“自然央媒前来说合，姐姐但请放心。”取着花篮就要动身。

临妆道：“你在路上必须要拣个僻静之处，将身上衣服换了，方可回府。见了太夫人，切不可言及。还有一言奉告：自适君之后，个月以来，至此时身不自由，月水不通，乌云懒整，茶饭少思，想是六甲成胎。这便如何是好？”吕昆听了，吃惊道：“姐姐何不早说？直到今番措手不及，怎么样处？”临妆道：“相公不必害怕，事已至此，只好听天由命罢了。”二人谈心，各各伤感。此刻金乌西坠，天色已晚，慌慌取着花篮，相送下楼，开旁厢腰门，走明巷。好在此刻[那]些丫环妇女听见老爷回来，都到前边伺候。他二人来到明巷，只见外面灯球火把往来，俱是扛抬行李之人。众人也不敢查问。送至后门，临妆泪滴滴道：“相公好生走！言语在心，不可忘却。”吕昆道：“姐姐请回罢。”临妆送了他出门，方才放心。自然报与小姐不题。

再言吕昆离了安府，趁此黄昏月下，正好回家。无奈身上穿了女服，意欲换了服色，才好回去。走了二、三里之地，有一人家，开着门在此。吕昆进来，才放下花篮，里面走出一人，将吕昆拦腰一把抱住。不知吕昆如何脱身回去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 女医生盘问就里 假花婆道出真情

词曰：

暮鼓晨钟，春花秋月何时了？七颠八倒，往事知多少？昨日今朝，镜里容颜老。回首叹平生，一场好笑，几个人知道！

这首闲词按下。

话表吕昆一路行来，正欲借一个人家，门里换一换衣服。才进得门来，不想里面走出一人，将他搂抱进去。你道这人家是谁？却是个女医生，姓姜。适才抱吕昆进去那人，叫做钱大，是这女先生的轿夫。这狗头在门房里面吃晚饭，外面点着门灯，他张着有个妇人进来，忙忙将饭碗丢下，走至外面，不由分说抱将进来。在门房内灯光之下一看，果然好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！这狗头暗起不良，胡拉乱扯。吕昆左右支吾，遮遮掩掩。口中骂道：“狗头，好生无礼！强奸妇女，该当何罪？”

他二人正在此吵闹，里面姜女医听得，不知何事，命丫环掌灯，来至书厅，观其动静。吕昆见厅上有人说话，急急奔出来，站在天井下，见那厅旁边摆着一张条桌，桌上摆着药箱。壁上挂着一扇螺蛳招牌，牌上书“姜一鹤专理女科医道”几个字。再见这妇人，年近五旬，却来得老气，头上青丝，梳得高耸耸的发儿，别了两股簪儿，穿了一件金酱色的絀夹袄儿，玄绸背心儿，系一条白绫裙儿，一双穿穿的金莲，直根直底。只见得：

素服旧衫笼雪体，淡黄罗袜配弓鞋。

你道这个妇人是那一个？就是姜一鹤先生的妻子刘氏，取名连官。当日原是吕静书老爷班中个正生。那年苏州织造府闻得吕府有个女班，要来拣选注册，吕老爷将这干女子俱以打发回去。单留下正生刘氏连官，代他择人匹配，就嫁与本城姜一鹤先生为妻。直至过门不上三年，姜先生得病身亡。目下习他丈夫之业行医，却算得个女科中第一。姜女医见得天井下是个妇人，连连骂道：“钱大，你这大胆狗才，好无礼！黄昏夜晚，将这妇人勾引来家，成何规矩？我是守节之人，不要污了我的名儿，惹外人说我不是。快快将你的东西收拾收拾，趁早出去；该你的工食，过了三天再来领去。”钱大此刻说得哑口无言，躲在门房里面，不敢出来。吕昆见这女先生要打发他的家人，抢上一步进见。自己也不想一想是个男扮女装，望着姜先生就是一躬到地：“尊府这人果然放肆，打发他去的为是！”姜先生见他穿的是女服，行的是男札，心下好不生疑！命丫环取灯，近前一看，道：“我说是那个娘娘，原来是吕相公！真奇怪！来得正好。”钱大见此刻是个男人，越发没趣，卷起行李，谢过姜先生，出门而去。

女医生命人掩起门来，笑嘻嘻道：“相公一向落在那里？为何这等打扮？一一请教。”吕昆想了一会，无言可对，只得假言道：“自离家下，一向在朋友人家留下会文。只因做坏了文章，那些朋友取女人衣服命我穿将起来，无非嘲笑我的。”吕昆此刻认得姜女医，迈步就走。姜先生道：“相公不必如此，请坐下来，还有话告诉相公。”吩咐命人取茶。

用毕了茶，说道：“相公，我姜医已自明白。相公自然在那些深闺内院被人家留住，不得出来，故而今日是这等打扮。我想偷香窃玉，也是才人所为，却也无妨。但不知落在那家？可以说个明白，包你与那人将来两下成就，如若不然，告知令堂太太，只怕悔之晚矣。”吕昆到了此刻，却也难瞒，只得将落在安府小姐楼中，与临妆两下的话说了一遍。把个姜先生都唬死了，将头摇了两摇，道：“相公真乃色胆如天！想那安瑞云小姐，比不得等闲人家女子，倘被他令堂太太知道，便怎么处？”吕相公道：“今日乃是安老夫人回家，开了后门，起那些行装。趁此机会，只得扮做卖花之人，不期又遇先生。倘若见了家母，切不可言及。”

姜先生细想：他令堂连日病在垂危，我若不指点他作速回去，见他令堂，岂非不义之人？忙向吕昆道：“相公，非怪我多嘴。自从你出门之后，府中老太太朝思暮想，问卜求签，总皆不灵。连日不瞒相公说，是我在府上代老太太诊脉；脉息沉细，看来此病皆由相公起见，快些回去，或者托天侥幸，也未可知。”吕昆听得这一席话，蹬足捶胸，泪如泉涌。只才是：

养子不能依膝下，反教老母病思儿。

吕昆一阵昏迷，跌倒在地。不知怎样回家见母，且待下书接讲。

第三十五回 吕昆回第家人喜 鲍氏闻儿病体痊

词曰：

叹人生虚度，费尽心机无了。任你巧语花言，只恐阎君自晓。瞒心昧己天不饶，祸到临头休恼。世间万般忍为好，不贪不恋为高。

这首闲词按下。

话讲吕昆昏倒，一会苏醒回来。女先生见他悲伤，慌相劝道：“相公休得如此！你回去只说如此如此，再看老太太病体如何。”于是代他换了衣衫，道：“相公且请放心，安家小姐与临妆姑娘二人的大事，掌在我身上。只要令堂太太好了，其事不难。”吕昆道：“这等，拜托、拜托！”姜先生送到外面。命人关了门户，按下不题。

再言吕昆一路来到自家门首，只见大门紧闭，里面众口嚣嚣，都在那里谈他不是。内中有人说：“老太太就在今晚明早，不知我们家相公那里去了，无踪无迹！披麻执杖，靠着何人？”吕昆听得明白，忍不住两泪交流，探手扣门。有人知道是他的口气，众人开门一看，不觉大家惊叫道：“相公家来得好极了！快些进来。”有人先进来报信。

此刻鲍太太房中许多丫环妇女在此伺候。点的是通宵红烛，厢檐下摆着五六个风炉，都炖着饮食之物。老太太睡在床上，哼声不止，低低叫道：“吕昆儿呀，为娘的养你，指望你接代传宗，香烟祭祀。记得你爷爷临终之时，扯住我的手道：‘夫人，待我死后，早些代孩儿娶房媳妇，生下个孙儿，那时我在九泉之下，也得瞑目。’不想今日有负老爷之托。到不如早辞阳世，以免红尘之苦。只是一件：

膝下无儿实可伤，将来枯骨葬山冈。

黄泉愧见先夫面，事到头来叹子亡。”

可怜老太太瞳人反背了几个月，浑身疼痛，往日还用些茶饭，今日连茶水都不吃了。有一个侍女说道：“白白的我们早晚伺候了几个月。若是服侍得好，我们还有个幸头，若有些高低，我们前功尽弃。”

正言悲叹，有人报道：“相公回来了！”众女子只听得“回来了”几个字，一个[个]心中惊讶，忙忙出来观看。好一似：

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。

众人道：“相公，你这一向落在哪里？可怜把个老太太活活的都想杀了！”他们在堂屋外面说话，房中有人说：“不好了，你们快些来，老太太厥过去了！”吕相公放声大哭，进得房来，慌慌到床跟前，叫了几声“母亲”，并

不见答应。可怜老太太双目紧闭，一阵昏迷，手足俱冷。

一会工夫苏醒回来，有人取了开水，灌将下去，定一定神，说道：“老太太不要如此，相公回来了。”老太太那里肯信？吕昆坐在榻上叫道：“母亲，果是孩儿吕昆回来了。”老太太只得用手摸了一摸，道：“畜生呀，你去得好受用，今日从那里来的？”吕昆道：“孩儿离家两天，母亲为何只等光景？”众人说：“去了三个多月，还说去了两天，怪不得过得快活，连日期总忘记了。”吕昆道：“前日出门，遇着一位道人，斗笠棕鞋，身背葫芦，手执拂尘，请我到一座深山僻坞之中，同那道人下了一局围棋。那道人还要请下第二局，孩儿恐母亲在家悬望，故速速回来。不知母亲患此大病，孩儿有失甘旨，一大罪也。”太太闻得此言，道：“我儿莫非遇见仙人了？”众人道：“仙家岂可轻易遇见的？”老太太道：“你们这干人那里知道？昔闻王子去求仙，修得丹成入九天；才到山中方七日，回来世上几千年。这都是古人有的事。也是我儿道缘福浅，若是守到功成日满，来度为娘的也好，何必急急的就回来？”众人说：“相公既然如此，把那些仙果仙桃带些回来，与我们吃吃也好。”吕昆此话只瞒得一时，不能瞒得一世。所怕的母舅明日前来，无言可对。这些话都是姜先生教他说谎的。

此刻老太太听见公子遇了仙人，不觉的病体渐好。忽然望见灯光闷闷，忙问道：“你们点得油灯在此么？”众人说：“点的是蜡烛。”有人将烛台取近前，太太眼中越觉亮光陡现。老人家心下生疑，犹恐不是公子，用手将公子的手细细一摸。你道是何缘故？原来吕相公手心上有肉印一颗，昔日相士代他看相，说此手将来必得高位。老太太摸着肉印，心中大喜道：“我那一处不打发人寻你？”真乃是：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

慌问道：“我儿，可曾用过晚膳？”吕相公回道：“尚未。”吩咐家人收拾晚饭相公吃。相公用毕晚膳，老太太将这干守夜辛苦的人，命他们去安睡不题。

次日天明，鲍舅老爷前来看老太太的病，才到门首，有人说道：“回舅老爷，大相公昨晚回来了。”舅老爷听得，气冲冲走进门来，要责吕昆。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书再为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 鲍舅硬自作冰人 吕府偶然遭回禄

词曰：

牛前马后为儿孙，龙争虎斗乾坤。战尘摩擦英雄老，杀气薰蒸日月昏。千载几人传后代？百年何处吊精魂！孔明若晓其中意，高卧南阳紧闭门。

按下闲词，言归正传。

话表鲍舅老爷怒气冲冲走进，吕昆尚未起来。有人到书房中来请，说：“舅老爷来了。”吕昆心下暗想：“丑媳妇难免见公婆。”慌慌起来梳洗，到得老太太房中。舅老爷一见吕昆，连连就骂：“你这畜生，丧尽良心！你这些时往那里去的？丢下你母亲倚门而望，想得你九死一生。我只说你途逢不测，今日也回来了么。”慌命人取家法过来。太太道：“兄弟不必如此，你外甥遇了仙家，请他下了一盘棋，担搁两日。且喜今日回来，不要责备与他罢。”舅老爷见太太护短，心下暗想：仙家无影无踪，岂能得见？定然是在那青楼楚馆贪恋烟花。“姐姐若不早早代他娶一房媳妇，只怕将来他流荡难收。”太太见说，道：“我已久有此心，无奈高低不就。既如此，拜托贤弟罢了。”鲍舅道：“依兄弟看来，昔日做过兵部职方司季维嘉年兄的令爱，真乃姿容雅淡，体态端庄，又且门楣相对。等兄弟去求一庚帖前来，送去合婚。若能八字相对，岂不美哉？”当日太太就把只桩事托了舅老爷，自然鲍舅回去，择日往季府求亲，这且不言。

再说吕昆暗暗沉吟道：“那个要你代我做媒！说什么季家女子：任他国色天姿貌，怎抵区区心上人！”

吕昆并不不要季家千金，恨不能有人去安府通媒送信方好。无奈不敢明言。正在书房愁闷，忽然姜先生求代老太太看病，有人取了书本，将两手脉的好完，连连的说道：“恭喜太太贵恙全愈，只用调理为主。”老太太道：“实不相瞒：小儿昨晚忽然回来了，因而老病消减。”姜先生故作不知。有人到书房将相公请来，见过了姜先生，先生道：“恭喜相公：老太太病症全无，将来是要吃相公的喜酒。但不知相公落在何方？请道其详。”吕昆将遇仙的话说了一遍，二人目（目）会其意。姜先生辞了太太，吕相公相送。出至无人之处，连连作揖道：“所说之事，一定拜托，将来重谢。”姜先生道：“相公说那里话！自古道：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况且婚姻大事，又非等闲。但安老太太为人有些古直，为这小姐费尽多少心机，高低不就。若是尊府，理该可以相配。但不知他的意思如何？一有好信，自来道喜。”吕相公道：“要求先生上心些。但我母舅有言，要往季兵部家求他千金的庚帖。若还他来在先，有些不妙。”姜先生道：“不必费心，我自有道理。”言毕，姜先生告别而去。

再言老太太的病渐渐一天好似一天，拣了日期，还福犒赏众人，专等舅老爷送庚帖前来，代相公定亲。

一连过了月余。那一天，舅老爷专为此事往季府中去，见了季维嘉老爷，二人施礼，分宾坐下。家人倒茶已毕。季老爷道：“年兄前来，必有见谕。”鲍老爷道：“非为别事，而今特来与令爱千金为媒。”季老爷[道]：“是那一家公子？”那鲍老爷道：“就是舍甥吕昆，与年兄尊府门楣相配。欲求庚

帖，愿订丝萝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季老爷言：“大喜！”随即开了庚帖。鲍老爷告别，来至吕府，见了老太太；恭喜老太太，命人送至命馆合婚，并无违碍。鲍氏老太太拣选吉日良辰，打造首饰。府中张灯结彩，准备次日行财下聘。

忽然到了半夜，只见火光顿起，赤焰飞腾。你道是何道理？吕府中原打点次日行财下聘，头一天家中办酒，预备亲戚前来恭贺。只因厨房接着柴房，取柴的人不小心，掉（吊）下火星在柴房内，仍将门户闭上。只到了三更时分，庖厨的人辛苦了，收拾安睡，预备明日起早请人。都已睡尽，内中只有一个打杂的尚未安睡，在此收拾菜蔬。忽闻见有些烟火之味，原来吕府柴房在一边，锅屋又是一边，这个打杂的人开门一看：只见锅屋火光通天，连连喊叫。众人都已起来，也有寻鞋子的，也有摸不着裤子的，也有去卷行李的，众人唬得魂不附体。内中有一人听见走了水，急急的起来，浑身上下一丝俱无，顺手取着面荡锣，打厨房里面一直敲到前边火巷里来。

此刻老太太在内室里，将那些珠宝首饰一件件配合，装在书匣里面。伺候的丫环妇女也有睡的，也有在此服侍的，并不知家下失火。只听得荡锣敲得响亮，又有叫喊之声，老太太道：“是那个狗才，这等三更半夜如此高兴，岂不惊了邻居人家！”连连吩咐道：“你们出去看一看，是那一个敲荡锣，查明了回话。”

有一位大娘领了老太太之命，取着烛台，走将出来，口中言道：“又是那一个吃醉了，在此胡闹？”忽然抬头观看，只见天都是红的；慌将旁厢腰门开了，只见一个赤身露体之人，手里拿着面荡锣敲着，口中喊道：“不好了，快些救火！”才走到腰门跟前。只个妇人见他上下精赤条条，不好近前，忙忙进来报与老太太知道，可怜老太太一唬，连连言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想我家世代行善，却也不应遭此祸事！这是那个狗才不小心坑我？”

只道喜星临吉地，岂料灾殃又降门！

老太太一急，朝后一仰，跌倒在地。众丫环仆妇一齐上前搀住。不知老太太性命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 季兵科为女扫兴 安国治盘问临妆

词曰：

归来重整旧生涯，消酒柴桑处士家。草庵儿不用高和大，爱清标岂在奢华。纸糊窗，柏木榻，挂一幅[长]条画，共几枝得意花，自烧香，童子烹茶。

这一首闲词按下。

[话]表那老太太听得此言，跌足捶胸，放声大哭。众人劝道：“这也是天意如此，老太太不必啼哭，查点要紧东西为是。”

此刻，府中男妇大小也有睡的，也有未睡的，被那人荡锣一惊，总扒起来

了。各人搬的搬，抬的抬，各人抢各人的东西，意欲开了大门，各人搬物。老太太吩咐：不许开门，把大门锁了，让他烧。惟恐开了门，怕的趁火打劫。众人见老太太吩咐不许开门，到锁了门，心下着急。都是府中的家生子，又不敢怎样，也只好听天由命罢了。太太命公子将那些要紧契纸查在跟前，其余的东西概不搬动，同着公子与那一干丫环仆妇总在前面听信。

只烧得势如破竹。吕相公心下暗暗的道：烧得好！烧得好！你道是何缘故，见此光景，还说烧得好？吕昆心下有个病：若不是今晚有这一场大事，明日行聘到了季府中去，万万不能挽回。所以心下如此。但凡人家遭大数大劫，原是天意，非人力所能，若论吕府为人，却不该如此。只见起造房屋之日，火星举事，一定难免。

此刻，外面各文、武衙门水龙、水炮，火搭、火勾都在此伺候，无奈墙垣坚固，又且高大，不能上去；再者大门不开，南北两街行人如蚁，那里挤得开去！只烧到东方发白，清曙将明。亏得本府中水缸又多，人手又齐，抽水的抽水，救火的救火，一时火已救息；不过烧了一进厨房。后楼外救火的官员见火已息下，各人回去不题。

再言府中众人清早起来，将搬动的东西仍然各归原处。开了大门，清理火场。鲍舅老爷今日换了新鲜服色，来做保亲。才进大门，有家人说道：“舅老爷为何此刻才到？昨晚府中险些烧得瓦解冰消！”舅老闻得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__我还不知道。”连连从外面进来。鲍氏老太太一见，说道：“兄弟呀，你姐姐家下昨夜险些都被火烧尽，你难道不知么？”舅老爷道：“是那里起的火？”有人回说：“是厨房里面起的火，烧坏了厨房后楼。”舅老爷说：“且必先拣选吉日，答谢火神要紧。此刻托天侥幸，平安一也；二来早些将聘礼行到季府中去，再作道理。”老太太道：“兄弟，再不要说起行礼。想季府这个女儿，八字也不见得，才要过礼，婆家就失火；若是娶他家来，被他这个铁扫帚还要扫得干干净净。依为姐的看来，今日家里乱遭遭的，却也来不及，只好去回他家一声，再拣选日期便了。”老太太这几句话，正中公子心怀，暗欢喜道：“若不是这个坐等，几乎误了那安小姐的大事。”要知婚姻事非可勉强。季家小姐原与吕[昆]无缘，不过是鲍舅在内撮合做媒，那里晓得不是婚缘。正所谓：

万事不由人计较，一生都是命安摆。

鲍舅老爷只得往季府，前来回信。见季府中张灯结彩，香花灯烛齐齐整整，脸上却也没趣。有人见保亲老爷前来，连连相请。季维嘉老爷出来相迎，二人到书房内，行了礼，坐下，命人巡茶。季老爷开言道：“令亲府上事情，想已完备了。此刻还不见到来，不知何故？”鲍舅老爷道：“舍亲家下昨晚遇遭

回禄。本应今日行聘到府，奈此刻匆匆不及，故尔小的前来奉覆。稍缓几时，另择日期便了。”季维嘉今日一头的高兴，备了多少盛设酒席，请了多少诸亲六眷，在此等候，要看吕府的聘礼。被他这几句话说得冰冷，只得将众友辞了去，收了灯彩，一场扫兴。鲍舅老爷告别，也自回家。

再言吕府中拣了吉日，谢了火神，命人买了砖瓦、木料，不上一月工夫，将厨房后楼起造完工。自然季府中行礼下聘的事慢慢冷淡下来，另择日期，按〔下〕不题。

再言安国治老爷告老回家一月有余，无事在家看书散闷。那一天偶然向着夫人、小姐闲下谈心，说道：“老夫自从到家以来，并未见女孩房中的〔那〕个临妆丫头一面，往那里去了？”你道临妆为何不下楼来？只因六甲怀胎，有孕在身，因此难见老爷、夫人，只有小姐明白。此刻老爷问起他来，小姐无言可对，暗暗恨道：贱人呀，贱人！你干得好事！如今我爹爹问你，叫我如何回答？只怕盘出那当日根由，好教我：

一日汲尽湘江水，难洗今番满面羞。

老爷望着夫人，只管问临妆长，临妆短。谈夫人说道：“这一向却不见这个丫头到我跟前，不知是何原故？”便问安瑞云小姐道：“我儿，你房中的临妆，为何不见他下楼来走走？是何原故？”小姐顺口回道：“爹爹、母亲有所未知，临妆这些时有些病痛，故尔不得下楼。”安老爷道：“原来如此！你爹爹昔日为太医院监院，那些本草药性脉理，件件皆知，任他百般病症，无一不晓。想临妆这孩子家，无非吃了荤酒面食，好睡贪顽；纵然有病，也不过是感冒风寒。待为父的上楼代他看看脉。”

任他纵有蹊跷疾，一剂（济）须教百病消。

可怜小姐听得爹爹要上楼代他看脉下药，吓得战战兢兢，魂飞魄散，心下暗想：若是爹爹看出他是喜脉，便怎么处好？谈氏夫人望着安老爹道：“相公不闻：庐医不自医？虽系相公昔日做过太医院，能知药中之性，到底还要斟酌，惟恐用错了药，岂不误了这个丫头？”老爷那里肯依？执意欲要同着夫人、小姐上楼去代临妆看病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 修《纲目》九重下诏 接圣旨错听讹言

词曰：

六代瓜分世界，五胡扰乱中原；约模三百有余年，几度交锋屡战。马过生灵齑粉，血流河洛腥氲，耳闻犹自不堪言，何况当前眼见！

闲词按下。

话表安老爷主意已定，同着夫人、小姐欲到楼上，代临妆看病。小姐未免提心吊胆，浑身颤抖。

忽有家人来报说：“老爷，圣旨下了，请老爷接旨。”安老爷听得圣旨到了，暗暗沉吟道：“老夫告老还乡未久，不知圣旨到来有何事故？”只得命人开了正门，摆齐香案；换了冠带，至大厅前来接旨。此刻夫人、小姐放心不下，都躲在屏风后，窃听圣旨为着何事，只怕的抄家。老爷在厅上等了一会，并不见动静。又有人报道：“圣旨已到，在府堂。只因钦差官途中坠马，跌伤左足，命苏州知府开读。请老爷快些去。”安老爷着实心疑，只得命人打轿，赶至府堂而来。谈氏老夫人家下随即命人前去打听信息按下不言。

只见忽然又来了一位官长，缠宗的大轿，跟着家人而来。你道这位老爷是谁？昔日曾为兵科掌印，姓安名国栋，恰是安国治老爷的本家。到得府堂，专候开读。柳太爷接着圣旨，站立居中，口称圣旨已下，跪听宣读：

诏曰：据宫保大学士蔡治方条奏纂修《历朝纲目》一折，查得《纲目》一书，原国家最要。朕自临御以来，查阅鉴书，自前代由今，未行修辑。该科道御史等官身任监司，并不具奏，伊等殊负朕心，藉图安享，有惭重任。今大学[士]所奏甚明，事诚剴切。着原任兵科掌印安国栋驰驿来京，会同科道九卿速行办理。钦此（哉）谢恩。

安国栋老爷山呼谢恩。请过圣旨。

柳太爷将二位大人请入私衙，行过宾主礼，献茶已毕，柳太守言道：“二位大人职列仙曹，且出贵族一门，可谓难得。”又望着安国治道：“但不知大人此来，所为何事：还是关切兵科大人？还是另有见谕？”安国治老爷道：“只因家人报说圣旨下颁，故尔前来。”柳公道：“原来大人错听了，只是报事者未曾探得的实。今日可谓幸会！”安国治望着安国栋道：“愚兄本该在此奉陪，只因有些俗事未完，明早候送起程便了。”安国栋道：“既是兄长公冗，可以请回。”柳太爷再三不依，望着二位老爷道：“钦差大人现在公馆，况且坠马伤了左足，卑职已命人备了酒，何不屈二位大人代做半主相陪，不知可否？”二位老爷心下暗想：本欲不去，无奈本府公祖，不好意思，只得坐了。不一时，请到公馆前来见过了钦差。随后柳太爷已到，命人送了抬盒，分付摆酒。柳太守道：“卑职今日无非一杯水酒，要求三位大人畅饮一杯。”三人说：“不敢！”言毕，大家坐下。上酒的上酒，上肴的上肴，四人饮至下晚，各人告别回去。次日，安国栋老爷拣选吉日，准备行装，同钦差大人一同进京不表。

再言安国治老爷别了钦差与柳太守，各自回家。谈氏老太太与小姐在家不放心，正欲再叫人打听，忽见老爷进来，酩酊大醉，除去了冠带坐下。丫环巡茶已毕，谈氏夫人道：“相公，为何如此大醉？但不知圣旨所为何事而来？”安老爷道：“圣旨非为别事，诏的是本家安国栋，纂修《历朝纲目》。蒙

本府太爷留下官陪宴，故此醉了。”谈氏夫人先前不明白，故此家下惊慌。听得老爷所言，方知是家人讹传，心下欢悦。命人摆下晚膳，老爷又用了几杯，把临妆的事竟忘却了。夫人见他大醉，命人掌灯，送老爷先去安寝。

再言瑞云小姐早间听他爷爷要上楼去代临妆看病，此刻连晚饭唬得都吃不下去。勉强用了些，太太命丫环掌灯送小姐上楼安寝，不知小姐上楼与临妆如何主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 瑞云逼婢要清身 临妆别主欲自缢

词曰：

听讲《史记》书中事，再表言官笔下文：跃马横枪夸猛将，铺谋设计羨文臣；文添秀士经纶志，武助英雄战斗心。宝剑重磨光射斗，金钟再撞响穿云。知心君子休心困，更听新文接旧文。

这首闲言按下。

话表安瑞云小姐上得楼来，临妆已用过晚膳。小姐道：“早间老爷要来代你看病，多亏圣旨下来，打了一天的叉。明日定要上楼，你该自己早些打点打点！”临妆说道：“婢子并无主意，要求小姐的妙策，救我性命。”小姐道：“贱人呀，你自家不害羞，反叫我救你性命。我又不是医生，却便如何救你性命？”小姐在临妆上下一看，见他这个样子，却也难看。你道为何？他已经有了四五个月身孕，难道还看不出来？只见他：

胸前两乳高高起，罗裙八幅马门开，

看来目下容颜改，全然不像女裙钗。

喜的是一件，人并不见瘦，养得红端花色。小姐又好笑，又好气，连连骂道：“你这贱人！当日你的胆太大了些，以致有今日。到是今晚早些寻个死罢，你不要带累我。”临妆再四哀求小姐代他想个良方。

小姐左思右想，回到自己房中，开了书柜，取了一条汗巾，一张纸刀，笼在袖中，走到临妆房内，说道：“今有两件东西送你，听凭你走那一路。”说罢，递与临妆小姐。又道：“并非我狠心逼你，如今要各保名节。”临妆见这两件凶器，清滴滴眼泪犹如泉涌，望着小姐道：“总是我临妆不是，有累小姐。小姐请自回房，婢子自有道理。”小姐却也不忍在此看他寻死，转身回房，掩上房门，心下骂道：“吕昆，你这丧心贼子！读书人你妄行妄为，干出这样事来，将我丫环活活送了他的性命，也未必能个放你！”正是：

你欲害人害人，冤冤相报几时休？

小姐此刻也非有（好）意逼他，亦是出于无奈，再言临妆见小姐回房，一人独坐房中。若是往日，还陪着小姐说些闲话；自从那日留下吕昆，小姐并不把他作人。只因吕昆去后，每晚独自一人，却也冷冷清清。独有今晚凄惨，望

着自己胸前摸了几摸，不觉泪下，口中骂道：“吕昆，你这贼子，害得我死的好苦！是你这个冤家，留下这条祸根，你竟付之不问。可知我的性命在于顷刻？可怜奴是个双身之鬼，焉能与你甘心！我与你前世冤家，谁知你：

全然口应心不应，言语从无半句真。

名虽夫妇非夫妇，姻缘簿上挂虚名。”

临妆低低的哭了一气，开厨柜，将些衫裙首饰取出来，穿的穿了一身，戴的戴了一头，正是满头珠翠，遍体罗衣。你道他是何原故？他怕死后将只些东西便宜了别人，故尔都穿戴起来。哭[哭]啼啼，欲寻自尽。

先取起刀，只见锋芒相似。心下暗想：刀上死，不得个全身。只得放下。又取了条汗巾在手，连连叫了几声：“汗巾呀汗巾！我临妆与你无仇，为何今日我命送在你手？”又叫道：“吕昆呀吕昆！我那一天临送你出门，何等样嘱付你？到家千万托出一个心腹上的人，到我们这里来代我家小姐为媒。那时我家小姐与你成就了百年好事，我临妆今日不至暴露。你回我：不必忧虑，你回去自然着人前来。谁知道：

鱼沉海底无消息，雁阻河山信未通。

越等越无音信。定然是又在那一处贪恋红裙，忘却了山盟海誓。似你这等丧心的人，独不闻：明有王法，暗有天理？何曾见做坏事的没有报应！你既读圣贤之书，必达周公之礼，焉有停妻再娶，任你胡行？你虽奸狡浇漓，却怎逃得皇皇天道？想我今番无辜而死，一点痴魂，岂能得散？定然前赶幽司，哀求对案。”

只哭到二更时分，窗儿外面蒙蒙细雨，淅淅风声。看着一盏孤灯半明半灭，一阵心酸，言道：“吕昆呀，我记得那一天会你之时，满天星斗；到今朝，是这等喷沙细雨，教我好不悲伤！”又想到：“他的言语其实温存，料不是个无情之辈。定然托不出个心腹上的人来，所以担搁。只怕你那里人欲来时，我这里命不待矣。”连取了一幅花笺，泪汪汪写了几行情辞，留别吕昆。上写着：

自接君颜，方将百日，情思旧事，搵泪酸心。妾与君偕连理，虽属苟且，已订终身。不料鱼沉雁杳，月老无音。妾今身怀六甲，已经五月。家主怜身苦楚，意欲亲视诊脉。倘事发觉，妾身难保。与其暴露于后，不若短见于前。妾今捐躯忘身，以保小姐清节。妾死之后，速速托媒下聘，六礼须周，无使白头相叹。君家有情，念苦命临妆身终非命，亲至荒郊，烧一陌之黄钱，奠之清酒。君情既有，妾便心灰。呜呼！纸上痕斑，伤心泪渍；临别赠言，留为清照。

又题诗一首道：

别时容易见时难，泪痕新旧未曾干。

可怜一个痴情女，化作幽魂梦里还。

写毕，折将起来，放在桌上；把手帕拿在手中，欲寻自尽。不知生死如何？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 写情词留与薄幸 延岁月思想偷生

词曰：

八字生来命所该，多因年月日时排。胸中虽抱惊人术，腹内常怀将略才。伊尹乐道耕莘野，太公独守钓鱼台。二人俱有经纶志，所谓时乖运未来。

按下闲词。

话讲临妆说长道短，低低啼哭，其实伤心，欲寻自尽。小姐听得暗暗啼哭，走至灯前观看：见他满头珠翠，浑身衣衫穿得前跔后跔，小姐说道：“这是何意？”临妆回道：“小姐有所不知：我将这些衣服首饰丢下来，便宜他们，犯不着，故尔都穿戴了去。此刻小姐来得正好，婢子有一事相求：拜托小姐将这幅花笺留在小姐身边。想那姓吕的故虽目下不能与他见面，也是婢子该应与他有数月夫妻，看来奴前缘浅薄；以后有人前来说媒行聘，小姐与他地久天长，同偕琴瑟，只求小姐早晚在他枕儿边、席儿旁方便一言，叫他：

过节逢时三奠酒，寒食清明一柱香。

若还念我双身苦，情热何妨哭几场！”

小姐被他这些言语说得伤心掉（吊）泪，连连把他写的花笺取了。一看其中话言情节，果然凄惨，望着临妆道：“非怪奴家心狠，也只因事在危急，出于无奈。想你死后，我的性命却也难保。”临妆道：“小姐千金之体，休要轻身！又道说：一人做事一人当。岂肯连累小姐？”

在此说话之时，已有三更。临妆哭啼道：“此刻已是时候了，小姐请回房安睡罢。若是在此看见婢子自尽，不但心下不忍，反吓了小姐。”小姐道：“你还有何未了之事？说与我知道，待我与你料理料理。”临妆道：“小姐不言，婢子却也不敢说。婢子还有一事：若是我在日，我的爷娘逢时过节还有我烧钱化纸；如今婢子死后，可怜他二人是个无主孤魂。小姐念我服侍一场，将来舍他一陌纸钱，也是小姐的功德。再者赏我一口棺木，也是婢子在小姐跟前一世辛苦。那时婢子在九泉之下，感激不尽。”言毕，取灯送小姐到房门口。正是：

流泪眼观流泪眼，断肠人送断肠人。

候了小姐进房，自己回来，关上房门，那里舍得就死？如醉如痴，似梦方醒，坐在房中呆呆的想道：蝼蚁尚且贪生，为人岂不惜命？纵然明日老爷、夫人知道，再作道理。又想了一会，连着衣服昏沉沉睡去。正是：

得醉须当醉，愁来且解愁。

不言临妆睡去。再言小姐回到房中，有些害怕，关起房门，坐到天色大亮。心下暗想：大概临妆已作去世人矣！连连道：“丫头呀，你在阴曹地府，不必怨我。你说的话，一一我自依你。再者暗中请几个高僧超度与你。”自己开了房门，到得临妆门首，站立一刻，用手推推房门，闷得紧紧的；只听得里面微微呼声不止，连连敲门。临妆惊醒回来，已是天色大亮，忙起身开了房门。小姐道：“你为何不肯去？想来是要逼我死了！”连连取把刺刀，意欲自刎。临妆将刀抢下，连汗巾收过一边。小姐见事不谐，惟恐楼下有人上来，反为不美，只得回房。梳洗已毕，下楼。临妆随后将身上衣服、首饰除下，收将起来。

再言小姐下得楼来，见过老爷、夫人，安老爷道：“昨晚下官酒醉，忘了大事；今日趁早上楼去，代临妆丫头看病。”太太道：“慢些，且等他们楼上用过早饭，方可上去。”有人回说：“送过早饭上楼，想已用毕。”老爷道：“看病要早，得其清气诊脉，方得病源。”忙忙起身，欲代临妆看脉。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一回 老兵部关心侍女 姜女医<原为“姜一鹤”，今从目录改>舌辩鬼胎

词曰：

世上生灵作孽多，功名富贵反成魔。常怀忧国忧民志，不见康衢击壤歌。仗剑提刀争世界，施谋设计夺山河。白头钓叟秋江上，笑指[沙]鸥下碧波。

按下闲词。

单讲安老爷用过早膳，正要上楼代临妆看病，忽有家人来禀：“太太，外面姜先生来了。”老爷问夫人道：“那个什么姜先生？”谈氏夫人道：“老爷有所不知：这姜先生原是当日吕礼部家打发出来的一名女戏子，嫁与东城姜一鹤为妻，他的丈夫是个医生；只因姜先生作古，目下他在外面行医道，要算得苏州女科的名公，就是我们家下伤风头痛，总是请他。老爷正要代临妆看病，如今姜先生来得正好，托他去看一看，便知端的。”

道言未了，姜先生从外面进来。见过了礼，巡茶已毕，姜先生道：“恭喜太太与小姐！但不知老爷几时回府的，医生也没道喜。”太太说：“多谢先生！先生今日来得正好，省得我打发人来相请。”姜先生道：“但不知太太有何见谕？”谈氏太太道：“不是别的，就是小女房中的临妆丫头，这一向未曾见他下楼，昨日问我女儿，说他有些病痛。昨日我家老爷就要代他看看，只因要接圣旨，打了个叉；今日才要上楼，有人报说你先生来了。如今就拜托先生上楼，代他看一看脉，是何病体。”说罢，命小姐同姜先生上楼，太太同老爷在

楼下等候。

一会来到楼上，小姐道：“临妆，姜先生来了，快些出来。”临妆听得姜先生来，连连迎出房门，叫了声：“姜先生！”姜先生道：“临妆姑娘，有何贵恙？请道其详。”小姐说：“请先生房中坐下领教。”姜先生坐下，临妆倒（道）过了茶，说道：“请教先生：我这些时不知怎么，饮食又吃得，睡觉又睡得，只觉得胸膈不宽，

神思恍惚浑无力，一病恹恹却为何？”

姜先生将他上下细细一看，那里有什么病？即便取了书本，命临妆坐下，将他两手的脉细细一看。临妆道：“请教先生：到底还是那一经的病？”姜先生道：“论其理来，你姑娘是个黄花女子，不应有此事；如今六脉和平，胎气甚旺，却是一部喜脉。”临妆陡然将脸一变，说道：“先生此言差了！想我虽系人家丫环侍女，尚且未曾适人，喜事从何而得？”姜先生道：“姑娘不必性急！脉为人之根本，沉细是虚，横浮是火，六脉平和，分明是喜。脉为不语之师，若是看差了，自今以后再不行医。”临妆见他言语蹊蹊，脉中有故，只得跪将下来，道：“先生真乃高明！要求先生救命。”小姐羞得满面通红，亦连连下了一礼，道：“故虽临妆不端，亦是我瑞云闺门不谨。如今先生既以见明，拜托先生使一良方，保全我的声名，自然重谢。”姜先生笑嘻嘻道：“小姐与临妆姑娘都不须如此。就是那人在尊府耽搁了数月，我也知道。那一天晚间，有个卖花的大娘在我家下换了衣衫而去，彼时我盘问他的来历，一一都与我说明。我特地前来，正为此：

不须愁闷深忧虑，自得安然保太平。”

小姐听得，望着姜先生道：“请坐一坐，少停就来奉陪。”小姐回房不题。

再言临妆问道：“既是先生会见我的那人，他可保养得好么？今番回去，拜托先生多多致意与他：叫他早些作法前来，免得我与小姐挂念。”姜先生回道：“我自然代你姑娘说道。将来你小姐与你姑娘的大事在我身上，决不有誤。”一会，小姐取了五十两银子，送与先生道：“拜托先生将临妆这病除根，将来另有重谢。”姜先生欲要推辞，惟恐说他嫌轻，只得将银子收了，望着小姐道：“若是令尊、令堂问到临妆姑娘所患的何病，小姐不必言语，等我回覆便了。下午时候，自然着人送药前来。临妆姑娘须要用饱了饮食，方可经得住那药性，不可大意要紧。”姜先生别了临妆与小姐，下楼见了老爷、夫人。老爷问道：“请问先生：看出临妆是何病症？”姜先生道：“说来到也奇怪！若论老爷府上，姐姐跟着千金小姐，深房内室，那有此事？如今据我看来，却是一部胎脉。”老爷听得，大怒道：“我女儿楼中，三尺之童不许上楼

，岂有此理！”姜先生道：“老爷不必着恼！若是别的医生看差了，以喜事用药，一来老爷心下不服，二则误了临姑娘的名节。若使外人得知，不是一场笑话？但老爷昔日曾做过太医院，那些医书自然是都看到了的。可知那内科正宗内有七十二样蛊症么？其中有一种虺胎蛊。只蛊起初时只因用了油腻之物，在于露天之中贪凉，受了恶物淫气，始觉乍寒乍热，既而其痞如胎，以至经水不调，精神渐减。故患此症，若看不到，十病只怕九难保全。老爷、夫人不嫌[污]耳，遂听医生讲一个现在榜样，与老爷、夫人听。”

不知姜女医说出什么榜样？如何用药与临妆打胎？一言难尽！再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 姜先生有心粉饰 安小姐无奈周旋

词曰：

百瓮黄虺，须了今生事；一缕红丝，须是前生系。人事有推移，尽是天安置。智似灵龟，何尝无灰期？巧似蜘蛛，何尝不忍饥？千年荐福碑，几日滕王记？劝君莫强求，须等时辰至。

闲言按下。

接讲姜医生对安老爷、夫人道：“昔日曾有一人，姓姚，名君瑞，做过一任杭州通判，带了夫人上任，得此蛊症。路过苏州，将船泊在虎丘。苏州名医都请到了，并无识者。那时有人荐与我看，不意此人患了此症，半年有余，还可医治。包了他一个月，医全愈了回去。目下临姑娘看来才起了两、三个月，日子不多，根基未足，还可有商量；若到了一年之后，便不能救了。”安老爷听得，抚掌大笑道：“果然算得个名士医家！但老夫也知道有此蛊症，不知怎生用药，还要请教。”姜先生道：“老爷有所未知：医家传药不传方，教做药遇有缘人。但此症非是那些官药的用法。那年记得还存得有些末药，不知可在否，我今回去找寻，自然着人送来，开明药引。只是一件：太太要吩咐家人等不可上楼，恐污秽过人，不是儿戏。”谈氏太太连点头道：“拜托先生，早些送来要紧。医好了，定然重谢！”姜先生告别，夫人、小姐相送至腰门。姜先生辞出，上轿而去。

再言太太吩咐丫环妇女：不可在他跟前，等他一人独自用药。看姜先生回来用些什么东西。又命小姐：“你也不可看他用药。我等药来，自然命人送上楼去，与他自煎而服。”众人嘈嘈的说道：“我们的性命也是要紧的，不可上楼去看他。”

不言众人背后之言，再讲姜先生回去，心下想来：“若用煎药打胎，恐怕安老爷认得，反为不美。”合了一方打胎的末药，开了一单：用生苧麻根一把，紫玉簪花叶两片，捣汁，木瓜酒送下。再用净桶一个，糊刷一把，皮纸条不

拘多少，等他打下来时，即将净桶封好，送至郊外埋去，永除后患。众人不可私看，看见即得此症，要紧、要紧！”写明，着人将药共单送到安府。家人传送进去，太太打开药单一看，照单将药引准备周全，送至后楼。诸事齐备，又命人送了晚饭，吩咐：命临妆吃饱了，好吃药。

再言小姐命丫环扇着几个炭炉，取将上楼。小姐告了老爷、夫人，回转后楼。门关上，由恐有人前来观看。自己净了脸，改了晚妆，将风炉取到临妆房门首，炖的开水，喂的是莲子糯米粥；各样事都备得现现成成。将自己房内的灯儿吹息，到得临妆这边来，问道：“可曾用饱了晚饭？”临妆回道：“用过了。但不知姜先生的末药是怎么吃法？”小姐将药引所用之物说了一遍。停了一停，外面起了一更，楼下的人且尚未静。

等到更余时分，小姐心下暗想：此刻已是时候了。取了灯，到自己房中，拿了些剪碎的人参，都放在镬子内煎将起来：怕他人弱要脱。将药包打开，倒在碗中，用木瓜酒调成，递与临妆道：“趁热些吃罢。”你道瑞云小姐为何这等小心服侍与他？此刻叫做两人合了一条命。昨晚逼他寻死，也是无奈；今日既有了姜先生的妙药，料想灵效，焉有见死不救之理？况且平日临妆本来为人妥贴，故尔小姐此刻：

亲身服侍煎汤药，权作今朝下贱人。

岂可旁观忍袖手？焉能不救看船沉！

临妆蹙眉苦脸，不肯吃药。小姐见他这光景，说道：“难道比死又苦些？还不快快吃将下去！”临妆道：“多蒙小姐的莫意，叫我如何受得起！”说罢，连忙接过药碗，觉得其味难闻，临妆只得慢慢的用了一半。小姐又冲上些木瓜酒，代他用箸子楼了一楼，候他吃毕，将碗接过一边。

坐了一会，听得外面打过三更，猛然的药性渐渐发了，临妆双手捧着肚腹，咬紧银牙，口中骂道：“吕昆贼呀！你害得我好苦！”只痛得他：

双眉紧皱银牙咬，刀绞柔肠冷汗淋。

伤心不敢高声哭，阵阵犹如烈火焚。

小姐问道：“这会肚中觉得怎么了？”临妆回道：“小姐，此刻好像五脏都开，肝肠碎断。”小姐见他坐不住，只得扶他在床上睡下。临妆只痛得满床打滚。古人有言：生产的女人，阎王面前走一遭，生死就在此一刻。小姐取了些开水与他接接气力，将他扶上净桶坐下。小姐将手搂抱临妆的腰，临妆不觉一阵昏迷。不知生死如何？且听下回再讲。

第四十三回 临妆女胎堕<原为“胎随”，从目录改>轻身 鲍舅爷见聘起怒词曰：

落日西飞速速，大江东去滔滔。夜来今日又明朝，蓦地青春过了。千古风

流人物，一时多少英豪？龙争虎斗为功劳，只落得一场谈笑。

闲词休讲。

且表瑞云小姐将临妆扶上净桶，打开他的青丝，衔在他口内。临妆一阵昏迷，小姐将他一把搂住。没有一顿饭工夫，几阵鲜红，婴儿已落于净桶之中。小姐扶他上床，将棉被倚靠起来，怕的是血污奔心。取了一碗米汤。他定定心，连将净桶糊好。

收拾已毕，不觉天色渐明。小姐开了接门下楼，前来送信。谈氏夫人听得小姐下楼，连起身，开了房门，说道：“我儿，为何起得甚早？临妆吃下药去，便怎么样了？”小姐道：“孩儿听得临妆喊声不止，大概是药性举发；孩儿只得起来问他，已经打下来了。”谈氏夫人听得大喜，命人同上楼来。只见净桶封得好好的，临妆睡在床上，不住的只是哼。太太道：“你小小年纪，怎么得了这样古怪病？要不亏了姜先生，险些儿性命不保。如今平安无事，须要保重要紧！”连忙取灯，将他一看：临妆脸上就像黄纸一样，一点血色俱无。谈氏夫人命人将净桶取下楼来，吩咐埋在花园之内；随即着人上楼服侍。小姐梳洗已毕，暗暗欢悦，平心想道：

不是医生施妙剂，焉得冤家离眼前！

谈氏夫人见小姐梳洗已毕，同他下楼见了老爷，将临妆的事言了一遍。老[爷]大喜：“等得姜先生来，定要谢他！”吩咐取早膳来用。

家人才将点心摆下，门公回道：“禀老爷，姜先生到了。”谈氏夫人与小姐正欲迎接，姜先生已从外面进来，即忙问道：“老太太，昨晚临姑娘服药，可有灵验么？”谈氏夫人道：“多亏先生妙药，已将鬼胎打下来了。”姜先生暗暗笑道：那里是鬼胎？分明是个私孩子！开言说道：“等我上楼，再去复一复他的脉息如何。”谈氏夫人道：“先生请用了点心，再去便了。”姜先生回道：“看了病下来再领。”同着小姐上楼，说：“恭喜姑娘，如今是大事无妨了。”临妆道：“多谢先生！恕我不能起来，多多得罪！”姜先生道<原衍“姜先生道”>：“姑娘不要如此，自己保重！还要避避风寒，产后最是要紧的。等待将来恭喜，一起讨喜酒吃如何？”言毕，同了小姐下楼。谈氏夫人备了点心，在此等候。姜先生用了几个，望着谈氏夫人道：“临姑娘的病已愈，只欠调理，药亦不须再吃。”安老爷在旁边道：“请问先生，可用忌嘴？”姜先生回道：“不用。一切鸡鸭荤腥皆用得；但所忌的是不吃咸，避风一百天。其余无事。”安老爷大喜，封了廿四金，用白封红签上写“微敬”二字，将拜匣收起，命书童送与姜先生，道：“菲仪请先生收了。”姜先生欲待推辞，恐他不喜，只得领了，告辞而去。自然安老太太吩咐家下人调治临妆不题。

只言姜先生离了安府，随即赶到吕相公家下。吕昆正在书房闷闷无聊，心中暗想：我与临妆成合夫妻，不意他身怀六甲。只恐他主人安老伯知道，毕竟拷问根由。那时说将出来，不但临妆要打死了，就是小姐瑞云性命也是难保。正在忧虑，忽然姜先生来到书房，道：“相公为何如此愁闷？莫非想什么心事？”吕相公道：“先生，你那里知道！自从那日到安府出来，已与先生言明。只怕临妆六甲成形，将来必然暴（量）露，连小姐的名身却也不好。所以忧虑。”姜先生道：“相公只管放心。昨晚是我用药，已打下了胎，故尔前来报信。”吕相公听得大喜：“将来若得成就大事，自当重谢。”姜先生此来原是通个喜信与吕相公，并不曾进去见他的太太。连连上轿回去。不想耽搁了月余，吕相公把安小姐、临妆的事时刻放在心头。

那一天，与鲍舅老爷在门前观望，忽见宫灯台盒，鼓乐齐鸣。鲍舅老爷问道：“这是那家行礼？”有人回说：“是兵部武选司季老爷的小姐许配与侯总兵的公子。今日侯府中行聘到季府里去的。”鲍龙光听得，大怒道：“有这等事！常言道：一家女儿吃不得两家茶。既许了我家外甥，又许侯家，这等无礼！”随即传齐吕府家人，同着吕相公，欲要打到季家评理。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待下回接解。

第四十四回 张寅回家逢故旧 吕昆托友作冰人

词曰：

随地求才，逢花问色，一才一色何曾得！无端说出旧行藏，忽然透出真消息。他但闻名，我原不识，这番相见真难测。莫惊莫怪莫疑猜，大都还红丝勒。

闲词按下。

话表鲍龙光见得季家千金又许配侯府，心下着恼，带了许多家人，同着外甥吕昆，欲要打到季家评理。众人走至半路，忽见前面来了一顶小轿，后面跟着许多行李。你道是谁？却是吏部尚书的公子张寅。只因上年祁家杀死人命，张寅告了游学，带着邓氏、小桃避在南京庄上。过了这些时，渐渐的外面风头息了，故尔今日回来。邓氏、小桃的轿子在前面已经过去。张寅在轿窗里面望见鲍龙光与吕昆，又随着一众家人，不知为着何事，忙忙下轿。吩咐家人押着行李回去，自然伺候邓氏、小桃回府，打发轿钱、脚力不题。

再言张寅赶至跟前，道：“鲍老年伯、吕昆贤弟，匆匆何往？”鲍龙光与吕昆走走行行的，见后面有人喊叫，站定脚步一看，原来是张寅。二人近前一躬，鲍舅老爷道：“老兄满面的行色，那里而来？”张寅回道：“一向游学在外，今日才得回家。但不知老伯同着令甥带着这些家人，意欲何往？”鲍龙光道：“贤侄有所不知：只因代舍甥为媒，聘了季惟嘉的令爱；他今又反择配侯

门，许与那侯总戎的公子。你道可有这等事？故此要打到季家去，到明伦堂上同他讲理。”张寅道：“事虽季家无礼，但不知令甥府中可曾聘定？”鲍龙光被张寅只句话问穷了，连连的回到：“只因那日正要行聘，忽然晚间舍甥家下遭了回禄，所以担搁下来，未曾过礼。”张寅道：“可又来了！既是未曾下聘，难以为凭。又道是：一家有女百家求。若是当日受了吕家的聘礼，今又择配，季家他难逃毁赖婚姻之责；如今既未受聘，应当听他择配，不为无礼。老伯独不闻：一丝为定，终身不移？倘若是打至他家，他请问老伯：媒是老伯言定，如今聘礼在于何处？庚帖何存？岂不是自家失礼！”只说得鲍龙光这老头儿：

哑口无言心纳闷，汗流脊背面通红。

须知凡事当仔细，不可执意气冲冲。

张寅道：“依小侄说来，老伯且请息怒，吩咐家人回去，免得自招后累。”鲍龙光暗暗想道：这件事却是自己欠于检点，若不遇见张寅，险些儿做出事来。正是：

路中若不逢张子，惹火烧身难出门。

两个少年后生同着一个老头儿却也不合伙，只得望着张寅道：“老夫家下有桩小事，不得奉陪。明日清晨过来奉候便了。”言毕，一人回家而去。

再言张寅同着吕昆携手而行，命家人同着空轿而回。二人一路上谈些闲心，到得吕府门首。张寅意欲告别，吕昆道：“既到舍下，焉有过门不入之理？何不请到里[面]，水酒一杯，还有肺腑之言动问。”张寅只得同吕昆进来。先见了鲍老夫人，道：“老伯母在上，小侄张寅拜揖！”鲍老夫人道：“一向不见贤侄，今日从那里而来？”张寅将告游学的话言了一遍。

吕相公邀至书房坐下。命人巡茶已毕，吕昆道：“上日外边有个新文，纷纷传说当马快祁中的妻子邓氏与兄往来，杀二命；弟[闻]言旋到尊[府]问候，兄已月余前游学在外。不知此事可是真的？”张寅并不相瞒，连连说道：“此事皆由贤弟而起。只因奉令堂老伯母命，找寻贤弟。不意天降时雨，避在祁家门内，偶遇邓氏相留，两下来往已久。不料祁中回来，杀死二人。内中有个原故：那日愚兄从祁家门内出来，不期遇见黄子方，约我晚间会话。酒席之间，愚兄失言，被他灌得大醉。黄子方瞒着我到祁中家下，却遇祁中回家，被他杀死。还有他家下妇人李氏，亦在局中。祁中杀死二命，当时潜逃。愚兄酒醒，知道失言，连忙走到祁家。见事已如此，只得带了邓氏、小桃，星夜而走，多亏家人张序代我到学，倒填年月，告了游学。次日本府柳公询讯，李连义供称愚兄与邓氏通奸，奉差到舍拘拿。那时只得带了邓氏，小桃避在小庄。今日才得回来。贤弟呀，

若还题起当初事，令你闻言不可听，
任他铁打男儿汉，当局也须胆战兢。”

吕昆听得，将舌头伸了几伸，道：“兄好大胆！莫说是当局，就是说来亦令人害怕。想必那邓二姑娘今日也回来了？”张寅道：“适才前面那两顶小轿，就是他主仆二人。”吕昆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明日定要前去拜见。不知兄长可能与我一面否？”张寅道：“叔嫂班辈，但见何妨？我正要问贤弟：那时离了家下，落在何方？不知可请教否？”吕昆暗想：朋友相交，必知其心。自古道：

相识满天下，知心能几人？

我与他非一日之交，何妨细谈？连连将在风落院会柳卿云，遇莫六头，所欲不遂，送信与侯韬，到院搜楼，雪洞避难，落在安府藏身，与临妆苟合的话细述了一遍。彼此倾心吐胆，谈至日已沉西，命人摆酒。这才是：

知己客来谈不厌，合心人至话偏多。

酒席之间，张寅〔道〕：“贤弟真乃奇才，有偷天换日之手！若是被那安老年伯知道，不但功名难保，而且性命相关。但不知后来怎生出他的府门？”吕昆道：“幸遇安老伯回府，只得扮作花婆而走。目下与他：

虽然两地分南北，藕断丝连情意牵。

未知与安瑞云可有姻缘之分？还要拜托长兄鼎力一言，代弟执柯，足感高情。”张寅道：“忝在相好，等会过安老年伯，自当极力代为周旋。”言毕，又用了几杯。二人饮至二鼓方散。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 安兵部为女择婿 张秀才代友为媒

词曰：

佳人只要心儿俏，思量无不到，从头直算到收梢，不许情长情短勿情消。一时任情颠这倒，那怕旁人笑？有人点破夜还朝，方知玄霜捣尽是蓝桥。

这一首闲言，且自不表。

话讲张寅在吕府，饮至二更方散。有张寅的家人掌着灯球，照着相公回府。邓氏预备了酒席，与张寅啗醉，收拾安寝。次日，准备牲醴谢神，家人道喜。张寅见了学里老师，消假起复，出门拜客，一连担搁了半月。

那一日，张寅特为吕昆的事，到安府前来投了名帖，家人通禀，安老爷见了帖，吩咐请张相公厅上会。张寅进来，安老爷〔见〕他一表人才，风流儒雅。二人见礼已毕，分宾坐下。家人巡茶已毕，安老爷开言道：“老夫自与尊翁同寅，朝夕不离；近来不觉疏失故交之好。但不知贤侄曾有亲事否？”张寅道：“小侄已有亲事，多蒙老伯关心！”安老爷听得张寅已有亲事，心下暗想：本待要将他为东床坦腹，无奈他已有室家，未便再言。连连说道：“适才老

夫所说，就是小女，如今年已及笄。拜烦贤侄有相好的贵友，无论贫富，只要才品兼优，托作冰人月老。但〔老〕夫只此一女，倘图得一个乘龙之客，后来此身有靠，足感良多。”张寅暗想道：“我正为吕兄谋婚而来。今日安老伯托我择婿，可见他令爱尚未择人受聘，我何不趁此机会撮合而成？岂不为美！”这正是：

留得五湖明月在，何愁无处下金钩？

张寅遂在安老爷跟前一力举荐吕昆。安老爷道：“老夫一向闻得此人，乃称风流才子，但未见其形，不知贤侄可能同他到舍一会否？”张寅道：“既然要会他一面，却也不难，老伯可备下请帖，藉此席中一叙，可以观其动静。”安老爷连连点头道：“此言不谬。”当下计较已定，张寅告别，安老爷一躬送出。

张寅离了安府，一直赶至闾门，已是午饭时候。到得吕昆家下，吕昆见面就问：“所托之事可成就否？”张寅道：“贤弟太性急了！想婚姻大事，又非买卖可比，那里这等容易？”吕昆道：“如今闲话休题，兄长可曾见过那安老儿？有何话说？”张寅〔道〕：“适才却在安府而来。如今安老年伯要当面一会，还要请教佳作。”吕昆道：“要论做诗赋，不在小弟意下。但不知是几时前去？”张寅见他着急，他偏愈缓，把个吕昆活活急杀。正是：

好事从来不易得，世间无有不艰难。

只些时他俯首低眉，心神不定。〔张寅〕连连的笑道：“贤弟不必如此！自古道：事宽则圆。且去见了令堂，再作计较。”

二人同至里边，鲍氏夫人道：“贤侄一向公冗，为何不来走走？”张寅道：“只因游学回来，家下俗事未完。今日特地前来请安。适才在兵部安老年伯府中，道及吕贤弟才貌。安老年伯有一令爱，欲小侄为媒。我想吕贤弟尚未婚聘，小侄在安老年伯跟前极力保荐；安老年伯说但闻其名，未见其人，意欲当面一会。故尔小侄前来道喜。”鲍氏夫人道：“既蒙贤侄雅爱，足见兄弟情长。但是小儿轻狂，诸事还要贤侄指教。”鲍氏夫人命人备饭，与张相公用。用毕告辞不题。

再言安老爷将托张寅为媒的话，对谈氏夫人说明。老人家择婿甚急，一刻也不停留。头一天吩咐厨下备酒，洒扫花园伺候，写了两封年家眷侍生的请帖，上写：“翌午涤樽候光，恕不庄启。”差了两个家人，到张、吕两家投请。

张寅接见了帖子，清晨梳洗已毕，正欲动身，邓氏道：“相公，这等清早何往？”张寅道：“昨日安兵部家下了请帖，为代吕家叔叔作媒，请我陪席。”邓氏道：“既然安府中大开东阁，却是桩喜事，相公何不换些新艳服色过去？”随即换得衣冠楚楚。这正是：

黄门秀士朱衣客，又作淮阴月老人。

命书童跟随，到吕府中来。

见了鲍老夫人，道：“昨日安老年伯下得有帖，请令郎赴席；小侄是个陪客，故尔前来，同令郎一同赴酌。”鲍氏夫人道：“既是如此，酒席间一切拜托贤侄照应。恐怕他少年人不谙世务，反为不美。”吩咐公子更换衣巾，收拾得亭亭当当，在此等候安府中差人来请。张寅道：“贤弟此去，须要做作些才好，方见得我们学文。等他再四佩服，那时我在旁边自有调停。如今愚见：待我先到安府等候；须等请过三次，贤弟方可前去。”

张寅言毕，随别了吕昆，望安府而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 吕昆辞婿浑是假 兵部择婿一团真

词曰：

红蓼岸家家卖酒，绿杨桥处处横舟。裹春风，袖子轻，医诗句，驴儿瘦。自把桃花插满头，且莫问旁人笑否。

按下闲词。

话讲张寅上轿，跟了四个家人，一直到得安府门首下轿。早已有人报知，安爷出来迎接。只见张寅一人。安爷道：“老夫屈驾，有失远迎。吕家贤侄为何不来？”张寅道：“吕昆弟只因昨日有一朋友托他写寿屏，立等今日就要。适才小侄在他家下相约，已经写了一大半，还有些未曾写完，故尔小侄先来通信。”安爷道：“多蒙贤侄费心！等待大事成全，另当登门奉谢。”连忙邀在书厅坐下，分付献茶。这正是：

欲求门下乘龙客，全仗冰人撮合成。

用毕了茶，又等了一会。命人请过三次。安老一生性急，见吕昆尚未到来，连望着张寅道：“吕家贤侄如此做作，大有一派书气。不知可有真才否？”张寅道：“小侄焉敢蒙混？若问此人，实系我辈之中魁首。少停老伯一见便知。”正在闲谈，忽有人报道：“吕相公已到门首了。”安老爷忙同张寅迎出大门首。吕昆下轿，一躬到地：“小侄奉招来迟，幸勿见罪。”安老爷也还了一揖，道：“适间贤侄公干未毕，催促取厌，正是有才者多劳。老夫候驾已久，请里面坐。”三人一同来至大厅，行过宾主礼，分宾坐下。

先是一道清茶，然后摆上桌盒，命人换茶坐下。安爷道：“久慕贤侄大才，名重姑苏；又喜青年入泮，将来必掇巍科。昔与尊翁同朝，素邀相好，未知贤侄有此大才，可敬可羨！”吕相公道：“小侄初游泮水，一介书愚，毫无才识。老年伯名重京都，德播海宇，久为吾辈增光，不胜望仰！”安老爷见他堂堂一表人才，出口成文，可称满腹珠玑，胸藏锦绣，暗暗点头道：张家贤侄果然言语不差！

用毕了茶盒，去到书厅坐下，连连开言道：“老夫今日非为别事，只因小女终身无托，闻得贤侄大才，不厌家寒，将小女愿执箕帚。因此备得水酒一杯，敢屈驾临一叙，未知贤侄意下如何？”吕相公道：“令爱乃是绣阁千金，小侄乃草茅下士；况且又无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且从缓商，不敢从命。”安老爷听得他这一番言语，心下自觉不乐。忽然变下脸来，道：“才人自多做趣。若论结亲，原不在贫富；况且贤侄家道并不贫寒，此乃老夫爱亲做亲，出于情愿。贤侄这等推托，敢是嫌老夫门户不对？莫非因此么？”吕昆心下巴不能立刻就了，才是心事，无奈张寅教他不可轻易点头。此刻安老爷说出这一番话来，吕昆心下好不烦躁。张寅连连转湾道：“老贤弟，休得过却！安老年伯为人最直，两家门楣正配，正好连姻。若说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如今媒人就是愚兄，至老伯母前，我自到府禀明。依我到是尊命的为是，恐拂了安老年伯的美意。”吕昆心下暗想：“这头亲事走不到那里去了，将来一定是我！”吕昆见安老爷越发性急，他越发推辞，把个安老头儿急得满面通红。

张寅道：“安老伯不必性急，吕贤弟不必过推。但婚姻大事，俱前缘所定，非可勉强。我自有道理。天气尚早，闻得老伯花园甚美，小侄与吕贤弟欲借一观；或作新诗，或作新赋，请老伯教正。不知老伯意下如何？”安老此刻虽然看中吕昆外貌，然也不知他的内才如何。张寅此言正合安老爷之意，慌吩咐家人开了花园，将张、吕二人请进花园请教。不知后事如何？下回自然接讲。

第四十七回 花园内吕昆允婚 山石傍临妆留意

词曰：

画梁双双喜燕，衔泥空作窝巢。一天打食教千遭，只恨儿孙不饱。养得嘴上黄喙未退，身上刚长翎毛，竟自腾空飞去了，飞在人间画梁高斗。任他散淡逍遥，遇着一个狠心的狸猫，跟随不相饶；一爪儿搭住，连皮带骨一齐嚼了。

按下闲词。

话表张寅、吕昆到得园中，只见雕栏十二，曲水流觞。时当桂花开得茂盛，香气袭人，却也可爱。安老爷邀了张、吕二人在桂花亭坐下。用过了茶，张寅请安老爷命题。安老爷意欲将那桂花为题，恐题目过熟；回头一看，见壁上挂着一幅墨笔菊花。是前人的名笔，用手指着道：“二位贤侄，就是这墨笔菊花罢。”张寅道：“当得遵命！”吕昆入座即书。安老爷他也不看张寅，只见吕昆笔走龙蛇挥而就，安老爷接过来一看，上写着：

一种幽姿别样妆，经春历夏助秋光；
篱边故有临霜节，纸上常余翰墨香。
不比凡花施艳色，偏宜载酒乐重阳；
有时醉眼偷相顾，错认陶潜作阮郎。

看毕，又递与张寅赏玩一遍。二人连连赞（譁）道：“好诗，好诗！真奇才也！”张寅道：“小侄荐举之功，足见不差。”

安老爷见了这幅诗笺，那里还肯放手？看而又看，念而又念，吟哦不止。将张寅扯在一边，道：“拜托贤侄始终到底，还要代我曲全。”张寅回道：“老年伯但请放心，我与他非一日之交，不怕他不肯依允。”连连向吕昆道：“贤弟，安年伯既盛意谆谆，不必固执；况事已如此，趁我在此，过来拜了年伯如何？”吕昆只得将计就计，走近安老爷跟前。张寅吩咐安老爷家人取红毡，铺在地下；吕昆登毡，拜了两拜，站过一边。张寅也就到安老爷跟前道喜。安老爷道：“多谢贤侄作成，受老夫一拜。”张寅连连搀起，回了一礼，道：“[此]因前定，非小侄之能，何敢当此！”张寅恭喜吕昆。安老爷将诗笺收好，命人掣去红毡，心中大喜：老夫为择婿一事，费尽无限心机，不意探手而得，正是：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命人报知谈氏夫人，吩咐办酒。此一刻，家中大小等都已知道，总来恭喜。

安老爷见酒席尚未完备，邀了张、吕二人，各处散步。走到一处小书室，上有一匾，名曰“辟萝轩”，旁边一带柳树，里面影着高耸楼房，这就是安老爷的书室。张寅与吕昆进得辟萝轩，四下观望。只见那满壁图书，淋漓翰墨，乃是安老爷养静之所，轻易无人得到。安老爷命人取了香茗，每人跟前敬了一杯。安老爷说道：“今日奉屈张贤侄，却也不恭；改日自当另宴，奉攀一叙。”正言话间，只见家人前来，将酒席摆下。安老爷亲敬了三杯，道：“薄酒不堪入口，要请贤婿与张贤侄畅饮。”

正在用酒之间，耳边只听得笑语盈盈，香风拂拂，几个女子前来到太湖石后站定。张寅眼睛最尖，只见那些女子的服色打扮，正是：

鹅黄鸭绿鸡冠紫，鹭白鸦青鹤顶红。

年纪总在二十上下，轻挑云鬓，淡扫蛾眉。你道这几个女子是何等样人？却是谈氏夫人房中几个侍妾：一个名唤春桃，一个名唤夏莲，一个名唤秋菊，一个名唤冬梅；临妆也在其内。听得府中择婿，这干女子瞒着夫人，都来窥探姑爷。见得张、吕二人少年风雅，各人心下思想：不知那日也嫁得这样一个俊俏郎君，才了得我们心愿。

不言众婢，只讲临妆抢在前面站下，用心观看。冬梅说道：“你与这二位相公有些瓜葛？”临妆道：“不要取笑！难道你们看得，我又看不得么？”这几个女子暗想：却也不怪他！他是小姐的人，将来陪嫁，定然是他，岂不关切？只见吕昆坐在首席，取着杯儿，招呼张寅；张寅定眼儿望着太湖石边。吕昆

也知有人窥探，放下酒杯，朝前一望：只见临妆面目比前大不相同，站在太湖石旁，遮遮掩掩，欲要站将出来，又怕安老爷看见。吕昆望一望临妆，看一看安老爷，总怕漏出机关。二人目目相觑，正是：

满腔心事难开口，尽在双眸两送情。

张、吕二人饮了半日，安老爷吩咐取下席，与两家的来人用；家人答应：“晓得。”一会，酒席已散，二人告辞而出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 吕太太纳采行聘 安国治奉诏出师

词曰：

一日沙场战罢归，剑锋藏匣马空肥，风穿伏虎莲花帐，尘锁蟠龙帅字旗。战策兵书无用理，六韬三略不须施。昨宵谈到功勋处，血迸金疮污铁衣。

这首闲词按下。

话表张寅、吕昆二人告辞，安老爷送出大门，一躬而别。张寅同着吕昆回来，告知母亲夫人。一连过了数日，准备聘礼，择了吉期，托出姜伯雅为女媒，行了聘礼已毕。

正逢乡试科举，张、吕二位相公命人顾下船只，将行李发在舟中，二人同往安府辞行。安老爷备了酒席，代他二人饯行。安老爷道：“但愿贤侄、贤婿此去，名题雁塔，早占鳌头。老夫竚听好音，等候捷报，自当牵牛担酒恭贺。不知贤侄、贤婿那一天荣发？老夫好来候送。”张寅道：“小侄、吕兄已经备了船只、行李，一概完备，即在今日动身。”三人正在饮酒，忽有家人报道：“圣旨下，请老爷接旨。”安老爷停下杯儿，暗暗的沉吟道：“今番龙旨，谅无差失。”只得慌慌起身，望着张、吕二人道：“你们不必出去，且看今番圣旨为何，自然达知。”

安老爷离了书廷，来至内室，见了夫人，换了冠带，开了正门，摆下香案，在此伺候。安老爷立在大门外迎接。只见四个锦衣校尉，拥着一个钦差官在中间。那钦差纱帽玉蟒，粉底乌靴，骏马金鞍，其实富丽。后面跟着地方官儿。正是：

一封丹诰从天降，九重恩旨下云霄。

到得安府门首，离鞍下马。钦差进了大厅，居中站立，开读圣旨：
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今有大同边地胡寇哈思克衣衿贼扰乱边疆，据大同总兵飞奏前来，现今会同副将等员进击，总兵防守。贼势猖獗，朕思原任兵部左侍郎安国治平昔熟识兵机，料然不负朕托，加尔为定边大将军之职，驰驿来京，速领兵符印授，督师征剿。奏凯之日，另加升赏。钦哉谢恩。

安老爷山呼已毕，请过圣旨。钦差大人道：“出征大事，圣旨甚速。大人

可请与卑职即刻起行。”安老爷道：“虽然其事甚急，待老夫准备行装，随后起程。”钦差告别先行不题。

再言安老爷进来，将接旨的话说了一遍，命人掣去酒席。张寅、吕昆二人道：“年伯桑榆暮景，那里受得边外风霜？”安老爷道：“自古君叫臣死，不得不死；父叫子亡，不得不亡。虽然是我年迈，筋中尚好。但是一件，你二人功名要紧，不必在此候送。”张、吕二人定要送行，然后开船：“未必再有相见之日了！”言毕，泪如雨下；二人再四解劝。谈至日落西沉，并不回去，专候明早相送起程。安老爷见张、吕二人盛意谆谆，要在此候送，却也不好拂他二人美意，只得命人取了铺盖，准备与他们安歇。自己进得内室。

谈氏夫人已知龙旨诏安老爷督兵，正在与小姐悲伤，忽有侍女禀道：“老爷到！”夫人、小姐立起身来。谈氏夫人道：“张寅与吕昆可去了么？”安老爷道：“他二人得此奇信，务要明早候我起程，他们方才动身科举。如今现留他二人在书房，已吩咐人取了铺盖伺候。”谈氏夫人听得，心中欢喜：到底是亲者顾亲；自家女婿，又比外人不同。连又吩咐人掌灯取晚饭。安老爷又吩咐家人道：“请二位相公在书房中宽用一杯，只说就来奉陪。”家人取了晚饭酒席，掌灯，送入书房，自然着人送信服侍不题。

再言谈氏夫人备了酒席，与安老爷饯行。自己亲敬一杯，望着安老爷道：“愿老爷此去，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奏凯回来，感谢天地。”安老爷勉强接过了酒杯，二目一红，泪已先下，说道：“多蒙夫人美意。但我此去，凶多吉少，家下全仗夫人照应。女孩儿年已及笄，早早将就与吕家完其百年大事，下官的心愿足矣。倘或下官有些不测，夫人可将所畜家资留下一半，以作养老之资；其余的分散本家亲眷，将来也落得一点好名。想下官一生并未虐民酷吏，遇事混涵，即有不测，也是天意。夫人呀：

能教名在人不在，不愿人存名不存。

还有一件：但凡在我家多年家人，也是投身一世，不必要他身价，将投[身]文契赏还他们去，听其另投别主。”此刻众家人都跟前一齐言道：“老爷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小的们不愿出去，情愿跟随老爷一世。”安老爷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却也难得你们。且散一散去。”众人洒泪而别。

再言谈氏夫人命人将老爷行李一概收拾停当，发在大厅上面。今朝一夜，人心惶惶，那里得睡？谈氏夫人道：“今日老爷还在家下，明早就是万里长驱，请宽用一杯。”小姐哭啼啼，也站起身来，斟了一杯，说道：“爹爹：

今宵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

程途一路须珍重，万马军中要小心。”

安老爷接过酒杯，望一望酒杯，看一看颌下的胡须，不觉泪下，道：“我

儿，为父的因你终身大事，数年以来，何曾有一日放下？目今幸得择了一人，只说将来有靠，过几年安闲日子，不料命不由人，反遭颠倒。虽然皇上用我督兵，只怕有负重托。你在家下，好生侍奉母亲甘旨；但是来到了吕家，亦必要存其妇道，为父的就是丧在九泉，亦得瞑目。”说话之时，已是三鼓，命人掣去酒肴，又谈了一会。将家下的话，无一不吩咐到了。正是：

临行有话须明嘱，满腹伤心说不清。

不知安老爷此去胜败如何？且听下回续讲。

第四十九回 二秀士科举入闱 两奸臣假传圣旨

词曰：

记得东周并入秦，回头楚汉闹乾坤。时来骤雨催黄叶，势败狂风卷片云。富贵一场鸳枕（忧）梦，是非千载马蹄轻。残山剩水年年在，不见谋王图霸人。

闲词按下。

话表安老爷来到书房，见张寅、吕昆二人尚未安寝，正在此间议论科场的话。忽见安老爷到来，二人立起道：“老年伯，明早荣行，为何还不安寝？”安老爷道：“还要陪你们谈谈。”随命取茶，敬了一杯。大家用毕，安老爷道：“你们新进士子，未知科场利害。凡一切文章，不可抄写，不可夹带，恐搜出来，有害大事。再者，老夫此去，离家甚远，若得高中，差人特缴到关，以代你们欢喜欢喜。”二人道：“谨遵台命！”

三人谈到天色大亮，张、吕两家送了下程前来，安老爷命人抬至里面。谈氏夫人收下，打发了脚封。吩咐开了宗祠，点起香烛，安老爷拜辞祖先，泪汪汪，跪倒在地，叫了几声：“安门三代宗亲：你们生有侍奉之人，死作无亲之鬼；你儿孙今番奉命总制边关，征讨寇贼，但望阴中护佑，暗里扶持，早得奏凯回京，也得追封墓顶。”拜毕，夫妻儿女出别，抱头大哭。正是：

世上万般悲苦事，无非远别与生离。

拜毕之时，吩咐将行李上了牲日，带了二十名家将起程。夫人、小姐送至大厅外。安老爷上轿而出，张寅、吕昆两顶小轿跟随在后，送出界口。有多少文、武各官都在此间候送。安老爷见张寅、吕昆轿子在后，连连的道：“送君千里终须别。贤侄、贤婿何不早些请回？功名要紧。”三人洒泪而别。

丈夫有泪焉轻滴？不到伤心不肯流。

张寅、吕昆各自回家告别，带了家人，开船同到南京。此时考期上，早租了下处，无事攻书。忽闻主考过江，上了贡院。只见士子纷纷如麻似粟，张寅、吕昆也就准备入场。命人携着考篮，到了贡院门首一看，好不热闹！怎见得：

天开文运，地聚群英。一省文人，欲夺江南秀气；两江杰士，俱争海内奇名。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先。

正是：

欲求金榜标名姓，须看寒窗苦志功。

一会功夫，只听得吹吹打打，迎请文曲、武曲二星。监场搜检点名已毕，只听得两边招魂台上掌起游号，有人口中喊叫道：“江南全省十四府怨鬼恩鬼听者：今日奉旨取士，尔等入场，有恩报德，有仇报怨，毋得作祟，有负圣恩。”一阵阵阴风懞懞，冷气浸浸，好不利害！大炮三声响亮，封了贡院。等到五更，题目送（途）出，各士子抖擞精神，心机运动：也有的笔走龙蛇，也有的枯肠搜索，也有的神思恍惚，也有的人事昏迷。到了此际，无论文章盖世，伶俐聪明，皆有造命。只待卷子缴完，各人散出。一连三场已毕，有的收拾回家，亦有的在此等榜。

场事毕后，已是中秋佳节。张寅、吕昆是有余之炊，并不归家，吩咐家人备了酒席，携至雨花台上赏月。饮至更余，只见一轮正满，皓魄横空。张寅道：“贤弟，趁此良辰美景，何不作诗一首？”吕昆吟道：

盈盈秋月不朦胧，照彻江河万里通。

劈破玉壶银汉渺，琢成明鉴碧天空。

张寅连连点头道：“贤弟果然高才！愚兄避下风矣。”吕昆道：“偶然口成，何足挂齿？请教老兄大作。”张寅也吟一首，道：

管弦歌处月溶溶，皎洁蟾光万国同。

把酒登临歌玉兔，雨花台上望晴空。

二人正在吟诗高兴，忽然见月下有几个人徐徐而至，却也是步月之人，觉得有些醉意。张、吕二人恐茶前酒后多事，吩咐收了食盒回寓，听候放榜不题。

再言安老爷正行到山东地方，不料大同总兵侯铨与大理寺王敦弄权，假传圣旨一道，将安老爷锁拿，打上囚车，悄地解奔京都。不知好歹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回 老夫人为夫问卦 安小姐乔扮进京

词曰：

我是个不登科逃名进士，俺是个不耕田识字农夫。天宫陋室居人世，神仙一户，清风不管明月无拘。闲来时画一幅烟雨耕图，闷来时看一部水旱农书，静来时看一篇冰霜菊谱。茶炉酒炉，杏花深处桃花坞，水绕着门，云遮着户，分明是，隔断红尘半点无。那管他世上兴衰，我只是散淡逍遥，笑傲今古。

闲言休讲。

话表安老〔爷〕被假传圣旨拿入刑部监中，跟随家人四下逃散，回家报信

家中并不知这个消息。那一天，谈氏夫人与小姐谈心，道：“我儿，为娘的想你爹爹去了半月，目下将到都中了，为何还没有家信回来？是何道理？想必关外贼势紧急，你爹爹到京之日，即领了兵符动身，未及写得家书，亦未可知。”小姐却也忧愁在心。平素能会起卦，随命临妆摆起香案，取过卦筒，焚起清香，走到神前，祝告：“伏羲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四大圣人，司课坛中袁天罡先生、李淳风先生，鬼谷子先生、掌印郎君、执爻童子：八八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二爻，卦卦要明，爻爻要现。有凶断凶，无凶断吉。今有女弟子安氏瑞云，占为生父安国治，奉旨讨寇，吉凶未卜，只求一卦。”连连取了课筒，卜了一卦，仔细推详。只见朱雀持世，小姐更加忧愁。正是：

卦中若是逢朱雀，吉少凶多祸事临。

谈氏夫人道：“我的儿，依卦中断来，是吉是凶？”小姐将眉一皱，道：“若论卦中朱雀持（待）世，百事不宜。但愿此挂不灵也罢了。”

母女正言卦内吉凶，忽见有家人神色惶惶，急急从外面走来，望着夫人、小姐道：“不好了！小人跟随老爷行至山东地界，不想又有圣旨下来，将老爷拿了，打在囚车，解往京都去了。那些跟随家人吓得逃的逃，走的走。小的本要随老爷前去，恐怕夫人、小姐家下不通消息，故而赶将回来，报与夫人、小姐知道。”夫人心下暗想道：“这等看来，必是奸臣弄权，假传圣旨。如何是好？”母女二人抱头大哭。正是：

老死孤臣实可伤，谁知奸佞害忠良。

可怜无嗣将谁靠？枉把功夫伴帝王！

谈氏夫人与小姐哭了才止，家中的人个个惊慌。

一连过了几日，小姐无可奈何，想了一计，悄悄的买了绸缎，命成衣赶起几件男子服色，又买了头巾、靴子，并代临妆也做了家人服色，俱走后门取至楼下。这些事虽瞒过谈氏夫人，临妆却知道，不敢深问。小姐那一天东西已经齐备，小姐望着临妆道：“老爷目今被难在京，存亡未卜。我意欲扮作男身，前往京都，打探老爷消息。你道可去得么？”临妆听了，打了几个痴呆，心下暗想：“虽是小姐一片孝心，但是妇道人家，怎好去得？再者吕相公乡试未回，不知可曾中否？若是此番跟着小姐进京，不知几时才得回来？婚姻大事，那时必要担搁下来。”想了一会。即便开言道：“据婢子看来，小姐不去倒也罢了。恐怕途中有错，那时反无照应。目下乡试已毕，何不等吕公子回来，骨肉之亲，托他一走，以免途路之险？”小姐道：“此言差矣！自古父子天性。路有险错，也顾不得许多。”连连将〔身〕上衣服脱下，除去钗环首饰。

正是：

洗去胭脂不施粉，罗衫轻褪换男衣。

戴一顶副去片玉的方巾，身上穿一件天青直摆，脚下登一双小小方头缎靴，将棉花塞得紧紧的。将镜子一照，俨然与男子无二。怎见得：

绣阁娇娃，大有浩然之气；闺中美女，宛然男子之流。

临妆见小姐打扮起来，不得不如此，也将钗环首饰除下，卸去罗裙。戴的是平顶罗帽，身穿一件元缎海青，腰间束一条巴掌宽的鸾带，脚下穿了一双缎靴。一主一仆，全然不像个女人，真乃是天生地设、盖世无双一对美男儿。即命临妆将梳箱文具物件收拾齐备，命人取下楼来。锁起了房门，主婢二人同至楼下。

谈氏夫人见里面走出白面书生，心下生疑。小姐连连到跟前，深深三躬，道：“母亲在上，孩儿拜揖！”夫人细细一看，方知是小姐，即忙问道：“我儿这等打扮，却是为何？”小姐未曾开口，二目先红。

只因罔极身恩重，不避风波欲探亲。

忙把进京打探消息的话细言一遍。谈氏夫人道：“你此去务必要先投你母舅家下，等他访你爹爹的消息。”你道他母舅那一个？是现任翰林院侍读谈士龙，家眷住在京都，故尔命小姐投他。谈氏夫人见他这等打扮，又道：心去意难留，只得吩咐备下船只，将行李发至舟中；慌备酒席，代小姐饯行。

谈氏夫人道：“一路须要保重。若是见了你爹爹，早早修书回来，以免为娘的挂念。”小姐哭啼啼说道：“孩儿远离膝下，有失甘旨，母亲请自保重。”当下母子分别。夫人命安福、安寿、安能、安德四个家人一路服侍小姐；命人打轿，小姐、临妆上船。未知此去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一回 阅试录吕昆中举 放夜剗瑞云受惊

词曰：

细推今古事堪愁，贵贱同归土一丘，汉武玉堂人岂在？石家金谷水空流。光阴自旦还将暮，草木逢春又到秋。闲事与时俱不了，且将身暂醉乡游。

按下闲言。

话表安瑞云小姐拜别了谈氏夫人上船，分付船家开船。小姐将跟随家人命到舱中，悄悄吩咐：“此后称呼，须要小心，不可走漏消息。”众人领命。打的是兵部旗号的门枪灯球，开锣前往。家人站立船头，来往的船只只说是安老爷的家眷。

那一天，船顶扬州马头住下。忽见河岸上有人卖乡试题名录，临妆正在思想吕昆：不知今科功名可就？命人至船前，吩咐将全录买下一本，取进舱中，打开观看。正是：

欢从头角眉梢出，喜自腮边笑脸生。

但只见吕昆与张寅的名字俱中在十名之前，连连递与小姐。看毕，二人心下欢喜。等船家买了食用东西，上了船，依然吩咐追行。小姐无事，惟有坐观书史消遣。在路非止一日，走了将有半月。

那一天，船抵黄河渡口，但见波涛（滔）滚滚，白浪滔滔，不觉天色已晚。渡过黄河，有人先寻下旅店，舟中行李起到店中，打发船钱，雇了两顶小轿，将小姐、临妆接至店中。用过晚饭，命人取水进房，主仆二人关起房门，梳洗一番。取出镜子一照：满面风尘，花容损瘦，暗暗的叹道：

风尘一路恨匆匆，对镜堪嗟貌不同。

朱唇懒把胭脂点，犹恐妆时露旧容。

小姐与临妆一路船上不便梳洗，惟恐被人看破。今晚在旅店之中，关起门来，一番收拾，却也爽快。他二人梳洗方毕，已是二鼓。临妆忙叠了床铺，请小姐安置；自己和衣而睡。一夜翻来覆去，神魂不定，何曾合眼？等得天明起身，开了房门，有人进来，打起行李，上了牲口；雇了两顶骡轿，在外伺候。开发了房钱，小姐主仆用了早膳，上了骡轿；跟随家人俱上了牲口，他一个个腰间挂着弓箭、撒袋，一路护送。

离了黄河渡口，走了两三日。那一天到了登州府地界，将近日色西斜。掌鞭的望着安府家人道：“前面已抵登州胭脂寨地方。此刻日已西沉，天色将晚；目下一路荒险，常多歹人劫抢。请爷们就在此间下了饭店，明日再行罢。”家人带转牲口，回禀小姐。谁知小姐一心如箭，那里肯依？巴不得一刻工夫到了京都，才是心事。命人赶起牲口追行。

走不上一二十里，只见前面来了一阵牲口，马上的人手中俱是长枪短棍，迎面而来。安府家人见势头不好，忙将牲口骡轿站在一边。安小姐见牲口不动，连连问道：“天色尚早，还不快走！牲口停下是何原故？”安福走近跟前，禀道：“小姐，不好了！前面来一阵牲口，马上的人手中都取着兵器。想是强盗前来拦路。”小姐听得，在轿窗里一张，只见前面那一阵牲口相隔不远，约有两箭多路，慢慢而来。前面一人身長九尺，肩宽背阔，面如紫玉，两道浓眉，一双怪跟，颌下三络青须；戴一顶羚羊烟毡帽，身穿一件大红箭衣，脚下穿一双粉底靴儿，腰间挂着三尺青锋，手提丈八黑缨恒杆。后面随着一阵人马，一个个俱是札巾短袄，跨裤翁鞋，手中都拿了器械。小姐暗暗的着惊道：“今番此命休矣！”掌鞭的望着安福道：“我原说此地一路荒险，请爷们在前面下了饭店，爷们并不肯依，务要赶路。此刻盗贼来了，这便怎么处？”安福道：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你不要惊慌，我自有道理。”连连吩咐将行李下了牲口，堆在一边，牲口围住骡轿。安福、安寿、安能、安德四个家人取了

弓箭伺候。

只见前面那一阵牲口的人，将近到了跟前，远远的望见他们将行李堆在路旁，又见两顶骡轿，并不前走，不知是何原故。连连的赶牲口前来。安福等四人一齐放箭，那人并不曾防备。安府家人射了一箭，为首一人翻身落马。众人一拥上前，尽奔骡轿而来。不知安小姐吉凶如何？下回接讲。

第五十二回 认强人家丁放箭 胭脂寨主婢遭擒

词曰：

耳边叫破卿卿字，试问卿卿是不是？我若不卿卿，卿卿是谁卿？卿卿欲我卿，我亦欲卿卿。我方卿卿卿，卿卿卿复卿。

按下闲词，言归正传。

话表安府家丁见强盗前来，一齐放箭，一箭射中为首一人，那人翻身落马。你道只人是谁？就是前面胭脂寨一个武乡宦，姓张名宏，表字明远，却是武进士出身，曾做过带刀都指挥，目下告老在家，无事捕猎游戏。只因山东一路荒险，用的家人却是些士兵勇士，收留在家，防守强盗，不过是些保家的家将。今日张明远带了众人，出门捕猎，也是应该悔气，安府家人错认他们是强盗，放了一箭，翻身落马。正是：

武艺老强告老臣，胭脂寨内有威名。只因出猎闲游戏，孰料行人认反人！

话表张明远跌下马来，有人连连扶起，疼痛难挨。安府家人将壶中雕翎尽行放尽，却被他射死几个；即忙将行李上了牲口，意欲前行。张府家人那里肯依？挡住他的去路，说道：“好大胆强徒！清平世界，无故放箭伤人，还不受死！你往那里走？”安府的家人安福看见势头不好，那里还顾得小姐？只得骡轿撇下，把牲[口]加上两鞭，各自逃生。这才是：

海阔从鱼跃，天空任鸟飞。

不言安福逃走，再表张府家人各为其主，一个[个]如狼似虎，貌似天神，一齐向前，将那安寿、安能，安德三人登时送命。有人把小姐、临妆扯下轿来，张指挥大怒道：“好大胆的小畜生！我与你无冤无仇，射伤我的背膊，是何道理？”小姐已知错误，连连哀求道：“小生是过路之人，一时家人错误，望乞饶命！”张指挥那里肯依？将人带回家下。可怜小姐与临妆被他们拖拖扯扯，到得胭脂寨，天色已晚。着人将（掙）他的牲口、行李都赶至府门首放下，命人看守，不可轻动。

张指挥进得府门。早有人报知夫人鲍氏，连连出来，命人将老爷扶至内室坐下，忙忙问道：“为何这等光景？”张老爷道：“下官带着家人捕猎，从东南一路正欲回家。不意行至中途，被那狗男女一箭，射伤下官左膊。我与他并无相识，真真疼死我也！”坐在椅上哼声不止。张指挥却有一位公子，名唤张

朗，表字曙初，乃是个文举人，目下正病卧在床。听得他父亲被箭射伤，连连赶（赴）入内室，命人取了箭药前来。老爷将箭衣脱下，幸未重伤，自己将恶血挤去，上了箭药，依然把衣服穿好。鲍氏夫人道：“这人却也无礼！两下走路，因何放箭伤人？其中必有原故。难道老爷被他伤了，就轻轻放他去了不成？毕竟他为着何事？”张老爷道：“已是下官着人带了这狗男女回来，自有方法处治。”连连吩咐：“将那人带来见我。”张指挥起身，在大厅等候不题。

再言张府中家人走将出来，骂着小姐道：“你叫家人放箭射人，如今我家老爷命你进去。想你主仆二人少刻也不得好死！”推推拥拥，扯将进来。可怜小姐举目观看，只见张府高大门楼，大厅上两旁摆着许多执事，晓得是个官宦人家。心里暗想：无故伤他一箭，料他岂肯干休？泪汪汪自言道：“父亲呀，只说孩儿前来探望爹爹的消息，不料今番性命送在此间！父女不能见面。骨肉分离，空费了养育劬劳，都成画饼。”正是：

骨肉分离各一天，夫南妻北怎团圆？
劬劳未报终遗恨，途路伤悲孰可怜？
芳魂已去三千里，花貌空存十六年。
薄命家人真薄命，化作东风泣杜鹃。

主仆二人搵着泪痕，到得大厅。只见正中坐着一人，满脸怒容，却是被箭所射之人；两旁边站着许多家人。小姐走近前，跪倒尘埃，说道：“小生冒犯天颜，理该万死！但念一时之错，非出本心，望大人海涵宽容。”张指挥怒气冲冲，说道：“我与你素不相识，官塘的大路，谁不可走？你无故放箭伤我，又射死我的家人，必有原故。说得明白，放你们去；如若不然，我也只射还你一箭。”

他们在厅房里说话，不防鲍氏夫人躲在屏风后张望，只见那安瑞云与临妆主仆二人，体态端庄，行止儒雅，心下暗想道：“看他这二人眉清目秀，宛软温柔，却不像个歹人，又不是个下流之辈。定然把我家老爷一定认错了人，因此不分皂白伤一箭。”

不言夫人暗地评论，且表张指挥再四相问，安瑞云和临妆惟有低头不语俯伏，并不能说出一句话来。张老爷吩咐：将他主仆二人绑在亭柱上面，一边一个，也要放箭，欲送安瑞云和临妆性命。不知二人死活存亡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 张指挥愤怒报箭 安瑞云就计认亲

词曰：

闲来无事不从容，睡觉东窗日已红。万物静观皆自得，四时佳兴与人同。
道通天地有形外，思入风云变态中。富贵不淫贫贱乐，男儿到此是英雄。

这闲词且自按下。

话表张指挥将安瑞云、临妆主仆二人绑在亭柱上，吩咐家人们：快取弓箭，前来报仇。众家（人）一齐答应，取了弓箭在手。可怜安小姐眼睁睁望着临妆，临妆也望着小姐，两个面面相觑。正是：

命似五鼓道山月，身若天明油尽灯。

七魂未登幽冥地，三魂先已到酆城。

二人背绑牢栓，那里得动？惟有伤心掉（吊）泪。

正在危急之际，忽听得厅后有人说道：“夫人到！”众家人连连回避。鲍氏夫人从厅后而出，只见亭柱上绑着两个少年后生，主仆打扮：但见他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。连开口问道：“此是何人绑在此间？”张老爷指着安瑞云道：“就是这狗男女，命他家人放箭，射伤下官。我故绑起他来。以报一箭之仇。夫人休管闲事。”鲍氏夫人道：“相公休得如此。据妾身看来，此人眉清目秀，必非等闲之辈，想他有些来历。且喜相公未有重伤，暂且息怒。相公且自回避，待妾身一一问他明白，因何放箭？倘若是匪徒假扮客商，那时再送官处治，却也不迟。”张指挥怒冲冲回避不题。

且言鲍氏夫人再三盘问，听得安瑞云是苏郡声音，不觉的伤感。你道是为何如此？鲍氏夫人本是苏郡人，今日离了苏郡十余年，遇故乡之人，不觉动情。正是：

久早逢干欣遇雨，却好他乡见故人。

连连问道：“你二人说话，好似苏郡声音。我如今要问你一个苏州人，你可知道么？”安瑞云道：“但不知所问何人？若是有名气的，却晓得几个。”鲍氏夫人道：“非是问你别人，我有个姨外甥，此人姓吕名昆，表字美篇，家住五花街，人人称他为风月才子；昔日他父亲做过一任礼部尚书。此人你可知道他么？”安瑞云暗暗点头，心下细想：这位夫人问的却是我丈夫。却又不便明言，心下踌躇，未曾回答。临妆绑了一会，也无法可奈。听得这位夫人问及吕昆，只得将计就计，且将吕昆的名姓挡过头阵，方保得性命。即慌开口道：“夫人若问此人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目前；对面绑的我主就是。”鲍氏夫人听得，连连叫人松了绑，走近前，抱着假公子安瑞云痛哭：“若非贤甥将言道明，险些儿误了事。”正是：

多年未会吾儿面，几乎失错宝和珍。

安小姐并不敢冒认，见临妆现已说出来，只得弄假成真，即便以姨娘（表）称之。

你道这鲍氏夫人是何人？却与吕昆的母亲是姊妹。只因嫁在山东，姨娘、姨侄一向并未曾会面，并不知道真假。今日一见，喜出望外，随即请老爷、公

子相见。礼毕，巡茶，张老爷夫妇道：“久慕贤甥大才，为何到此？令堂想必纳福？”小姐道：家母托庇粗安。愚甥不才，忝中乡榜。只为到京会试，不料家人偶伤姨丈，罪当万死。”张指挥见他一表人才，又是新科举人，心下十分敬重，却不知道是个女扮男妆，冒名顶替。即命家人打扫干净书房，将吕相公的行李搬将进去；打发牲口、骡轿回去。买了棺木，与那安寿、安能、安德几个家中射死的家人收尸入殓不题。

再言鲍氏夫人晚间备酒，代吕昆接风，饮至更余方散。临妆陪着小姐安歇。一连过了几天，小姐欲告别进京，惟恐久在此间，事必败露。张老爷夫妇那里肯依？留住安小姐，着张朗终日陪着，谈诗作赋。小姐提心吊胆，惟恐早晚露出些影响，反为不美。虽然住在胭脂寨，只是闷闷不乐。人在山东，心分两下，无一日不思想父母。正是：

柔肠一日九回折，堪叹双亲两地分。

且不言安小姐身落重地。再言张寅与吕昆在南京得了第，鹿鸣宴罢，候送了主考，方才收拾回家。祭祖拜客，两下好不热闹！一连过了几天，鲍氏夫人望着吕昆道：“你的岳父被假传圣旨拿往都中，未知吉凶，理应你到家时，就该到你岳母前探听消息；况且你又新中了举人，正当前去拜门。皆因家中有事，今日稍闲，可约张贤侄一同前去看看你的岳母。”正在谈论，有人报道：“张相公来了！”不知张寅可同吕昆前去探望安老夫人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四回 二公子会试入都 安夫人金山许愿

词曰：

六街尘起鼓冬冬，马足车轮在处通，百役尽驱衣食内，四民长走路歧中。年华与物随流水，世事如花落晚风，名利到身无了日，不知今古旋成空。

这首闲词按下。

话表鲍氏夫人正与吕昆闲谈，有家人来报：“张相公来了！”张寅来到内堂，见吕昆满[面]愁容，已知因他岳父之事，连连的说道：“贤弟目今是安家门婿，顾不得要前去问候问候安老夫人，探一探令岳消息，才是个道理。”吕昆心下也巴不得去，于是吕昆同着张寅来到安府。

今日又与往日不同，见得新举人，又是姑老爷，众人连连前来参谒道喜。张寅晓得安老爷不在家，却又不便就通内室。先令人去通报。有人出来相请，二人同至内厅。见了谈氏夫人，张寅行的是宾客礼，吕昆行的是子婿礼。礼毕坐下。家人献茶已毕，谈氏夫人说：“恭喜贤侄、贤婿少年登科，可敬可贺！”老人家心中暗想道：若将老爷与女儿的事说与他们知道，又恐怕代我家着急；若是不说，又恐他二人不知。心内踌躇，只得强为欢笑，陪着张、吕二人。

此时吕昆因亲事尚未过门，有多少话，却不好开口。只有张寅朗朗而谈，望着谈氏夫人道：“尊府的事，我二人却已尽知，不待老伯母细言。若论年伯，此番必中奸人之手，不知可曾着尊府家人前去探探信息否？”谈氏夫人尚未开言，旁边有个使女快嘴道：“我家小姐女扮男妆，同着房内临妆姐姐，扮成主仆，已去了个月功夫，未见回来。”谈氏夫人连连歪嘴，也拦不住那丫环的口。要想此刻难瞒，将小姐进京寻父的话细言了一遍。吕昆只惊得唇如芥叶，面似淡金，口内不言，心中暗想道：“妇人家不出闺门，岂可远出？倘有差错，是何道理？”谈氏夫人看见吕昆甚是着急，连连望着张寅道：“请教贤侄高才，此事如何是好？”张寅道：“小侄与令婿打点明春入都会试。伯母不必着急，趁此时同我们早些动身，去到舅大人府中住下，差人到刑部监中打探。一则可知年伯消息，二来又见令爱千金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”当下商议已定，张吕二人告辞回家。

一连过了几日，不觉已是十月初旬，张寅、吕昆定下日期，命人送信安府，备了船只。谈氏夫人将正宅封锁，着家人看守。收拾齐备，差人到张、吕两家府中送信。有人将行李发至舟中。张寅别了邓氏，吕昆辞了母亲，同到安府。谈氏夫人带了几个贴身伏侍丫环，其余留在府中，看守门户，一同登舟开船。他们三家的人，却是两号船只：张寅、吕昆共了一船，安老夫人又是一船。

那一天，船到金山而过，谈氏夫人吩咐住船，上山许愿。封了香仪，买了香纸，早已有人报知住持和尚，前来迎接了。马头上面观看：只见两号坐船住在马头上，旗号打的是礼部会试。有人措了扶手，请太太同二位公子登岸。谈氏夫人带着几个丫环在前，张寅、吕昆随后，跟着许多家人，一齐上得山来。望大江一看：只见波涛滚滚，白浪滔滔。正是：

长江如带千层浪，短棹孤篷任意流。

只见那些来往舟船，风帆叠叠，山水层层，却也真真可爱。看毕之时，进了山门，来至大殿。有人将香烛已点得现成，在此伺候。谈氏夫人跪倒尘埃，暗暗祷祝：“女弟子安门谈氏，只为丈夫与女儿杳无音信，未知吉凶，望神灵护庇；那时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。”祷祀已毕，站起身来，望着张寅、吕昆道：“你二人也来拜一拜，菩萨保佑你们得中高魁。”那晓得他二人一生不好拜佛烧香，连连回道：“来心不诚，恐遭神怒。”谈氏夫人道：“古人说得好：闲时不烧香，忙时抱佛脚。还是敬神的是。”张寅、吕昆勉强不过，去拜了神。

住持和尚近前，打了个问讯道：“阿弥陀佛！那年太太路过小山，贫僧备了菲斋，却又匆匆开船，贫僧实不过意；今日请太太与二位公子在此，聊敬一斋，也是贫僧愚意。”谈氏夫人说道：“本待在此叨扰，无奈二位相公行期急

迫，就要开船。即承师傅美意，心领了罢。”谈氏夫人珍馐百味，那一样不曾用过？何在此一顿素斋！只得用了一杯清茶，命人将香仪送了和尚，带了丫环，依旧上船。张寅、吕昆随后也来到自己船中，分付开船。此去京都，一路如何？下回再讲。

第五十五回 安夫人姐弟相逢 谈翰林刑部探狱

词曰：

秋水漾平沙，天末沉霞，雁行栖定又喧哗，怕见舟边灯火焰。怕近芦花。是处网罗除，何苦天涯，劝伊早早比还家，江上风光留不得，请问飞鸦。

谈氏夫人辞了和尚上船。正欲开船，只见两个道人抬着食盒，到马头上来说：“请安太太慢些开船，住持和尚送得有粗斋在此。”家人进舱，回了太太。夫人命将斋收下，回了他几两银子，打发来人回去。此刻还有船上的人在大山门游玩，听得船上锣声开船，各人皆忙忙赶上船来。水手抽去跳板，收拾篷索；正遇顺风，扯起风帆。只见船行如飞，好比做：

离弦弓箭穿云过，辔马丢鞭快似风。

不一会，渡过江来，落下风帆，不觉金乌西坠，玉兔东升。

且言张寅与吕昆坐在舱中半日，此一会，见船已住定，立在船头一望：只见满江如练，皓魄当空。命人将船停在江口，候谈氏夫人用过了晚膳，吩咐备酒，摆在船头玩月。二人坐下，先用了几杯；况又对此月明之下，水光一色，甚觉襟怀欢畅。又见那些同帮船只相依相傍，对着那峰峦耸秀，更加清况，真令人有仰止之思！饮了多时，命人收了酒肴，连夜开船。正是：

四海清风催短棹，五湖明月送行舟。

一路顶了黄河，顾了牲口骡轿，起早登程赶路。

那一日，忽然吕昆想起他有个姨母在登州胭脂寨，意欲前去探望。一路上带缓牲口，忙向家人问：“胭脂寨离此还有多远？”家人回说道：“过了胭脂寨，下来已有一百余里。相公〔问〕他怎么？”吕昆听得离远了，却也不便回去，只得随着安夫人的骡轿，一路下来。不觉将抵京师。张寅与吕昆商议道：“我们此去，不便在谈府下榻：一者令正夫人尚未过门，二则我是个外人，此去不便。不若另租寓所，到也安稳。”吕昆道：“遵谕。”那一天，到了京城，着人先到了谈翰林府中报信。谈府着人迎接安太太。当下张寅、吕昆与安夫人分别，另租寓所，安住不题。

只言安夫人带着家人、妇女，到了谈府。谈翰林将他姐姐接进内室。钱氏夫人与凤鸾小姐大家一齐向前见礼。用毕了茶，安夫人仔细一看，并不见他小姐前来迎接。是何原故？暗暗的惊讶道：

因何不见娇生面？其中另有别跷蹊。

谈翰林见他姐姐独自一个前来，事有奇怪，忙问：“姐丈、甥女为何不同而至？”安夫人道：“你姊丈被圣旨诏上京来，闻得又被假传圣旨拿向。你外甥女瑞云放心不下，只得扮作男妆，前来探信，不料音信全无，存亡未卜。因此做姐姐忧虑在心，前来探望。”谈翰林听得此言，大惊道：“想是遭人毒手。姐姐先请安歇，不必悲伤，待兄弟慢慢打听。”随即命人收拾房屋，准备晚膳。一连过了几日，安夫人心下着急，又不知张寅、吕昆住在何处。差人访问，无奈京都地方甚大，无处觅访，只得按下。

那一日，谈翰[林]在侍读衙门散馆回来，带着家人到刑部监中前来访问。安老爷与谈翰林姊舅相逢，伤悲不已，各将心事说了一遍。谈翰林吩咐监役人好生看待，二人洒泪而别。回至家下，报知他姐姐，命人备了饮食酒肴，意欲前去探监。

正要上轿，忽见外面走进一人，衣衫蓝缕，面目惶惶，好似乞丐一般。你道这人是谁？就是小姐跟随的安福。昔日在胭脂寨失散，只得奔逃性命。安夫人一见安福的面，那里还能够去探监？吩咐家人先将饮食送到刑部监中去。回至内室，把安福唤将进去。安福跪倒在地，叩了几个头，站起身来说道：“为何夫人也来到此？”安夫人道：“命你跟随小姐、临妆前去，为何这等光景？如今小姐与临妆在于何处？”安福听得盘问，

含悲吊泪心酸痛，忙将往事说从头。

安福道：“禀知夫人：小姐与临妆在登州胭脂寨地界遇了强人，小的见事不谐，只得逃走。本意要赶至家中报信，不想在途路得了一场大病，将马匹、衣服卖得干干净净，难以回家；只得赶至舅老爷这里，借些盘费。不料太太也在此间。可怜小姐与临妆，只怕被那强人抢去了；但小姐是三贞九烈之人，谅来性命也是难保。”安夫人听得，放声大哭，猛然一阵昏迷，跌倒在地，人事不省。谈翰林夫妻母女忙忙前来相救。不知性命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六回 安夫人<原作“安大人”，从目录改>为女得病 吕公子旅邸听琴

词曰：

有女代儿承子桃，正好选入东床。若教玉杵捣玄霜，依然乘彩凤，到底饮瑶浆。才色从来连性命，说与才色当场。怎教两下不思量？悄窥皆冷眼，私系是痴肠。

这首闲词按下。

话表安夫人听得小姐与临妆被强人抢去，伤心痛哭，昏迷过去。谈夫人吩咐家人：“将姑太太扶进房中。”取了一盏开水灌下，约有顿饭工夫，方才苏醒。哭啼啼叫道：“瑞云，我的儿呀！”

指望寻亲归家转，谁知途遇贼强人！

今番失却娇生子，教我如何度此生！”

谈老爷与钱氏夫人忙忙相劝道：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想甥女瑞云既然扮作男子，擅自出门，就遇着强人，料自有一番才干，可以解脱，决不至失节于人。姐姐请放宽心，保重为主。待兄弟差人往山东，一路打探便了。”

言毕，出了房来，命人将安福唤至跟前，问道：“你家小姐在山东怎样失事？细细讲来我听。”安福将小姐到登州胭脂寨失事的话说了一遍。谈老爷暗暗点头说道：“论那干强人，不过因财帛起见。想我甥女与临妆二人，并无可劫之物，但恐露出些女子气概，只怕性命不能保全。”心下却也忧虑。再者见安福衣衫褴褛，随即命人取了衣服，与他更换，留在家下作个用人。

一连过了数日，安夫人不觉染病，渐渐昏沉，请医调治，只是不效，每日挂虑在心。此所谓：事不关心，关心者切。正是：

同胞手足关心切，千朵桃花一树生。

欲把这两件事说与他姐夫知道，又恐越加忧虑，只得按住不题。每天自己亲到刑部狱中探望，一切食物，差人送去，无不周备。只是一时不能代他出头，惟恐奸人作对，只好慢慢图个良策。暗中差人打听安瑞云的信息。这且不言。

单表张寅、吕昆自那一天在船中别了安夫人，另租了寓所住下。他二人那里晓得安小姐的消息？一连住了些时，不觉年残岁暮，地冷天寒，又兼大雪纷纷；除夕到了。张寅望吕昆说道：“贤弟，今日岁事已终，明朝又是一番新气象矣！你我客邸无聊，今晚当饮一大醉。”吕昆道：“旅邸度岁，甚觉无味，惟有以酒消愁，仁兄道得极是。”随命家人备下酒席。且喜并无俗事，只等到上灯时候，二人饮酒谈心。只听得外面锣鼓炮竹连天，度岁已毕。命人掌着灯球，到外面观看年景。只见开张铺面，买卖生涯；灯球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昼。此刻只有内皇城不敢走，其余别的外城俱开在此，南来北往，纷纷不息，尽是一派年景。果然是：

爆竹一声催腊去，梅花几么送春来。

满城灯火如银树，好似星桥铁锁开。

二人通街一观，依然回寓安歇。次日乃是元旦，二人并无处贺节，惟有在寓饮酒。及至过了灯节，只见各省会试举子纷纷而来。张寅与吕昆准备会场考试，连夜看书。

一日，吕昆读至更鼓时分，出来小解。只见月明如画，皓魄当空，想起家乡。正在愁思之际。忽听琴声嘹亮；侧耳细听，轻消重浊，转韵悠扬，到反愈加忧闷。仔细听时，却在间僻人家花园内。抬头一望，且喜墙垣低矮，瞒着张

寅，将厢房对面的一张梯子悄悄取将过来，倚在墙跟脚下，轻轻的爬上墙来一望。未知望见什么人在内弹琴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七回 爬墙窥探吕公子 刘府评理谈翰林

词曰：

千春万杵捣玄霜，指望成时，快饮瑶浆，奈何不得润肝肠。只合登楼索酒尝。从来卖假是真方，莫嫌苦李，惯代桃僵。忙忙识破野鸳鸯，早已风流乐几场。

这首闲言按下不表。

且讲吕昆爬上墙头，见亭子上面旁边点着一盏风灯，中间摆了一张琴桌，坐着一个女子，旁边立着一个丫环。虽然月光之下，不能细望容颜，只听得：

声音宛转随风至，一曲宫商过短墙。

吕昆站在梯子上面窥探，心下暗想：“但不知这座花园是谁家的？此刻更深夜静，有此雅操，谅来这个女子品貌自然不俗。不知我可有缘相见他一面？”那女子正在操琴，忽听琴中出异音，连慌将琴丢下，道：“琴犯异音，咫尺必有人在此窃听。”随命丫环：“四下里查看，却是何人躲在此间？若是女子，不必惊动他；倘若是个男子，慌慌禀知老爷，将他拿下。”那个丫环取着风灯，四下一照：只见月光之下有个人影，正是男子形象。丫环连慌取了个石子，望墙头上打来，险些儿打着头脸。吕昆将头往下一躲，那个丫环慌去回覆小姐。

你道这个女子是谁？就是谈翰林的千金凤鸾小姐。原来谈府的花园，却与这开寓所的人家只间着一壁。但这开寓所的人家亦非等闲之辈，祖上曾为过一任西城察院，姓刘名灿。只因家内寒薄，将房屋到出几进，每逢会试之年，就租与这干会试的作寓。谈府的大门却在前街，与刘家住宅隔了一座花园，故尔吕昆不知。此刻谈小姐见有人窥探，命丫环将琴收了，掌灯回去。吕昆一场扫兴，正是：

千里梦魂明月下，搅人离思在琴中。

连忙下了梯子，将梯子归了原处，来至书房。只见张寅尚然诵读，自己免不得也陪他读了几句，坐在那里自言自语。张寅问道：“贤弟那里去的？为何这会方回？”吕昆并不回答，和衣而睡。张寅一个人读的无味，也自收拾安寝。

次日清晨，二人抽身而起，梳洗已毕，用了早膳。吕昆读不上几篇诗文，又站在那墙脚下徘徊，心下细纽玩味昨晚（晓）那个女子。正是：

谁家女士多清操？恨我无缘见娉婷！

吕昆依旧将梯子扶起，扒上墙头观望。张寅见他不来读书，连连走至外面，见他站在梯子上面，慌问道：“贤弟在此所观何物？”吕昆即以假言回道：“适间看见一只鹦哥，毛羽甚觉可爱，飞至隔壁园中而去，所以观之。”张寅道：“春和天气，花柳争妍，或恐早间有人在此观花，倘被人看见不雅相。贤弟快些下来！”吕昆只得下了梯子，取过一边。回至书房，闷闷不乐。张寅却不知为着什么原故。

正在思量，忽然外面来了一人：面如紫玉，颌下三络髭须。大有儒风气概；头戴方巾，身穿天蓝直摆，脚登方头缎靴。跟随着四、五个家人，走将进来。你道是谁？就是隔壁的谈翰林。只因凤鸾小姐昨晚抚琴，有人窥探，回去告知他的父亲；谈翰林心中大怒，因此带着家人，前来与刘察院家讲理。谈翰林怒气冲冲，才从外面进来，来至大厅，即有刘府家人通报刘灿。

刘灿慌慌出来迎接，举手道：“未知谈老先生驾到，有失远迎，多多得罪。”谈翰林道：“叨在年谊，何须过谦？”刘灿随命家人献茶。谈翰林道：“茶到不扰，却有句话前来动问。”刘灿见他满面怒色，事有蹊跷，只得问道：“老先生有何见教？乞请明示。”谈翰林道：“因昨晚更深时分，小女在花园中操琴，尊府是何人逾墙窥探？彼此都有女眷，成何体统！故此特来动问：但不知窥探者果系何人？弟要与他讲讲，是何道理？”刘灿听得，心下却有些慌忙。因一向人都称他为谈疯子，动不动要与人争闹，连连问道：“弟家下并无外人，况且令爱千金也无人擅敢窥探。莫非不是小弟这边，恐防令爱认错了。”刘灿那里知道吕昆这件事？故尔推个干净。谈翰林道：“昨晚明明有人在墙头上，还要抵赖！”一把将刘灿的胡子揪得紧紧的。刘灿道：“老先生不要动手，有话好好讲。”

他二人在此吵闹，却好张寅从旁边花厅上走来，急急抢上一步，前来解劝。望着刘灿道：“此位是谁？因甚事故如此？何不讲理，拉拉扯扯，有失名教体面。”谈翰林见张寅言语温和，只得放了手。刘灿道：“此位是隔壁谈老先生谈应龙。只因昨晚他的令爱在后花园弹琴，说有什么人扒墙窥探。老夫并不知道。”张寅暗暗点头道：“吕昆今早在那里徘徊物色，又扒上梯儿，定然是他干的事了。”连连向着谈翰林道：“老先生且请息怒。若论夤夜有人窥探尊府眷宅，理应追究。但晚生辈实非不轨之徒，老先生还须斟酌。”谈翰林指着张寅问道：“此位是谁？尊姓大名？到此何干？”刘灿道：“此位姓张名寅，字天佩，乃昔日张吏部的公子；来京会试，住在小弟舍下，想他料无此事。里面还有一位。待我请来相见。”

不知见面如何分说？下回再讲。

第五十八回 谈翰林爱才加亲 安小姐冒名会试

词曰：

许多原故，只恨无由得诉！亏杀灵心，指明冷路。逗留一番良晤。侧听低吐，悄然间早已情深意慕；殷勤说向，只为才色行藏，风流举措。

闲词按下。

话表刘灿着人来请吕昆，家人急慌将吕相公请来。到得大厅，刘灿指着吕昆道：“此位姓吕名昆，表字美篇，乃苏州有名的才子，是礼部尚书吕静书（庵）老先生的公郎！也是来会试的，借此作寓。其余并无他人。”吕昆来到跟前，说道：“呼唤小生，有何见教？”刘灿将谈翰林的来意言了一遍。吕昆并不抵赖，挺身望着谈翰林道：“令爱千金在尊府园中，小生如何得见？至于窃听琴声，古人所有，独不闻：

钟子伯牙成契友，古今几个是知音？

难道足下到此，有什么风波？小生却也不惧。”谈翰林见他言语来得利害，用手就要抓他衣服。张寅一见，即慌前来解围，说道：“谈老先生不要动手！若论吕兄，却是老先生的晚亲；他是老先生令姊丈安老年伯的令婿。”谈翰林听得这句话，方才撒手，满面通红，反觉惭愧。只得大家重新见礼。

谈翰林道：“不知二公在此，多有得罪。”张寅道：“晚生二人同安老伯母一路进京前来，为访安老年伯与他令爱的消息。欲借老先生府中下榻，恐有不便，因此暂寓刘老先生府中。此事皆是吕昆少年放荡，还望老先生念亲戚之谊，幸勿见罪。”谈翰林只得且自罢休。心下暗想：“目今甥女瑞云尚无消息，定为贼人所伤。且喜吕昆人才出众，年少登科，何不将我女儿凤鸾许之？”当下想定主意，告辞回家，说知安老夫人。一连耽阁了几日，差人到刘察院家迎接张、吕二位相公；二人致谢了刘灿，将行李发到谈府居住。

那一日，谈翰林同着张寅，吕昆前去监中看安老爷。禁子闻言，即来开了监门，放了三人进去。只见安老爷垂头丧气，却也实在伤感。谈翰林左思右想，再四踌躇，只得把安小姐在山东的话说明。安老爷听了，放声大哭。正是：身遭縲绁堪悲楚，女丧强人恨更添。

三人再三解劝，只得别了安老爷回来。

单〔说〕这谈翰林，见他甥女全无消息，一日托出张寅，代吕昆做媒。吕昆因安小姐与临妆的事念念在在在心，每日忧想，放心不下，那里肯依？被刘灿同着张寅再三苦劝，也只得勉强相从。谈翰林见他日说无凭，务必要个聘物；吕昆只得将柳卿云的玉燕送与谈翰林为聘。〈此句原为“只得将柳卿云的玉燕，吕昆送与谈翰林为聘”〉谁知安老夫人见他侄女许了吕昆，心下好不着急！欲要说，恐怕他弟媳多心；欲待不言，好端端一个女婿，送与别人家去，其实可惨。惟有暗自垂泪而已。正是：

见鞍思马心悲苦，触景伤怀更惨凄。

[再]说那谈翰林将张、吕二人款留在家，每日讲论些新词旧赋，自然打点花烛完姻，按下不题。

拨转书词，话分两下，再言安小姐在胭脂寨度过残年，已是阳春天气。那一天，欲想动身，无奈被张府款留，陪着张朗读书。喜得张朗卧病在榻，不能进京会试，只得告辞张大人。张指挥见款留不住，惟有备了行李银两，着自己家人进他主仆二人动身。

在路非止一日。那一天，到了都中，借寓相国寺内。你道安瑞云为何不住在他母舅谈翰林府中？却有个缘故：恐张府家人识破机关，故尔寓在相国寺内。这相国寺却是龙图大学士包公所造，离谈府却有十余里。小姐住了半月有余，差人往谈府中去探听消息。只见谈府中张灯结彩，细问旁人，闻得谈府今日赘婿，乃是苏州新科举人，姓吕名昆。张府的家人心下疑惑道：“我们家相公叫做吕昆，如今又有一个吕昆，只怕是冒名不成？”慌将此事报知安小姐。小姐道：“真假自有分辨，不必多言。”只有临妆心中暗恨道：

世间负义惟男子，说话全无半句真。

安小姐将此事放在心上。

过了月余，不觉考期已到，安小姐吩咐家人收拾已毕，又吩咐临妆看守寓所门户，着张府家人跟至考场门首，抵着张朗名姓应试，提心吊胆。你道为何？只因那些搜检监场的官员，都是些亲王大臣、九卿御史。惟恐露出机关，性命不保。张府的家人将考篮交代，依旧回寓。再讲安小姐自己提着考篮，静候点名、搜检入场。且喜并无人看出是个女子。各人归了号，房门首挑起灯笼，照耀如同白昼：

不亚是千条火树，好比做万盏鳌山。

那些监场官各处巡察，恐有顶冒；一切毋许串号，扰乱场规。众举子俯首低（抵）眉，有的打睡的，有的思索的，有的预备饮食的，种种不一。今番张寅、吕昆也在场内。且言安小姐他是个女流之辈，何尝知道考场的利害？今日是身骑虎背，孽在其中；此刻是群英聚会之地，焉有不怕之理？等到三更时分，主试出了题目，人人奋勇，个个夸强，都要独占鳌头，名登金榜。未知安瑞云可得中与不得？且听下回分讲。

第五十九回 安小姐<原作“安瑞云”，从目录改>平空及第 柳卿云抵死不

词曰：

桃花招，杏花邀，折得来时是柳条。任他骄，让他刁，暗引明挑，芳魂早已消。有名有姓何曾冒？无形无影谁知道！既相遭，肯相饶？说出根苗，光景

这一遭。

这首闲词按下。

话表安瑞云场事已毕，出了贡院，家人接着，回到寓所不表。

那一日，外面纷纷发榜，张府家人见得报到他主人张朗名字，不解何故。内中有个老成些的说道：“想必是吕相公顶了我们大爷的名字，其中必有缘故。我们不可识破，已后自然明白。”谁知安瑞云果然顶了张朗的名讳，得中第一名进士。张寅同吕昆已得高魁，临妆暗中欢喜，悄悄向安小姐道：“为何顶张朗的名姓？是何原故？”小姐道：“你那里晓得我的主意！若是顶了吕昆的名讳考试，目前岂不弄出事来了？喜得张朗一病在家，知道他不能考试，故尔顶他名字，却才无碍。”小姐心下暗想：“既是顶了张朗名字，中了进士，恐他家不知，日后怎了？”连连修了一封节略，直将顶名替代的不是说明；即差人送到登州。

张指挥得书一看，上写着：

违别

台颜，已经两月。在 府叨蒙雅爱，深感隆情。启者妾身原非男子，实系女流，乃兵部安国治之女、吕昆之妻，尚未结缡。只缘家父为奸党暗害，改扮男装，来京探听消息。不意逾犯 尊颜，有蒙不杀深思，感仰不尽。今复顶替公郎名讳，幸得列登进士班头，有愧府第，罪不容诛。特此直陈衷悃，

上达

台前，望祈宽宥。兼请 台安，不胜依切。

张指挥夫妇看毕，原来是我的外甥媳妇。天下有这等奇才女子，却也可敬。既是骨肉至戚，并无怨恨，连连修书回复不表。

一日，正当钦召殿试，当今天子见张朗、张寅、吕昆三人相貌超群，钦点为三鼎甲：张朗得中状元，吕昆是榜眼，张寅是探花。钦命总裁御史会宴琼林，随即带领众进士前来谒相。

你道当朝首相是谁？这人姓蔡名孔，表字治方。这蔡太师命新翰林进士请回，单留三鼎甲谒见。原来蔡太师有一位千金，芳名月兰，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见得新科状元一表人才，欲将月兰小姐匹配。无奈安小姐是个女子，怎能应承？只得执意推辞：已有前妻，不敢尊命。吕昆向着安小姐道：“年兄何须苦苦推托？古人云：妻如衣服。就是三妻四妾不足为多，到是从命的好。”此刻安小姐认得吕昆，吕昆认不出是安小姐。你道为何原故？当初曾会过一面，目下安小姐纱帽圆领，正是文人气象，何能认得？

今日安小姐听得吕昆之言，却暗恨在心。告别回来，心中细想：天下负心的莫过于男子。正所谓：

本待将心托明月，谁知明月照沟渠。

这句话却也难怪安小姐动气。计算吕昆，先有柳氏，后有临妆，安小姐乃三媒六证所订，目今又在谈府招赘，若是蔡太师将月兰小姐许他，岂不唾手而得？焉得不算做负心的男子！所以暗恨在心：倘若我安瑞云将来做了有司衙门，不夹他孤拐，誓（世）不為人！适遇都察院凌炳、兵科给事李梦兰他二人俱告假回籍，皇上下诏，着张朗掌都察院御史印，张寅为兵科给事，吕昆授翰林院编修职。各人修书回家，迎接家眷。正是：

欲知富贵光门闾，须把文章用苦工。

不表张寅、吕昆各人到任。再讲这京都城南新开了一座青楼楚馆，取名为畅春院。你道这院里是甚人？却是当日在苏州开过凤乐院的妈儿韩氏。只为侯总兵的公子前来搜楼，跌死家人侯安，妈儿听了莫六头之言，带了柳氏卿云逃走到京；谁知莫六头在途中染病身亡。目下妈儿在都中南城又开下这座畅春院，来的都是些王孙公子铮铮人物。院中虽有许多女子，总比不上柳卿云的容貌。

卿云自从在苏州凤乐院中与吕昆有约，目下一心皈命，并不肯迎宾接客，每日只是乌云不整，面带忧容。韩妈儿道：“你这样子，莫非心下想着当日那姓吕的么？他今日已做了官，若是个有良心的，就该打发人前来接你。我看他寂寂无闻，全然不理，你不要想迷了心，到反误了你的终身大事。若说要像吕昆这般才貌，却也不难。我们这里来的都是些宦家子弟，你再帮我挣上几年，那时择个有才有貌的郎君，做娘的把你嫁与他去，岂不是好？”柳卿云那里肯依？抵死不从。正是：

随他说得天花坠，只当平空碎雪飘。

韩妈儿气他不过，心下想道：“这个不重抬举的死贱人，好言好语不肯依从，又道是：不见棺材不下泪。”连连吩咐院中女使取了皮鞭、绳索，欲拷打。未知柳卿云如何受辱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回 柳卿云真心全节 赛玄坛侠义报恩

探香鼻寻芳，有眼休将花枝错认。若教点污苍苔，岂不锦绷浊溷？徒空抱恨，心里枉忿，一任谗言轻进。霎时急雨狂风，狼籍落红成阵。

这首闲词按下。

话说众使女将皮鞭、绳索取得现现成成，韩妈儿命人在此伺候。众女子做好做歹前来相劝，向着柳卿云道：“姐姐不要使性。如今母亲好好相劝，姐姐若是不肯依从，只怕那时动怒拷打难当。还是依从的为是。”柳卿云道：“众位姐姐有所不知。妹子在苏州曾接了一人，姓侯名韬，乃是侯总兵的公子，每年代他也会挣过〔成〕千贯财；只因侯公子为人粗俗，细想难有出头之日，也

得勉强相从，无非孽在其中，不能推托。后偶遇一人，姓吕名昆，乃是苏州有名才子，故将终身付托。不意那時候韬到院，吵闹搜楼，无奈将那姓吕的藏在雪洞里面，躲避其锋；直至开时，不知何往。那时因侯韬行凶，跌死家人在院，犹恐人命牵连，故随着母亲逃进京来。一向未闻吕昆消息，也不过痴心妄想，免得后半世老大无归。计算代母亲挣过费财，却也不少，如今还要苦相逼我！想来也是命该如此。前日听得妈妈说姓吕的已做了官，好歹再等几时；若是姓吕的决意不来，做妹子的惟有寻个自尽，一死而已。众位姐姐呀：

能教名在身不在，不愿身存名不存。

可怜一落烟花内，何日归期到故门？

任有轻肥车马客，能求几个有心人？

不如辞世投阴路，何必红尘苦恋生！”

众姊妹听得柳卿云这番言语，一个个都打动心事，尽皆泪下。

内中有一个新进院的女子，名唤琼英，尚未梳梳，听得此言，吓得魂飞魄散，香汗淋漓，却又不肯哭出声来，暗想：“我将来也难免这些苦楚，又道：前船就是后船的眼。看着柳家姐姐就是一样。可恨爹娘为何将奴卖在此间！终身结果，倚靠谁人？就是卖在人家做丫头、侍女，却也有个出头日子。为什么偏偏贪图重费，将我送下火坑！”正是：

问娘财帛今何在？卖儿还剩几多钱？

韩妈儿见众姊妹在那里啼哭，连连指着柳卿云道：“都是你这贱人惹得他们生心！我想院中这些女子，那一个不是花钱费钞买到此间？又请了多少名工教他们技艺。今番被你这贱人说得他们个个生心，岂不是关门养虎？只还了得！”走近跟前，将柳卿云钗环衣服尽行卸下，只留得一件衬衣，将他捆在板凳上面，取了皮鞭，正欲毒打。

且说此地乃是个小小书室，单墙薄屋，旁边有座腰门，通至小街：惟恐有那些地方刮棍前来，暂且开了这腰门，以便行走。这里面说话，却外面都是听得明白的。谁知此刻有一人在外面墙脚下出小恭，这人身长九尺，面如蓝靛，腮下一部落腮胡；头戴一顶顺风倒，身上穿件青布箭衣，武士打扮。你道这人是谁？就是本京的豪杰赛玄坛万傲。昔日在姑苏访亲不遇，闯入侯家花园；侯韬命人取箭射他，送他性命，蒙柳卿云与吕昆摆解，赠他的盘费，才得归家，见他兄嫂。你道他兄长是谁？京中有名的铁笔杆万辉，惯抱不平，代人家包写包告。万傲在外面听得柳卿云道名[通]姓，喊叫不住，万傲想道：这人名字熟极。忽然想起姑苏之事：此是我的恩人，因何落难在此？不觉气昂昂，将门一腿打开，一声大喝，正是：

一声怒气冲牛斗，那怕千层铁裹门！

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再讲。

第六十一回 万辉回家盘柳氏 吕昆忘义负前盟

词曰：

炎炎使势心方快，凡是忠良多受害。不从心愿便招灾，正是民间风俗坏。愁锁春山横翠黛，何须视之如草芥？恨来谁望此身存？却喜芳名留得在。

按下闲词。

话表外面来了一位英雄，就是当日在南凹小桃园打侯韬家人的万傲，柳卿云和吕昆曾赠他银子。今日在门外听得柳氏道姓通名，喊声不止，这英雄：

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。

将门一腿打下，闯入院中。只见卿云捆绑牢拴，近前解了绳索，将自己身上衣服脱下，裹在柳卿云身上，背上肩膊，口中骂言不绝，如飞而去。韩妈儿连连着人追赶，那里敢近他身？又不知他的来历，意欲禀官追究，犹恐惹出祸来。只得叹了一口气，悄悄的将这件事冷淡下来。这且不表。

单表万傲将柳卿云背至家下，叫他嫂嫂戚氏连忙取了衣服，与柳卿云穿好；说明当日受他恩惠的缘故。戚氏却也是个贤惠的人，留他住在家下，犹如姊妹相同。万傲本是习武之人，将柳氏交与他的嫂嫂看管，依然在外面南去北来，干他的本等了。

一日，他兄长归家，见有个外来的妇人，忙问妻儿：“这人是谁？那里来的？”戚氏就将二叔的原故说知，万辉并无外念。每日只见柳氏：

双眉紧锁含悲泪，面带忧容暗里睡。

万辉问道：“恩人何故悲啼？若有什么心事，说与我知，或者代你出得一臂之力，也未可定。”柳卿云即将吕昆的话大略说了一遍。万辉道：“此事不待细言，我也尽知，想是当日在苏州时，恩人与他两下私定终身，只说图个从良之策，却是有的。据我看来，青楼楚馆原是往来杂沓之地，不过一时戏玩之情；近来的时世，能有几个有始有终人？大都是无非嘴上工夫，说得天花乱坠，钓誉沽名，骗的人心肠痛热，希图来往。独不闻古语道t：

天下交游皆好友，知心能有几多人？

据我看来，只怕当日受了他的骗了。”柳卿云道：“那时指日为盟，愿同生死。我曾以玉燕赠他，蒙他还赠金钗一股：誓订丝萝，永无更易。”

万辉听得这句话，仔细一想：若论婚姻，原以聘定为准；既两下都有换手，出自情愿，何得顾之不理？其中必有原故。忙向柳卿云道：“闻得此人已中新科鼎甲，现为翰林院侍读，目下赘亲在谈府上，离此不过十余里。既与恩人有约，何不前去一会？好歹便知。”柳卿云道：“京师地面，路又广，人又生，岂能前往？”万辉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自[有]主意。恩人在苏州相赠舍弟

之情，万辉自当感报。”随命妻子戚氏取了服色与他更换，雇了一顶小轿，请柳卿云乘坐；万辉跟随，一同前去。一直来到南城。

将抵谈府门首，万辉〔命〕抬轿的人将轿子歇在一边，先至谈府门首。只见门楼内有许多的人在那里谈闲，万辉上前擎拳拱手，望着谈府众人道：“列位请了！相烦通报一声，外面有吕老爷的前夫人柳氏到了。”这万辉生平以来不肯下气与人，今日为着兄弟的恩人，也是出于无奈，故尔望着家人拱手。众人细想：“我们姑老爷那里有什么前夫人？只有老爷的外甥女儿安小姐，前番有他的家人报道，在于山东登州，被强人劫去，除此并无他人。今日来了个前夫人，到是一件奇事。”管门的到了门外一看，果然有顶小轿歇在门首，只得进去通报谈翰林与吕昆。

他翁婿正在那里谈心，见有人来报：“吕姑老爷的前夫人柳氏到了。”吕昆一听，心下着惊道：“我那里有什么前夫人柳氏？胡言乱道，满口吱唔。”翰林谈老爷道：“贤婿不必这等光景。想是在秦楼楚馆，与甚妓者戏言，今日你做个官，故尔到此相认。都是少年人有得的事，何须着惊？况且那个烟花之事，无非偶尔侥幸，只是一个不理他便了。”吕昆心下细想：柳卿云来了，在岳父面前那里敢认？只得硬着心肠回道：“不认得此人，教他不必在此缠绕。”家人们出来回说，柳卿云欲撞死谈府门前。万辉无（何）奈，将卿云拉入轿中，抬回家内。

卿云道：“虽荷推爱，岂有久累之理？惟有一死而已。但是一无所有。拜恳（肯）恩人见怜，于奴施舍一口棺木。”有诗为证：

念我背井离乡女，有是深闺梦里人。

万辉夫妇听得，愈加可怜，再四相劝，饮食不进。直至晚间，复劝用夜膳，柳卿云无法，吃了半碗。只是啼哭，停一回，复大声的哭。柳卿云在西首房中，两下对着房门，〔房〕中万辉听不耐烦，只得相劝，那里肯听？柳卿云啼啼哭哭，外面已是二鼓，一人在房内，对着一盏孤灯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吕昆，你今日身登科第，另择侯门，可谓负心已极！我柳卿云虽系楚馆女流，实非寻常可比。若早些回绝，使我早些死心，寻条绝路，何必害得我这等光景？”

万辉夫妇被他闹到三更，何曾得睡？命戚氏复至内室，将柳卿云请在外面商议：“若论恩人伤心，却也怪不得。然伤心也无益，须定一计较，务必要相认才好。若要他相认，必须当官告他，若不去告，他不肯死心。”卿云道：“多蒙恩人指点！这忘恩无义，奈何他官居翰苑，难以相敌。”万辉冷笑了几声：“恩人此言差矣！自古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。何在他一个翰林前程？

任他人真心似铁，怎如官法却为炉。

不若代你写下一纸御状，等待天明五鼓，前去叩阁。不知意下如何？”柳

卿云一听，千谢万谢。万辉取了文房四宝，添一添灯花，思想了一会，磨得墨浓，添得笔饱，连连写就，递与柳卿云。柳卿云接来一看，却也利害。事到其间，也不能顾得首领了，忙把状子收下。万辉道：“事虽如此，也不是桩容易的事。舍得自己，才赢得他人。皇上午门外有一座冤鼓楼。楼下有多少御林军把守，你却不可害怕。自古道：理直气壮，词穷理亏。看人的来意虚实。还有钉板等，尽设在午门，须要小心。”三人谈至四更，柳卿云进房收拾，将头青丝扎得紧紧的，插了多少绣花针在头发上，外加一方乌绫手帕，扎在头上。身穿布衫布裙，腰里插一柄刺刀，将御状收在身旁。

收拾已毕，方交五鼓。戚氏准备茶饭与他，些微吃了些，万辉也用了些儿，命戚氏收过一边。看一看东方发白，海曙将明，望着柳卿云道：“本待叫一顶小轿送你前去，何奈天色尚早，无处顾轿，只可步行了罢。”开了大门，命他妻子看守门户。正是：

为人不下行凶手，焉得骊龙颌底珠？

万辉同着柳卿云欲击冤鼓告状。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待下回再为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 柳氏情急告御状 神宗准奏问原由

词曰：

风雨催花不用伤，总因春已尽，红白乱飘扬。岂知花事不寻常，怎能留久馥久香？驾海岂无梁？世间危险事，须当自主张。休教犹豫到临场，不能个驱虎驱狼。

这首闲词不表。

且说万辉同着柳卿云一路前来。此一刻天色尚未大明，只见灯火，俱是些上朝官员。忽然巡城御史前来，面前打的是巡视御城察院的灯球，灼灼的走来。万辉同柳氏躲在一边，等他过去。二人将到内城，只见黑影影一带高楼，万辉用手指着道：“那就是冤鼓楼，你可小心前去。〔在下〕不得奉陪。”在前面等候不题。

再言柳卿云进了皇城，且喜并无拦阻。来至冤鼓楼下。那些御林军校东一个，西一个，正在好睡。也无非是名色，一年能有几个敢来？到是这些军校疏虞，一时不防，故尔柳氏悄悄掩上楼中，将御状顶在头上取槌击鼓，打得咯咚的响亮，把那干御林军校惊醒。上楼来见一妇人击鼓，走近跟前，好一似鹰拿燕雀，虎啖羊羔，一把抓住柳卿云的头发，谁知内里针子戳手疼痛，方才放下，一齐说道：“你这妇人好大胆！有何冤枉，擅敢击此御鼓？”推推拥拥，下了楼来。

此刻朝房文、武已齐，天子尚未登殿。众朝臣听得冤鼓楼击鼓，可谓奇文，连连查问。御林军校将柳氏已带至朝房门首，九卿四相俱在此，只见柳氏垢

面蓬头，多少御林军校拥着，想必就是这妇人击鼓。众朝臣连连盘问：“所告何人？”柳卿云眼含珠泪，只禀道：“众位大人在上：妾告的是停妻再娶、负义忘恩的吕昆。他今得地，全不念裙布荆魂，妾不避汤火而来，望诸位大人将此御状转达天庭，死生衔结。”六部大堂望着都察院张朗道：“叩阍钦案乃大人所管，可将这妇人奏章转奏天子，俟旨定夺。”安瑞云小姐暗地沉吟：“停妻再娶，有关大节。但是吕昆昔日在我跟前言道：妻儿如衣，好似洗脚水。可见其心不善。目下被这妇人告发，可为速报。”只且不题。都察院吩咐御林军校将柳氏看守，只等天子登殿，自然启奏。

一会，只听得静鞭声响，隐隐钟鸣，圣驾临轩。文武山呼拜毕，班次〔内〕有都察院张朗奏道：“今有苏州吴县女民柳卿云告发侍读吕昆停妻再娶，伏乞圣奏。”天子闻奏：“此女擅告内庭官员，罪在不小，将伊推上钉板，辨其虚实回奏。”张朗遵旨，来到午门，着御林军将钉板抬出，摆在明冤楼下，将柳卿云带至跟前。只见那钉板狼牙一般，一个钉如铜鍮虎齿，根根雪亮如锋，约有三、五寸长短，金光灿烂，竖在上面，令人害怕。柳卿云道：“我今日死在御前，却也侥幸。”可怜背缚牢拴，神魂以去；才要将他上那钉板，都察院见他神色不动，事出真情，吩咐松了绳索，将他御状呈进驾前。天子观看：

告为停妻再娶、负义忘伦，恩赏严究事。泣思庙廊尊爵，理重纲常，正己不能，焉安黎庶？今有现任翰林侍读吕昆，与臣妾议联夫妇，姻结朱陈。幸尔登科，前盟尽拂。但臣妾虽属女流，然实出身名宦，无奈埋没烟花，自愿从良不得。时遇吕昆过宠，臣妾以为侥幸。情浓似水，义重如山，随将玉燕相赠，蒙其聘复金钗，共结同心，誓盟生死。无奈（何）前妻未娶，又赘侯门；况夫妻义属五伦，岂容暴虐自废？但出妻之事，律有明条，臣妾自思毫无七出之过，乃遭负义之徒。为是情急负孤，击鼓上告。伏望我皇怜悯，法外〔施〕仁，更恳立拿吕昆，解住对质。臣妾宁自甘纷身碎首于御前，不肯让奸佞丧心伦理。纲常攸关，天理何在？伏乞惩奸，臣妾是幸。谨奏。

天子看毕，见其痴情恳切，其实可怜，随即将柳卿云发与都察院张朗审问。天子退朝，文武各散。此刻万辉叫了一顶小轿，柳卿云坐了，都察院命将他带至衙前等候。

再言户科给事张寅得了此信，飞至谈府，前来告知谈应龙与吕昆。他两下尚未得信，见张寅匆匆而至，即忙问道：“年兄到此何干？”张寅道：“有一紧急事情，特来告知：早朝有个姓柳的女子，在明冤楼击鼓，告的是令婿停妻再娶；皇上准奏，命都察院张公查究。”谈翰林惊得目瞪口呆，心下暗想：“一定就是前日相认的女子了！却看这大胆，好生可恶！”正在议论之间，忽有家人来报道：“姑老爷被一妇人告准御状，如今奉旨拿往都察院衙门去

了。”谈翰林与张户科二人面面相觑，一时措手不及，并无计策可商。一面差人往都察院衙门打听。安老夫人同着谈翰林的夫人、小姐听此凶信，彼此掩面痛哭。不知后事如何？下回自然分解。

第六十三回 圣旨锁拿吕侍读 瑞云勘问柳卿云

词曰：

忙忙急急寻[找]，是处园林访到。谁知风雨顿摧残，一夜枝头尽了。投桃虽可琼瑶报，兀地鱼沉雁杳。虽然不是死生交，常觉心怀乱绞。

且把闲词按下。话表谈翰林与张户科听得拿了吕昆，吓得二人面面相觑，只得差人打听。张户科告别回衙，告知夫人邓氏，邓氏差人望谈府探信。不多一会，天色将午，谈夫人备了酒饭，命人送至都察院班房，张户科同了谈翰林一齐带名帖前来讨情。有人将二位老爷的名帖投进，安小姐看见有他母舅在内，况又是奉旨钦犯，不便准情，命人将原帖打回：“改日谢罪罢。”张户科与谈翰林只得到暖阁内来求见，又有人回了出来：“今日不便相会，改日谢罪。”说罢，那人进去了。二人只得轻轻退出。先到班房一看，只见吕昆是蒲萄大链锁在那里，有几个校尉看守。张户科与谈[翰]林近前相慰，说了几句心腹之言，又问手下：“那告御状的妇人在那里？”有人回说：“锁在西班房。”二人别过吕昆，来至西班房一看，只见有许多人围在那里。张户科本待要上前细问，圣旨尊严，恐耳目要紧，不便进去，只得各自回署。那些看守的人等至下午，不见动静。

有临妆放不下心，瞒着小姐，悄悄出了宅门，来到大堂观看。旁摆着张口铁钹、九节脑箍、龙头大板、吕公条、红绣鞋，那些非刑，无一不有，正是：任他铁胆铜心汉，到此人人丧魂魄。

只听外面嘈号之声，忙忙出了头门，那东、西两房往来不绝的人。临妆欲要到东班房里去，望一望吕昆是何光景。才走得几步，忽听得里面发梆，急急回头走进宅门，在小姐跟前再三求情。安小姐越觉动气：“适才舅老爷与张老爷俱来讨情，尚且不依，难道你的脸面还比舅老爷与张老爷大些不成？好不知趣！况且男子义重纲常，这个无仁无义之徒，夹死他也不枉，你还要代他讨情！”临妆见事不谐，暗暗恨道：“吕老爷性命，活活坑在这个贱人手里了！正是：

烟花尽是无情辈，休把他人作故知。

既是小姐不准我的情，少停可准婢子上堂一看？”小姐道：“只有准你这一件。”

一会发了三梆已毕，天色渐渐晚了，安小姐吩咐传齐各役，点起堂灯。安小姐是纱帽、玉蟒、朝靴，临妆扮做茶童。一声典响，都察升坐暖（泐）阁

，众牙役摆在两旁，令将御状犯原告柳氏带进。不一时，有人将柳卿云报门带进，来至大堂，丹墀跪下，当堂开了刑具。柳卿云泪汪汪禀道：“大人明镜高悬，恩同朗月，小妇人冤沉海底，无处得白。望大人明察！”安瑞云问道：“昔日尔为青楼妓者，因何〔与〕吕昆联姻？吕昆为甚忘盟？一一说明上来。”柳卿云膝行几步，到暖阁跟前禀道：“大人盘诘，焉敢瞒天？昔日犯妇父亲曾为浙杭通判，因解粮船失事，督抚题参，后因赔补军需，奈无出处，不期又病变而亡。其时六亲无靠，我母即以我身卖银赔补。谁知误入奸人圈套，流落吴地烟花，身落红尘，恨不得欲死。时有总兵公子侯韬偶来梳梳，犯妇见其才貌寻常，非是托终身之辈，终日掩泪。大人呀，犯妇正是：

终朝抱恨知多少，尽夜悲啼有几巡？

不愿奢华陪贵客，只求淡薄可安身。

往来皆是庸流辈，自恨从良没一人。

惟有暗中流血泪，频嗟抚首到三更。

正在艰难之际，忽遇吕昆进院，见他品貌端方，文人风雅，必是多情之客。与他私下联盟，玉燕金钗，两下换手。后至侯韬搜院，毙死家人一命，犹恐罪犯牵连，故同妈儿逃走。来至京都，终日被其打骂，逼妾弃旧迎新。犯妇虽是红尘之贱婢，然常讲四德三从，身既许从于人，焉有再嫁之理？身虽羁在京都，心实思于吴地；重山叠水，鱼雁难通。仔细思量，惟守十年不字，以待吕昆。不料吕昆负义，名登金榜，今复入赘侯门。前日得信，含羞往认，不但前盟尽负，反欲鸣官逐回原籍。似此庙廊名宦，翰苑清臣，情理全然不讲，焉可定国安邦？真可谓名教禽兽，衣冠魍魉，犯法违条，国典难赦！非是犯妇擅敢叩阍，切思吕昆既已不仁，犯妇自当不义，故蹈万死之罪，击鼓明君。今蒙皇上发在大人台下审讯，倘有虚词，甘愿倍罪。”旁边招房将他口供录得清清楚楚，若是笔慢些儿，都写不及。

安小姐见他言语伶俐，就像惯打官事的人一样，口中并不打志，连连点头：“可谓女中丈夫！”再见他品格不凡，心下却也可爱。又问道：“吕昆目下既有了谈氏小姐为正妻，即认你回去，亦作得个偏房，你如何理论？”柳卿云禀道：“犯妇出身微贱，焉敢相争？不过要他认我回去，终身有托，不至流落烟花，纵作三房四妾，俱可安心。”小姐思他为人服小，更觉哀怜。

只有临妆此刻满腹敖遭：“吕昆怎么与他两下联姻，又将玉燕、金钗换手？这是何意？难道有你这一个人材，就没得一个佳人相配？单单看中了他一个妓女！你看他今日在堂上，这等利嘴咬定与他！吕昆呀吕昆！奴看来只怕有口难分，如何回得过圣旨？罢了也罢了，只是将来不知把他安摆在那里呢。柳卿云呀柳卿云，你就这等可恶，奴恨不能一口吞你下去，才是奴心事。”临妆在

那里着气。但是目下的人，那有个不吃醋的？柳卿云聘在起初，却要做吕昆的结发，第二是临妆，三房才派安小姐，第四才是谈凤鸾。目下谈凤鸾到为第一！将来自有定论，这且按下不表。

且言安小姐审至更余时候，吩咐退堂。用了晚膳，再复升堂。审究吕昆。不知吕昆吉凶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四回 吕翰林当堂强辩 安小姐动刑问夫

词曰：

死死生生不已，只落得闲情满纸。休费精力空思，世上肝胆有几？须要全人到底，切不可将桃作李。存心正直勿欺，方可对人无耻。

只首闲词按下。

话表安瑞云审了一堂，柳卿云滔滔说了一番。安小姐退堂，用了些晚饭，从复升堂。把柳卿云带过一边，点起明灯亮烛，吩咐牙役把张口铁钁、龙头大板、九节脑箍、吕公条红绣鞋都取在旁边，带了一锅翻滚的油，摆在丹墀底下，命手下人将犯官吕昆带进来。东角门报名：“犯官一名吕昆带进！”来到大堂，开了刑具，吕昆面南背北，站在一边。安小姐道：“见了本都院，为何不跪？”吕昆说道：“侍读无罪跪堂。”安小姐道：“你既无罪，皇上法堂为何到此？”命人将公案掣将下来，摆在旁边，请过圣旨，供在中间。吕昆不敢不跪。

安小姐望着吕昆道：“你既身居内庭，位列侍读，为何背义忘恩，停妻再娶？该当何罪？”吕昆明知是柳卿云所告，犹恐他岳父谈翰林责备，故尔不敢相认，只得硬着心肠说道：“犯官身居吴地，祖、父名儒；虽属庸才，蒙叨翰苑，岂不知国典皇皇？安得自投法网！若谓停妻再娶，只恐词虚事谬。犯员寒窗十载，黄卷青灯，幸尔初入黉门，未偕婚媾。时蒙现任户科张寅代为作伐，曾聘司马安公之女瑞云。犯官尚未迎娶，谁知伊父奉旨传入京都，半途又被拿获；伊女瑞云以女妆男，带同侍婢临妆入京探父，不意途中遇盗掳掠，死活不知。犯员一闻此报，魂魄皆飞，伤心痛楚；犯员闻信之后，自愿生平不娶。只因户科张公婉言相劝，但言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惟恐失传宗祀，是以复聘谈翰林之女为妻，实出无奈。柳氏冒渎天庭，告我停妻再娶，或为空中楼阁，加害忠良。视此青楼妇女，无非狐狗之类；擅告廊庙廷臣，又当何罪？圣上既命大人案下审问，虚实自明，倘有混词，愿甘刑楚。”安小姐见他如此利口，辩得影响全无，吩咐带过一边。又带过柳卿云细细问了一遍，到底前供不改，将吕昆前赠他的金钗呈上：“大人若还不信，只同他旧日聘定之物，可是他的？”有人将这股金钗接过来，呈放公案之上。安小姐看着这股金钗，心中暗想道：“当日吕昆从院扒楼，潜入我的私室，必定他与柳氏有些瓜葛，岂有个

无中生有的？断无是理。”此刻只有临妆心如明镜，却又不便说出长短，惟有内心懊恼，只且按下不题。

且说都院命人将柳卿云带下去，将犯官吕昆命至公案前，将金钗与他一看：“这可是你当年聘他之物么？”吕昆见了金钗，却也有些对不过，一时又回不出金钗是与不是，此事有与没有，竟难回答。安小姐见他言语恍惚，自知有故，吩咐牙役取过夹捧，欲动大刑夹讯吕昆。不知吕昆可认与不认？且听下回书解。

第六十五回 吕翰林法堂认妇 安瑞云御前赋诗

词曰：

眼耳虽然称的当，若尽凭他，半是糊涂帐。世事不系闻与望，原来都在心头上。倘人儿心实难放，月影花前，忽见他相傍。正是个喜从天降，早惊破梦中模样。

这首闲词按下。

话表牙役取过夹棒，临妆姐魂都吓掉（吊）了。安瑞云暗想道：皇上钦犯，若不夹讯，难以回旨。分付众牙役将吕昆靴子去了。才要动刑，吕昆只得故意的说：“恐犯员一时心忙意乱，想不起来。大人将那妇人带来一面，便知明白。”安部院命牙役将柳卿云带至公案前，吕昆一见，抱头痛哭：“原来是贤卿！”

愁云霭霭连山锁，劈开迷雾见青天。

下官自别你之后，日夜心悬，不知贤卿如今怎能到此？”柳卿云将前后事说了一追。如今吕昆义不容辞，只得认下。安瑞云见他既认，将金钗还与柳卿云收执；发在公处，候旨定夺。安部院退堂不题。

再言吕昆与柳氏出了部院衙门，有人备了一所公馆，将他二人看守在内。次日，安瑞云回奏天子，奉旨：“将吕昆革职。该谈应龙既招赘吕昆在家为婿，岂不知情？显系郎丈为奸，理应降级，姑宽免究。着令谈应龙准备房屋，择日代吕昆迎娶柳氏。”谈应龙得旨，就在家内一应安排齐备。万辉将柳卿云接到家下，过了几天。那一日，正逢花烛之期，谈翰林备了彩轿、执事，到万辉家下迎娶柳氏，与吕昆完姻。正是：

九重雨露恩深广，一封丹诏及卑微。

畅春院韩妈儿得了这个信，悄悄将这座〔院〕废了，免得多事。自吕昆与柳卿云完姻之后，谈小姐却也是一样来往，纵有些（此）醋意，只好忍耐些（此）须，这且不题。

再言安瑞云小姐自从登州失散之后，目下可谓（为）因祸得福，遇难呈祥，且喜又代柳卿云完其百年大事，自己思想：父母亲戚俱在京都，不能出头一

见；再者年以及笄，未成佳配，眼看光阴荏苒，日月如梭，只有去日，那有来年？虽蒙皇上宠用，到底于此身无益，终不成不男不女一世罢了？每日在衙署中思想，楼头冷落三更露，官署空悲一夜风。愁上添愁愁更笃，怨中加怨怨无穷。不觉的渐渐容颜减瘦，愁锁双眉，得了些病痛在身，告假在衙门静养，并不理事。皇上另委别员代印。

临妆见小姐一日瘦似一日，一天狠似一天，却也焦愁在心。问道：“小姐还是那里不好？待奴差人去请医士，前来调治如何？”安小姐听得临妆要请医士，双眉忽皱，一阵心酸，向着临妆道：

“纵有灵丹和妙药，难治心头恨与愁。

怕对菱花容貌瘦，懒观经史怨尤多。

只恐花残人易老，可怜岁去日已过。

试看古今如我辈，红颜薄命反遭磨。

看来也是该应如此，只好听天由命。”临妆细想，却也不能担这个干系；再者小姐倘有不测，如之奈何？瞒着小姐，请了个医生前来看小姐的病症，小姐也只得依从。一连服了几剂药饵，并不见效。临妆乃是个有能的女子，惟恐小姐灾星过度，代他各处许愿求神，总无灵效。每日亲自服侍汤水，其余的人并不许到小姐跟前。一连过了月余，临妆日夜辛苦，又加忧虑，却也染了些微微之恙。可怜他主仆二人：

朱唇未把胭脂点，玉面何曾用粉涂？

一病恹恹常卧榻，可怜主仆共遭魔。

一日，皇上闻得都察院张朗病重在榻，龙心甚虑，下旨命太医院亲赴都察院衙门诊视。太医见他一团忧郁，皆由心事而起，下了一服解闷消忧的煎剂。临妆见得太医前来，却也难得，也与太医看看脉息。主仆二人服了太医的药，渐觉人事新鲜，饮食少进，病体数日全愈。谢恩消假，依然升堂理事。

正逢中秋佳节，皇上下旨：赐宴御园，诏诸臣赏月。却见一轮月色横空，玉宇无尘，银河湾影。龙心大悦，随命诸臣赋诗庆赏。此刻六部九卿十三科道皆无可对，惟恐有犯圣心，故尔不敢向前。只有安瑞云出班应对，皇上大喜，命内监取了文房四宝，御题命咏中秋晚月。张朗提起兔毫，并不沉吟，一笔而成，呈上御案。皇上一看：

一轮初涌照乾坤，皎洁蟾光分外明。

庭院碧梧金露冷，广寒丹桂彩云轻。

素娥有恨怜秋夜，青女常愁混太清。

可惜晶莹有圆缺，比人离合若浮云。

皇上看毕，仔细玩味，一派女子口气，此时却也难辨，连连赞了几声

：“真状元之才！”递与诸臣观看，各皆道好。内中虽有和韵之人，也并不应酬故事，恐不泐皇上之意。天子见他人才出众，亲赐御酒三杯，彩缎两匹，命内监送回察院。众公卿各散，御驾回宫。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再讲。

第六十六回 太后下诏誉经士 瑞云奏对改妆情

词曰：

光辉春节红灯好，岁岁不如今年早。试问春色知多少？锦花绿柳啼莺巧。坐受鼎中香烟袅，看紫燕将梁旋绕。一年好景须当晓，美良辰莫虚度了。

闲词暂停。

且言皇上大喜，赐了安瑞云御酒、彩缎、金银，安瑞云谢过恩，皇上袍袖一展回宫，君臣辞驾而出。

圣驾回到宫中，皇后娘娘忙忙迎接，吩咐：请太后娘娘同庆中秋。天子即将新科状元张朗所吟之诗呈上太后；太后看毕，彼此评论：诗句新清，用韵的当。太后正在下旨，诏字迹端楷之人抄写《金刚真经》，见张朗有此奇才，定然喜悦。

次日，宣诏都察院张朗进宫。朝驾已毕，传旨内监将御园打扫洁净，命张朗封锁在内写经，一切饮食皆赐御膳，内中无一不有。皇太后命几个小太监在御园伏侍，安瑞云却也不敢不写。一连过了月余。且喜安瑞云笔底如风，写得甚快。时近深秋，不觉初冬又到，独自一人在御园写经，却也凄凉。正是：

阶下梧桐催短恨，檐前铁马送悲声。

皇宫冷落谁为伴？御院凄凉独一人。

无奈遭逢身显贵，谁知羁绊女流身？

愁心尤恐君王识，惟有低头暗自吟。

张朗自进御园来，约有月余，未曾整妆梳洗。那一日，见内监不[在]，四下无人，除下冠带，重整乌云，蛾眉淡扫。正在梳洗未完，忽内监前来报称：“太后驾临！”安瑞云在书房梳洗，还是个女子模样，听得太后驾临，急忙欲整衣冠，前来接驾，而皇太后御驾已到御书房门首。安瑞云措手不及，只得本来面目上前迎接，俯伏在地，起奏道：“臣有冤深若海，一言难尽。伏乞太后千岁暂恕一时，俟臣表奏明白，那时碎尸万段，臣自甘心。”太后见他温柔弱质，体态轻盈，既是女子，能妆男儿窃取功名，混入宫帏，必有缘故。开言问道：“尔有何冤？因甚女妆男饰，敢乱朝纲？岂不畏皇皇国典！可将负屈原由一一备细奏来。”安瑞云却不打点皇太后到此，出于意外。自想父冤不能雪白，一时难于奏出；且喜皇太后盘问，只得将计就计，奏明太后，或能代父报仇，亦未可知。正是：

含悲搵泪从头诉，忙将往事奏天庭。

“臣本原任兵部侍郎安国治之女，名瑞云，实乃翰林院侍读吕昆之妻，已结丝萝，未曾婚配。只缘父遭奸陷害，伪旨拿解来京，臣风闻此事，肝肠碎断，愤不欲生。奈臣父惨无子，只有臣女一人；父子天伦，焉能坐视？日夜悲呼，计无所出，只得假扮男子，带同侍女临妆来都寻父。满拟父子团圆，不意中途遭变。其时路过登州，有原任带刀指挥张宏捕猎而回，臣仆见其随众多人，各执器械，其势猛勇，错认强人，于是放箭，射中张宏之膊。张宏带伤，岂能干休？随命家人将臣主仆带回伊家，绳捆牢拴，欲将刑楚。臣思身入重地，安能轻易脱逃？且无故伤人，自知理曲，无言可对，惟有听天由命。乃蒙张宏之妻鲍氏察言观色，见臣垂肩械膊，料非孤辈小人；彼时细细盘诘，问及臣夫吕昆；谁料张宏之妻，系臣夫吕昆姨母。其时臣婢临妆见伊说出有因，即以臣将吕昆之名顶替。鲍氏见是两姨至戚，随即解了绳索，留臣在家，以为骨肉至亲。臣思此事不过蒙混一时，恐其事久必败，只得告别。复因伊子原是乡榜举人，现在染病，不能赴京会试。故臣冒顶张朗之名，入闱应考。深感皇恩，愧叨鼎甲。今又蒙皇上宠爱，授臣察院之职。臣自入官以来，万恨千愁，含悲官舍，不敢以父冤擅达天庭，惟有抱襟掩泣。今实太后驾临，一时难以回避。臣思欺君之罪，万死难逃。伏乞太后念臣老父无儿，夫妻两地，求将原辞转送天庭，敕部查问：臣父为谁所害？因何仇讎？问其就里，释放回家。感戴天恩。所奏是实。”言毕，依然俯伏在地。

不知皇太后如何发落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七回 爱才情收为公主 奉圣旨敕令领兵

词曰：

满口胡诌，髭须拈尽，那管调乖咏谬？一见有客实多能，始信道言粗貌丑。诗思如流，丹青妙手，今日聚会非偶。皆缘彼此两怜才，从今便往来交久。

这首闲词按下。

话说安瑞云见了皇太后，无奈何，将前后事细细奏了一遍。太后见他所奏，却也悲惨，连连命立平身。安瑞云搥泪谢恩。起初时衣冠人物，此一刻衣冠卸去，乃是个脂粉女流。太后娘娘随命内监转奏天子。

天子闻奏大惊：朕自临轩以来，未见有这等奇事，罕闻，罕见！随至御园观看。远远走来一看，比前大不相同。只见他：乌云半整，淡扫蛾眉，轻衫瘦体，款款金莲；不啻芳兰名蕙，香气依依。天下有此奇才女子，正是：

不施粉黛出天然，淡扫蛾眉似女仙；

吐语如莺花外啭，风流御院更翩翩。

天子到御园见了太后。安瑞云山呼见驾。拜毕，又将前事细奏了一番。龙心大悦。御书房楼旁有株古柏，其形如雀，四围环绕，恍若飞腾。即命安瑞云

题诗以赞。此时安瑞云若不显其胸中锦绣，何以见得大才，更在天子面前显他学问？即慌取了花笺，咏道：

古怪行藏半接天，岁寒历过几千年。

四围势若盘旋影，独立高如羽翅翩。

宫畔消磨惟日月，亭前拂绕只云烟。

满身鳞甲飞腾起，恍似瑶池驾上仙。

咏成，呈上御览，天子看毕，转呈太后，各皆钦敬。

即命一同进宫，朝见皇后。皇后随命换了宫妆，收为庆平公主。传旨外臣知道，文、武朝官俱皆上本朝贺。外面人等都已尽知。天子命内监下刑部狱中，查放他的父亲朝见。至问奸臣所害根由，奏旨锁拿大理寺王敦与大同总兵侯铨，两家家眷一同正法，并将当日所差钦差官何人，通同作弊，一并拿问。此一刻，外面但知女扮男妆，不知即是瑞云小姐。安瑞云既为庆平公主，吕昆即有驸马之职，今都察院衙门无人理事，皇上看公主之情，着令翰林院侍读吕昆先为补授。

一日，天子临轩，文武朝毕，正在议论边贼犯界，忽有三边总制孔熊一本请救。天子命将本章呈上龙案观看，上面写着：

臣兵部侍郎、统理三边总制孔熊，为倭贼犯关、请兵征剿事。照得大同乃中国咽喉，原设官兵防守。总因前任总兵侯铨驻扎潼关，臣访得常与倭人私会，两下交通，日久根深，至成大害；此皆侯铨起祸之尤，致使贼人猖獗。目下兵犯潼关，惟有加兵坚守关隘，以图缓急。切思倭势狂大，若不早图，终成国害。臣已提调总兵参游，严加防御。为此飞报上奏天庭，请兵剿息，以静边疆。惶恐谨奏。

皇上看毕，龙心忧虑。此刻众文武皆惊，正是：

一方有难九重忧，廊庙无才天下求。

自古英雄思老练，看谁谈笑觅封侯！

安国治老爷在班中闪出，启奏道：“臣愿领兵剿贼，以报国恩。应当报效，庶不有负皇上前召。”龙心大悦，命给兵符印信，加升边关大将军之职。安老爷谢恩出朝，回至谈翰林府中，准备动身。圣旨甚急，谈翰林与吕都院也不及饯别。

安老爷来至教场中，正欲挑选精兵，忽见一人身高九尺，面如蓝靛，吃得酩酊大醉。在演武厅打盹，呼声如雷。连连唤醒问他，却是本京人，姓万名傲，自称有千斤膂力，一饭能食斗米，遇酒可饮千钟。安老爷见他人形虎步，必有大勇，军中正用人之际，随即命试一切武艺，俱皆纯熟。给了先锋札付，赏他盔甲器械，命他为前队。正是：

龙潜（嘱）寒潭虽养性，也有风云际会时。

万傲回家，别了兄嫂，同着大将军，起十万雄兵，欲要起程。不知后〔事〕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八回 安国治点将出师 孔总兵请帅看营

词曰：

自古蛾眉能债事，一笑倾城，祸到真难制。况加虎翼助他威，移山撼岳猖狂势。虽有贤人难展志，拜倒辕门，恨少双飞翅。凝眸近望受降城，方知失国因女士。

闲词按下。

话表安元帅挑选十万精兵，发分了三千与万傲，带领了三千人马为前队。其余复即挑选了参将十六员：彭学海、孔方谷、陈鹏、鲁冉、张彪、施梦熊、齐湘、齐潞，管渭滨、冯旭林、蒋炳、李文灿、韩国贤、胡本恕，金饶、俞大伦等，各领兵二千五百为接应。又令御营守备沈必贵、姜摆、蔡洪祖、周宾，每人各领兵五百督解军需。仍由（有）御营再着总兵雷掌衡、龙耀海、谈国表、居应魁等各带本部人马五千为护卫。安元帅自统御林军二万为中营。点兵已毕，这些参将、游击、守备、兵丁人等纷纷回家收拾，都在教军场伺候。安元帅赴阙，次日，祭纛起程，天子命文、武百官进出皇城。这正是：

文官把笔安天下，武将提刀（刃）定太平。

出了皇城，摆了队伍，浩浩荡荡，一路上威风凛凛。只见刀枪耀日，剑戟层层，帅纛飘摇，旌旗招展。一路上逢山开路，遇水填桥。那些兵卒也有得哭的，也有得笑的。笑的是：今日此别驾兴师去，建功立业；哭的是：此时一行，撒子抛妻。

征夫堪叹又堪伤，千里从戎到北方。

自恨当年欣习武，谁知今日战沙场。

层层剑戟如林布，凛凛刀枪似网张。

皆因只为名缰锁，故尔抛妻并弃娘。

且说安元帅带领十万雄兵，其中总兵、参将、游击、守备千百，把总大小千余员，总归他一人掌管。途中日夜不得安闲，况且有了几岁年纪，风霜雨雪，其实劳苦。大兵由西大路而进，果然威严。但凡主帅行军，原有一定章程，不能听那将士劳攘。〔你〕道内中亦有马兵，亦有步卒，你想那干步卒那里走得上马军？安元帅每日命他们只行六十里，早早安营扎寨，埋锅造饭、喂马。

途中走了将近一月。那一日，路过延安界，原是陕西、甘肃管下，乃行军要道。有那探事的细作报子报与延安兵备道钱鸣，钱大老爷差人备下公馆、酒

饌，自己帶了几个隨丁，拿了手本，親至安老爺營中請安。一路上，只見：旗幡疊疊如林布，戰馬層層似海潮。

前部先鋒到了跟前，錢大老爺勒住了馬。有萬先鋒問道：“前面是甚官兒？”有錢大老爺的牙役回道：“延安府兵備道錢大老爺備了公館，迎接大將軍。”萬傲吩咐扎下營盤，即慌差人飛報元帥。元帥隨下令，吩咐將人馬扎在郊外，不許騷擾百姓，違令者斬。那些大小三軍、參將、游擊一聲得令，各各安營扎寨，埋鍋造飯，撒糧喂馬。

再言元帥只帶四員護衛進城，入了公館。錢大老爺近前，先請聖安，然後參謁元帥，口稱：“卑職探知大人出師，本該遠迎，奈何地方事重，未曾遠接。望祈恕罪。”安國治道：“本帥有何德能，敢勞貴道如此？殊覺不安。”錢大老爺先參過了主帥，然後又與四位總兵行了賓主禮。獻茶已畢，即慌吩咐擺席。“但愿諸位大人此去，掃除賊寇，馬到成功。”正是：

望風倭寇皆投順，棄甲倒戈永不前。

一統江山歸聖主，萬邦執此息烽煙。

酒宴已畢，安元帥告辭。錢老爺差人抬了豬羊酒食，犒賞三軍。

次日，起寨動身，有甘、陝總督遣人饋送下程。離了延安，大兵前進到了潼關，有三邊總制孔熊率領部下三軍前來迎接。一連過了幾日，點驗盔甲，操演人馬。正要出兵，不覺已是冬寒時候，只見江成玉岸、水結冰山。古云：六腊不交兵。安老爺督領三軍，把守關隘。

那一日，天降大雪，孔總兵製備了酒宴，請主帥與四位總兵賞雪。安老爺望着四位總兵道：“今歲如此大雪，來年必是豐收。但是這干兵卒人馬受此風霜，也是為國家大事，人人都是拋妻棄子，背井離鄉，却也淒慘。本帥意欲上城一觀，不知諸公意下如何？”眾人說：“當得遵令！”即慌吩咐取了毡衣、雪帽。更換已畢，帶着幾員副將上城一看，只見營盤密布、戰馬分群，各營門豎起旗號，不亞過千間銀屋，萬座瑯宮。雪飛飛落將下來，層層疊疊，碎剪鵝毛。只見關內人家關門閉戶。此一刻，那些營盤外並無一個兵卒，都躲在里面，將那些干馬糞燒起。

清煙漫漫迷山郭，殺氣騰騰透陣門。

一望平沙皆是白，征夫焉有不消魂！

元帥回頭再往關外一看：好一似銀裝世界，玉砌乾坤，眼前並無一塊空地，盡皆是雪；走獸迷其穴窟，飛鳥失其窩巢。正是：

漁翁江上停絲網，綉女停針咏絮飛。

滿眼乾坤如玉琢，山河處處似銀堆。

望了一会，不覺越下越大。孔總兵命人取了一個小小帳棚，扎在城頭上面

，帐内设着火盆饮酒。只见那雪景，却也可爱，怎见得？

遍地撒琼瑶：舞长空，蝶翅飘，白茫茫占断阳关道。银铺着小桥，玉装着破窑。江天满目，梨花落，剪鹅毛；山童来报：压折老梅梢。

元帅饮了几杯酒，同着孔熊与四员总兵出了帐篷，向东南一望——不知所望何故，且听下回再讲。

第六十九回 看地理安排擒贼 点众将各路埋兵

词曰：

幸见蟾宫，旁人何解？问花枝交错又掩遮，恨、恨、恨！才上纱窗，云翳满院，几时消闷！未解愁肠，一盏孤灯，尽想思梦里遇情人，幸、幸、幸！那人风流，尽我喜悦，不离方寸。

这首闲词接下。

话表元帅在城上一望，尽是一派雪景；回头望东南一看，只见高耸耸一座山。用手指向孔总制道：“想总戎在边多年，地理情形谅必深知。前面是什么所在？”孔总制回道：“这叫做盘龙山。乃辽东黄豚，离此二百余里，为倭人出入要地，内通大洋各国。前有炮台二十四座，以防倭寇；自总兵侯铨拆毁，重修之后，至今不能复固。”安老爷暗暗点头。又指西北一带问道：“前面如堆如垒，叠叠层层，是何地方？”孔总戎回道：“那是旗鼓山界，连着川广，可通星宿海，为南北交会之地。倭人兵败，由此而逃。”安老爷将路途地势细看在眼内，以使用兵。望着孔总制与四员总兵说道：“未曾用兵，先观地势。今盘龙、旗鼓二山，皆贼人来往交会咽喉，最为紧要。明日出师之时，必先挑选精兵，两下回顾，各带兵器埋伏；命战将与他厮杀，只败不胜，谅必随后追赶，再将此二山多兵围困，使其进不能攻，退无可逃，那时指日可擒。”众皆点头。正是：

行军地势能参透，贼寇擒拿在掌中。

元帅同着众人下了城头，各回营帐，犒赏三军，按下不表。

话言安老爷下了城。回至中军大帐，心下暗想：“凡为将者，必须上观天文，下察地理。观天文者，知其气象盛衰；察地理者，识其地方虚实。两件俱全，不愁不胜。今观其两山形势，地方辽阔，倭人最易隐迹；若着兵将塞其门户，何愁不擒？”一面命军政司做起文书，令箭一支，差遣游击诸葛超往山西全省提兵。

渐渐的冬寒已尽，交至阳春。营中粮草已足，诸事齐备，每在关内操演三军。忽有探事报子飞马来至关前叫关，早有守城将官验过令旗，放了探子进关。来到中军帐外，下马拴扣。中军官禀过元帅，元帅命他进见。探子来到中营，将倭人哈思克起兵前来，约有二十余万，打从甘肃一路而下，沿途百姓杀戮

不堪。现今甘、陕督抚提镇将军调兵会剿，贼势猖狂，杀败官兵；目下由西北一路而来，将抵潼关，特此报知。安老爷心中却也忧虑。赏了探子银牌、酒饭，命他再去打探。随请大同总制孔熊前来商议，加兵防守城池。城头上竖了青边旗号，命中军传令：众将聚齐听点。

一会功夫，那军士并总制标下人马约有四十万：一个个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枪刀滚滚，盔甲层层，如狼似虎，都在辕门伺候听点。元帅随命总兵雷掌衡、龙耀海率领三边副将刘体仁、杨国保，参将张彪、鲁冉，游击蒋炳、李文灿等八人统领大同官兵四万，命雷掌衡、龙耀海二人小心防隘，盘龙、旗鼓二山，分兵住扎，挡塞倭人去路。又命守备沈必贵、姜摆、蔡洪祖、周宾等四人各带弓箭手五千，埋伏深林僻野之中，以防贼人败兵觅路奔逃。再命参将陈鹏与孔方谷各带鸟枪炮手五千，以便攻打营寨。先与万傲领兵一万，为开路先锋。只留大同总兵何国栋、副将袁明金守城。安老爷因有三边总制孔熊、总兵居应魁、谈国表，参将彭学海、施梦熊、齐湘、齐潞、管渭滨、冯旭林、韩国贤、胡本恕、金铄、俞大伦等统领大兵出关，分营扎驻。再言总兵雷掌衡、龙耀海带领人马埋伏山谷，诸将照计行事，一切齐备。正是：

欲为天下奇男子，须建人间未有功。

此刻城上有将士观看，只见西北上有一阵大队人马，旗幡飘飘荡荡，远远闻得摇旗呐喊而来。那些人马只走得沙灰迷路，尘土遮天。早有探子报到中军大帐。不知后事如何？下回再讲。

第七十回 万先锋假行<原作“先行”，从目录改>败诈 佛顶珠连伤总兵
词曰：

肝胆两相成，管鲍交情，诗囊剑匣酒瓢轻。不道山魃多伎俩，白昼狐行。总有价连城，肯把他轻，风波转眼使人惊。微服当年曾过宋，何况书生。

且把闲话休题。

单讲安老爷点兵已毕，只见探子来报道：“今有番兵前来，对面安营。”安老爷把手一摆，说道：“去打听再报。”探子磕头而去。

有万傲领了一万雄兵在前，欲立头功。远远望见扎下一座大营，犹如铁桶一般，怎见得：

营安南北，阵摆东西，寨外频频添杀气，中营阵阵起征云。拐子马齐齐全备，宝纛旗飒飒寒风；阵前将帅披金甲，步下儿郎挂锦群。正是：鸣鸦不敢空飞过，走兽何能往里行！

万傲扎住人马，离有数里之遥。倭人哈思克领了一枝人马前来，见前面兵马扎下营盘，拥马向前讨战。万傲提刀上马，来到征场。只见倭贼哈思克戴了一顶虎头盔，穿一领黄金铠，坐下黄骠走阵马，手中用的是三股托天叉，厉声

喊叫：“让我者生，挡我者死！”万傲道：“好反贼！我朝天子恩德不报，反加叛逆。还不下马就死！”提起手中金背大砍刀，认哈思克顶门砍来。哈思克将兵器挡过一边，言道：“吾从甘肃一路下来，无人敢敌。汝是何人，挡我去路？快快留下名来！”万傲道：“吾乃兵部尚书、征西大将军安元帅麾下先行官大将，姓万名傲，汝可知道？”言毕，又是一刀，哈思克梟开一边。二人战有数十多合，不分胜负。

万傲因奉主帅将令，只败不许胜，带了众将败下。哈思克那里知道？催起黄骠马，随后追来，众倭兵擂鼓摇旗，杀声震野，一齐而上。追至深林之处，此地名唤车盘谷，万傲觅路而逃。倭兵紧紧追赶。只见隐隐有一彪人马，乃是御营守备姜摆兵马，埋伏在此接应；见万傲败走，后面有兵追赶，随命军士放箭，犹如雨点一样，射死倭人不计其数。正是：

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将军难免阵前亡。

哈思克只得带着残兵败将，出了车盘谷。正欲奔回本营取救，忽见前面又有一枝人马，旗幡招展，号带飘摇。马上有一员将官，身長八尺有余，面如冠玉，两道清眉；头戴将巾金抹额，身穿一领鱼鳞铠，坐下白龙走战马，手中端的两柄金锤；率领着藤牌手迎面而来。哈思克在车盘谷兵败而来，此刻又见有人马拒敌，心上暗想：此番主将有些大才，不可大意。连催马来至征场，太声喊叫：“前面将军是谁？休挡吾路！”那人道：“吾乃征西大将军安元帅麾下御营参将彭学海，奉大元帅将令，前来取你的头颅。还不下马受死！”分开手中金锤，迎面打来。哈思克被他左一锤，右一锤，打着了急，连连还他几下，二人催开战马，带转沙场，往来斗了十有余合。哈思克先有三万余兵，此刻已去大半，心下着忙，败阵便走。

正在危急之际，忽见西北上来了一支人马，打的倭兵旗号，只见中间有个道士，道巾、道服，手提一柄金铜，坐下红沙走阵马，打对面而来。原来是哈思克的旧友，法号道往真人，能会武艺；自得了这匹马，名唤佛顶珠，却是一匹龙驹，那孽障头顶一撮白痒毛。但凡争战，抓起这痒毛，嘶叫一声，群马四足昏软。哈思克先已着人请他帮助大事。此刻哈思克正在危急，看见道友前来，大叫：“真人快来助阵！”道人催起佛顶珠，上了沙场；参将彭学海催兵迎敌。两下都是短兵器械，战有二、三十合，不分胜负。道往真人将佛顶珠痒毛一扑，那孽障嘶叫一声，不啻山摇地动，将彭学海的马四足酥软，连人连马滚倒征场。道往真人趁势提铜奔彭学海顶门打下，只打得脑开头裂，一命而亡。正是：

功名未上凌烟阁，一命幽幽丧九泉。

早有〔探马〕报知大将军，安老爷命御营总兵谈国表出马，未及数合，坠

马而亡。哈思克命掌得胜鼓回营，犒赏三军，清理人马。有人报知元帅，元帅大惊，忙与总制孔熊商议：这厮伤吾大将，其情可恶。吩咐鸣金收兵。又取了棺木，将总兵谈国表、参将彭学海尸首收殓；其余阵亡兵卒记名掩埋。清理三军，准备来朝破贼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一回 安元帅伤心折将 哈思克预备偷营

词曰：

最爱明月光，蓦然云翳障，恼人肠，王孙佳客泛霞觞，无端里诉出旧行藏。佳句费思量，忽传良友至，步匆慌，珠联璧合字流香，平白的唱和又何妨？

这首闲词按下。

话表安老爷收兵回营，命摆酒宴。往常间，每晚陪席，总有御营四位总兵在跟前，今日雷掌衡、龙跃海出差在外，此时又被倭人伤了彭学海、谈国表，心中自觉悲惨。道：“二位将军呀！你们受尽了无限风霜，只因为国争强，建功立业，谁想遭此阵亡！本帅甚是伤悲。”孔熊见安老爷流泪，连连劝慰道：“交兵失事，乃军家常情，大人不必悲呼。”安老爷说道：“大人非也。阵亡失事，故军家有之；但谈、彭二军出身，我也尽知。当初不过一寒土耳，今在御前办事多年，正得皇上宠用，又遭惨变，可谓：

十年受尽寒窗苦，正到荣华寿又终。”

孔总制道：“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。我等同殿为臣，悲切理当如此。但是为武者，宁可战死沙场，不可失节沟壑。”安老爷为人，其心最慈，命军中备了三牲祭礼，清酒、黄钱，设奠遥祭。化了纸钱，命人撤了祭礼。

此刻，五营四哨，业已起更，只听得炮声响亮，吹角摇铃。安老爷同着三边总制孔熊，并御营总兵居应魁三人出得旗门外一看：只见各营中挑起灯球，好似千条火树，万盏鳌山。一片灯光，如同白昼。望西北一观：只见迷天杀气腾腾。居应魁望着安元帅打了一躬，道：“末将看此西北一片杀气，今晚必有贼偷营。末将欲求元帅令箭一枝，前往破贼。不知元帅意下如何？”安主帅与孔总制并不知居应魁的意见。自古道：一人不抵二人计。惟恐他有先见之明，亦未可料。元帅回帐，取了令箭一支与居应魁。

应魁得令，点齐人马，命将士迎着西北大路，扎下百余座空营，一样打起灯球、旗号；将人马掣下五里之遥，多加火药防备。众将得令，谁敢不依？顷刻扎下百十余座空营。正是：

挖下深坑擒走兽，满天张网等飞禽。

居总兵上帐缴令不题。

再言哈恩克同着道往真人收兵回营，摆酒庆功，三军齐贺。哈思克望着道往真人道：“今日若非真人助阵，焉能取胜，伤他的总兵、参将，挫他的威风

？不怕将来不得成功！明日破了潼关，大兵前进，直掠京华。登了中国大宝，必拜真人为掌国之师。”道往真人道：“尝闻：用兵必得其人。今看宋兵，个个武艺高强，据我看来，不必伤他，何不生擒括捉，叫他投降？想他营中此刻都已安睡，养精蓄锐，预备明日会战。何不趁此前去，偷他的营寨？未知大王意下如何？”道往真人之言，正合哈思克之意，随即命哈你齐、哆尔鲁、萨里麻、摩里普四员大将带领马，步兵一万，前往偷营；哈思克同道往真人大兵随后接应。留下些将士把守营盘，其余兵卒尽前往，一路上并不点灯，悄悄而来。

此刻，居总兵差了许多人，多备松香火把，准备晚战。忽有探子飞报中军大帐：倭贼率领大队人马前来劫寨。未知如何？下回接讲。

第七十二回 总兵讨令设空营 真人被赚失龙驹

词曰：

人无烦恼，只为面皮最老。笑骂由他，好歹自我，此辈由来不少。颠颠倒倒，皆因私心未了。不怕损人，只徒益己，用尽机谋智巧。

按下闲言，词归正传。

话表哈思克率领兵将，前来偷营。探子飞报中军大帐：“报元帅：今有倭贼带领大队人马，前来劫寨。”老元帅暗暗点头：“可谓居总兵有先见之明。”把手一摆，探子回归。元帅随命五营四哨兵卒，各处理伏，小心防御。居总兵领了一枝人马各处巡哨。元帅差参将张魁、鲁冉、齐潞、齐湘〔领〕兵助战。

哈思克大兵悄悄前来。将到营寨，只见各城头有灯球、旗号，关外营盘密布，里外犹如铁桶一样，那里得进？却不知此地尽是一些空营。命三军摇旗擂鼓，喊呐鸣锣，数万兵卒如风卷残云，一齐而入，杀气震野，战马齐嘶。居总兵随即传令，挑起灯来，如同白昼。倭兵踏进这百十座空营，自知入了圈套，心下甚是着急。正欲回兵，宋营四路合兵已到。怎见得：

三军奋勇，四路齐攻，擂鼓鸣金，摇旗呐喊，枪来刀架，刀去枪迎，起初时精神抖擞，到后来胜负难分。伤弓之鸟，恨不能高飞；漏网之鱼，愁不得脱跃。有的连肩带背遭斧斫，有的头断尸分被劫伤。马上将军，歪盔斜甲随马倒；儿郎小校，抛铃丢戟走尘埃。只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溅沙场。

正是：

多少英雄从难死，有名壮士梦中亡。算来万事皆由数，岂认机谋自主张！

倭贼不防后营中火箭举发，伤者不计其数。

此刻势不两立，趁此灯光之下，哈思克催马当先，与总兵居应魁交战，厉声高叫道：“为名将者，不以力敌，用计伤人，何为好汉！”居总兵道：“反

贼！自古将在谋而不在勇，似你这反贼犯吾边境，伤吾大将，还不领死！”端手中丈八蛇矛，使一个凤凰三点头，认定哈思克心中刺来。哈思克将三股钢叉使一个大鹏展翅，把枪挡在一边。二人来往战了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

道往真人前来助阵。居总兵知他坐下的佛顶珠能嘶叫伤马，不可中他暗算，连连指着道人说道：“马上你我用兵，何足为奇！只怕你不敢与我步战！”道往真人道：“为大将者，建功立业，岂惧步战！”二人下马丢兵，各取短器：居总兵用的是鞭，道往真人用的是铜，二人走战。只见铜来鞭架，鞭去铜挡，一片铜山鞭海，犹如雪片一般，好不利害！居总兵心下暗想：有那个能干将士，把他的马匹能够盗去，不愁不能取胜。谁知万傲早已妆作倭兵，将他的佛顶珠盗了，骑上阵来。道往真人见坐骑失落，心下着慌，连连住战，换了坐骑，端叉在手；居总兵亦上马端枪，两下乱杀。

哈思克全仗道往真人的佛顶珠成功，此刻被万傲盗去，自知不好，二人带马便走；随后居总兵率领人马追来。此刻盘龙、旗鼓二山俱已有兵马把守，倭人四路奔逃。不知可能得脱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三回 哈思克战败投降 安国治得胜班师

词曰：

奇闻尽有，从无两女成婚媾。同衾共枕相虚受，始信言词荒谬。风流担搁，理当把个眉儿皱。一番剖破消疑窦，从此夫妻作友。

闲词按下。

话表倭贼哈思克这一阵，被宋兵杀得大败亏输，垂头丧气，破胆亡魂，只得带领了那干将士，连夜取路奔逃。居总兵率领大队人马，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昼，喊呐摇旗，追赶下来。已有百十余里，只见正东方微微曙色，旭日初升，正是：

五夜漏声催晓箭，九天旭日映旌旗。

霜风凛凛吹鼙鼓，寒气威威透战衣。

杀了一夜，不觉力已倦，天色大亮，住营埋锅造饭，按下不题。

只表哈思克与道往真人却也扎下行营，准备战饭。用毕，查点三军，已伤其二、三万之数，哈思克自叹曰：“真不欲我成其大事！若是昨晚不劫宋营，或者不得至此。”这才是：

万事不由人计较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

道往真人说：“大王何必忧虑！独不闻：天降大任于斯人，必先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然后可成大事？想山河掌握，事非容易，只宜缓图。况今番宋将果然枭勇，料是中华气运未衰，不可轻举。恐画虎不成，反类其犬。不若趁此宋家追兵未到，取路回营，偃（掩）旗息鼓，收兵回去。勾引高丽、琉球各国

合兵，养成锐气。等待宋家天运终时，那时借他们成事，岂不是反掌而得？但是可惜了佛顶珠，不知何人盗去，好不可恨！”此刻却也不及追究，传令众将，拔寨起营，打从小路而进。

有宋营参将陈鹏、孔方谷埋伏鸟枪炮手在此，远远望见倭兵前来，还有数万之众，相隔不远，分付三军将火箭一齐进发前去，箭后是炮，炮后是鸟枪，烟雾迷天，沙灰滚滚，只打得：

尸横遍野如山叠，血溅沙场似水流。

那里得能前进！哈思克率领败兵转路而走。有探事报子来报：前面旗鼓山有总兵雷掌衡统兵把守，不能前进；昨晚三更，营寨俱被宋兵劫去，片甲全无。哈思克大惊，只得带了军士，取盘龙山大路而来。有宋将总兵龙耀海率兵挡在前面，后有参将张彪、鲁冉、齐湘、齐潞，游击蒋谦、李文灿、金饶、俞大伦等率兵各路追来。哈思克道：“苍天、苍天！杀得我片甲无存，进不能进，退不能退！”无奈将兵扎住，遣一能言之士，前往大营求降，情愿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，断不敢再动干戈。安爷将计就计，准了他降。哈思克贡纳金银、马匹，收兵回国去了。安爷差人飞奏朝廷。

那一日，皇上登殿，边报到京，黄门官启奏，将本呈上天子观看。上写着：

臣兵部尚书、征西将军安国治，奏为奉命遣征、倭寇永除事。切思我皇临御以来，东征西讨，南战北争，用兵无不天顺人归。今倭寇犯边，蒙差潼关征剿。赖皇命福庇，率领大兵到关。详其地势，差兵盘龙，旗鼓两山埋伏；又追兵将引诱入套。谁知倭贼哈思克不识时务，追赶前来。我兵四路夹攻，势如破竹。哈思克势穷力尽，叩首马前，归顺投降。从此西隅清静，干戈永息，所有阵亡总兵谈国表并参将彭学海，殊堪悯恻，理合奏明，照依军功施奖。臣今在关，安民已毕，候旨班师，来朝再渎。谨奏。

天子看完奏章，龙心大悦：足见朕之用人不差。随即下旨，着令文武百官班师到日，迎接郊外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四回 安元帅回朝见驾 圣天子赐宴皇宫

词曰：

昔年曾赠张义剑，今日故人重得见。蛾眉仍旧驱蛾眉，虎面由来非虎面。凯歌声里人欢忭，草莽臣登天子殿。封章一上九重知，害正权奸多远窜。

闲词按下。

话表安元帅择定黄道良辰，大兵奏凯班师。三边总制孔熊送出交界地方，禀辞回关。安元帅督领三军，将谈总兵与彭参将的棺枢带在行营。一路上

，正是：

兵将欢然频笑语，三军齐唱凯歌声。起初时出兵，却走得慢，此刻回兵，大不相同。元帅传令：三军追行，一天要走百十余里。众军士离家日久，巴不得一时就到都中，谁不情愿追行？众将们都是明盔亮甲，打扮新鲜，满身装束。

那一天，大兵已抵京都，皇上差遣文武官员在此迎接。元帅在马上欠背躬身道：“小弟有何德能？敢劳列位年兄远接！”众位老爷道：“老将军除强伐暴，战胜班师；我等奉旨前来，理当如此。”元帅传令，命军士们在教场扎寨安歇，候旨升赏；将谈总兵、彭参将的棺柩停在郭外，带了雷掌衡、龙耀海、居应魁诸将与文武百官进朝见驾。

来至朝门，有黄门官启奏，皇上降旨：召征西元帅安国治率领诸将一同见驾。元帅来至丹陛，朝贺已毕，匍匐金阶。天子开言：“安卿为朕定国安邦，风霜劳苦，可谓诚心办事。且喜平服三边，非由老将军大功，足见忠勇，谁可及得！”元帅奏道：“倭人平定，是皆皇上洪福，实非臣力。但为臣尽忠，当得如此。”天子大喜，传旨，命光禄寺备宴，犒劳随征将士，为安元帅庆功。正是：

太平待诏归来日，朕与先生解战袍。

光禄寺将宴设在长乐殿。天子心中暗想：他的女儿在朕宫帏之中，他那里得知？传旨内宫：命庆平公主安小姐除去宫装，换起状元服色，前来赴宴；宴毕，依然扮做公主模样，来至御园见驾，使他父子相会。

一刻工夫，安小姐冠带齐楚，至长乐殿。行过君臣礼，皇上赐坐，诸臣畅饮。再言元帅坐在席上，眼望着他的女儿，看了又看，望了又望，心中暗想道：这位少年官长，与我女儿瑞云相貌相似，世上也有这等美男儿！想起他的瑞云女儿，一阵心酸，正是：

眼前好似亲生女，触目惊心实可伤。

安小姐此刻也是一样满腔心事，不便言出。皇上见他二人面面相觑，随命总兵雷掌衡、龙耀海、居应魁退出，只留下元帅一人。吩咐御园设宴。天子同元帅来到御园，皇上赐锦墩，命安元帅坐下；元帅谢过圣恩，坐下。内监巡酒，按下不言。

再讲庆平公主回至内宫，命宫娥彩女代他卸了袍带，重整乌云，蛾眉淡扫，钗环叠翠，锦绣宫妆，带领着几个宫娥彩女，从内宫慢慢走将出来。来到御园，先有一个宫女来启奏：庆平公主前来见驾！元帅正在思想：皇上将总兵与众官命出，不知皇上是何原故？忽听得公主驾到，吓得他魂不附体，欲要回避不能。不知他父女怎样相会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五回 安国治御筵思女 圣天子说破情由

词 [曰]：

安摆巧计人难晓，仙女心机巧。刘阮迷路入桃源，绕径难寻，来往已多遭。入得深山娇容见，方识如花面。衷肠倾倒结相知，再会佳人，只怕是心痴。

这首闲词按下。

话表安老爷听得公主驾到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望屏后回避。皇上笑嘻嘻近前拦住，道：“老将军不必回避，若论君臣，理当避之；但朕公主年纪尚小，将军高年，不必如此。”安国治只得站定脚步，目不斜（邪）视。庆平公主来到皇上跟前，道：“吾王在上，儿臣朝见！”皇上道：“我儿平身。”庆平公主站起。安老爷正欲上前见公主娘娘的驾，皇上恐他的女儿担受不起，吩咐平身，看酒赐坐。安老爷俯首低眉，不敢斜视。天子开言，望着安老爷道：“老将军为朕南征北战，可谓护国功（公）勋，何必如此小心？况且此地并无外臣，老将军何不开怀畅饮？”安老爷听得皇上吩咐，方敢抬头。安小姐先在长乐殿，是衣冠男子，这一刻变做个脂粉女流。安老爷见他遍体宫妆，心下暗想：适才那个陪宴的官儿，就与公主模样一般；若我女儿在此，俨然是姊妹无二。正是：

见鞭思马追前事，触景伤情想旧人。

若还留得闺中秀，半子终身也是亲。

庆平公主此刻恨不能即时认了他的父亲，免他伤感；因皇上收了他为公主，到底存其国体，不敢轻易开言，惟有暗苦在心。

皇上见他父女这等光景，即便开言道：“老将军班师回朝，理应君臣畅饮才是，为何见了朕公主，这等悲伤情况？必有缘故，何不对朕明言？”安老爷只得出席奏道：“臣有一女，名唤瑞云。只因臣被害之时，臣女孟浪，扮作男身，来京探望；不意中途失事。今见公主模样与臣女无二，所以伤怀。”正是：

桑榆暮景谁为靠？事到临头叹子亡。

天子道：“这等看将起来，却也难怪老将军悲切，但不知令爱可曾许过人家？”安国治奏道：“臣不敢隐瞒皇上，臣女曾许侍读吕昆为妻；自失事之后，复赘了谈翰林的女儿。故此老臣叹的是后去无托，昼夜悲切。”言毕，滴下几点眼泪。

天子开言道：“老将军不须如此。若题令爱只段新文，却也千载难逢，今有状元张朗，朕授伊为左都御史之职。时有侍读吕昆前妻柳氏，原是烟花妓女，却转出自名宦，曾与侍读吕昆以玉燕、金钗两相暗聘。不意吕昆负盟背约，柳氏情急叩阁，朕将二犯发都御史张朗审问明白，匹配完婚。皇太后见张朗

决断精明，字迹端模，遂命他在御园抄写《金刚真经》。岂知现出女身，被皇太后识破。朕亲自盘问，令爱将始末根由一一奏明，不料就是老将军的令爱。朕意他温柔弱质，且有男子奇才，因此收为庆平公主。他又将老将军被害情由，诉与朕听，朕随即查拿，乃是大理寺王敦与总兵侯铨弄权；朕始将他拿下正法。”言毕，随命安小姐出席，拜见安老爷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？下回再讲分明。

第七十六回 皇宫内父女相逢 驸马府诸臣送亲

词曰：

正在情浓遭变，皆因俗缘眷恋。伤心何必泪潸潸？梦里多少欢怵！蛤蟆也想天鹅，只恨难上青天，总由欲海叹无边，惹得人情系念。

这首闲词按下。

话表皇上命安瑞云过来：“拜见你的生父。”安小姐回言：“领旨！”拜了四拜，起身，父女二人相会。两人在皇上面前，且得各各悲惨，不敢放声大哭。正是：

含悲难诉离情苦，欲要高声畏至尊。

安老爷连连谢恩。皇上命内侍从换暖酒，用了几巡。庆平公主依旧回宫。

再言安老爷谢过金恩回府，见了安太夫人，与谈翰林合家欢喜。安老爷又将征西得胜与见庆平公主的话，细细言了一遍。张户科与吕昆在此等候多时，命人摆酒庆贺。正是：

凌烟阁上标名姓，金殿当头第一人。

席散，各回第。

次日，皇上登殿，传旨：将大理寺王敦、总兵侯铨二人正法，家眷没入官家为奴，财产造册入宫。皇上下诏：封安国治为靖边侯，敕赐紫衣、玉带；谈氏封为护国一品夫人，三边总制孔熊并总兵居应魁、万傲封为靖边将军；雷掌衡、龙耀海以及参将、游击，守备各加三级。敕命兵部赏犒三军，准给粮米一年。所有阵亡：御营总兵谈国表敕赠护国威济侯，参将彭学海敕赠显灵大将军，赐以御祭御葬，各家一子荫袭。众臣谢恩各散。

再言万傲，从前是个武士，如今西征得了大功，封了总兵。可谓是：

雷声平地响，光耀显门庭。

万傲谢过了安老爷提拔之恩，回家见他的兄嫂。万辉得了他兄弟荣归喜信，早已备了酒筵，在家下伺候不表。话讲万傲此一时是蟒衣、玉带，仪貌堂堂，跟着许多兵丁，到了自家门前，下马，进得门来。万辉夫妇接着，甚是欢喜。万傲先拜过了家神、祖先，然后兄嫂对拜，摆酒接风。

在家一连住了几日。忽然那一天皇上下诏，钦差开读：
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思三边虽然平服，倭地甚广，不无需人镇守。着总兵万傲速速前往，不得有负朕心。钦哉谢恩。

话表万傲与钦差行过了礼。巡茶已毕，钦差告辞，万傲相送，一躬而别。钦差回旨不表。再言万傲只得收拾动身，辞别了他的哥嫂赴关。请训领敕，动身望边关，到任而去不题。

再表天子命工部选择了一块吉地，起造驸马府第，名为“庆平宫”，打造龙车、凤辇。命礼部拣选吉日良辰。看看宫殿完备，一切应用，俱照皇宫内苑一样起造铺陈，彩画齐备。只等吉期，公主进府，吕御史自然候旨招赘不表。再言靖边侯安国治派了许多家丁，满宫照应，张灯结彩。内府的戏班在此伺候。三日前，安夫人与谈夫人都在驸马府料理。

看看到了吉日花烛之期，皇亲国戚、五府六部大小等官，俱到驸马府恭贺。太后命内臣先将公主所用之物俱送到驸马府内，一一摆设妥当，又着几名小太监在内伏侍驸马。

至晚，天子命诸臣在分宫楼，伺候公主进府。且说娘娘将公主梳洗，换了吉服，天子太后无不欢喜。将公主安坐凤辇，太监、宫女拥护而出，百官随后。一路上，玉管鸾簧，金莲宝盞，流星花炮，全付鸾驾，好不威武！正是：

玉树双双鸣彩凤。金花对对贺新郎。

不觉到了驸马府。

礼部命吕昆先行君臣之礼。吕昆朝拜已毕，将公主请进香闺。安小姐此刻是金枝玉叶，那一个不尊！合家人先等候洞房花烛，然后再行家庭之礼，拜过了安老夫妇，又拜谈老夫妇。诸事已毕，此刻安瑞云还是个处女，虽然做了一番大事，不觉到有些害羞。况且见吕昆如此作为，心中亦有些不平。不知今日怎样成亲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七回 玉燕金钗重聚会 佳人才子永团圆

词曰：

世上荣花烟露绕，岁岁春春人未晓。穷年只望状元头，前途杳，光阴少，名利争夺何时了！仙源踪迹谁个晓？洞中七日人间老。春秋甲子不知年，饮琼浆，食瑶草，无荣无辱芳名保。

这几句闲词暂且按下。

再表众朝臣席终各散，吕昆进房。安小姐此刻有些害羞，吕昆道：“小姐，今日为何如此？昔日下官在尊府曾会过一面，今日到反做作，是何道理？”近前拉拉扯扯。旁边宫娥道：“驸马，休得如此！公主乃是金枝玉叶，还要稳重些才是。”吕昆暗想：这几个女子在此可恶，待我将几句利害言说，打发他们出去。吕昆望着那干宫女道：“休得在此无礼！本驸马今日奉旨完婚

，你们还不出去！明日奏明圣上，只怕未必轻饶。”宫女们回道：“驸马爷是奉旨完婚，宫人们是奉旨差遣而来，只要听得打过三更方散。”把个吕昆活活的臊煞了，连忙望着安瑞云哀求道：“若论下官往日见责，理所当然。但今日是奉旨完姻，小姐还当原谅。况下官心事未曾与夫人深谈。下官自闻夫人虚惊之后，下官每日：

忘食废寝神魂乱，一日相思几万回。

望夫人还思（怎）这点痴情，早些安睡罢。”安小姐并不理会。众宫女在此伺候，却也辛苦，瑞云不分付他们散，那个敢散？外面已是三更，勉强在此应酬。

吕昆见安小姐这等光景，谅必不肯将就，只得出了洞房，欲去请太太前来劝解，做个和事老人。安瑞云见他出了房门，命宫人将门关起，拴得紧紧的。

再言吕昆来至安夫人这里，尚然未睡，便慌问道：“贤婿今日团圆吉期，到我这里有何话说？”安老爷心下明白：想必是女儿有些执拗。连忙夫妻二人命侍女掌灯，将吕昆送至洞房门首，即慌叩门。安瑞云听得他爷娘前来代他讨情，天下无不是底父母，命宫女开了房门。安老爷与夫人进来，望着小姐道：“今日奉旨完姻，纵然吕驸马有甚不是，也该恕过。今还看你爷娘分上为是。”安瑞云虽不回言，其实已暗中领命，太太命宫女们出去。安老爷与夫人已出了房门，吕昆见众人已去，将房门闭上，代安小姐解带宽衣，成就了百年好事。正是：

一枕凤鸾声细细，半窗花月影重重。

次日清晨，吕昆赴阙谢恩；张户科同邓夫人前来恭贺。三朝分过大小：安小姐是个公主，一定是首妻；谈凤鸾乃翰林之女，又娶在先，做了二房；若论柳卿云，原聘在先，应为结发，无奈烟花出身，所以排在第三；临妆乃侍女之流，应列在第四。正是：

评定虽然有次序，一家和睦不须论。

四位夫人俱以姊妹相称。柳卿云谢过安小姐提拔之恩，谈小姐将玉燕、金钗交与吕昆收藏。

次日，安老爷同着吕驸马、张户科一同告假，天子准奏荣归。公主赴阙，谢恩辞驾。皇上钦赐黄金千两、彩缎百端。张、吕两家备了船只，各打官御旗号，命人将行李发在舟中。谈翰林备酒饯行，发扛登舟。一路顺风，并无担搁。

那一天，到了山东登州胭脂寨，吕昆与公主来至张府，拜见姨父母、姨兄，各言离别之事，担搁了一天。辞别动身，张府差人送了下程。离了山东，一路下来，船顶金山马头，约有十数余号，尽行住下。安太太昔日进京之时，原

在金山许下愿心；今日安老爷平安无事，又且征西得功封侯，皆感神力扶助，差人上山还愿。停泊半日，吩咐开行。众船离了金山，一路奔苏州而来。

到了姑苏马头，合城文武大小官员都来迎接。家人[报]知。张户科道：“各位老爷俱辞谢，一概不见，都请回衙理事，一概辞掉，单请知府柳太爷相见。”家人出来说了一遍，各官打道回衙，知府柳太爷来至舱中。张寅一见，起身迎接。柳太守先参见了靖边侯安大人，又复参了驸马公吕昆，吕昆谦让有三，行了宾主之礼。柳太守告坐，家人巡茶已毕，安大人道：“老夫素知老公祖清廉正直，十分钦敬。”柳太守打了一躬道：“卑府无才，还求训诲。”安公道：“太谦了。”茶毕，一揖而别。

早有安府家人前来迎接，安爷上轿回家，夫人迎接，来至中堂，各叙寒暄。张寅亦有家人备轿，一路威风赫赫到门，邓氏出迎，送上冠带，同拜圣恩。吕昆亦命家人备大轿四乘，家人、小使簇拥而回，到家参拜母亲。老夫人见了四个媳妇，喜自（至）不胜，命排家筵，直饮至更深，各各回（福）房安睡不题。一到明日，三家俱各拜贺。

再言张寅是早至晚到，二家道贺已毕，回至家中。邓氏夫人排下家宴。开怀畅饮。转二鼓，俱各有些酒意，命丫环将酒肴收去，送上香茗。二人饮毕，谈些别后之话。将至三更，随命俱各退出。拴上房门，同赴罗帐。正是：

阴阳会龙虎之风云，上下开乾坤之锁匙。秦关夹道，怎当匹马先登？蜀道崎岖，岂料雄兵骤进。连环炮并攻细柳营前，大将军独战葫芦国内。虽曰轻车驾熟，而[今]久别新婚，风流万种；一时露滴牡丹，珠胎益结。

欲知屏开金雀，现出麒麟之瑞。再受皇恩，儿孙福禄，续集再为分解。